思無邪匯寶。

叁拾貳

陳慶浩博士・王秋桂博士 主編

續金瓶梅(中)／清・紫陽道人 編

思無邪滙寶 ㊂㊉㊁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　主編

［續金瓶梅］㈥

／清・紫陽道人　著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　合作出版
成易圖書有限公司　編輯製作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値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 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删去者，用〈 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 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思無邪滙寶㉜册

目錄

思無邪滙寶 叁拾貳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續金瓶梅

(中)

清・紫陽道人 著

續金瓶梅後集卷三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正法品

第十三回　陷中原徽欽北狩　屠淸河子母流離

詩曰。

千古興亡憑造物。　逝波終日去滔滔。

漢王廢苑生秋草。　吳主荒宮入夜濤。

滿屋黃金機不息。　一頭白髮氣猶高。

總因人事繁華盡。　往業多從劫裡消。

這首詩單說世界衆生不可淫奢太過。暴殄天物。上自帝王卿相。下至

此回說朝廷治亂之本大有關係

士庶百姓。俱生來有一定的福祿。享用太過。福過災生。如古史上說那堯舜爲君。土階茅茨。這是太古淳風。不可復得。就是漢文帝不肯造一露臺。惜十家之產。宋仁宗夜想燒羊。怕御廚司爲例。寧可忍饑。愛惜這些物命。古來帝王奢泰亡國。說之不盡。勤儉愛民的也自不少。所以國祚綿長。享太平之福。全在這點天心上。那感應篇上說道。無故剪裁。非禮烹宰。散棄五穀。勞擾衆生。又說。輕蔑人民。擾亂國政。逸樂過節。苛虐其下。豈不是帝王的規鑑。士大夫的良箴。因此佛經上說。這些五穀是地肺上出的。養萬物脂膏。稱爲外命。綾羅是天蠶口吐的靈絲。萬縷纔成一疋。名曰天錦。修佛果仙道的。再沒有肯穿到身上的。不過粗布淡羹。粒米不敢抛棄。這些享天祿天爵的大老。穿着朝廷衣冠。紫袍象簡。何等尊榮。前輩先賢還有布袍草履。公孫布被。萬石君的澣服。以示儉德。如今末運。不止縉紳富室。徹底小衣都是綾錦。隨意剪裁。纔一着身。

慈悲說法

入題

着眼

卽賞與僕役。甚至賤人下妓。俱要依樣學着奢侈。或是倡優后飾。市儈官服。只不敢戴珠冠。擠品繡。其餘珠玉雲錦。一切僭用。京城地方淫奢更甚。婦人將白綾纏脚。軟紗拭穢。無所不至。既然貴賤不分。風俗奢靡。因此天地生的物力。不夠這衆生作踐的。必要報應他。或是先富後貧。或是來生化作乞丐。手足殘疾。耳目聾瞽。跪在路前討那文錢不得。不是前世驕淫。化作這些餓莩。天豈有不慈悲他的。因他罪業如山。明明現報。如有在人上的。愛人節用。怎得到風俗大壞。因上帝恨這人人暴殄。就地獄輪迴。也沒處報這些人。以此釀成個劫運。刀兵水火。盜賊焚燒。把這人一掃而盡。纔完了個大報應。這些衆生遇此大劫。說是天運。不知平日作業太重。大家湊將來的。今日因西門慶身後災禍。妻子流離。說入大劫。以勸世人惜福。話表宋徽宗宣和年間。有一女子生了髭鬚。有一男孕生子。此等妖事。載在玉堂綱鑑上。難道是我做書編的不

成。蓋因國運將傾。陰陽相反。遂有此異。不消數年。大金兵入。這些蕩夫淫婦。賊吏貪奴。平生積得罪孽。盡投天網。到徽宗北狩。纔說是宰相誤我。全不想自己不肯修德。用的是佞臣蔡京。王黼。楊戩。高俅。童貫。朱勔。這一班人。或借邊功封王。或進花石獻媚。林靈素講神仙。魏漢津鑄九鼎。纔築了萬壽山。千門萬戶。又修延福宮。碾玉堆金。忽然平地要築山林。在西北上起一山。名曰艮岳。遣宦者下江浙等處。取太湖山的奇峯怪石。劈鑿玲瓏。俱是一二丈高的。數萬斤重的。一路拆壞民居。使車運船裝。不知用民工幾十萬。纔到汴京。聞這百姓人家有株好花好樹。即使公人用黃紙封了。要拆開宅子。使本縣民工連根移取。詐得良民錢銀無數。哄那徽宗說道。這不過山林之物。又非民間財寶。取之何妨。全不想這些石峯。可是米元章袖來的。西湖上飛來的。把這奇石異草。蒼鹿文禽。都捕將來山上養着。在那奇松古檜之下。山石壘成曲澗。激水

環作清流。從山上引下瀑布。周圍上下。折磴廻巒。有七十二峯。各有一峯爲主。俱有佳名。曰紫雲峯。翠蓋峯。玉几峯。種種不一。各肖其形。這山上又有三十二泉。泉上俱是芙蓉薜荔。野菊山花。蒙茸沿蔓在半山腰裡。或懸在古柏高枝。紫竹黃楊。冬青石樹之下。千態萬狀。俱依唐人畫譜。取江浙名匠裁成。總似深山光景。這泉上有十六院。院內各有美人掌管。或扮作女冠道士。就是劉阮遇天台的二仙。或扮採藥仙人。就是武陵源避秦的古洞。那些道院仙宮。長廊曲檻。或在石縫中嵌出懸崖。或是山凹內轉上絕頂。比那迷樓更巧。阿房還勝。這聖駕一到各院中。古董玩器。名畫道書。棋枰琴几。鐘磬笙歌。禪杖蒲團。紗廚暖帳。無一不備。又有那綠足赤頂的老鶴三五羣。一聲長唳。谷應山鳴。又有那錦毛長尾的山雞百十隊。亂舞亂飛。水邊飲啄。這道君把國政交與蔡京。邊事付與童貫。或是召林靈素石上講經。或是召蔡攸來松下圍棋。選幾

個清雅內官。捧着蘇製的榼盞。一切金玉杯盤。雕漆宮器。俱不許用。逢着水邊石上。一枝簫笛。清歌吳曲。這道君不服御衣。戴一頂軟紗道巾。穿一件西洋浣布。草履絲縧。筑(笻)竹曲杖。眞似個大羅仙子。東華帝君。那日登高一望。見樓閣太麗了。又移了口外喬松千樹。河南修竹十畝。俱是連土用布纏裹。大船裝就。萬夫䆠來。一時間就風雨蕭森。龍蛇蟠屈。眞是國家有移山之力。道君就松竹深林。起造了花板石牆。細茅粉洞。幾座板橋。一帶曲曲竹籬。裁些蘆葦。又是一孤村小市。漁父酒家。俱有宮人扮成布素。另一種風流典雅。用的是素窰古碗。水磨桌凳。瀟灑清幽。好一似雲林秋色畫。米芾墨皴山。但見。

岳名艮地。位鎮乾宮。幾條瀑布玉虹懸。四面奇峯青黛舞。山半亭臺。路徑兒斜斜窄窄。水邊樓閣。梯磴兒曲曲彎彎。猿啼鶴唳。時時霧銷烟籠。水遶山迴。處處草香花艶。古木架藤蘿。

偏臨絶壑。孤村依水竹。斜映板橋。凄凄風景。龍樓變作山林。淡淡雲霞。鳳禁忽來麋鹿。百姓膏血移到。築怨築愁。千里車舟運來。貼兒貼婦。翠巘有情留不住。白雲無語笑空忙。

到了宣和九年。外國進了奇楠香木。做就一坐團瓢。俱是紫檀香木磨成雕欄曲檻。安在半山懸崖瀑布之上。御筆親題曰紫筠軒。內設玉几端硯。古墨名箋。以備聖駕揮灑。善作墨鷹唐馬。自打玉璽。寫宣和御筆。賞賜公卿。也就是個清客的朝廷。仙人的皇帝。後來百姓取利的。都去網禽捕獸。栽竹盤松。連莊農不做。一個活兎有賣到十兩的。這促織秋蛩。都賣成錢。送在艮岳山草裡。那些地方官進媚。或獻鸜鵒白鷴。翡翠杜鵑。玄猿雪兎。靈芝朱草。都栽在石眼中。又有一件怪事。向太行山頂發雲的窟窿裡。待五更發雲時候。使瓶扣住。把雲氣裝滿。馬上飛獻。聖駕遊山時放在石孔上。也就絪絪縕縕的如出雲一般。名曰貢雲。只因

伏案

朝廷所好。天下奔走。那時士大夫各以花石相尚。一盆石竹也賣數金。終日招權納賄。那時軍國錢糧。弄得個邊事廢弛。全無實政。童貫張瑴引得金人入寇。東京河北各處郡縣土崩。那徽宗支持不來。沒奈何。纔禪位與欽宗。自稱太上皇道君教主。終日在艮岳上遊玩。欽宗改年靖康。纔用李綱。❶又革了以謝金人。纔用老种經略。又停了經略。朝中還是蔡京擅權。諂佞蒙蔽。沒人敢言。後來有個太學生陳東。率着四百監生擊登聞鼓。上了本。說道。不斬蔡京。無以謝天下。那朝廷纔知道國本全傾。民心已散。下了罪己之詔。以招勤王兵馬。又使第九子康王領兵救援。金人兩路出兵。粘沒喝攻京東。斡離不下河北。各處雪片文書告急。逢府州縣。瓦解冰消。那有一人遮擋。長驅過汴河紮營。直至城外。那些奸臣庸將。還要講和。再無個背城一戰的。金人索歲幣金銀幾百萬兩。傾國庫藏。也沒有這許多。因此搜括官民。直至富戶倡優。無一不盡

應前

綱目載之甚詳

李卓吾批曰好悟性

力聚歛。那些金珠錦繡。侈靡玩好。其賤如土。金人圍汴。矢石用盡。把艮岳的花木砍作柴薪。那些奇峯怪石。使百姓運來的。不知費幾萬取來。打碎了。在城上做砲屑。爲禦敵之物。紫筠軒的楠木。滿城上燒得香烟不絕。把數年凊供。金人一掃而盡。豈不是天報淫奢。以消人怨。那時童貫蔡京六賊臣。各已誅貶抄籍。殃及平民。扳贓追賄。有妻妾分賞軍兵的。有即時斬殺不留一人的。後來金人假名講和。召徽欽入營。留住不放。到了靖康二年。把這徽欽父子。連皇后妃嬪。王子皇孫。宮女數千。擄個罄淨。拔營北去。那時天昏地❷暗。日月無光。殺得萬戶哀號。盈城盈野。徽宗過了汴橋。放聲大哭。纔知是蔡京父子蒙蔽朝政。不料天下到此地位。全不思自己爲君。不惜民力。不畏皇天。一味胡弄。到了國勢不支。推與兒子。沒處收拾。把個天下輕輕送與大金。幸有康王泥馬渡江。纔延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天下。總是奢靡浮華。上下偷安。以致滅亡。

天史同此一段

處處說入因果

豈止天運。看黃袍加身。便知今日青衣北狩的因果。

宋祖開基二百秋。　當時天命有人謀。
契丹昔借陳橋返。　兀朮今來汴水遊。
燭影不明開斧鑕。　金縢失信自箕裘。
始終亡國皆奸相。　寡婦孤兒一樣休。

却說這粘沒喝兵下了京東。斡離不分兵攻河北大名兗東青齊一帶。不消說焚殺之苦。百姓逃亡。單表這清河縣地方。是經過一番的。這些人家一聞得金兵過河。東奔西躲。星散雲飛。那有軍兵守城敢去截殺的。那知縣已先懷印而逃。不消金人兵到。土賊放火亂搶起來。也是這清河縣幾年來人心刁詐。士女淫奢。該有此番屠殺。但見。

東門火起。先燒了張二官人蓋的新樓。西巷烟生。連焚到西門千户賣的舊舍。焰騰騰。火烈星飛。搶金帛的你奪我爭。到

亂後經過之語

底不曾留一物。亂荒荒。刀林劍樹。尋子女的倒街臥巷。忽然沒處覓全家。應花子油舌巧嘴。哄不過潼關。蔣竹山賣藥搖鈴。那裡尋活路。湯裡來。水裡去。依然佡走飄飛。小處偷。大處散。還是空拳赤手。惡鬼暗中尋惡鬼。良民刦外自良民。

看官聽說。大凡生死數定。有在刦的。逃也沒處去。有不在刦的。偏有活路。臨時惡鬼善神。暗引那兩條生死路。那一時。人的聰明機巧。俱用不着。即如要往東走。忽然遇兵趕散。只得往西行。那有一定主意。人家還是男子領路。可憐月娘和這六歲孝哥。寡婦孤兒。那裡藏躲。一個玳安夾傷了腿。小玉又是個老實丫頭。從來不出門的。見人家亂跑。也只得和玳安背着孝哥。一行主僕母子。挾着個包袱。一床布被。走出城來。也在人叢裡亂走。心裡糊塗。兩腳總不住下。尋思一會。往那裡去好。只得還往城西薛姑子庵裡去罷。一時不定。只見黑霧黃沙漫漫的接天遮

親見此景

日。對面都不見人。小玉月娘拉着孝哥正走。那些逃難的百姓總是羊羣亂竄。不辨東西。如山崩地震相似。俄頃間。金兵早到。但見。

人人都戴雉雞翎。個個緊穿羊皮襖。高鼻成羣。拐子軍連排鐵馬。蓬頭垂辮。牛皮帳盡是金人。嗚嗚角聲振地。三軍銀甲似披霜。慘慘皀纛遮天。百里烏雲如潑墨。風起處。神號鬼哭。馬到時。電走星飛。幽冥遣下衆魔君。陽世追來羅刹鬼。

那月娘小玉緊緊扯着奔走。玳安背着孝哥。正在慌忙。只見金兵一沖。把這百姓馬踏刀砍。殺的殺。擄的擄。一似鳥驚魚亂。那裡還顧得誰來。這月娘和小玉攙扶着亂跑。回頭看孝哥玳安。不知隔在那裡去。一回面叫着。那些哭聲振地。喊殺連天。那裡去找尋。眼見得。母子分張。六歲孤兒抛路側。主僕失散。中年寡婦走天涯。未知月娘母子。玳安夫婦。何日相逢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李綱」原作「張綱」，據影抄本及《宋史》卷三五八改。

❷「地」原作「池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三

紫陽道人 編
湖上釣史 評

廣仁品

第十四回 夢截髮大士解寃 不食牛帝君救劫

詩曰。

春風秋雨自時時。天道從來隱盛衰。
一氣不言含有象。萬靈何處謝無私。
花隨舞蝶吹還轉。月逐浮雲滿又虧。
自是吾心同大造。盡驅幽細入鑪鎚。

梓潼帝君救劫寶章曰。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。未嘗虐民酷吏。周人之

至此焚香禮誦

急。濟人之乏。憫人之孤。一心如此。聽命於天。天帝命爲太玄無上上德眞君。上主三十三天仙籍。中主人間壽夭禍福。死生貴賤。下主十八重地獄輪廻。吾閱善簿。得忠孝功德陰隲者若干人。閱惡簿。得忤逆不孝。奸詐不忠。淫暴殘貪者若干人。奏之上帝。以劫報惡人。以福旌善類。寅卯而後。劫運可駭。吾憫劫運將臨。世人造惡。無有窮極。故遣十惡大魔三百萬。飛天神王三百萬。又有大風。大雨。大火。大疫。收取惡人。以五道雷神主之。用克劫運。深可哀憐。今勸衆生。每日淸晨持誦❶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。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。玉虛師相玄天上帝。金闕化身天尊。朔望誦救劫寶章。❷並太上感應篇。以消罪愆。得免劫數。又曰。今之士大夫。恃其文章。孝行陰功略不加意。或父子憎嫌。兄弟分爭。或恃富勢而淩小民。恃才能而侮前輩。種種罪犯。難可解雪。人之一身。以孝爲本。人多不孝。劫數將來。福力已盡。悔之

何及。以上俱載在文昌帝君救劫章。分明勸化衆生。不到了死臨頭上。人誰肯信。及至遇了大劫。兵火滿地。死在眼前。却纔信了。口中念佛。又不中用了。單說這些世人。平日貪財好色。欺心害物。百巧百能。到了大亂。那些機巧枉然。把這不義之財。一掃而盡。往往殺身皆因貪起。也有那眞實好人。孝父母。敬神明的。就在劫中。常有神靈顯應。可見因果之報不爽。且說東京有一貧民趙居先。父母止他一子。每日賣菜爲生。天性甚孝。寧可自己減了口裡的。每日必留些錢。買些酒肉。養他父母。父母年八十餘歲。性甚嚴急。常常鞭打居先。受責不怨。照前奉養無缺。有妻李氏。一樣勤苦。平日一家供奉着一尊觀音菩薩。雖在灰屋裡。晨昏焚香擊磬。有四十餘年不曾斷缺。這一年。金人大亂。進了城逢人就殺。一月之前。見觀音菩薩在夢中說道。趙居先。你前世有一寃仇。該死在金兵完顏活之手。因你平日孝行不虧。上天加你壽命一紀。超了劫數。

如前寃不解。來世也要還他。我今爲你一家敬佛。慈悲救你。以待金人進城。你不可隨衆亂逃。在家開門靜坐念佛。等有一人持刀進門。生得鐵面黃鬚。左眼有一疤記。你可說他名字是完顏活。菩薩着我在家等你。可宰下一雞煮熟。他吃了。決不殺你。你央他使刀割下你的頭髮。算是還了寃債。從此可免來生之報。趙居先醒來。是一夢。與父母妻子說了。菩薩前。一家拜謝。不題。到了那圍城之日。趙居先果然買下一隻好大肥雞。煮得半熟。又做了一盆飯。沽了五斤好酒。擺在院落中間。安下一把椅子。朝南居中寫了一個紅紙牌位。是都督完顏活生位。果然攻城之日。金兵進來。殺得這城裡百姓倒街臥巷。俱棄家逃走。只有這趙居先一家關門。似有人在家。聽了聽。佛前磬聲不絕。一似念經的一般。那完顏活提刀躍牆。先上屋一看。只見趙居先父子頭頂香爐。跪在庭中。看見果是夢中所說的模樣。高聲叫道。完顏活老爺。觀音菩薩分付

小人等夠多時。小人一家窮人。備下雞酒。請老爺進來多少用些。也是一點窮心。那個金人大驚。你因何知我名字。卽從屋上跳下來。又看見他正南擺下香桌。甚是恭敬。滿心歡喜。就取順袋小刀將雞割開。坐在椅上一頓吃淨。趙居先斟過酒去。他老婆送上兩大碗蒸飯。金兵甚喜。忙道。我知你是個好人。如今不殺你了。起來提刀揚長就走。只見趙居先攔門跪倒。又稟道。都督老爺。小人原是該死在你手裡的。如今不死。來生還欠你一死。不如殺了罷。那完顏活倒笑起來。有這等一個獃蠻子。如今不殺你了。倒要叫我殺你。吃了你的雞酒。就叫我殺也手軟了。殺不得。趙居先那裡肯放。說。老爺既不殺小人。只把小人頭髮割了去。就是放生了。那完顏活把頭搖着道。怪哉。我今夜夢見一白衣人送我一縷頭髮。變了一縷金絲。想你這頭髮是個寶物。既然如此。把頭髮放開。這趙居先跪在面前。將頭上挽的一個角兒。不夠核桃大。原是個禿

廝。不多些兒。這完顏活又笑了。取下小刀。將頭上長毛割了一綹。放在弓袋裡。又向腰開拔下一枝番字箭來插在門上。不許金兵輕入。以此得全一家性命。纔知道菩薩早已兩下托夢以解此劫。若不是他的孝感天地。有此一番超度。既在劫中。那得不死。如此等事。不止一家。有詩嘆世人不孝。贊趙居先以孝免難。

佛在高堂人不知。　百年牛馬可慈悲。
巢成雛去誰知母。　月落烏啼尚哺兒。
但苦遺金分未足。　不知負米在何期。
富多驕子貧多孝。　天道昭明那可欺。

華嚴經十住曰。菩薩於諸生發十種心。謂利益心。大悲心。安樂心。安住心。憐憫心。攝受心。守護心。同己心。師心。導師心。種種佛心。不外慈悲二字。所以佛法先戒殺生。我儒家又說。見其生。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。不忍

食其肉。與佛道相同。只因大禮祭祀。不可斷宰。因此只說遠庖廚三❸字。以見聖道通權。不拘小節。嘗戒這殺生。只有這牛最不可殺。看官聽說。凡世上生靈。如羊豕雞鴨魚蟹等物。雖各有一個性命。俱不該害他。這些物無益於人。自古有個庖犧聖人出來教人肉食。或是祭祀天地祖宗。奉養父母。朝廷宴會。婚姻賓客。原是廢不的。如果以戒殺爲仁。這是梁武帝的麵牲。齊宣王的愛牛。都該平治天下。雖是一點仁心。他却執在這愛物上。反不惜百姓身家性命。爭城爭地。殺的人盈野盈城。好行小惠。却救不得身亡國破。只有這牛是自古耕田的根本。他生來不比虎豹害人。豬羊無用。天下萬萬生靈吃的五穀田苗。是他種的。高田下地。是他耕的。秋收一畢。還要與人牽車運載。把筋力用盡。只掙得一飽。死後更有苦處。皮骨角筋。又爲國家效力。就是零星碎骨。錯成簪棒。血毛腦髓。熬做燈燭。世上畜類的苦。到了耕牛。眞是無量之苦。該憐憫

他。因此佛經首戒殺牛。西域只食乳酪。那感應篇和文昌寶誥上。俱要戒食牛肉。凡有三世不食牛者。子孫昌盛。有勸十人以至千人不食牛的。算一大功。可怪世人就是不能持齋戒殺。這一點牛肉戒了有何難事。那衆生昏迷。習性不改。只道這是迂談。各人的命有禍福。壽有長短。一口牛肉。有甚大事。除(殊)不知這一點忍心。現在陰隲不行。還說甚麼救雀放龜。仁民愛物。今日單說這兵火大劫。有一家不食牛的。免了大難。世人不可不知。丁野鶴曾有個屠牛歌說京城牛死之多。殺牛之慘。

燕市西番舊羌落。屠殺天生自安樂。都城用牛不計萬。遠近羣驅就束縛。撐拄蹄角側不起。弩張血目睛猶爍。飲刃一吼微帶聲。中節砉然遂解髆。庖丁見慣談笑輕。一瞬十牛如振擇。衆牛旁立相待死。毛角㵝㵝神自若。嵛肪同登大俎盤。皮

慘極

骨羣分百匠錯。死猶濟物不辭用。生本利人代耕作。猛虎兇殘出於柙。羸犉力盡塡溝壑。功罪報施已不均。造物何曾分厚薄。東風春草年年生。老牛死盡犢猶耕。

且說大明萬曆年間。金陵朱之蕃狀元會試以前。夢一神人說。今科狀元是鎭江徐希孟。因他曾與鄰女淫奔。上帝把名勾去了。他家祖宗陰德與你家一樣。狀元定是你的。只他有一件陰德。三世不吃牛肉。你家却無有。不能及他。如能戒了吃牛。狀元定然是你。夢醒。告知他父親。父親笑而不信。道。應天府門前牛肉有名。誰肯不吃。到了夜間。父親也做了一夢。與之蕃所說一般。父子大驚。焚香告天。從此誓不食牛。來年果狀元及第。徐希孟殿了榜眼。此是近事。出自縉紳之口。又有一富翁專好吃牛肉。聞人說活取牛舌。美且大補。因先與屠家錢。說凡殺牛先割牛舌留給他吃。後來此人生子皆無舌。落地即死。一女不能言語。臨終

嚼至舌根。牛吼一日方亡。如此顯應。肉有何美。不肯戒殺。且說這東京城破。金人進了城。有三個秀才。俱藏在關帝廟。有個大供桌。外面磚砌。內却是空的。三人俱伏在裡面。不敢言語。到了半夜。中一人夢見帝君說道。這二人去罷。只留此一人。他不食牛肉三十年了。其人夢醒。果然二人都去別處藏躲。只落下自己一人。明日。二人伏在別處。俱被金兵擄去。金兵入廟。親向供桌下鎗搠刀刺。再不曾搜着。得以全了性命。到了三日。金兵放火出城。這秀才忙忙奔家中。找尋妻子。只見正在屋裡坐的。細問他。道。先隨着婦女們出城亂走。到了夜裡沒處去。有一個大白牛。引着到一破廟藏了一夜。今日兵退了。還是這個牛引了回家。纔進城。這個牛不知那裡去了。秀才大驚。原來他三人曾約下不吃牛肉。後來這二人都破了戒。只我至今一家不吃牛肉三十年。在廟中帝君救護。在外妻子全生。豈不是戒牛的報應。從此鄰里都戒了牛肉。這秀

才刻了一部戒牛的書。各處傳送。當初徽欽北狩。那宣撫使宗澤留守東京。又是個仁人君子。就發榜禁宰耕牛。說道。金人亂後。民無牛力。以致田土荒蕪。不能耕種。如有私宰耕牛。如殺人之罪。行以軍法。因此救了多少牛命。不消一年。把東京荒田開遍。屯兵立寨。百姓俱來復業。又在河上立二十四屯。種田養兵。金人知東京有備。不敢來攻。漸漸北去。宗澤上本請高宗回汴。那些奸相汪黃二人和高宗都是被金人殺怕了的。先都建康。後遷杭州。一步步走得遠了。因此成了南北分裂世界。可見這大劫中善有善報。惡有惡報。不到了生死眼前。誰肯信這因果。後至太平無事。人又不信了。可憐一點善根。不食牛。有何難事。不肯遵行。後有西江月四首勸世。

奉勸世人自愛。從前作過該休。天崩地陷不回頭。何日是個了手。

半世機關使盡。眼前何物堪留。虧人處處結寃仇。

分明自作自受。

燒盡清堂瓦舍。家家生死分離。只因貪巧費心機。報應眼前現世。　骨肉傷殘可慟。滿堂金玉成灰。轉時又要占便宜。辜負皇天教誨。

好似破船過海。大家一體同心。一家人害一家人。波浪掀天胡混。　拙的先推下水。巧的豈得常存。連船畢竟海中沈。還是自家倒運。

粟米三餐可飽。粗衣幾丈能溫。吃穿以外是閒人。何苦勞心惹恨。　清白傳家堪敬。慈祥到處人親。財多未必養兒孫。亂世多爲禍本。

這四個西江月。也只爲世人過了亂世。不肯回頭。不畏天理。比以前貪殘更甚。這個殺運。還不得止。看這西門慶身後妻子的報應。便知這財

是積了無用的。不知後來月娘子母那裡藏躲。正是。春過冰消。過去韶華無色相。雲開日出。後來聚散在空門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 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❷ 「章」原作「帝」，據影抄本改。

❸ 「三」原作「二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三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戒導品

第十五回　應伯爵掠賣孝哥　吳月娘窮逢秋菊

詩曰。

忽忽枕前蝴蝶夢。　悠悠覺後利名塵。
無窮今日明朝事。　有限生來死去人。
終與狐狸同窟穴。　却從蠻觸鬪精神。
槿花開落從朝暮。　始信蜉蝣未是眞。

單表這天地的大劫。要翻覆這乾坤。出脫這些惡業。因此使生的死。死

奇文至文一部綱目不如此簡快

的却生。富的貧。貧的却富。貴的賤。賤的却貴。巧的拙。拙的反巧。這衆生積攢的家私。算計的銅斗一樣。一齊搶個罄淨。花花世界。弄作一鍋稀粥相似。沒淸沒渾。沒好沒歹。眞像個混沌的太古模樣。休說這百姓人家。先把一個大宋皇帝父子兩人。俱是靑衣大帽離了鳳闕龍樓。在那牛車馬脚下。妻子不保。隨營北去。何况你我士庶之家。那得個骨肉團圓。一家完聚的。原來天運一南一北。一治一亂。俱是自北元魏。至五代六朝。唐遼金元。更迭承統。好似一件衣服。這個穿破了。那一個又來縫補拆洗一番。才去這些灰塵蟊蟣。又似一件窰器。這個使汚了。那一個又來洗濯磨刷一番。才去了那些醒(腥)葷泥垢。又似一個破銅鐵器。這個使得漏了。那個又來毁了。另下爐錘。打造得有長的短的。方的圓的。還有造得兩件的。三件的。也有還成一件的。隨各家款制不同。終是這一塊銅鐵。儘他支爐改竈。又像一盤棋子。這一盤輸了的。那一盤

又下。有高的低的。占了腹的。占了邊的。或是角活兩持。或是殺個罄淨。才完了這場。你爭我鬪。各費心機。這等看起。一部綱目。把這天地運數。只當作一個大裁縫。大燒窰匠。大銅鐵爐火道人。極大的一個棋盤。豈不勾消了一部二十一史。看到此處。這世上的死生名利。一場好笑。這些蝨蟣汙泥。得有何得。失有何失。這些本領。要從各人心眼裡看得明白。骨脊上擔得堅定。不受那慾火焚燒。愛根撥亂。才成一個丈夫。豈不是跳出三界外。不在五行中。那閻羅老子見了我高高拱手。那得有輪廻到我。可不知如今世上有這條好漢沒有。且歸正傳。却說那吳月娘和小玉緊緊搊扶。玳安背着孝哥。一路往人叢裡亂走。忽然金兵到來。把拐子馬放開一衝。那些逃難百姓。如山崩海湧相似。那裡顧得誰。玳安回頭。不知月娘和小玉擠得那裡去了。叫又叫不應。只得背着孝哥。往空地裡飛跑。且喜金兵搶進城去。不來追趕。這些人拖男領女。直跑

到十里以外。各自尋處藏躲。這些土賊們。也有奪人包袱的。也有報仇相殺的。生死在眼前。還改不了貪心狠毒。如何不殺。可憐這玳安又乏又怕。忽望見應伯爵臉上着了一刀。帶着血往西正跑。他家小黑女挾着個包袱。跟着應二老婆一路走。玳安也是急了。叫聲。應二叔。等等。咱一路走。你沒見俺大娘。應伯爵回回頭。那裡肯應。玳安趕上道。咱且慢走。金兵進了城放搶去了。咱商議着那裡去。伯爵騙得人家銀錢。做了些生意。都撇了。腰裡帶了些行李。都被人奪去了。還指望玳安替月娘有帶的金珠首飾。就立住了脚。和玳安一路商議往那裡去躲。伯爵道。西南上黃家村是黃四家。緊靠着河崖。都是蘆葦。那裡還認得人。且躲一宿。依着玳安。還要找月娘。又不知往那裡去好。沒奈何。跟着走罷。把孝哥放下。拖着慢走。這孩子又不見了娘。又是饑餓。一路啼哭。應二老婆看不上。有帶的乾餅和炒麵。給了孝哥些吃。這孩子到了極處。也就

不哭了。一口一口且吃餅。走到黄昏時候。那黄四家走得甚麼是個人影。床帳桌椅還是一樣。鍋裡剩了半鍋飯也沒吃了。不知躲得那裡去了。這些人餓了一日。現成家伙。取過碗來。不論冷熱。飽餐一頓。前後院子靜靜的。連狗也沒個。原來黄四做小鹽商。和張監生合夥。先知道亂信。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。那裡去找。這些土賊要來打劫人家。逢人就殺。年小力壯的。就擄着做賊。那夜裡。商議要來黄家村掃巢子。虧了應伯爵有些見識。道。黄四躲了。這屋裡還有東西。咱多少拿着幾件。休在他家裡宿。恐有兵來。沒處去躲。且到河下看看。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柴裡。沒奈何。也就地打了個窩鋪。到了二更天。聽見村裡吶喊。發起火來。把屋燒得通紅。這些人們誰敢去救。待不多時。這些男女們亂跑。原來賊發火燒這蘆葦。一邊擄人。又搶這人家的包裹。月黑裡亂走。誰顧得誰。到了天明。把玳安不知那裡去了。只落得個孝哥亂哭。撇在路

旁。應伯爵撇了各人去躲。他老婆還有人心。道。丟下他也過意不去。咱當積個天理。領着他罷。等玳安回來交與他。再做商議。應伯爵只得帶着孝哥。也沒人背他了。跟着飛跑。只怕撇下他。一直往西去。要尋謝希大家。也都沒有主意。順着河沿而去。不題。且說這月娘和小玉叫了玳安一回。不見答應。人馬亂撞。只得走開。要找薛姑子庵。全不知那條路是。隨着這些逃難的人亂走。到了天黑。沿着林子裡。一南一北的亂撞。不敢住下。直走到二更天氣。不知離城走有多少路了。月娘哭一回。走一回。只見面前有一條白光。照得明朗朗的。引着又走。聽得狗叫。幾間小屋露出燈光來。有個小籬笆門兒。是一家莊戶人家。小玉道。咱走乏了。月黑裡又沒處去。且等等。明日只怕玳安來找咱。月娘沒奈何。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。着小王叫門要碗水吃。這小玉推門一看。只見。

一盤土坑。(炕)坐着個蓬頭白髮八十歲的老嫗。兩扇柴

門。站着個赤脚麻鞋二十多的貧婦。竈前牛糞。燒了一屋黑煙。鍋裡米空。煮着半盆黃菜。梁頭上掴兩束蘿蔔葉。門背後掛幾把葫蘆條。木扒一桿。日間打草餵牛。破犂二根。秋後耕田種麥。

小玉推開門道。家裡有人麼。俺是躲難的。要口水吃。只見屋裡跑出個小媳婦子來。也沒穿布裙。拖着兩條褲腿。道。你是誰。這聲響兒好熟。倒像大娘家小玉姐一般。進屋去掇出燈來照了照。上下一看。可不是小玉麼。小玉也看了一會。才想起來是潘金蓮房裡使的秋菊。因陳經濟和金蓮春梅作了業。都嫁了。後來把秋菊叫他娘家來做了三千錢就贖了去。今年二十二歲了。嫁了個莊家漢。叫王有財。在這河崖上住着。兩口小屋子。每日打柴。城裡去賣。只有一個牛。着土賊趕了去了。他漢子去找。他娘和他守家。這秋菊極孝順。婆婆着他去躲。死不肯去。見了

小玉。說道大娘在屋後場上哩。跑過來。才請了月娘進屋去了。這老婆婆沒眼又聾。小玉把燈剔了剔。着月娘上炕一頭坐着。忙去罐裡倒水做飯。好不慇懃。正是。

歌兒舞女歸何處。　畫角朱門住不成。
不及田家癡蠢婦。　猶存一飯主人情。

按下月娘不題。且說應伯爵夫婦領着孝哥走得乏了。小黑女背了一會又丟下了。又哭又叫。幾番要撇在路上。伯爵一行罵着道。想恁爹活時。姦騙人家婦女銀錢。使盡機心權勢。才報應你這小雜種身上。今日你娘不知那裡着人擄去養漢爲娼的。你倒來累我。我是你的甚麼人。那孝哥越發哭了。伯爵跑上去就是兩個巴掌。打得這孩子殺豬似叫。又不敢走。又不敢住。倒是老婆心裡過不去。道。咱當初和他老子。也吃酒。也吃肉。你就這等沒點慈心。不強似你一路上打罵他。等到個寺院

口出眞言

良心

裡。把他寄下罷。也是個性命。半路上丟下這孩子。千軍萬馬的。也傷了天理。說得伯爵不言語了。走到天晚。可可的到一個觀音堂。緊閉着門。伯爵走渴了。叫門要碗水吃。老和尚開門請進去。伯爵見和尚去打水。沒個徒弟。道。老師父。你多少年紀了。和尚又聾。說了半日才知。答道。今年七十了。伯爵道。你沒有徒弟麽。和尚道。命裡孤。招不住。前日。一個徒弟把些衣裳都拐去了。還敢招徒弟哩。伯爵道。我有個孩子。捨在寺裡罷。如今因路上沒有盤纏。只要你一千錢做脚力。老僧道。可好哩。領進來我看看。伯爵領着孝哥進來。和尚道。好個孩子。幾歲了。伯爵道。七歲了。說着。和尚進房去拿出一串銅錢。伯爵接去了。又要留他住宿。怕金兵出營放搶。伯爵領着老婆一路往西面去。可憐這是西門慶恩養的好朋友。有詩以戒交結小人之報。

食客場中定死生。　悠悠安得歲寒盟。

虎狼分肉呼知己。　鷸獺成羣號弟兄。

春到桃花偏有色。　秋來楊葉自無情。

托孤門下馮驩少。　狗盜雞鳴不足評。

老和尚收下孝哥。問他是那裡人。那孩子養得嬌慣。又說不明白。只說他娘不見了。這個人。我不認得他。老和尚才知道半路裡拾了來賣的。怕後日有人家來認。還賴我是收留人口。好不懊悔。想了一會道。就是他父母找着。只當寄養他的兒子。待領去就領去。我一個僧家收養孤兒。也是好事。就把孝哥剃了頭。找出領舊破衲裰來。改成一件小僧衣。又做了僧鞋僧帽。起名了空。教他打磬燒香。念經寫字。那了空原有善根。也就合掌拜佛。和天生小沙彌一般。也是孝哥安身立命的去處。月娘捨珠雕佛的因緣。世間絕處逢生。苦中得樂。原是這等。按下孝哥在此爲僧不題。却說這玳安在河下蘆葦中守着孝哥。蹲了一夜。誰敢合

眼。只見村裡喊殺連天。火把亂明。把河裡葦柴燒着。男婦們怕火燒。都走出來。被這土賊們搶衣裳的。擄婦女的。把玳安也上了繩。拴着些人們到了一個大空寺裡。坐着十數個賊頭。一個假裝成韃子。也有戴皮帽子穿皮囤子的。又沒有弓箭馬匹。都是些莊家鎗棒。滿滿的一寺婦人。也有認得放了去的。也有留下的。這些壯漢們拿來跪下。但說不做賊的。就殺了。玳安尋思一會。這些賊們且哄着他。臨時再尋法逃命不遲。將主意已定。問到他的名字。說是玳安。一個賊跑下來看了。笑道。你不是玳振寰麼。原來玳安號振寰。在西門官人宅裡。誰不知道。下來忙解了繩子。請上殿去。有的是熱酒大肉。都是村裡擡來的。讓玳安吃。玳安一看。才知道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在這裡做賊。問道玳安西門慶家的事。玳安才說失散在路上。應伯爵一處躲在河裡。說了一遍。要辭了去找孝哥。韓二道。你沒處去。出門去。撞着人。連命都丟了。我有人各

處替你找找罷。這村裡孩子們。我都叫來你看。原來韓二和他嫂子王六兒姪女韓愛姐領着接客。又被金兵搶去了。因此在這裡做賊。過了二日。這韓二給玳安一桿鎗。着他管五十個賊。那夜又去搶村。玳安瞧着無人。丟下鎗。一溜烟走上大路。各處問月娘孝哥信去了。眞是。珠沈罔像無尋處。雁過秋空不定踪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三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廣慧品

第十六回　沈乞兒故園歸夢　翟員外少女迷魂

詩曰。

林中百舌聲仍亂。　洞裡新桃花又疏。

芳草歸期今尚爾。　美人顏色近何如。

夏侯得似應傳業。　詹尹無心爲卜居。

最是深山鴻雁少。　一春猶沮上林書。

單表世上的奸謀奢侈。欺瞞作惡。但不想後來果報。只圖眼前爲作。見

財懷惡。見色欺心。百般成算。百樣巧作。那管那輪迴因果天理。說甚麼良心陰陽果報却是何人見。但財色二字。那個肯不貪不戀。只是財不可見而喪心欺昧良心而取。就是那色。誰不愛。但不可以謀占機心。壞人一妻。報之一女。世間財帛是命中註定的。該是你的財帛。隨手而得來。不但一生受用。還可以留於子孫。永遠長久。若不該是你的財帛。使機謀用勢力逆取到手。不過螢蟲光彩。一時富足。那能悠久。❶話說這金人擄了二帝北去。把這東京城裡安了一營人馬。立了張邦昌爲帝。百姓無主。一任金兵搶劫。這些富戶們先被搜括。已是家業罄淨。也還有身上藏些金銀的。到了金兵一搶。俱是非刑吊拷。把這富戶死的死。傷的傷。婦女擄了去。掉下一身。人人乞丐爲生。也顧不得差恥。却說那黃表沈三從那日封門搜家。把家內金銀盡行入官。還指望有回來的日子。搬在袁指揮家外邊客位暫住。誰知一日亂似一日。金兵不退。擄

了二帝北去。又另立了皇帝。把人馬進城紮營。做了他的天下了。這些大衙門。大宅子。皇親勳戚。公侯宰相。花園府舍。都是官兵占住了。連袁指揮家眷俱趕出來。那沈三的妻子原是有姿色的。擄了罄淨。只落得金哥沒眼的一個瞎子。和生他的那醜婢。先還在舊親戚家。這裡住一日。那裡住一日。後來各人生死不顧。誰肯留他。這沈三就氣成青盲雀瞽。有雙目而無珠。對面看着似人。其實不見。只得拄杖才行。又有一件怪病。脊梁胸前長出兩片黑肉。如蟲鑽蛆咬相似。癢起來必要拳打磚捶才快活一時。到了夜間。又做一夢。還是送金磚那人。沈三依舊貪心。把磚不放。父子抱着頑耍。醒來時。只見一磈大磚在蓆傍。恰湊怪瘡正癢。兩隻手擎❷磚打起。好不快活。有一家欠他五百兩銀子。一無所湊。只准一個母狗來。這沈三餓到三日。全沒一人收留。只得牽着狗。各家求食。老婆抱着失目的金哥。緊緊相隨。初時只說往熟識人家要碗飯

吃。難道就是乞丐。後來每日如此。見這叫街的花子。都是京城的大人家。彼此一樣。❸無可奈何。也就隨緣度日。連呼老爺奶奶不絕。把一根長繩使狗引路。這狗也有靈性。到了人家門首。站住不去。等接了這飯。又走一家。到了長街。一時肉癢難熬。只得把金磚高舉。打個蓮花落爲樂。看官聽着他道。

東京有個黃表三。也會吃來也會穿。一生好放官例債。不消半年連本三。巢窩裡放債現過手。他管接客俺使錢。線上放債沒賒帳。他管殺人俺管擔。積得黃金拄北斗。臨了沒個大黃邊。蓮花落。蓮花落。

看看爺娘不是親。有錢且去敬別人。三年乳哺成何用。娶了媳婦就要分。好酒好肉老婆吃。不怕爺娘餓斷筋。生前不曾見碗米。死後誰人來上墳。蓮花落。蓮花落。

着眼

看看兄弟不是親。三窩兩塊説不均。同胞也要分彼此。爭多爭少要理論。有酒只和旁人吃。自家骨肉作仇人。蓮花落。蓮花落。

看看老婆不是親。三媒六證結婚姻。嫌貧愛富賓家女。半路辭了朱買臣。牆西有個劉寡婦。守到五十還嫁人。夫妻且説三分話。未可全拋一片心。蓮花落。蓮花落。

看看朋友不是親。吃酒吃肉亂紛紛。口裡説話甜如蜜。騙了錢去不上門。一朝没有錢和勢。反面無情就變心。孫龐鬭智刖了足。那有桃園結義人。蓮花落。蓮花落。

沈三員外唱罷多時。那街上的閒人也有嘆的。也有笑的。嘆的道。這等一家米爛陳倉。財高北斗的人家。如今乞食爲生。無有立錐之地。那笑的道。黃表沈三這個光棍。錢眼裡翻身。終日鑽衙門。拿訛頭。倚官害良。

縱賊窩盜。今日天不殺他。父子雙瞎。使他活受。給人現眼。大約暢快得多些。過了年餘。那沈三是受用過的人。那受得飢寒。到了那十二月。數九寒天。下得大雪。把破瓦窰門屯住。那一時。東京搶劫一空。誰家肯捨。可憐沈三幾日街上打磚。並無人睬。吃了一口冷湯。回來死在路傍。連蓆也沒有捲的。自然送與烏鴉黃犬。以爲葬身之地。落了金哥。人只叫他小沈花子。漸漸成人長大。不消說。父子相傳。這一碗磚是水磨成蘇州磴泥一樣。母子同狗三口。晝走長街。夜宿古廟。他也不怕那兵火。他也不想那家緣。常言說。三年討飯。不肯做官。想其中定有一個樂處。到了南宋登極。金人講和北去。東京漸漸平息。這些花子們散往各府去趁食。那金哥母子先到山東臨清。住了半年。遊到清河縣地方。進得西門來。不往別處去。那狗只往當日提刑千戶西門慶的住宅裡領進。在那大門首高叫一聲。老爺奶奶。討一碗飯吃。也是天合有緣。原來玳安

義僕天性

找月娘孝哥不見。兵退之後又回縣來。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多半。張二官人全家擄去。這無主的空宅。也是鳥戀舊巢。玳安又住在舊宅門房內安身。猛見一個狗領着個貧婆。拖個小瞎子進來。抱着一塊磚討飯。心裡好酸。想起月娘孝哥不見。眼中淚落如雨。便說。小花子休打磚罷。我也是纔回來的。沒有家小。有幾個冷燒餅。你吃去罷。說着。拿出來遞與小花子。給狗吃了一半。可霎作怪。那狗擺尾搖頭。只在玳安身邊打滾不去。好似見他舊主一般。天色晚了。沒處去宿。要在這大門簷下討把草過一夜。玳安只得依他。那時十月天氣。還不甚冷。玳安把炕上草抱了一抱。給他母子二人宿下。不題。正是。

鶴歸華表人難識。　犬過東門世已非。

玳安想想道。我身邊原有帶的劉學官還帳的幾兩銀子。大娘臨出城交與我收着。不料拆散。如今大娘和孝哥身邊一文也無。就和窮婆一

是眞是幻

點題

筆力閃幻

樣。又想起妻子小玉。那得個信來。不覺淚眼不乾。到了三更。方才合眼。也是一靈不散。玳安忠義所感。只見西門慶進來。項戴長枷。身圍鐵索。道。玳安。你還認得我麼。玳安道。我如何不認得爹。西門慶道。我因陽世間貪淫罪大。閻王把我二目摘去。罰我乞食十年。今日門首小瞎子就是我。那狗就是王婆。你今不忘舊恩。要打探你娘消息。可向東京給孤寺找尋。說畢。往外走了幾步。又回來道。堂房門檻下還有些東西。你此時動不得。日後留你用罷。說畢。把玳安推一把。驚醒。却是一夢。聽聽。正打四更。一夜悲酸。到了天明。玳安起來看看那小瞎廝母子。不知甚麼時候去了。❹又想道。夢是心頭想。還是因念爹的舊恩。想糊塗了。又想道。我且把夢裡說的銀子去看看。如果銀子是實。就件件是眞了。玳安尋了一把鏟鍋的鏟子。把門關上。走到後堂屋門坎下邊。只見一塊青石光滑滑的。那得有銀子。看了看傍邊兩個方磚。一似新安的一般。把

磚用鏟子掘了半日方動。取了一個。那個也隨手揭起。有黃土半尺餘深。用一個小醋罈盛滿。却有五百之數。玳安大驚。才知夢裡相逢別故主。天邊有信覓離人。這玳安原是好人。後來有些造化。自然識見不同。說道。這個銀子再取出去。又做了來安的禍。況夢裡言語說不可動。只得依行。好個玳安。就把原土掩上。依舊把方磚扣緊。一個門檻往來之地。誰知有寶。那玳安一面打探月娘信息。要上東京找尋。不題。有詩說西門慶化身乞丐。再返故園。也是一段因果。

當時歌舞歡遊地。　此日悲哀乞化心。
三過門閭老病死。　一彈指頃去來今。
鴻飛雪迹踪難覓。　犬吠花陰影易沈。
富叟貧兒同一相。　化身無定欲何尋。

按下沈金哥乞丐不題。却說李師師自那搜括倡優奉旨出城以後。那

些衕衕人家。都剝得赤條條出來。遇見東京大亂。也有被金兵擄去的。也有被官府拘回。又入樂籍的。也有在各村店集酒店接客的。只有李師師原有手眼。未曾上本。先知道信。把家事就轉了一半出城。珠寶金銀重器。和那綾錦上色衣粧。不曾失落一點。他又曾與帥將郭藥師往來。如今郭藥師降金。領兵打頭陣。金兵一到城下。就先差了標下將官來安撫他。不許金人輕入他家。以此在樂戶裡還是頭一家。後來在城外第一條衚衕裡。臨河蓋造起一路新房。比舊宅還齊整。因沒有道君。越發大開巢窩。不作那官腔了。那時袁家女兒年已二八。袁指揮夫婦俱亂後死了。大大的開着門面。常姐改名銀瓶。日日教他撥阮調箏。清歌妙舞。把個銀瓶嬌養得眞如花花解語。似玉玉生香。他是內院體統。不肯輕見一人。只好看花起早。愛月眠遲。在那小樓窗上時露出半面來。看那章臺走馬的情郎。柳陌折花的浪子。單單等一個肯撒錢。喜飄

風。金十萬。銀十萬的。才接他採花。那銀瓶心裡又想一個宋玉才。潘安貌。石崇富。十八歲的狀元來。才和他偕老。各人心事不同。看官聽說。世上的事。偏是佳人才子不得湊巧。紅嘴綠毛的鸚哥。偏遇着餓老鴟。自古好事多魔。那有夭夭一對過到老的。那銀瓶想起當日因打鞦韆遇見聖駕。後來受了御酒銀瓶。遭着大亂。不得進宮。反落了烟花陷穽。找尋父母。俱已遇亂身亡。這個身子。桃花柳絮一般。也不知嫁得個好人才丈夫沒有。看了李師師家還有十個粉頭。打起來。各樣刑法。好不狠。如今這樣敬奉着我。只爲留着我掙錢。將來如有一事不遂他的心。也是一樣。這女子聰明絕代。那裡不想到。到了三月三。是上巳佳節。清明已過。各處鞦韆豎起。銀瓶春思懨懨。又愁又困。懶對妝臺。傍有侍女櫻桃取過阮來。撥着唱一套新習的吳騷。

解三醒

恨鎖滿庭花雨。愁籠着蘸水烟蕪。也不管鴛鴦隔南浦。花枝外。影蹴踘。俺待把釵敲側喚鸚哥語。被疊慵窺素女圖。佳期誤。一霎時眼中人去。鏡裡鸞孤。

銀瓶一面唱着。一面眼中掉下淚來。想起那日鞦韆上得遇見聖駕。也非偶然。後來遇着兵火連天。一段姻緣。好似一場春夢。又唱。

北寄生草

怕奏陽關曲。生逢汴水枯。是江干桃葉凌波渡。汀洲草碧流雲路。這河橋柳色迎風訴。纖腰倩作綰人絲。自家飛絮渾難住。

櫻桃送過茶來。銀瓶呷了一口。輕輕放下。想起那日清明。爹娘送我過沈家。多少婦女頑耍。如今孤另另。一個親人不在眼前。掉下淚來。又唱道。

解三醒

俺怎生有聽嬌鶯情緒。誰待去整花朶工夫。正寒食泥香新燕乳。行不得。怕提壺。三春別恨調琴語。一片年光攬鏡虛。消魂處。多則是烏啼冷夜。夢破香餘。

又想一回。這當日說聖駕在李媽媽家樓上見俺一面。就遣了兩個內臣。捧着羊酒金緞。聘俺入宮。因何又送在李媽媽家來。今日說是要親選。明日說是要進宮。等到半年時。我留在他家全無消息。看來此話也不辨眞僞。怎生把人坑陷到此地。哭着又唱。

北寄生草

不語花含悴。長顰柳怯舒。冰壺迸裂薔薇露。欄杆碎滴梨花雨。珠盤濺濕紅綃霧。怕裏王暮雨近虛無。爲誰斷送春歸去。

按下這銀瓶悲怨獨坐傷春不題。却說這洛陽有一富家員外。號翟四

官人。在徽宗朝納粟。做到金吾衛千戶之職。他家萬貫。富甲一城。因投在蔡京門下做乾兒。又和翟管家認同宗。才做了這個官。爲人雖有些浮財。慳吝貪鄙。尋常一個錢不肯使。却有一樁毛病。單好嫖婊子。不甚擇好歹。家下娶下兩三個院裡人。也花費幾千銀子。他生得一臉赤麻。大鼻凹額。一部落腮黃鬚。五短身材。豐頷大肚。倒是富態像。只言語粗俗。一身厭氣。常在巢窩裡走動。這些浮浪子弟。有鄭千戶兒子鄭玉卿。王招宣府兒子王三官。這些小幫閒沈小一哥。劉寡嘴。張斜眼子。都日逐陪他們在這巢窩裡打成盤。只有鄭千戶家兒子。今年十八了。因他生得白淨面皮。苗條兒典雅。從小和這些人們有些後庭朋友。也學了幾套南曲。吹得好簫。蹴得好氣毬。又有一般武藝。打得好彈弓。一日也打十數個雀兒頑耍。就是個女色裡的班頭。幫閒中領袖。那翟四員外因這李師師家在城外頭一條衚衕。大開了巢窩。不比以前借着官家

名色拿腔。他和這一般人常去閒串。那李師師家有十個丫頭。也會品竹彈箏。拆牌識字的。有個侍女巫雲有些姿色。翟員外嫖了幾夜不見出奇。他聞得李媽家有個銀瓶姐。是選了進上的。不出來見客。李師師養如愛女。眞是倩人施粉黛。不自着羅衣。這翟員外也就有個扳高之意。只不知這李師師的口氣。又知他是使大錢的。自家又不肯破鈔。正自兩難。却說李師師把這銀瓶作養得花朵一個玉人兒。每日口裡噙着他。兒長兒短。我只有你一個女兒。好歹揀了天下頭一個風流才子。做我的女婿。成了親。決不肯把你看做下賤。他却在外邊聲揚出去。是當初道君皇帝親自選過的才人。就要進宮。遇這大變。才撇在這裡。比我女兒還敬重他。誰敢使他見人。又叫銀瓶隔壁彈箏。隔窗度曲。樓窗上露出那粉面招人。紅顏送盼。這是娼家慣耍拿人的手段。不消細說。後來因徽宗北狩。李師師故意要揑怪。改了一身道粧。穿着白綾披風。

趣極

畫筆

伏案

豆黃綾裙兒。戴着翠雲道冠兒。說是替道君穿孝。每日朝北焚香。儼然是死了丈夫一般。自稱堅白子。誓終身不接客。一切人來。有十個侍兒陪侍。好不貴重。因翟員外是個大家。寫了通家晚弟帖子來拜。才待了一杯茶。就進去了。又養着兩窮內官。時常在門首立着。一似和宮禁一般。又常見人啼哭。說是道君托夢。喬張喬致的。扯天大架子。那翟員外和這些丫頭說要娶銀瓶的話。人都笑他出不起銀子。那日翟員外在客廳上坐下。侍兒巫雲陪着吃茶。只見揭起簾子。一陣異香襲人。一個女子遮着臉。往花園裡去了。但見。

婉若游龍。輕如飛燕。淡掃蛾眉。却嫌脂粉污顏色。鬆籠蟬鬢。天然風致勝鉛華。裙拖湘水。織就一枝梅。髻挽巫雲。斜簪三寸玉。對客欲回遮舞袖。見人驚走露蓮鉤。

原來有座花園在後河岸邊。須從客廳前過。銀瓶住着一間小閣子在

伏案

園側。每日晚去園內小亭上。或是彈琴看書。和櫻桃侍女鬪骨牌頑耍。這日李媽叫他採茉莉花兒晚粧。不知有客。走不迭。使一柄湘妃金扇遮着臉。笑嘻嘻過去了。險不把翟員外驚開五葉連肝肺。酥透三❺魂邪骨心。問道巫雲。過去是誰。雲姐笑道。翟大爺。你猜猜。這就是你算計的那人兒。只怕你的福小。消受不起。翟員外知是銀瓶姐了。呆了半晌。問道。雲姐。他今年十幾了。巫雲道。今年十六歲。長得苗條。就是十八九的。又說。箏簫琵琶。琴棋書畫。在沈員外家就學全了的。俺這門裡。還學不到他精處。俺太太不叫他見人。知道他出來。還了不成。翟員外和巫雲說。我拚出一百兩銀子。四疋尺頭。和你太太說。我梳櫳他罷。雲姐笑道。俺太太要一千兩銀子下財禮。還怕不肯。你說梳櫳他。這又是巢窩裡講包月的話了。少也得三五百銀子。還怕俺太太不肯放口哩。我不敢說。你另央人探探口氣兒。又道。俺太太常喜鄭玉卿會吹得好簫。你

着他來說過。俺再替你幫襯。喜得翟員外搖搖頭。大踏步去了。不知將來銀瓶和翟員外姻緣成否何如。有分教。花柳巷中。癩蝦蟆空想天鵝肉。雨雲臺畔。野鴛鴦別續塞鴻群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 以上一八六字原無，據齊魯書社排印本加。齊魯本此回之回首詩亦與各本不同，作：「好把良心莫亂行，前生造業及今生。休倚我貴將他賤，才說他貧到我貧。世事循環人難料，勸君何必苦勞心。人間善惡無果報，天理何曾放一人。」

❷ 「擎」原作「檠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❸ 底本以下至「人只叫他小沈花」句，刊本缺佚二葉，係後人配抄。

❹ 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❺ 「三」原作「二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三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淨行品

第十七回　給孤寺殘米收貧　兀朮營鹽船酬藥

詩曰。

風吹花片過溪頭。或落重裀或落溝。

奴有衛青能尚主。功如李廣未封侯。

窮通每自機緣合。巧拙難將理數求。

鄒衍譚天聊自慰。免將幽憤看吳鈎。

前講過感應篇中所說暴殄天物。散棄五穀甚明。不必重記。這佛經所

說。多有抛米撒麵。油鹽茶酒用得無節。死後堆積如山。罰他罪孽。折算他來生的。所以前輩不肯妄費一物。有一個京師大老的寵妾病危。自言殺的雞鴨太多。要他償命。力辯是主人所使。不得自主。傍有一鬼取出茶汁一缸。說。雞鴨雖不全責於你。這茶是天地的寶物。你一用即抛了。一年妄費了多少。口出此言而死。那大老親見此言。以後用茶。必加水二次方換。可見事無大小。俱有主管的。看官定說此話太迂。今日講一段有憑據的因果。出在東京雜記。說那徽宗朝第一個寵臣有權有勢的蔡京。他父子宰相。獨立朝綱。一味諂佞。哄得道君皇帝看他如掌上珠一般。不消說。那招權攬賄。天下金帛子女。珠玉玩好。先到蔡府。才進給朝廷。眞是有五侯四貴的尊榮。石崇王愷的享用。把那糖來洗釜。蠟來作薪。使人乳蒸肉。牛心作炙。常是一飯費過十金。還說沒處下筯。何況用的粳米。不知又費過多少淘洗揀擇。才敢下鍋作飯。他那大掌

家翟雲峯。又是一個小宰相。六部大堂都是通家相與。一飯宰十隻羊。只用羊耳後一塊肉。名曰羊膗湯。因有席請客百十餘位夜飲。想鴨頭羹吃。不夠片時。各人面前一碗。坐客大驚。又戲說。還能再一碗沒有。翟管家說。快添。不多時。又是各人一碗。坐客再不敢言語了。只此一兩事。可知權貴家暴殄的物件。不可計算。那得不報應在後。當時有一座給孤寺。與蔡京太師家緊鄰。寺中有一長老。甚有道德。守得普賢行戒。不看經。也不化緣。只領着徒弟們打草種田。拾這路上抛撒的米豆菜根。大衆同吃。見這蔡太師家一條陰溝。每日從寺前流過那些剩米殘飯。水面上的葷油有二三寸厚。長老取一竹籠。將這些粳米層層撈出。用幾領大蘆蓆曬在殿前。也有那些南筍香蕈蘑菇燕窩。只用了嫩稍。俱撇在陰溝裡。長老每日都一一撈出曬乾。一封封包記。不止一年。及到金人將亂。蔡京父子先貶了遠惡地方。行至半途。取回正了法。把家抄

籍。那寺裡陳米通計有十餘囤。曬的乾菜有幾十簍。這長老也不肯自用。做了十數個木牌子。都寫着蔡府餘糧。每十石米是一囤。到了東京大變。這些權臣家貶殺抄沒。人口俱亡。只有蔡太師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。年過八旬以外。得因老年免罪。發在養濟院支月米三斗。後到汴京失了。另立起張邦昌。誰還有管那支月米的。這些富民乞食爲生。何況貧人。這老夫人左手執一棍拄杖。右手提一個荆籃。向人門首討些米來度日。也有知道的。寧可吃不成。也給他碗米。那不知道的。和貧婆一例相看。誰去瞅瞅他。一日行到給孤寺前。長老正在門前拾那街上殘糞。蔡老夫人走到面前。忙來問訊化米。長老不認得。細問緣由。才知是太老夫人。不覺慈悲。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把那老夫人請入方丈。忙忙待茶。又備一盤點心。一大盆粟米粥。一碟醃的蘿蔔。一碟鹹椿芽。老夫人吃完齋待去。只見長老取出一本册

子。上寫某年月日收蔡府宅內餘糧若干。通計有八十餘石。乾菜五十餘筐。那老夫人點了點頭。才知道福過災生天不佑。官隨祿盡命難長。長老合掌當胸。稟上老夫人。此寺中有延壽堂。是接待十方老病大衆的。如今不開叢林。久無人住。就請老夫人權住在此。把小門塞斷。另開一門。招一個老貧婆服事。指着寺中的陳米說道。這原是蔡老爺的口祿。還該太太享用。老夫人只用這一囤十石。也還用不了。其餘剩的米。也就着施給行路貧人。完了一場功果罷。不二日。收拾起一所延壽堂來。支鍋盤炕。請老夫人搬了住。恰好街上有一寡婦。無兒無女。情願來吃現成飯。和蔡老夫人做伴。寺門掛一個施米牌。上寫殘米留衆。米盡即止。寺前立了一個茶棚。板凳十條。寬桌數張。擺些粗碗木筯。也有吃粥的。也有討米的。東京城裡善士們見給孤寺有此好事。都來送米送柴的。人心好善。遠近相傳。就堆下了許多柴米。立起個大粥場來。每日

伏案

鳴鐘吃飯。何止有三五百人。或有年老無主窮婆。俱送延壽堂去住。可要作怪。這蔡老夫人每日來那囤裡取米。已及兩月有餘。忽然鍋裡盛着飯吃。那老夫人也不嫌那米陳飯爛。吃到第二碗。纔❶待入口。只見這些飯都變成些螺螄。諕得連忙把碗放下了。再盛一碗。看着是飯。待要入口。又變了一碗螺螄。看了又看。別人碗裡却是米飯。忙去報知長老。另往囤裡取米。那一囤米都變成一囤螺獅了。也有死的乾的。也有活的。當日傳將出去。走了一寺人來看。都道。好異事。長老合掌道。有何異事。爲說偈曰。

幻象

一切衆生命。皆從粒米生。地氣合天時。
人力牛種苦。耕耘收穫功。舂簸水火煮。
粒米得成湯。亦費十夫力。朱門酒肉臭。
道傍餓殍死。奢用增減算。口祿亦如是。

佛見天雨花。　修羅見刀戟。　業因種種現。
餓鬼不得食。　目連持鉢來。　母食化爲火。
施彼餓鬼食。　彼足我亦飽。　米螺同一觀。
念彼觀音力。

長老說偈已畢。才知這米是蔡府的孽因。不許老夫人享用。自此以後。只在大衆吃粥的竈上。來取一碗去。又教他未曾舉筯。先念佛一百聲懺悔。才可舉筯。果然依法念佛。才得平安。不題。却說這金人斡離不攻了河北。逢縣破縣。到了清河縣。百姓逃走一半。或殺或擄。把這壯漢不殺的都拴了來。伺候攻城。推在前頭。擋城上的砲箭。這擄的人不計其數。到了夜裡俱是鐵鐐杻鎖。或十人一連。五人一連。別人不消說。那蔣竹山。湯來保。賁四。應伯爵。也都擄來鎖在一處。到了次日。先要把胖蠻子弔起來。打着要銀子。只有湯來保一向得了西門慶的本錢。在河下

現報　埋伏　奇想

開了酒飯店。門前又賣青布。開錢桌。極是方便。吃得黑胖。第二個應伯爵。吃得大人家好酒好肉。生得油光光一個大臉。不像窮漢。又得的西門慶賣宅子銀三四百兩。開了兩個綿花店布店。也吃得白胖。這金人弔在樹上。先使鮑頭擣了十數箭。來保受不得。招出有一罎銀子埋在家裡。押着老婆起銀子。原來天理不容。已被土賊掘了個大坑。沒有了。回來說。只道是哄他。可憐兩口一刀。喪於樹林之下。又問伯爵的銀子。死不肯招。又使鮑頭擣脯臍。只一箭。擣得屎流了一褲。才招他老婆包袱裡有賣孝哥的那一千錢。還有幾件衣裳。十兩的一錠銀子。兩塊零的。金人打了有三百皮鞭。見實沒有。也就放了。賁四領了當鋪裡取東西。金人把張二管(官)家銀子盡得了。把賁四和老婆都放了。只有蔣竹山又沒銀子。使刀背打得鼻口裡流血。打到晚。沒有一分銀。綁出去殺。才剝衣裳。只見沈甸甸響亮一聲。和本書。一個包裹。掉在地上。只

道是銀子。細看了一看。甚麼東西。但見。

圓陀陀一條生鐵。似天王手掿的鋼圈。響噹噹一個銅舌。比老人肩搖的本鐸。董藥師造來杏林伏虎。孫眞人執定橘井醫龍。包裹裡。陳皮半夏。白朮黃芩。數包破紙捲柴胡。破書上。寒熱溫涼。虛實陰陽。百樣單方記本草。才知是岐黃教下懸壺客。扁鵲爐邊賣藥人。

你道是什麼奇物。原來醫家遊方賣藥。又沒個鋪面。不定個行踪。只將個鐵圈搖起。響動了村巷中。有病的出來取藥。說是過路的郎中來了。一名曰響傳。一名曰病皆知。也有投着病好了的。也有投不着病無用的。還有錯用了藥死了的。他是草頭大夫。騙錢就走。倒是個救急的本錢。還有一件好處。藥殺人。再不償命。這蔣竹山在外賣藥久了。一聞亂信。就把本爛藥方。幾樣草藥。包裹起來。和那響圈。藏在搭包裡。蔣竹山

見剝下這個東西。只道命在頃刻。那知道透出吉星來。那金將斡離不便問。這是甚麼物。蔣竹山才說起。是個醫家賣藥的本錢。把個番將喜得跳起來道。快解了他。這是個中用的。險不錯殺了他。連忙拿衣服與他穿了。教他坐下。取了一壺酒。一隻大肥雞。一塊半生的羊肉。番將自己割了。遞與蔣竹山吃。你說爲甚麼這樣敬他。原來有個新得的婦人。收做老婆。極是愛他。舊有心疼病犯了。吃不得飯。要叫竹山用藥。竹山進去看脈。才認得是西門慶家李嬌兒。嫁了張二官人。擄進營來。說此乃胃脘疼。非心疼也。不過一帖而愈。哄得個番將如得了神仙一般。也是他活該發迹。即時立了一方。名曰祛寒薑桂飲。

乾薑。 草豆蔻。 良薑。 官桂。各一錢 厚朴。薑製 陳皮。

砂仁。 枳殼。 甘草。炙 茴香。酒炒 香附。各五分

以上薑三片。磨木香同服。

竹山取開藥包。內皆咀片細藥。看着煎了。一服而止。把個斡離不喜得極了。賞了一錠大元寶。換了紬緞衣服。只在大營聽用。却說四太子金兀朮因立了張邦昌。紮營在汴梁河上。猛然得了瘟疫之疾。就要起營回北京來。傳斡離不上東京分兵屯守。這斡離不星夜馬上趕去。就帶着蔣竹山去治病。到了大營。見了兀朮太子。說是我營裡有個蠻子會治病。即傳竹山進去看了脈。知道是受了南方暑熱得的瘟症。只用了一帖麻黃桂枝湯。竹山在面前煎了。怕兀朮疑心。先跪下飲了一半。才送與四太子吃。半夜一汗而愈。這兀朮滿心歡喜。賞了一件狐皮袍子。貂鼠暖帽。藍緞番靴。又是金鍍刀一口。荷包一個。馬一匹。金鐫鞍轡一副。留着在❷他營。吃一個千戶的俸。一時間。把蔣竹山擡在天上。就有數個番兵跟隨。眼見得成了一韃官了。過了幾日。兀朮的寵姬阿答里夫人有病。看看欲死。竹山一問。知道是寒症。用了一帖四逆湯。

大附子。一個去皮臍生用　乾薑。五錢　甘草。六錢

分作二劑。水二鍾。煎七分溫服。

果然次日一汗。平復如初。喜得個四太子把蔣竹山半步不離。那蔣竹山江湖熟嘴。又善奉承。兀朮待爲上賓。些些小事。該打的。該罰的。竹山說說就依了。滿營兵官都敬竹山。稱爲郎中。忽然有一起鹽商的船在河下。一船是貨。一船是鹽。一船是粗重家器。久在東京。因大亂。要裝載回揚州去。不料金兵到了。把船拿住。並鹽商要殺。央竹山說分上。情願出一萬銀子謝竹山。那日。兀朮太子打圍回來。與竹山吃酒。打着緊急鼓。胡琴琵琶一弄兒唱得入鬧。正是歡喜。竹山忙跪倒。稟這客人和他是親戚。求不殺他性命。情願把這貨船都入官。還要謝小人二百兩銀子。兀朮便說道。我這裡用兵船使。叫他把船留下。只不殺他。就是你的情了。也不消稀罕他那二百兩銀子。就這三隻船。賞你那鹽船。也賣一

二千銀子。說畢。竹山叩頭謝了。卽傳了鹽商十餘人。都是數十萬之家。聞說免死。俱來叩見。兀朮說。你們俱是我的百姓。因要私回揚州。本該殺了。今饒免你一死。把這三隻船俱留下我用罷。每人賞了一枝令箭。金命水命。走投無命。只得叩頭去了。兀朮使人河下看貨船。都是蘇木胡椒。粗細紬布等貨。約有數萬金之物。又看家器船。俱是桌椅床帳。花梨木。鐵力木。豆柏楠木的家器磁器。粗重不等。約有萬金之物。只有鹽船。俱是蒲包載鹽。用繩綑垛在船上。使粗蓆搭蓋。又沒人來買。倒是滯貨。兀朮說道。將這鹽都賞了蔣蠻子罷。賣了鹽。還是我官船。可不知這船上甚麼物件。正是。運去黃金無寶色。時來瓦罐有雷聲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纔」原作「讒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在」原作「隨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三

紫陽道人 編
湖上釣史 評

正法品

第十八回 吳月娘千里尋兒 李嬌兒鄰舟遇舊

詩曰。

白楊風急野飛塵。車馬紛馳秋復春。
天地無窮身易老。山川如舊恨常新。
雨中果落空辭樹。花外鶯啼又送人。
柳絮何曾知去住。過江飄曳一沾巾。

單表吳月娘被金兵沖散。不見了玳安孝哥。只領着小玉連夜亂撞。到

了個林子裡河崖邊。幾間草屋。點着燈。問了問路。却遇個窮老婆。燈下細看。才認得是潘金蓮房裡使得小秋菊。嫁了個莊家。在這裡種田。慌得秋菊連忙刷鍋做飯。宿了一夜。明日月娘起來尋思。看他窮人家不是住處。可往那裡找尋孝哥的信。哭了又哭。又沒個男人領着。只小玉和我。往那裡走。眞是尋思得沒法。住不多時。他女婿王進財回來了。也沒找着牛。知道賊趕了那裡去。見月娘炕上坐着。才知是大娘。也來磕了個頭。就取了木扒往場後擔草。還要做飯給月娘吃。月娘過意不去。忙取出一根銀掠兒。重三錢。叫他去糴米。道。你往城裡去糴米。打聽兵的信。尋個人貼個招子。四下貼着找找。就在這近村裡。咱還不知道哩。秋菊道。娘且住二日。等等哥的信。這玉姐又沒出門。小女嫩婦的。自己那裡找去。只怕俺這窮人家沒甚麼孝順你。這王進財極老實。窮是窮。他還待買個禮去宅裡磕頭去。大娘且住二日看。說得月娘只得依着。

也是沒路了。不多時。王進財糴了些米。使個破布褂子包着。又是一個大南瓜。買了些鹽。放在炕上。說道。城裡亂紛紛的。兵沒去淨。那裡有糴米的。這是東村裡熟人家找的。又尋不出個寫招子的來。前村教書的劉先。我今請了來了。他說還要五十個錢去買紙。說着。那訓蒙的劉先進來。取了一塊板。在鍋臺上寫。月娘哭着念道。

立招字人清河縣西門吳氏。於本月十三日有家人玳安。帶領七歲小兒。乳名孝哥。城外避兵失散。不知去向。玳安二十七歲。長面無鬚。穿青袷襖。藍綿布褲。布襪青鞋。孝哥上穿藍布綿襖。青布夾褲。青雲頭鞋。如有見者報信。奉謝紋銀貳兩。收留者紋銀伍兩。在河下村王進財家報信。決不食言。

招字寫了二十餘張。叫王進財貼在大路上。那裡有個影兒。月娘問道。秋菊。這裡到薛姑子毘盧庵多少路。秋菊道。不遠。上大路往西北走。不

上三里路。過了河。一座林子過去。就望着了。上年隨着會燒香。我也去了一遭。月娘因住了二日。不耐煩。要換個去處好打聽信。就和小玉出了那屋。要往大路問毘盧庵的路。秋菊穿起布裙。道。我送娘去。月娘和小玉秋菊上了大路。走不多時。只見一個賣卦的瞽者從西走來。拿着那布寫招牌。上是。看陰陽吉凶婚葬。知八字六壬奇門。月娘看見是賣卦的。問道。先生你會占課麼。那先生道。占課是大易渾天甲子。那有不知的。月娘道。請先生在這林子樹下。替我占一課。是人口失散的卦。那先生取出幾個銅錢。就地鋪下一片黃布。念道。單單拆。拆拆單。把錢搖了兩搖。擺在布上。道。是個睽卦。睽者。離也。一時不能即見。世應屬卯。該在東南方上討信。日神是滕蛇。有小人駁雜。喜得子孫宮旺相。日後還有相會之期。又變了一個家人卦。這却好了。且喜天月二德。到處有救。貴人扶持。到前邊就有信了。占課已畢。月娘沒帶着錢。取下一個戒指。

有一錢五分重。送與先生去了。往前走了三四里路。過了一條小河。穿過林子。秋菊指道。看着那些松樹。就是薛姑子庵了。說不及話。只見一個人穿着白布直綴。白布帽子。背着一條小口袋。從林子過來。看着月娘。遠遠站下了。往前走不一會。小玉道。這不是薛師父徒弟妙趣麼。走到跟前。妙趣往前來迎。大娘那裡去。好些時不見個信。月娘問他因甚麼穿白。妙趣道。俺老師父着土賊火燎殺了。庵子裡發了一把火。虧了大殿沒有燒。把東西搶得淨光。妙鳳擄了去。三個多月纔有個信。如今在東京姑子庵裡。叫我去接他來。才去村裡化了這些米來。且捱日子。庵裡通不成過活了。大娘進去看看。只央了俺的個親戚來看門。我才出來走動的。說話中間。早到庵前。叫了半日。一個八十多的老聾婆子來開門。月娘一行人進去。但見。

佛座欹斜。鐘樓傾倒。香案前塵埋貝葉。油燈內光暗琉璃。栴

檀佛有頭無足。何曾救祆廟火焚。韋馱神捧杵當胸。無法降修羅劫難。野狐不來翻地藏。山僧何處訪天魔。

月娘只見後邊三間方丈都❶燒了。只落了兩間廚房。大殿的門也沒了。梅檀佛也在地下放着。連供桌磬爐都沒了。月娘進得庵來。好不悽慘。先在正殿上燒起一爐香。拜了佛。妙趣讓到廚房炕上坐下。正待去取米做飯。只見聾婆子道。夜來有一個漢子來問道信。說是西門老爹家。往東京去了。原來玳安找月娘不着。又來庵裡問信。因西門慶托夢上東京找月娘。那知道月娘還在近處。月娘一聞此信。好似孝哥在眼前的一般。恨不得一時間母子相會。便道。想是孝哥有了信。纔往東京去。又問道。這是幾時的信。婆子道。前日晚上些。他說腿走不動。要往臨清河口裡船上去。如今纔二日。有人去還趕得上。那妙趣又道。早知他去。我和他搭着伴。一路接了妙鳳來倒好。月娘道。只怕還在臨清河口

裡雇船。也趕上了。說了一會。妙趣安下一張炕桌。請月娘吃飯。兩大碗醃蘿蔔丁。一碗苦瓜瓜虀。共盛着一大盆小米稀粥。大家守着盆吃了。月娘心裡有事。只吃了一碗。秋菊吃畢飯。辭月娘回去了。一夜俱宿在廚炕上。月娘和小玉商議。如今孩子沒信。玳安不得個實信。怎肯往東京走。想是金兵擄着往北去了。我如今沒了孩子。也是不過日子。爲甚麽坐的蹲着。這裡一頭那裡一頭的。像個沒脚蟹一般。不如大家趕到臨清口河上。找着玳安。和他一路走。強似在家愁得慌。小玉道。沒個男子人領着。不知東西南北。兵慌馬亂的。知道往那裡走。妙趣接過來道。大娘要去找孝哥兒。我陪你走走。也要去接妙鳳。他在京裡皇姑庵。是有處找。這一路上的女僧庵。他都有咱接衆去處。不消下那飯店。咱婦道家也甚便宜。幾句話說得月娘心裡定了。道。明日早起來。咱先到河口上問問玳安的信。不該遲了。只是我身邊沒有銀子盤纏。小玉腰邊

還帶着幾根簪子。賣着吃罷。妙趣道。我的奶奶。俺出門再使錢。不如不剃這根頭髮了。一個木魚子。到了誰家門上化不出兩碗齋來。你老人家管吃不了。大家笑了。月娘一夜沒合眼。到天明。梳洗淨了手。向佛前頂禮禱祝。暗中保佑早母子相逢。妙趣早煮了飯。吃畢。妙趣怕白布衫不好乞化。依舊穿上舊皂僧衣。帶了一個木魚。月娘小玉使舊手怕裹了頭。項下掛了一串數珠。恐怕路途無力。小王拿了一根拄杖。原是薛姑子的。也像在家女道一樣。三人打扮已畢。俱向韋馱前拜了出門。囑咐聾婆子用心看守。往臨清河口而去。可憐月娘自幼不出深閨。母子流離之苦。

閨中少婦不知愁。　春色年年滿畫樓。
曉起倩郎爲敷粉。　晚粧呼婢代梳頭。
亂離零落如風絮。　兒女飄流似水漚。

今日關山堪涕淚。一條藜杖過荒丘。

不到了幾日。早至清河口下船的去處。河岸上一個小小尼庵捨茶。認得妙趣是毘盧庵師父。忙請進去吃茶。這上船的人來千去萬。那裡找玳安去。原來亂後找兒的極多。月娘問了問捨茶的師父道。這二三日裡內。有個長大漢子三十歲的。穿個青布襖。找孩子的。不知過去了沒有。那道姑不知是那裡帳。就胡亂應道。有這個人。過去了。只問上東京的路。只這一句。投着前言。月娘放心趕去。走了二日。路上沒有宿頭。尋了寡婦家住了一夜。妙趣道。奶奶。你一日走不得幾十里路。這幾時到京。不如搭個人載船。賃他個後艙口。咱三人坐了。到汴梁。打發他再糴上幾升米。隨着船稍上吃飯。也便易些。月娘道。隨你怎樣走罷。我一些力氣也走不上了。恰有一個小鹽船帶着些人在船頭上。也有拿傘的。拿包裹的。妙趣久走外化緣的。他就知是載人的。連忙上船來和艄公

打了問訊。說是一位奶奶上京探親的。只賃你一座後艙。到京與你一兩銀子。艄婆請進去看了。在廚後船稍上。尿馬子都全。妙趣扶月娘進了船艙。艄公❷問他要錢糴米。妙趣道。按人頭一日兩碗米算。下船總找錢罷。艄公見是女僧。說話在行。也不計較。從此月娘只在船穩坐。不題。却說玳安因在黃家村被擄。到了賊營。遇見韓二搗鬼。叫他入夥。細問道他。方纔知道他哥韓道國死了。他嫂子王六兒姪女韓愛姐從東京逃回來。遇在村裡。又被金兵擄去。因此流落在賊中。後來叫玳安領着一隊賊去打劫村坊。他就丢了鎗走了。又回清河縣。各處找問月娘去了。不料金兵來攻這土賊的寨子。殺了個罄淨。把韓二拴去。已是綁了要殺。虧他姪女韓愛姐就在金元帥斡離不營裡做了夫人。正然吃酒。在傍彈着琵琶。看見韓二綁進來。有二三十人。見金斡離不分付要殺。愛姐認得是他二叔。認做了父親。連忙跪下求饒。這斡離不就都放

了。賊們收在營裡充兵。把韓二賞了個千總。隨營聽用。那一日。從臨清上船。要上汴梁去見兀朮四太子。這大船有兩隻。一隻是斡離不坐的官船。一隻是家眷船。擄的臨清婦女不計其數。因韓愛姐會彈琵琶。又會奉承。枕蓆上把金將軍弄得昏了。把他做個小夫人。打扮得明珠翠羽。粉粧玉琢。和天仙巫女一般。那王六兒四十五歲了。還梳得水鬢長長的。抹上些胭脂嘴上。裝作老太岳母模樣。那斡離不那知他母子是久在巢窩。積年的衏衏。後來韓二搗鬼知韓愛姐得寵。也就作腔裝起岳丈來。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雲緞蟒褶袺。束一條金鐧透花的花銀鞓帶。斜墜着一口倭漆鞘。鏡磨光龍吞口的腰刀。頭戴一頂水獺皮罩紅纓寶石頂的番帽。脚穿馬皮綠線滚雲頭的戰靴。日日在營前搖擺氣勢。那知道是積年的鑽龜二打六。那一日上了船。放砲扯起大帥字黃緞旗來。那兩座船前後行開。艄公打號開船。約有幾百人。船上簫鼓

並奏。彩鷁輕飄。眞如憑虛御風而行。兩邊人船貨船鹽船。都開在兩岸邊去。閃開一條河路。誰敢亂走。那兩崖上都是連環甲馬。夾船而行。旗旛隊伍。一連百里不斷。月娘小玉在鹽船後艙。往外窺看。緊隨他家眷船行走。這些光景好不熱鬧。過了二日。俱是綁着大船住下。只見一個人從大船上走過來。從月娘這鹽船上過。要去買燒酒。小玉上船取東西。看得甚眞。道像是牛皮巷韓夥計他兄弟二搗鬼。只是胖了些。忙忙和月娘說了。月娘不信。道他一家都上東京投蔡太師去了。怎麼在這裡。原來這官船上槅子封皮糊着。船邊上婦人亂走。看得極眞。忽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出來。但見。

水鬢斜拖。面皮黃白。年紀有四十多歲。唇上抹兩溜胭脂。身腰兒三尺多高。臉上搽一堆膩粉。高底雲頭鞋。半村不俏。長眉涎瞪眼。慣戰能搖。久在暗巢開狗洞。更從假道做龍陽。

小玉看了。叫月娘出後船來看。道。這不是韓道國老婆王六兒。剝了皮我就不認得這淫婦了。月娘正自疑惑。只見船邊上又走出一個年少的婦人。有二十一二歲年紀。但見。

金絲高髻。一半是京樣宮粧。油鬢斜梳。又像是巾頭娼扮。面皮(兒)不紅不白。疑似芙蓉出水。腰肢兒不長不短。猶如柳線臨風。香肩蟒袖。昭君馬上少琵琶。到膝宮靴。焉支山下無顏色。

月娘看了一會。認不出來。小玉道。倒像韓家那小愛姐。咱買了送給翟大爺的。只是出落得長大。胖了些兒。只怕也是他。不知幾時回來了。說不及話。只見兩個盤髻的番婆。船頭上叫。韓太太。韓太太。來這裡頑。原來艄公拿着網。船上打魚哩。引得些婦女們都出來看。內有一人在衆人背後。見月娘小玉出來看這大船上婦女。他却回頭先看見月娘。那

月娘只道在外邊沒人認得他。只管露出身子來。呆呆的看。那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。高叫一聲。大娘。你怎麼在這裡。這一聲叫的。險不把月娘驚回旅夢秋江上。疑在故園明月中。

雲中孤雁。啣蘆江上遇前羣。池畔飛鴛。失水沙邊逢舊侶。破鏡飛上天。湊成團圓明月。雙龍會入水。再連紫氣豐城。莫道花飛無聚處。應知萍散有逢時。

月娘回頭一看。諕了一驚。不是別人。乃是他二娘李嬌兒。從西門慶死後回了院裡。又嫁了張二官人。不足三年。這遭被擄入營。他做了夫人。月娘不敢上這官船。只到前艙。二人相望流淚。月娘說。不見了孝哥。要上東京找尋。李嬌兒說。城破被擄。如今要帶上燕京去了。不料這裡又得相逢。看見月娘衣衫襤褸。滿頭塵土。就知道路艱難。連忙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。一雙金戒指。悄悄遞與月娘。月娘不肯受。李嬌兒道。也是

咱姊妹們一點心。知道那裡再得相會。月娘才袖了。大家拭淚而別。那王六兒看見。明知是月娘。躲進艙裡去了。一聲鑼響。婦人各進官艙。見斡離不岸上紮營。密層層都是帳房。到了五更。吹角起營。這大船上金鼓齊鳴。放了大砲。就是細樂悠揚。應着水聲。吹吹打打。開船而去。李嬌兒不敢出艙。推開一扇槅子。遙望月娘。垂淚不絕。却說吳月娘在鹽船艙裡。不消半月。❸早到汴梁城門首。這還是張邦昌攝位。金兵亂走。沒人攔阻。先使妙趣下船。當鋪裡把金簪當了二兩銀子。打發了船錢。然後下船往城裡找皇姑寺。六街三巷。走了幾處尼庵。俱不對話。又走了一回。見一個老婆婆在那寺前石臺上坐着。妙趣打個問訊。進得二門。一羣貧人正吃粥哩。問道了一聲當家師父。只見長老過來道。過往的師父。請吃些稀粥結緣。那妙趣也走得飢了。看了看。有男女兩席。男子們在廚外地下坐着。婦女們在房裡。一個大法炕坐着個老婆婆。但見。

髮垂白蒜。面皺黃紗。衣服襤褸。殘絲破襖露團花。笑語從容。拄杖蒲席多道氣。高坐無貧婆之乞相。舉止有大家之威儀。

這是蔡老夫人。在這齋場看大衆吃粥。見妙趣是個尼僧。打個問訊。忙請上炕。問有甚事到此。妙趣道。有個在家女道。來東京尋兒。還沒個安身的去處。尋了幾個尼庵。都不湊巧。現在門外立着。老夫人道。快請進來。妙趣出來請月娘小玉進去。見了禮。都上炕坐着。月娘把不見了兒來找。說一路苦楚。不覺淚下。老夫人便道。不消去尋別庵。我這給孤寺留衆捨米。既然沒處去。且在我這院子裡住些時罷。找兒子也要慢慢的探信。那有一到就有了的。月娘也是無可奈何。見老夫人說話忠誠。細問了一遍。纔知是蔡太師之母老太夫人。下來謝了。早有貧婆盛上粥來。衆婦女吃完飯。過那邊院子去了。這月娘暫寄給孤寺中。妙趣自去訪問妙鳳和孝哥的信息。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逢。正是。雪隱

鷺鷥飛始見。柳藏鸚鵡語方知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都」原作「淨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艄公」原作「稍工」，據上文改，下同。

❸「月」原作「日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此文專講君臣大義豈可作小說看過

續金瓶梅後集卷四

紫陽道人 編
湖上釣史 評

戒導品

第十九回　宋道君隔帳琵琶　張邦昌御床半臂

詩曰。

萬象紛華一化工。花開偏占上林風。
吳姬舞雪春歌急。漢苑題紅夜夢同。
舞蝶戀香拋遠塞。野鶯啣片出深宮。
君聽月下胡笳曲。多少園陵白露中。

感應篇上說。賞罰不平。逸樂過節。陰賊良善。暗侮君親。況這人君爲天

黃袍加身之報

下之主。人臣受君父之恩。豈無報應。刧說宋徽宗重(宣)和七年。童貫開了邊釁。密約金人攻遼。後又背了金人。收遼叛將張瑴。金人以此起兵責宋敗盟。童貫無力遮擋。只得把張瑴殺了。送首級與金。因此邊將一齊反叛。大將郭藥師降了金。引金將粘沒喝。斡離不。分道入寇。徽宗內禪。欽宗改年靖康。不足二年。擄徽欽北去。皇后太子。皇妃宮主。宗室無一人得免。立了張邦昌爲楚帝。粘沒喝起營大搶。京城一空。這些番兵把民間婦女不留一人。車上的。馬上的。那些沒有姿色的。趕着空行。如羊群蟻陣一般。也有死的病的。馬踏車碾而過。塵土迷天。朔風打面。那徽宗道君皇帝和欽宗並太子。都上了牛車。戴着大青寬簷氈笠。青絹長衣。父子並車而行。前後番兵圍擁。何止千百。那皇后妃嬪。貴人公主。有名的宮官。另在車後。別有番將押着。兩不見面。只是遙聞哭泣之聲。一時間。又隔在千軍萬馬裡邊。夜間各有帳房宿臥。也不容在一

處。過了汴河。迤邐往北而去。兵馬婦女相連。千里不斷。也不知有多少人烟。過了天雄。將次白溝界河岸邊紮營。時八月中秋。那些軍營帳房密密層層。四下角聲吹起。明月滿天。衆番兵過了中原。離邊不遠。解鞍卸甲。也有飲酒彈唱的。也有操弄胡琴。打緊急鼓的。原來徽欽的帳房安在圍中。與這金將粘沒喝帳房不遠。滿地都是番兵睡臥。四面又有柵欄。柵欄外又是人馬。也不知幾十重。八面周圍。眞是烏飛不過。那上皇在帳中悶坐。只見郭藥師送了一隻牛腿。腥臭不堪。一瓶酒。酸薄如醋。想要對月下少飲一杯解解愁悶。如何吃得下。因賦詞一首。遙憶當年汴中樂地。名曰望江南。

南朝事。回首夢中看。細雨草生金殿冷。小樓人去玉笙寒。切莫倚危欄。　傷心處。汴水幾時還。馬角不生冰雪窖。烏頭白斷雁鴻天。朔塞夜漫漫。

筆不到處使人自想乃爲至文

行樂事。歲月幾般般。微服狹邪花爛漫。石山艮岳玉巑岏。四
海怨傷殘。　堪恨處。邊禍起無端。國喪不知猶佞。身亡
方悔誤從姦。拋骨黑河灘。

賦詞已畢。道君背手出帳。月下閒行幾步。只有一老內監相隨。人馬無
聲。見番兵俱鼾鼾而臥。聽隔帳箏篥胡樂一齊奏起。笑聲不絕。望見紅
絨氈銀葫蘆帳頂。像是粘沒喝的帳房了。停不多會。聽得琵琶淒淒切
切。緊搊慢❶點。不是民間指撥。細聽一會。是昭君怨兼帶漢宮秋。

新水令 上馬嬌

俺本是巴山閬水藐仙姑。受丹青畫工嫉妒。承恩來禁苑。上
馬去穹廬。❷朔塞馳驅。玉鞭稍指定了烏江路。

駐馬聽 望鄉引

勒馬踟躕。葱海灘頭邊月苦。回頭鄉故。雁門關外雁聲孤。斷

腸蘇武寄邊書。消魂衛律河橋處。遠辭了舊家墳墓。恨角聲斷送人歸去。

沈醉東風第一怨

第一怨。毛延壽徵金縻賦。汙嬋娟點紫奪朱。倩着俺傾國容。明決定君王顧。倒做了撇珊瑚。滄海遺珠。望斷了昭陽美女圖。因此上困長門。梧桐夜雨。

殿前歡第二怨

第二怨。臣宰掌兵符。把邊庭破壞。細柳稀疏。一任他甘泉獵馬南來牧。一個價束手無謀。弱君王没個主。誰堪訴。笑兩班文武。那裡有金城方略。只憑着紅粉支吾。

雁兒落天山獵

猛聽見傳箭令。敲邊鼓。吹畫角。擎鷹鶻。驚起了滿山頭雉與

閑（闕）氏 青
焉支

鳩。趕不盡四野裡麞和兎。

得勝令 小點軍

呀 錦氈毹擁定老單于。列兩行貂帽閼氏婦。密層層戈甲排番部。亂紛紛旗旛聚把都。吃着屠酥。亂蓬蓬氈前舞。打着番語。醉醺醺馬上扶。

川撥棹 大合圍

大合圍。把軍馬分三部。走過了沙磧邊榆。雪嶺飛狐。黑海青蒲。玄菟伊吾。追得那虎奔荒區。雁落平湖。好一似電走霜鑪。月映彎弧。畫角悲鳴。蘆管吹噓。下圍營插下了皂鵰旗幕。一搭裡炙黃羊。傳酪乳。

七兄弟 雁傳書

見幾行雲雁影南浦。❸馬頭前落下孤鴻侶。待寫個問平安。

詞曲宮調妙合元人此書可冠古今小說之祖

淒淒切切素帛書。你與俺問君王。把嬌嬌滴滴紅顏誤。

梅花酒琵琶恨

斜撥着鵾絃自語。滴檀槽碎玉噴珠。大迸鼓北風吹瀑布。小

重山姜女哭城隅。風散雁。月啼烏。別鶴怨。隻鸞呼。鹿失母。鳳

將雛。鐵指撥。玉蟾蜍。❹恰便似楚重瞳趕散了八千義旅。虞

夫人馬上血模糊。

收江南下馬嬌

呀邊庭秋盡老黃蘆。待畫個昭君出塞怨江湖。俺怎肯卸宮

粧去國投沙漠。且趁着單于獵出。慢下了雕鞍金鐙自嗟吁。

鴛鴦煞青塚怨

雁書不到黃龍府。節毛落盡白狼渡。没要緊浣女投江。生羨

殺屈父沈魚。暢道是漢室婕妤。女流規矩。折不了俺中原禮

想見如昔

數。黃陵泣血湘妃竹。做一個青草塚綠裙腰。煞強似北邙山泉下土。

道君聽罷多時。不覺傷心淚下。你道琵琶是誰彈的。原來玉熙宮鄭婕妤平日精習這一套昭君怨。內有二十四拍。上馬嬌。下馬嬌。思鄉引。出塞引。鴻雁傳書。大點軍。小點軍。大打圍。都是大套數。彈到月落烏飛。馬嘶人起。那些各帳內淫聲四起。全不可聞。道君怕番將知覺。不敢久立。悄悄回帳。連衣而寢。又作詩曰。

東海羣兒拜木公。　圍棋常賭鳳凰籠。
醉中誤失東南角。　輸却蓬萊一座宮。

直至天明。起營上車。遙望見一羣內家。俱換了胡姬打扮。錦繡絨裝。弓靴窄袖。簇擁着順上皇車前而去。遠遠見一柄鏤金螺甸曲柄琵琶。才知是鄭婕妤了。又是一羣戰馬雕鞍。繡裘銀甲。却是南人衣裝。輕弓軟

李卓吾批曰大悟性絶倒

英雄小卒愧死一時人物

帶。遙望着上皇笑嘻嘻而去。才認得是降將郭藥師。這上皇父子垂頭長嘆。才悔那艮岳的奢華。花石的荒亂。以致今日亡國喪身。總用那姦臣之禍。不消一日。到了北都。金主封徽宗爲昏德公。欽宗爲重昏侯。止給皇后一人。老醜宮女十人。其餘妃子俱分賞各營去訖。牛車一輛。護兵五百。遷往五國城。離遼陽三千餘里。金主說。待烏頭白了。馬生出角來。召你回國。從此喪生沙漠。不題。却說張邦昌受了金人僞命。立爲楚帝。聞二帝北行。同百姓遙送於汴京南薰門外。拜了幾拜。百姓哭聲震天。回了朝。要昇殿聚文武百官。共議登極的大事。有一羽林軍吳革。是無名小軍。平日勇力過人。專報不平。能使三百斤銅鎚。見張邦昌受了金人的命。合了城裡二三百好漢。要大朝日子進朝打殺邦昌。往江南獻捷。不料有個錦衣衛官范瓊先知其謀。密哄營軍說是他謀反。夜間把吳革殺了。衆人皆散。這范瓊自說是有保駕擁戴的功。強搜出城內

文字絕倒

一段因果載通鑑中帶出正大

藏的幾個文官武將。排班朝賀。那邦昌也不知天高地下。從御座上跌將下來。把個皇帝帽子。倒像着脚踢了十來丈遠。❺從此邦昌知天意人心不順。也就不敢升殿。在禁中議事。一任金兵城裡劫掠。把邦昌一個女兒也搶了去。不敢言語。因此把各官都加了權字。或稱權御史。權將軍。權平章軍國事。不消說。他也是一個權的了。却說哲宗朝。有正宮孟皇后。極是正大的。因與劉婕妤爭寵。那奸相章惇串通劉婕妤。告孟后詛罵皇上。廢了在冷宮中十有餘年。這是一件大寃事。那知天道暗佑這好人。到了靖康。金人把太后。美人有名的。不留一個。都擄了北去。那知道冷宮中還有個皇后。因此單單留下孟娘娘。後來在江南壽九十二歲而終。這却不是個因果。那時有個大臣呂好問。勸着邦昌道。這皇帝不是好做的。金人把這個擔子交付與你。那時節不敢辭。因爲這一城百姓。如今金兵退了。你當眞要做皇帝。行不得。九王渡江。已改了

年號。不去上表請旨。人都要起兵來征討你。怎麼了。依我說。先請出孟娘娘來垂簾聽政。一面遣官去南京請康王回汴登極。這是正理。那張邦昌從沒嘗着皇帝的滋味。又愛又怕。沒奈何。請出孟娘娘來設朝。滿城官民歡呼踴躍。不題。這張邦昌要看看這宮裡光景。那時宮中擄不盡的宮人。也還有五七百名。朝廷的床帳享用。也還有不曾搜到的。到了中秋。他就叫了幾個殺不盡的內官來。呼皇道寡的裝起來。要幸玉熙宮飲酒賞月。那亂後的御廚司光祿司官員。久都散了。那有大宴。這些太監是慣奉承的。忙傳與宮中老宮官伺侯御宴。張邦昌坐了一頂黃幔八仙小轎。八個錦衣校尉擡起。進得後宮。果是一日爲君。勝似萬載爲民。但見。

金釘朱户。豈止萬户千門。璇閣瓊樓。盡是珠圍翠遶。掖廷曲巷隱簾櫳。無非花貌。獸面銅環封鎖闥。各有宮官。聞駕到。樂

奏鈞天。處處列金釵象管。但行幸。酒斟醽醁。重重上異果珍盤。龍圍寶柱。罘罳月影下鸞聲。鶴舞瑤階。合殿花香驚鹿夢。

三島路迷通艮岳。五雲光暗冷乾宮。

邦昌進宮。神魂不定。如醉中相似。眞是看得眼花了。却說這宮中美人名位不同。從來說三宮六院。三十二嬪妃。七十一御妻。又有貴人才人婕妤二十四內院。有爵的女官。不知其數。約有千百。住滿了這皇宮內苑。這金兵揀着有名的皇后貴妃去了。宮裡不曾細搜。況這些宮人怕死。或是藏在天花板上的。冰窖裡的。艮岳山洞石縫裡的。那宮中周圍四五十里。樓閣穿廊。彎彎曲曲。那裡去找。這一時。宮女存的還有數百人。中有一位夫人。是徽宗幸過。封爲華國李夫人。頗通書畫。原在艮岳道觀中管司文書。也是有名的了。此人是杭州選來嬪秀。典雅風流。精於吹簫鼓琴。一代絕色。有詞曰滿庭芳。

好說

該死

典雅安詳。天然丰韻。江南體態溫柔。更能文知詩。簫管度清謳。隨意鬟鬆釵卸。一笑時。紅暈嬌羞。輕盈步。素裙長帶。羅襪露雙鉤。 腰肢常帶弱。尤雲殢雨。善病多愁。抱孤琴自弄。玉墜搔頭。偏喜是薰爐花埶。茗碗香篝。安能夠。秦樓一曲。同跨鳳凰遊。

這太監要奉承張邦昌歡喜。那一時做着皇帝。知道是眞是假。因有此夫人在內。忙忙去傳來接駕。其實張邦昌原無此意。那李夫人見宮中無主。二帝北狩。康王過江去了。婦人不過求那一時寵幸。原無甚麼氣節。這些內外文武大臣。尚自苟免求生。何況婦女。這李夫人聞邦昌爲帝。豈有不求寵幸之理。這裡有徽宗遊艮岳的一套蘇意下程。先使宮人擺設齊整。俱是香楠器具。素窰玉碗。名酒異果。山海珍羞。擡了二十盒牙盤美饌。自己打扮出舊日宮裝。前後美人抱着樂器。坐了藤花小

小李將軍金碧宮畫不如此妙

杌。四人擡上玉熙宮來。大凡禁中規矩。上幸一次的賜一錦杌。二人擡。上幸二次的四人擡。這李夫人常在聖駕左右。自坐着四人錦杌。眞如天上飛瓊。玉霄彩鳳。冉冉從空而下。到了玉熙宮門首。見張邦昌小輦將到。照舊跪倒接駕。那邦昌如何當得起。忙叫落輦。輕輕扶起來。不覺肉麻心跳。玉熙宮是徽宗遊幸之地。都是平臺曲檻。幽閣廻廊。不比外朝大殿。這李夫人引入一個小小閣子。都是白綾糊的香牆。碧紗糊的圓窗。每一窗前。俱安就的御榻。黃羅紬幔。遍掛流蘇。那御案上。筆墨書畫。玉軸牙籤。宛然如新。轉上平臺高閣。一路暗洞斜通。就有各樣花石盆景。懸的鸚鵡。養的金魚。黃楊翠檜。松盆水石。各有款制。眞是玩之不足。到一處。就有茶食小果。細酌薰香。只遊了半日。受用不盡。張邦昌才知道做皇帝的光景這等滋味。早已月上平臺。照得畫閣朱扉如珠簾玉箔相似。那李夫人已將擡來御宴。擺在大理石方几之上。安了一張

水滸打鎮關西文法

龍榻。繡墊香墩。侍女們笙簫奏起。眞如天鈞仙樂一般。這張邦昌就是一死。吹得魂靈兒從頭頂裡。不知走到那天上去了。李夫人奉上西洋貢的一隻琥珀大桃杯。斟上江南惠泉香醞。李夫人纔取過一枝紫竹。輕吐朱唇。吹起關山調梅花三弄來。宮人執牙板相隨。眞是引鳳招凰。凝雲度曲。邦昌又是一死。吹得心眼裡從脚跟湧泉穴。不知麻到那國裡去了。一曲未盡。在傍宮女慣會逢迎。送果送膳。斟上一杯。又是一杯。邦昌原沒酒量。不知天高地下。醉眼蒙騰。起來小淨。就捧過金盆浴了手。又轉入一個暗暗小閣子去。却是圍碁。李夫人擺下碁子。與邦昌對着。原來夫人是國手。看這邦昌碁低。故意平了。又斟上一大玉杯西域貢的葡萄酒。聽了一曲琴。這邦昌從來不曾過這一日。意足心滿。樂極興動。不知不覺與夫人握手談心。這夫人也就細腰偎近。忙取手縫的淡黃半臂來。要與邦昌更衣。那邦昌不知宮中更衣就是行幸。那時月

趣絕

色正中。宮女知趣。俱在平臺上。不敢進閣。李夫人早把邦昌外衣解去。自己倒入懷中。解下那貼肉一件羅衫來。替他換上半臂。露出雪白的肌膚。李夫人上前一把摟住。忙叫親親不迭。邦昌只得倒在御榻上邊。原有臥枕倚枕。大小不同。堆在床邊。這李夫人脫去底衣。透出香肌。高懸玉戶。這邦昌又是一死。却是連骨酥痲。從心到肺。跳在香水池中。不知死在那裡去了。原來宮中行樂。房術甚多。俱是奇方秘藥。李夫人早將香藥入爐。暖如春水。香似幽蘭。豈是人間常味。可憐那邦昌不曾經此。反驚得一泄而盡。把夫人久曠之情。無可發洩。不覺羅衫透濕。怏怏而起。有一詞減字木蘭花。

桃源誤入。春在落花流水處。洞轉花溪。未到春歸路已迷。
亂紅深淺。欲聽啼鶯聲更緩。暮雨雲橫。但聽花間滴露聲。

原來金兵圍汴。哄誘徽宗父子入營講和。怕那宋家勤王兵到。因此劫

小說中無此正論此作書苦心有益風化處

着二帝連夜北去。只傳了后妃王子們隨駕。那金人大兵到底不曾入宮。這宮中陳設的寶玩。還有未動的。張邦昌雖僞受金命。即是看家奴一樣。怕金人回汴。留作行宮。也不敢動大內裡的分毫。若論邦昌臣子盡忠的道理。不死就該逃了。雖死也不可受命。這是第一着。就要全一城百姓。不能逃躲。暫時領受。待粘沒喝北去了。即時還歸臣職。請孟后臨朝。自己赴行在請罪。聽高宗遣大將留守。這是第二着。爲人臣子。有死無二。除此二着之外。再無個騎兩頭馬的道理。就如一個寡婦。被人強逼成姦。雖不是本心。日後姦夫去了。還聽那姦夫看守他的門戶。何面目回來見他的丈夫。自然是該死的。如今張邦昌乘機受命。便說他是天賜的皇帝。私入宮禁。僭用嬪妃。分明是臣姦主后。子納父妾❻一樣。禽獸所不爲。天地所必誅。見那臣民不順。又無兵馬可守。才請孟后臨朝。又歸了臣位。却私自入宮。淫汙御榻。世上豈有這個僾獃。豈有不

死的理。後來孟娘娘過了江。奏知高宗。把李夫人用非刑。供出口詞來。火煆死了李夫人。將張邦昌明正典刑。剮之於西市。史書上記了一行曰。張邦昌伏誅。從古來。姦臣不少。王莽曹操董卓朱溫。都是自家取天下。不顧那君臣大義。止有張邦昌劉豫。替人做奴才。不免名滅身死。把自己妻女都被金人淫汚了。貽笑千古。怎及得操莽奸雄。還成得一個事業。此是昏主叛臣一段公案。却從淫汙中來。所以收入感應篇中。講出這亡國殺身的因果。不知後來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慢」原作「墁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盧」原作「廬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❸「浦」原作「鋪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❹「蜍」下原衍「玉蟾蜍」三字，據務本堂本刪。

❺此段眉批「文」、「字」、「倒」三字原漫漶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❻「妾」原作「妻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四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遊戲品

第二十回　李銀瓶梅花三弄　鄭玉卿一箭雙鵰

鍾離祖詩。

生我之門死我户。　幾個惺惺幾個悟。

夜來鐵漢自尋思。　長生不死由人做。

呂祖詩。

二八佳人體似酥。　腰間杖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。　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佛經道書先從斷色慾入門。我儒家也只講個寡欲。

看到屎溺穴中。眞是輪廻種子。

却說翟員外和一起幫閒子弟。在李師師家廳上吃茶。忽然見銀瓶掀簾子上花園裡去了。不覺魂飛心蕩。恨不得一時到手。托那侍兒巫雲和師師說。要出一百兩銀子梳櫳銀瓶。巫雲笑道。我不敢提起。怕瓶姐知道罵我。你叫幫閒的鄭玉卿來。探探太太的口氣。我纔敢說。原來鄭玉卿才十八九歲。一手好琵琶。各樣子弟六藝無般不會。又慣會偷寒送暖。自幼兒和人磨光。極是在行。人物又好。手段兒又高。汴京巢窩裡有名幫閒小官。自從他父母亡過了。千金家事嫖得精光。人只叫他作小鄭千戶。金兵亂後。又襲不得職。終日和人在巢窩裡鬼混。那日在家。翟員外進來坐下。央他和李師師提那梳櫳銀瓶的話。鄭玉卿搖了搖頭。道。這件事休看得容易了。倒要費彎曲。才得到手。你休看作是門裡

先小後大好箋片

句法

人。指望一說就成。皮狐打不成。還惹下一身臊。李師師是個見大錢的。把這銀瓶嬌養得比自己女兒還重十分。動不動說是道君選過的妃嬪。就是一位皇后相似。他心裡還不知安下個甚麼網兒。要打一個餓老鴟。你我如今拿着百十兩銀子。就要去破天荒。採了鮮花兒。那能得夠。他就依你梳櫳。給銀瓶破了瓜。你不成一兩夜就中跳開了。就講包月包年。還少不得幾百兩銀子。倒不如講嫁娶。破着費五七百金。他還等個大體面。扯大架子。至少也還騙他三二百兩陪送的粧奩。你不過淨費三四百兩。還不夠那包月的錢。說得翟員外滿心歡喜。道。玉卿。你不枉是個積年子弟。到底算計得長。咱如今怎麼去開口。玉卿道。終不然這樣空手白去提親。他不笑麼。依我。明後日是李師師的生日。你買一副大大的下程。我替你先去探探。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。管成有幾分准。翟員外與玉卿商量已定。到了正月十三日。是師師的正壽。這東

京有名的行戶。誰敢不來進奉他。就是舊日相識官員內監。都有往來。自家常養着兩個長班書辦。答應往來禮帖。倒像個縉紳家的體面。到了日西。禮節將完。鄭玉卿打扮一身蘇款。戴一頂玄紗軟巾。斜嵌着古玉玦兒。穿一領烏綾碎雲宋錦花樣的直裰。又襯着一條水紅花皺紗的褶袺兒。脚下朱紅紗履。白綾細襪。手裡拿着一個紅綾鴛鴦汗巾。繫着銀三事兒。又袖籠着出奇的一個大佛手柑。和一大塊沈香火。埋在一個壽字紫銅薰爐裡。俱籠在袖中。薰得透體異香。要悄悄送與銀瓶的。他却要借翟員外的軆錢。來賣自己俏。這是葉底偷桃手段。畢竟是在行的子弟。安排停當。把衣衫抖了幾抖。上李師師家來。讓客廳上坐下。他這院裡規矩。如要回了。就說。太太有病。久不見客。如要見。就等一會。才請到書房。又等一會。才出來相見。這是御院裡的規矩。比不得巢窩裡沒內沒外。一把就抱在懷裡。分外還有許多腔調。如不依他。就說

布景如畫

是不在行的。一世也不得見他面。所以都要尊他的。玉卿坐在前廳上。只見兩壁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桌。當面鐵梨木天然几。可間的二丈餘長。上設漢銅大花觚。挿一枝半開的老梅。護瓶口又一枝寶珠大紅茶花。傍倚着個周紋饕餮古鼎。足有六寸餘高。香煙縷縷不絕。玉卿坐了一會。出來個蓬頭小京油兒。打着一個蘇州髻。屯（純）絹青衣。拿着雕漆銀鑲盅兒。一盞泡茶。杏仁茶果。吃了。說太太才睡醒了。梳頭哩。就出相見。又等一頓飯時。另有一個侍兒。穿着織金豆綠衫兒。銀紅綾比甲。束着個花綾白汗巾兒。掀着簾子。不進來。笑着說。太太請書房中相見哩。這玉卿又抖抖衣服。進入幾層門戶。彎轉廻廊。俱是一片松竹。太湖石邊。臘梅盛開。又有兩樹紅梅相映。進得五間書房來。師師還在繡閣未出。那得就見。玉卿坐在中間一個倭漆大理石小椅兒上。未見佳人。先看陳設。但見。

正南設大理石屏二架。天然山水雲烟。居中懸御筆白鷹一軸。上印着玉章寶璽。左壁掛東坡大字。題文與可墨竹淋漓。右壁掛米顛淡皴。仿趙大年遠山蒼老。但見牙床雕鏤龍鳳。懸掛着錦帳流蘇。盡是內宮陳設。香榻高鋪文綺。平墊着隱囊繡簟。無非御院風流。瑤籤玉軸。多藏着道笈仙函。端硯紋琴。俱列在朱几素案。又有那床上盆松。三寸高枝。能向畫圖作幹。籠中鸚鵡。一聲巧語。忽傳客到呼茶。紫簫斜掛玉屏風。香縷細焚金鴨鼎。

讀宋元史有感。

亂多治少使心悲。　一段須傾酒一巵。
元末勝場王保保。　宋家敗氣李師師。

鄭玉卿看有多時。忽然湘簾高揭。宮扇半遮。前後四個濃粧侍兒。簇捧

是是

出來的是師師了。也有三十歲年紀。身子兒不短不長。面龐兒半黃半白。顏色也只平常。打扮得十分嬌貴。穿一件天藍翡翠漏地鳳穿花縐紗衫兒。下襯着絳紅縐羅衲襖。繫一條素羅落花流水八幅湘裙。緊罩着點翠穿珠蓮瓣。雲肩宮袖。總是內家。一陣異香。蘭芬桂馥。鄭玉卿雖幫閒到他家。只見了幾個侍女們。那曾見師師一面。見了這等一個威儀。如何不心驚骨軟。早不覺磕下頭去。師師用手攙起。笑容可掬。道。這個禮那裡當得起。左右侍兒安了座。玉卿取出禮帖兒。早把翟員外名帖換去。是他鄭玉卿的名字。寫。眷晚義男鄭璉頓首。祝叩李母太夫人千秋。師師看了帖兒。歡喜得當不得。早有從人擡進兩架新漆篾絲食盒來。揭開擺在階下。是一疋天藍織金萬壽字倭緞。一疋陝西姑絨雲褐。俱約有五十餘尺。紅紙束的兩大捲。使硃紅捧盒盛着。才是燒羊二肘。燒鵝二隻。燒肉一方。燒蹄一副。又是壽桃壽麵。細果八盤。無非松仁

榛栗荔枝龍眼。又是南菜八盤。無非天花香蕈魚翅燕窩。又是兩壜江南金橘酒。師師見禮厚情謙。玉卿年少標致。又會說話。太太長。太太短。也就有些肉麻的光景。要收這小官做個門下安祿山的意思。即便分付。看酒桌兒。小坐坐。玉卿故意起身說。太太事煩。這些小禮孝順。怎敢就好取擾。師師笑說。以後是一家了。家常便飯。坐坐何妨。玉卿只怕扯脫了。如何肯起身。躬着腰又坐下了。玉卿看見內外有數十個侍兒往來答應。俱是濃粧艷服。珠翠盈頭。只師師高挽宮髻。橫插一枝碧玉龍頭簪子。單鳳斜挑幾個大胡珠。却是雅淡。更覺典雅。不多時。捧出一盞桂露點的松茶來。金鑲的雕磁茶杯兒。不用茶果。吃茶下去。就擡了一張八仙倭漆桌來。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。內有二十四器隨方就圓的定窰磁碟兒。俱是稀奇素果。橄欖梟菰。蘋菱葡萄。欒片香橙。山珍海錯。下酒之物。兩副金壽字杯兒。一隻銀壺。才待斟上。鄭玉卿眼快。即忙

作者筆花飛舞

點題

接杯在手。先送在師師面前。早磕下頭去。師師全攙不起來。喜得滿臉是笑。然後回敬玉卿。安了座。才待坐下。只見師師喚巫雲伏耳低言。不知說句甚麼。巫雲飛也似去了。酒過三巡。只見後院子一片笑聲。先是兩個侍兒掀起簾子。進來一位天仙。險不驚得襄王魄散。宋玉魂消。但見。

暈紅粉頰。却纔夢醒扶來。淡綠眉彎。恰是晚粧重畫。偷覷人一點秋波。內藏着許多羞態。洩露出三分春色。外安排無限風流。丁香未破雨中春。豆蔻初含枝上血。

這鄭玉卿一見。骨軟筋麻。忙起來作揖讓坐。李師師才說道。是小女銀瓶。坐在李師師側首。不題。原來師師因玉卿送此大禮。拜了乾兒。件件可人意兒。叫出銀瓶來陪坐。即是兄妹之意。不料鄭玉卿前世裡積下欠債。該有此一段風流緣法。銀瓶起來另行酒禮。還要替師師磕頭。師

形容入微

師免了。又與玉卿拜了。各安席而坐。那些家妓們。早箏簫笙管。一齊奏起來。下菜斟酒。另有一班小童。眞是湯翻香雪。肉膾銀絲。俱是內廚製造。不與外邊相同。我做書的到此也替他快活。何況鄭玉卿一個才出胎胞的少年蕩子。見了師師。眼裡已是出火。又見了銀瓶。只是心窩裡亂跳。不是動了心。倒像見了狼虎來吃他的一般。眼忙心亂。倒弄成一個木偶人了。這銀瓶從來不曾見客。見了鄭玉卿生得清秀風流。又打扮得蘇意。雖是嬌羞。把眼睛不住斜覷。見玉卿看他。又把頭低了。到底在門裡出身。見這些侍兒們接客光景。自然會勾情賣俏。又況他年過十八。才色絕代。豈有不愛風流之理。當時彼此留盼。眉目送情。只嫌師師礙眼。無巧不成話。忽然舊日黃太監來送壽禮。師師起身收禮去了。落下銀瓶。二人才敢放眼相看。玉卿扳話。就取出袖中紫銅壽字薰爐併佛手柑來。放在桌上。說是拙兄的一點心。送賢妹頑耍。見此物就如

入題細貼

見拙兄一般。銀瓶分明愛。只推不受。不多時。李師師回來。銀瓶說是鄭哥哥送我的。我不好受。師師笑道。一家姊妹們。收了何妨。只央你鄭哥替你早尋一家好親。還要謝他哩。只這一句。勾起了玉卿的話來。兩相湊巧。玉卿把翟員外要求娶銀瓶的話。才提來說了一遍。道。論起賢妹才色青年。就是配一個狀元也稱的。如今大亂以後。大家都窮了。那得班配。翟員外也是洛陽有名的大家。着他多多盡個財禮。許了親。只說要他招贅。養母親的老。日後就是個兒子一般。他也不敢忘了恩。他今年三十歲了。論人材也中中的。心裡誠實。不是虛花子弟。如今只取他這個心罷了。師師問道。他出多少財禮。我這女兒是上皇選過的。休當作門裡人看。琴棋書畫。品竹彈絲。無般不精。就拿金子打這個活人兒。我也不換。少也得三千兩來下聘。珠冠金鐲。寶石環佩。衣服插帶在外。也得千兩才出得門。玉卿笑道。娘這話就說得遠了。他一個百姓富戶

自爲之地

快活

埋伏後案

之家。那得有此。如今叫他竭力湊個財禮。大吹大打的請些官客來下聘。不在銀子多少。只講過完了婚不許過門去。到底瓶姐還是咱的人。刀靶還在咱手裡。東方日子長着哩。那一時。只由着咱擺佈。不怕他貓兒不上樹。細細嚼他。強似囫圇嚥。講得財禮多了。人上不來。倒是一拳的買賣。顯不出咱娘們的做手來。只這幾句話。打動了師師的心。取出一隻漢玉紫鴛鴦杯來。足盛五六盞。斟個十分滿。叫瓶姐雙手送給玉卿。以作謝禮。銀瓶翠袖高擎。筍芽斜露。玉卿慌忙來接。早用手把銀瓶手腕一掐。調了個暗情。兩人笑眼傳心。師師正要他勾扯掙鈔。衏衏人家。那管他們嘲笑。吃了幾杯。大家熟狎了。玉卿裝着醉道。我聞得說一座好花園。叫兒子去看看。到外邊也好說。師師心喜。又見玉卿伶俐。就叫侍女們攜着盒酒去看梅花。擺在園亭石几之上。這條路。要從書房東廂後串到銀瓶臥房前過去。才是園門。師師前行。玉卿銀瓶隨後。都

手筆針線細密

有幾分酒了。月色初上。正是燈節。街上遊人鬧熱。師師要上小閣看河上花燈。玉卿步到閣上。才知是銀瓶的臥房。存在心裡。閣上香薰繡被。春暖紅綃。是不消說的。下閣來到梅花樹下。一方石桌。兩條石磴。俱是花斑石。天然竹葉松梅的。磨光如漆。玉卿師師相對。取了錦杌來。銀瓶横在師師下手。(首)却要玉卿相挨。早已把暖酒斟在三個兕杯中。三人吃得各有春心。叫玉卿吹簫。師師却用琵琶隨板。叫銀瓶歌一套梅花三弄隨簫。三人湊成一樣。好不趣絕。

綿搭絮

繡閣清峭。梅額映輕貂。畫粉銀屏。寶鴨薰爐對寂寥。爲多嬌。探聽春宵。那管得翠幃人老。香夢無聊。兀自裡暗度年華。怕樓外鶯聲到碧簫。

前腔

睡痕宜笑。微酒暈紅潮。昨夜東風。户插宜春勝欲飄。係春朝。微步纖腰。正是弄晴時候。閣雨雲霄。紗窗綵線重添。把淡翠眉峰懶去描。

原來師師酒量甚大。風月有名。打動皇上。全在枕席上用工。且有內美。雖夜夜。如女子一樣。海內享名。人求一面。常費百金。這一向負個大名。不好接客。只偷藏兩個心知舊人。做得不快。這一夜酒興。逗得春心津津欲動。看上這個鄭小官在行。留他做個小閒。又拜成了兒子。穿房入閣的。好擋人的眼目。吃着酒。在石桌下把小小金蓮輕輕一勾。這玉卿積年子弟。就知道了。連忙裝醉。倒在亭子臺基上。叫着也裝不醒。只說。我走不得了。師師笑道。這小官家吃的老實酒。我見他杯杯乾了。倒不藏量。叫巫雲扶他書房睡去罷。兩三個丫頭才攙扶起來。踉蹌着往書房裡去。師師也到書房。看着他連衣睡倒。教侍兒們取燈出去。各人知

趣去訖。玉卿見師師醉興勃勃。淫心已動。扒起來跪在面前。忙叫親娘。把師師抱在一張禪椅上。輕解紅綃。早已淺抽玉麈。兩人俱是積年。玉卿精強力壯。內材養得十分豐銳。往師師內外左右。斜排深搗。照依嫖經上九淺一深磨按抓揉之法。把這婦人淫水直流。蓮房高簇。不一次昏迷如醉。兩情相對。貫注不休。師師覺美不可言。忙叫。哥哥有這等本事。我今生再不離開你了。又把上下底衣脫個淨。馬爬在玉卿身上。自己揣摩。玉卿竭力迎湊。直至三鼓方泄。力倦而寢。正是。三春未定裴航杵。一夜先偷阿母桃。不在話下。却說銀瓶見師師送玉卿書房去宿。早知其意。悄悄上那閣子上把燈吹滅。在那窗眼。映着月光。偷看師師送玉卿而去。心中也有些動情。女兒家沒受這個滋味。只爲玉卿吹簫點板。鈎搭了幾番。倒叫李媽先收在手裡。就和吃醋的一般。到了房中。連衣而臥。心窩裡亂跳。又不知說的翟員外何等樣個人。怎麼得像鄭玉

卿一半也罷了。却說師師睡到四更。酒醒力倦。起來淨手。見玉卿睡得躭躭的。一身雪白皮膚。和個女兒一般。着實愛他。拍拍叫醒。道。哥哥你自己睡罷。我到後房裡去。天明了。丫頭們看着不好看。倒是乾娘把乾兒子要了。你往後常來常住着。人那裡知道。連慌取了床上的錦被。替他蓋了去訖。不題。誰知道這玉卿積年的乖賊。一心看上銀瓶。倒不料師師先把我來姦了。雖然有趣。還不如銀瓶一朶鮮花。又不知是甚麼滋味。聽了聽。正打四更。正月裡天短夜長。這小官跳起來穿了個襖。裝去淨手。角門全不曾關。院子靜悄悄。人都睡熟了。一直踅過東廂那銀瓶的小閣子來。原來銀瓶思情。花心滴露。只把房門輕掩。那知道玉卿走來輕輕啓戶。露得身子光光的。看那月色透過紗窗。照見銀瓶解了羅裙。倚枕而臥。叫了聲。寃家。我爲你費了一場心。怎肯罷手。上前一把按住。忙解底衣。那銀瓶故意星眼朦朧。低聲問。是誰。那褲帶早已解開

佳句

了。玉卿餘勇可賈。不敢猛進。只得加些津液。銀瓶扭了兩扭。也就不言語了。只見。

蝶粉初開。鶯黃未褪。顫巍巍花朵。何曾經雨打風吹。密匝匝雲叢。略帶些水香花氣。初入桃源。溪轉峰廻猶認路。深探花澗。波明石動漸通津。此處自家知痛癢。直教鰍入菱窩到來隨地任浮沉。眞似魚遊春水。暮雨乍開三峽夢。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銀瓶初破嬌紅。玉卿不敢大戰。只得扶起。鬢亂腰鬆。下床來全立不住脚。玉卿抱起來。唇臉相偎。十分親熱。銀瓶忽淚下道。哥哥你有心。奴有意。只怕不得做長遠夫妻。我又被你採去新紅。日後如何好。玉卿笑道。姐姐放心。今日尋的這個主兒。全是個死椿。把你不要過他家去。只在這裡。和包月的一樣。你媽媽又收了我做他的拐。咱兩個似水如魚。夜

去明來。叫那翟員外打着幌子。咱快活到了幾年。再做商議。這天下大亂。有了咱一對夫妻。那裡不是過日處。銀瓶說。你既有實心。和你月下賭誓。於是推開樓窗。雙雙跪倒。道。月光菩薩。我兩人有一個負心的。死於刀劍之下。賭咒已畢。玉卿還要再幹一度。銀瓶護疼不肯。許下改日另來罷。親唇嚙臂而別。不知後來翟員外與銀瓶結婚如何。有分教。月老檢書。添上幾層離恨譜。風流續債。還他半世負心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四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正法品

第二十一回　宋宗澤單騎收東京　張邦昌伏法赴西市

詩曰。

髮枯身老任浮沈。更泥秋風好苦吟。
新事向人堪結舌。殘書開卷但傷心。
汴宮花石成烟雨。漢代江山自古今。
躍馬臥龍終草草。拍床不渡淚沾襟。

單表這君臣父子。爲人生五倫的大綱。父母是生養我的。略有人心。再

沒有肯忤逆他的。就不能大孝。到底是天性上一點骨血。生事死葬。也還爲自己一個體面。怕人說他是禽獸。只得勉強去做那孝的模樣。若論這個孝字。除了大舜文王。也完不到十分上。只略有幾分。就是今之賢者了。只有君臣一倫。比這孝極是難的。因此忠臣義士。到了國破君亡。要捨了性命妻子。替那國家出力。又有那強敵在外。我兵微將寡。敵不過外寇。也是死。又有那奸黨在內。忌我成功。朝廷信了讒言也是死。做那太平的忠臣。不過清白守法。還是易事。只有那國勢將傾。君孤力弱。把這一手擎天。不惜身命。明明破着一死報國。往前做去。這纔是忠臣義士。所以諸葛孔明的出師表。郭子儀單騎退虜的功。至今凜凜如生。也只爲鞠躬盡瘁。死而後已。自古來。史書上記這盡忠死節的。能有幾人。却說宋朝靖康之變。金人擄二帝北去。高宗渡江。改元建炎年號。這河北東京百姓。搶劫屠殺去了一半。受本朝二百年恩養。誰肯順了

此回爲忠臣義士說法可補忠經

金人。聽那張邦昌的亂命。或是哨聚山林。保守村落。千百爲羣。與金人對殺。那粘沒喝大軍撤回。止存了一營金兵。往來河上搶掠。這些百姓立起大砦來。各尊出一個頭目。遠近相連。不下幾百營。以先還怕金兵的連環甲馬。如今一味野戰。只用大木棍棒。連盔甲帶打下馬來。或用大斧。專砍馬腿。使水濕透綿襖爲甲。箭不能傷。使長鈎勾住。拖下馬來。打個稀爛。弄得金兵不敢過河。這些百姓膽越大了。從東京沿河一帶。都紮了寨。陷馬坑和鹿角排滿了。因不聽張邦昌的號令。俱扯起大宋建炎年號的旗來。又有山東梁山泊招安後散了的嘍囉。河北王慶舊日的草寇。湊成了一百餘萬的人馬。豪傑響應。只不得一個主將。無所統一。那時。高宗在建康。都御史趙鼎特上一本。薦了副元帥宗澤。因屢屢戰敗金人。連奏了七捷。手下名將強兵。還有三萬餘人。使他留守東京。給張邦昌一道旨意。迎請孟太后入朝見駕。這宗澤自金人圍汴。同

康王統兵入衞。久負重名。一片忠心。也就是後漢❶朝的孔明。唐朝的郭汾陽了。建炎二年七月。奉了旨即日上路。把前軍分遣各路防守。自己只落得老弱軍不上一萬。這汴梁城大。如何戰守。何況這汴河遠近城堡有百十處。盡被金人拆毀。從前整頓。無兵無餉。民逃地荒。眞是無可措手。高宗又被汪黃二人嚇得往南遷到浙江。還要下海。也是個孤注。分明把汴梁棄於度外。就是請兵請餉。也是無米之炊。當日同事有都統制曲端。是個名將。與宗元帥一力同心。誓要報國復仇。迎回二帝。兩人商議。說東京搜括已空。城外人民逃盡。略有身家的。俱投入土賊結寨。俱從着河北太行山的大寇王善。不下一百餘萬。又不能征服他。如今外防金兵。內防山寇。孤立一城在衆圍之中。又少糧草。又無救援。此兵法所忌。怎敢輕進。宗元師沈吟一會。忽然大喜。向曲統制說。我的兵餉俱有了。煩將軍領軍先到汴梁。宣了旨意。使張邦昌奉孟娘娘回

朝。只要一百匹人馬相隨。自有調度。那曲端再問。宗元帥笑而不言。屯營下帳。次日。那曲統制領兵去了。不題。這宗元帥見一帶河邊立的屯堡。甚是堅壯。各有旗旛。上寫建炎年號。就知人心不肯忘宋。各懷忠義之心。只此百萬土寇。若肯降服。就是百萬精兵。立下屯田。各有汎地。不強我另去招兵買馬。心中計算已定。作招兵檄書一道。先使人四下飛傳。把那東京留守元帥的大旗。使一人前導。只使百騎後隨。俱是輕裘軟帶。不用兵甲。往太行山一路穿營而去。但見山勢好凶。

連燕帶趙。接岱分嵩。居天下之中央。控四方之要地。山勢蜿蜒走游龍。峯巒出没。林麓彎環如伏蟒。草樹陰深。千重紫翠。藏得劊子手吃膽剜心。百里烟雲。隱着吃人鬼青頭紅髮。但尋常舂碓油鐺。打人爲糧。全似剝生的朱粲。但行動刀山劍樹。嬰兒貫槊。不讓赤地麻胡。逍遥亂世惡魔君。掃蕩乾坤眞

太歲。

却說這太行山大寇王善。原係秀士出身。因欠蔡京小總管李安的債。被他扯衣面辱。後來他把李安殺了。投上梁山泊。因宋江受了招安。他却同着些嘍囉不願去的。來河北和王慶一夥。坐第二把交椅。占了太行山大寨。這時王慶死了。他見金人圍汴。二帝北狩。因此連合河北山東豪傑。四方響應。有二百萬人馬。各府有一大頭目。州縣村鎮俱有小頭目。立了烽墩(墩)傳箭爲號。把金兵殺得全不敢過河。這王善常有報國忠心。只不得個道路。那日營中正坐。見有報來說宗元帥親自招安。先送上檄文一看。

大宋建炎二年七月。欽差提調山東河北軍馬宣撫防禦知開封府事兼留守東京大元帥宗。爲普天同憤合力勦賊。乘時建功。立膺爵賞事。切照金人肆虐。蹂我社稷。二帝北轅。萬

可比駱賓王檄

姓切齒。此臣子不共戴天之仇。實英雄一舉封侯之會也。本鎮三戰河北。王彥挫其前鋒。再進河東。劉衍擒其酋長。敵之虛實。已在目中。當國家之再造。非一木之能支。今見兩河三晉。山東山西。雖寇騎紛紜。豪傑聯絡。衆心成城。不下百萬。尚念我祖宗之櫛沐。不忘天地之同仇。或據田橫之島。各懷魯連之憤。義旗所指。何敵不摧。同心所攻。何怨不雪。本鎮親奉俞旨。面賜虛銜。凡屬首領之大小。各安品級之尊卑。倘有奇材。擢以不次。前所迫勒。一槪赦豁。猶恐徬偟歧路。坐失事機。本鎮單騎入營。面頒賞典。瀝血披誠。各宜鼓勵。特檄。

王善看畢。傳令大小頭目。人人奮激。即時忠義堂鳴起聚衆的鼓來。披掛整齊。迎接宗老爺。不多時。只見宗元帥的帥字旗先到營前下了馬。這王善率領營將二百餘員。俱盔申鮮明。在路旁跪接。只見宗元帥綸

巾野服。率領的家將俱是輕裘短劍。緩緩而來。將到面前。宗元帥下馬。把王善扶起。說。有勞將軍遠接。眞英雄也。叫王善上馬。緊挨馬尾而行。到了大寨。王善把交椅公案安在正中。納頭便拜。說。山野小人。一時犯法。不敢下山。屯聚多年。又不能替朝廷出力。致令金人內犯。擄了二帝。不能救援。在此苟延性命。不料今日得見天日。言畢。放聲大哭。宗元帥說道。我國家因朝中用六賊。致得民不安業。失身爲盜。原不得已。今日將軍肯同心殺賊。以此百萬之師。可以直掃北庭。救回二帝。成了千秋名節。又受了封侯之賞。因何把這等一個英雄付之草野。總因國家不能用人。以致流落。說畢。涕泣不絕。這營中大小頭目。並這些土賊們。人人淚下。個個思忠。都說道。早有宗老爺這樣好人。我們不替朝廷出力。誰肯做這草寇。俱一齊投順。受了招安。把王善面給金牌印劄。受了統制之職。以下都監團練千百戶不等。就分了有五百張印劄。銀牌五百

好兵法

庸人之見如此多多

餘面。一時間。衆軍歡聲如雷。大開筵宴。大吹大擂。留宗元帥三日。打點行裝。王善領十萬人馬。隨宗元帥同上東京留守。宗元帥細看王善的册籍。遠近不一。足有百萬。還有山東河北三十❷二團營。八十五小砦。不在其內。就發了幾路文書。使王善家將各給令箭。俱歸東京標下分守汎池。各營屯種。收糧充餉。上本與朝廷免徵。把這山寨所積金銀。即以養兵。望汴梁進發。不題。且說曲端已到東京。張邦昌接了旨。次日。一隻大座船。請孟娘娘半朝鑾駕。把宮人俱送上江南。百十餘船。邦昌說他讓了皇帝。不肯僭位。是古來頭一個忠臣。定是封王封公。揚揚得意。一路上鼓樂喧天而去。那日。曲端差人打探元帥上太行山的信息。有說道土賊不可招的。勢大人多。招安了。那有錢糧養他。有說道不該親入虎穴。恐賊心難測。就是降了。日後還要反叛。紛紛之說不一。待不二日。只見十萬人馬紮着大營。遮天映日的旗旛。漫山募嶺的隊伍。來得

好不雄壯。當初金兵圍汴。終日求和。那有這一個好漢來也不枉了。前哨離汴梁不遠。紮下大營。選了五千精兵和王善一班首領。前後紮隊。隨宗老爺進城。那些百姓們簞食壺漿。在路旁觀看。纔知道宗元帥不費一兵一餉。單騎上太行山收了雄兵百萬。把那金人諕得離河退了三百里。後人有詩贊宗澤好處。

出師二表悲諸葛。　退敵單騎說令公。
國亂始知支廈力。　疆殘方見挽天功。
全身果可稱明哲。　授命何嘗盡暗庸。
自是頭顱人愛惜。　千秋頑懦笑孤忠。

這裡宗元帥上了疏。薦了曲端爲大將。築壇拜了印綬。王彥劉錡岳飛楊進等一班名將。俱在麾下。立了二十四個連珠大寨。一千二百輛戰車。沿河兩岸俱是旌旗。一面開屯。一面戰守。把失去城池漸漸恢復。殺

得金人遠避。不敢窺河。屢屢上本請高宗回汴。雖被奸臣所沮。這山東河北豪傑。專等渡河大舉。指日可復中原。却說張邦昌同孟太后面了高宗。陞邦昌爲侍郎。因後來李綱上本。考劾順賊三案。把邦昌貶往潭州。中秋入宮僭臥龍床。與華國夫人姦事。早被孟娘娘奏知。高宗大怒。先把李夫人詔送宮獄勘問。那李夫人怎受得刑罰。又有當日在旁的宮人面證。只得實實說出。因供了半臂通姦口詞。宮中法嚴。不比外邊。有許多刑罰。把一個嬌滴滴美人。用鐵瓮火烘炙成了一段香灰。可憐明眸皓齒今安在。暮雨朝雲何處歸。有詩爲證。

玉面桃花粉黛香。　當時錯認楚襄王。
一朝骨燼塵灰冷。　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
張邦昌已貶潭州。即差錦衣衛官用木籠盛了。杻械而來。原是實事。不用六問三招。只把當初伏事的宮人一對。邦昌供了口詞。推上西市。釘

上木樁。問了凌遲之罪。這百姓們恨邦昌受金人僞命。都來爭割他肉吃。這纔是奸臣的結果。正是。三窟徒存。不救圍牆之禍。郿塢喪盡。難免噬臍之災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後漢」原作「宋朝」，據務本堂本改，影抄本作「漢朝」。

❷「十」原作「一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四

紫陽道人 編
湖上釣史 評

淨行品

第二十二回　翟❶雲峯義送月娘　韓搗鬼路濟玳安

詩曰。

十年多難與君同。幾處移家逐轉蓬。
白首相逢征戰後。青春已過亂離中。
行人杳杳看西月。歸馬蕭蕭向北風。
汴水楚雲千萬里。天涯此別恨何窮。

却說吳月娘小玉因尋孝哥。到了東京。寄養在給孤寺。與蔡太夫人爲

件。吃那些寺中米粥。不覺一年有餘。妙趣打聽着他師兄妙鳳已還俗嫁人去了。自己又回清河。只落得月娘在京。各處打探。並不見孝哥踪影。月娘幾番要死。又怕孝哥還在。因此柔腸牽掛。待要回家。那得盤纏。況且沒有妙趣領着。路上如何行走。因此愁成一病。偶感瘟疫大行。東京之人十死七八。倒虧小玉捧湯捧水。過了一月。纔得平復。那蔡夫人又病了。八十餘歲的人。又沒人服事。月娘終日替他煎湯捧飯。倒像服事公婆一般。可奈老人命壽已盡。到了半月以上。嗚呼哀哉。這夫人生經宦地多榮貴。老死空門少子孫。一時間。忙得個寺裡長老心焦。沙彌步急。說道。這夫人又無子女親戚。棺槨衣衾從何而來。忽然想起他家總管翟雲峯。先同蔡太師流貶在江西。後來把他取回正法。翟雲峯替他收葬已畢。因金人亂了東京。就投在張邦昌衙門裡做了個書辦官。依舊體面起來。決不知他家太太在寺中。快使人傳與他知。必然來此

照管。即時使小和尚找到府前。問了他家。叫開門。雲峯見個和尚。只說是化緣的。纔待問他。只見他說。蔡老爺家太太在寺裡故了。這翟雲峯雖久在權門。也還有些人心。即忙取出幾兩銀子在身邊。往寺裡走去。長老接着。細說一遍。纔知道太夫人住已年餘。到了延壽堂中。老夫人停在床頭。穿着破布百衲的皀直裰。項下一串菩提子數珠。面色如生。如坐化的一樣。不覺悲啼落淚。焚香叩拜已畢。取出十兩銀子。買口松板壽器。忙了二日。把太夫人送葬於寺後。待太平再回舊家墳墓。到了送葬之時。見有婦女二人扶棺甚痛。翟雲峯身披重孝。不及細問。喪事已畢。細問長老。蔡宅經此抄籍。全沒親戚在京。此是何人。哭得哀痛的好不急切。長老細說道。是前年有一淸河縣人。說是他夫舊日做過提刑千戶。來此找尋兒子。不能回家。和老夫人在此作伴。已近二年了。因此悲痛。這翟雲峯一聽說淸河縣提刑千戶。就想到。西門親家是我好

友。莫非有些來歷。又不知大亂以後。他家消息何如。因請月娘出來。要面謝送喪之情。月娘原不知是翟雲峯。只得出來相見。雲峯行禮拜謝相還。因問月娘。何事到此。月娘眼淚雙垂。因說。係清河千戶西門慶妻吳氏。自先夫死後。止有一子。因遇亂分離。聞說擄在東京。一路尋來。得遇老夫人收留作伴。就如母子相似。同居年餘。今日他老人家抛撇去了。怎麼不痛。如今夫人既去世。我是個外路婦人。也不好在此久住。只得別尋去路。又沒個男人。如何回得去。說着。淚落如雨。雲峯聞言已畢。上前深深一揖。道。老盟嫂不知。我就是翟雲峯。當初西門親家在世。俺兩人親如兄弟。義比雷陳。怎麼知道今日老嫂你流落到此地。既然相遇。一切事俱是小弟身上照管。今晚便使人接過去。那邊住着。月娘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。上前又謝了。雲峯一揖而去。到了家中。和老婆說了一遍。也甚是悽慘。說。這等一個富家。如今妻離子散。在個寺裡吃

冷點前案

粥。你使迎兒先去看了。再自己去迎他來家住幾日。送他回去得個伴纔好。只找不出這個伴來。翟雲峯（說。）極有道理。打掃一個院子。一口淨房。安置月娘。不題。却說月娘見了雲峯。不免喜出望外。和小玉商議說道。只怕他是京師人。做個虛體面。如肯來照顧就好了。小玉道。如今人有良心的少。一個應二花子日日受咱的恩。到了難中。還不肯借出一個錢。買個饝饝給孝哥吃。休說人生面不熟的一個京裡人。當初爲韓道國家閨女。結的是乾親家。如今小愛姐回去另嫁了。和咱甚麼着急的親。一言未盡。只見一個盤頭的丫頭。捧着一盒子大米。又是一盤點心。一盤豆腐乾進來。給月娘磕下頭去。道。俺奶奶待來看大奶奶。天晚了。明日來。使轎子接過去。月娘忙忙的收了。賞了他五十個錢。說。多多拜上。丫頭去了。明日。雲峯的娘子坐了一頂小轎。又擡了一頂空轎來接月娘。進得寺來。先使丫頭來說。月娘迎出去。見翟雲峯娘子四

十餘歲。白淨面皮。腰粗臂厚。胖大身體。上穿着天藍雲緞衫子。下繫白綾拖地錦裙子。兩隻小小鞋兒。說的一口京話。滿面和氣。進來討氈。要行禮。月娘不肯。平拜了。小玉前頭問長老討了茶來吃了。即時請月娘同行。親家長。親家短。一似熟了幾年的一般。月娘只得去謝了長老。同小玉上轎。往翟雲峯家來。雲峯在門首迎候。進去作了揖。道。親家只管放心住。我一邊去找公子的信。一邊打探有上臨清的船。好送你回去。只要個伴去。我才放心。不然。我就使人送也不打緊。月娘千恩萬謝。雲峯不好相陪。辭別出外而去。有詩贊雲峯義氣。

莫道長林霜雪深。　一枝猶有歲寒心。
平原好客知誰是。　多半悠悠行路金。

翟大娘和月娘吃了茶。就炕前放下八仙桌子。知道月娘吃齋。兩碟甜食冰糖黏的茶葉。兩碟細果龍眼核桃。大娘子使筯送過來。月娘也沒

動。就是四大碗素菜。一碟油醋燒的白菜。一碟醬炮麵筋。一碟油𤏲的水茄。一碟炒香椿。兩盤油饢饚子。又是兩大碗蒸的粳米飯。一道粉湯。月娘吃飯。小玉自去廚炕上吃去了。飯畢。大娘子讓月娘過東屋後一個獨院子。三間正房。一個葡萄架。好不清雅。鋪設得桌椅床褥。件件俱有。月娘看看翟雲峯家光景。

宅院兒不大不小。還有富貴家風。器皿兒有舊有新。多有亂離置買。冰山雖倒。門前車馬尚崢嶸。綿力猶存。眼底人情多樸厚。雖然僕役權門使。猶勝衣冠陌路人。

月娘每日與翟大娘說些閒話。纔問道。韓家孩子爲甚麼着他回去了。翟大娘笑道。親家你還不知道。這丫頭一家沒個有良心的。他爹因沒兒尋妾。托着親家送將來。擡舉他的金燈樓環子。四季衣服。大皮箱盛着。因他老子來京投他爹。連忙拿出五百銀子來。着他開個銀鋪。不想

伏案

因宅裡老爺有了本參着。貶了。他知道俺家有了事。就拐銀子。和女兒連夜去了。那件待他不好來。月娘說。遇見他在金兵的船上。和他娘在一處。翟大娘道。這人終不得好。一處無恩。百處無恩。就是金兵也是個人。將來還作下了。這裡閒話不題。却說翟雲峯忽聞得宗元帥文書到京。要張邦昌上江南。請孟太后和這大小宮人並宮中器具。都要上船。大船以外。少說也得百十隻中號船。翟雲峯想了想。和船家講了艙口。不拘那個船上。送到月娘臨清。離家百餘里。就是他家清河縣了。又是官船婦女。極有體面。再沒有這個機會好了。忙來和月娘商議。月娘恨不得一步到家。找尋孝哥的信。忙忙謝了。翟雲峯原有體面。又歷練事體。就和管船的太監說明。在第十二隻宮人船上。給了一個艙。連米都是艄公的。做了五兩銀子。月娘還有幾根簪子。這一向也盤費了許多。取出兩個金戒指重五錢。金頂簪二枝重九錢。叫翟雲峯去打發船錢。

翟雲峯那裡肯收。道。小弟就窮了。也還雇得起個艙。着你使錢。不如我不管了。月娘只得收回。到了臨行之日。擺了一桌素菜。與月娘換了一身紬絹素衣。小玉換了布襖。送上了十兩雪花紋銀。翟大娘子親送到月娘船上。千恩萬謝。灑淚而別。宮人上完了船。等太后的座船到了。纔隨後次第而行。如魚貫相似。張邦昌的大官船。吹打放砲。押後緊隨。月娘去了半月。離臨清三百餘里。忽然來報。金兵從山東濟南破城了。來臨清要截取太后宮人的船。諕得艄公不敢前進。就從小河口。有一條湖水通淮河。改了路。不走臨清。上宿遷沭陽一路而去。這月娘又不敢下船。怕遇金兵。只得隨船南去。再作商議。正是。風飄蓬轉隨南北。人似鴻飛少信音。按下月娘南去不題。却說玳安因西門慶托夢。說是月娘在東京給孤寺。要來京找尋。又到薛姑庵裡問信。留了話。那聾婆子聽了。只說玳安起了身。其實玳安各處探問。還沒起身。及至月娘行後。又

義僕着眼

到庵裡去找。聾婆子又說月娘妙趣。一路去東京找你去了。這玳安纔往東京一路而來。茫茫大路。密密人烟。那裡去問。玳安眞是個義僕。若是別人。有了那宅子裡五百兩銀子。那裡成不得人家。還來尋那主母做甚麼。離臨清去了幾日。正行間。忽見金兵在河上擄人。玳安走得又困又乏。那裡去躲。說不及話。被番兵趕上。叫他跟馬。不敢不跟。原心裡安排到夜間走了罷。不料夜間和拿的這些蠻子。一條鎖拴着。交給一個鎖頭上的。去了一人。那十人俱死。因此走不脫。到了天明。只見一員番將坐在帳點名。打扮得好不齊整。玳安看了看。不是別人。這不是韓二搗鬼麼。他做了賊。幾時又投了金兵。做了將官。心裡又喜又怕。喜的是撞着熟人。不肯擄了我去。說得他心軟了。必然放我。怕的是前番叫我入夥和他做賊。我半路裡走了。他又撞着我。一時怒了殺我。可怎麼處。正自尋思。把頭扭着。只推看不見。那韓二早認得他了。笑道。你不是

是官是賊

玳振寰麽。玳安忙陪笑跪下道。我又來央及你了。我因俺家主子沒有信。我怕你留我。纔偷走了。如今俺主子在東京。要去接他去。你千萬看些舊情。韓二故意道。我好好留你入夥。要依我說。如今已做官了。你自去了。今日又落在我手裡。把牙咬着道。拿了去殺了罷。唬得玳安磕頭沒命。只叫。韓爺饒命罷。千萬看俺韓大𡢃子面上。他老人家從來待得我好。只這一句。韓二忍不住嗤的笑了。跳起來道。你道不害怕。怎麽就這麽個嘴臉。一把拉起來道。我哄你哩。諕得玳安只管哭起來了。韓二拿了一壺酒。一塊羊肉。給他吃。那裡吃下去。玳安纔和韓二說。他因月娘孝哥不見了。找了一年。才有了信。在東京給孤寺裡。如今要去接他去。不爲這主人家的舊恩。那裡不是吃飯處。我還求不出你這引進來。韓二點了點頭。說。你還是個好人。這也不枉了西門官人養你一場。我擁撮你去罷。即向荷包裡取出一錠銀子來。有四兩。送與玳安道。你往

東南上去。怕明日打圍。別人撞着你。再不能夠脫手了。玳安纔謝了他。把羊酒吃畢。如游魚脫網。抱頭而去。不一日到了東京。問了給孤寺長老。說月娘在翟雲峯家接了去。及到雲峯家問信。他認得玳安。連忙待了酒飯。才說月娘去了一月有餘。上臨清下船。你快去趕。這玳安長嘆了一聲。只得再出東京。奔回舊路。正是。北斗星稀。水底連天十四點。南風雁杳。日中帶影一雙飛。未知玳安趕上月娘何處相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翟」原作「瞿」，據書前目錄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四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遊戲品

第二十三回　翟員外大撒買花錢　鄭玉卿穩吃新紅酒

呂祖沁園春詞。

火宅牽纏。夜去明來。早晚無休。奈今日不知明日事。波波劫劫有甚來由。人世風燈。草頭珠露。幾見傷心眼淚流。不堅久。似石中迸火。水上浮漚。　休休聞早回頭。把往日風流一筆勾。但粗衣淡飯。隨緣度日。任人笑我。我又何求。限到頭來。不論貧富。着甚干忙日夜憂。勸少年。把家園棄了。海上來遊。

天人三教無此直截

單表人世上一點情根。從無始生來。化成色界。人從這裡生。還從這裡滅。生生死死。總從這一點紅白輪廻不斷。要依佛法說來。盡該滅除。是把造物生人的路絕了。那如來還有摩耶夫人。老子豈是李樹下生的。仲尼聖人也不該生下伯鯉❶來。這段大道理。自聖聖相傳。原不曾說絕欲。只說個寡欲。所以老子說。有欲以觀其竅。伏羲的易經。乾坤二卦爲首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那關雎首章。講那淑女好逑。寤寐琴瑟。豈不是段色心。大學誠意先講好色。豈不是個人道。依佛經上說。忉❷利諸天人以目成胎。還有欲界。何況凡夫。生化的源頭。乾坤的正位。須從夫婦男女中造端。人人色心。豈不是天上帶下來的。從魂魄中生精髓。又從精髓中生出魂魄。乃成人道。把精髓弄竭了。魂魄沒有根基。又把魂魄弄竭了。精髓沒有存留。乃成鬼道。精髓化爲魂魄。魂魄化成精髓。乃成仙道。魂魄化到無魂魄處。却處處是魂魄。精髓化到無精髓處。却處處

是精髓。乃是佛道。魂魄不離了精髓。隨他消息。精髓日守其魂魄。全了性命。可生可死。是吾儒家聖道。只此道理。不着大聖大賢。參不透玄關。凡夫無知。憑着那一時快樂。兩物交合。從一竅至膀胱。從膀胱至命門。傍有一小孔。透入夾脊關。直接玄元精腦之府。搖蕩鼓摩。相火燒動。一身精腦。直貫尾閭。不覺眞水浸淫。自上而下。精出眼閉。火烈水騰。分明是個死界。只說是人世上第一樂。不論甚麼樂事。比不得這個滋味。把這男女媾精。造出許多罪孽。因此盜色偸情。姦殺貼騙。變做淫殺輪廻地獄中第一大案。如蜂偷花。如蠅鑽糞。但見香美。那知元陽眞性漸漸枯竭。多有中年不壽。未老先衰的。回頭年少風流。眞成一夢。看我這心愛的美人。也變做了雞皮鶴髮。眞可哀嘆。如今講金瓶梅公案。說李瓶兒化生報應因果。只得粧點出淫樂光景。引誘世人參悟。恐又落了導欲的淫書。反添口孽。因此講出一段道學。雖然爲少年所笑。他到了六

十歲。腎枯陽痿。自然要說我講的不迂。閒話擱起。且說鄭玉卿因來替翟員外提親送禮。和李師師勾搭上了。月夜去到銀瓶臥房。偷採新花。二人誓結同心。無人知覺。依舊宿在書房。天明洗面整衣。悄悄而去。回復翟員外的話。到了他家。還不曾起來。在前廳坐着。翟員外忙披衣而出。道。你來的恁早。是在巢窩裡婊子家宿來。玉卿搖頭道。我如今還幹這營生。也不是人了。來替你報喜信兒。你先說把甚麼謝我。翟員外笑道。那事有幾分了。等我家去梳了頭來。一面分付小廝。安排早飯。和你鄭大爺吃。笑着進去了。待不多時。翟員外打扮新服。搖擺出來。甚是鮮明。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縐紗直裰。玉色線羅銀紅京絹的襯衣。頭上烏紗方幘。漏出那赤金龍頭簪兒。巾上斜嵌個琥珀漢玦。薰得香風撲鼻。與玉卿作揖謝了。小廝排下八仙桌兒。吃過一杯松子仁茶。就是小金鍾。牙筯兒。一副手盒。無非南果糖食。雞豢鴨卵。鯆魚海蟹。件件精緻。酒

過數巡。就問起往李師師家送禮的事來。玉卿道。你且吃一大杯。我纔肯說哩。即取過一個茶杯。滿滿斟了一杯麻姑酒。那酒又香又辣。翟員外一飲而盡。笑着道。你可說了罷。玉卿道。昨日送禮。原說探探口氣。誰知這等順溜。也是哥的喜事臨門。該是姻緣撮湊。就留我在書房裡吃了便飯。我才把哥的門第家道。人材名望。件件誇贊了一遍。李師師起初全不吐口。又是五千兩。三千兩。一味海說。依他說的。也有些正理。他道。我如今四十的人了。沒兒沒女。只這一個女兒。比我親生不同。招個好人家。就是我養老的一般。名說是嫁了女兒。講些財禮。只是傍人體面好看。論起情來。有甚麼多少。原不比那娶嫁孤老婊子的。日後我老了。這幾個丫頭都嫁了。我就隨着銀瓶過日子。連我的身子和這些家事。還待那裡去不成。我如今因皇上曾親幸過幾番。天下人誰不知道。我是嫁不得人的。人也不敢娶我。就終來老在這個門裡。我也不肯低

果然醉心

絕妙

了我的門面。這銀瓶又經皇上選過一番。雖沒進宮。也是有名器的女兒。比不得泛常梳櫳人家個粉頭。只我這個女兒。姿色才貌。文墨絲絃。件件精通。就是蘇杭兩京。娶這個瘦馬。也得一二千金。休說我這一分家事。不要說穿戴的金珠寶石。只這古董玩器。還值三五萬金。送的財禮。將來還是他的。只好替他收收。叫人好看罷了。說到此處。玉卿不言了。使眼看翟員外。只見他好一似酒醉的螃蟹。全動不得了。只把眼兒瞪着。沈吟了半晌。道。他說的也有理。如今可怎麼樣。玉卿把嘴咂了兩咂。道。依小弟說。如今這件事不是小可。這李媽媽身子和家事。連銀瓶。他要總尋一個好主。就要土上土下。全全的交付給這個人。少說也值❸幾萬銀子。一棒打着兩個鴛鴦。那李媽媽看中了纔許親。連他都嫁在裡頭。只是不好說出來罷了。除了哥。那有這個好主。如今咱拿着他的拳頭。打他的眼。雖把銀子幌幌眼。少不得還是咱的。他見小弟說哥

好闘目

着了

十分忠誠。比不得串巢窩的浪蕩子弟。他就喜得極了。看着小弟。眼裡酸酸的說道。遭這樣亂世。也要早尋安身的個去處。當初朝廷在日。還有些體面。今日不知明日事。但得小女成了親。我也就全家要去過日子。圖下半世的快樂。只這幾句。就是他實心了。他不十分要嫁。還不肯說出這話來。哥。你再自己酌量。小弟不過騙你的喜酒吃。難道你那快活時。一個傾城的絕色。和一個半老的佳人。肯着小弟打個頭兒。也就夠了。說着跳起。這翟員外着實打了一下。玉卿故意的跑。說不多時。翟員外催飯來。撤了手盒。就是一碟炖的稀爛豬蹄。一碗蘑菇小炒的筍雞。一碗醬燒的大方東坡肉。一碗炖的雞子膏。又是一碗汴河裡大鯽魚。一碗生斫小炒大螃蟹。兩盤蒸酥果餡。俱用大官窰五色御膳碗。是新出宮的。各人一碗上白米粥兒。兩個家童不住添換。飯罷。茶漱了口。這翟員外一似蛇鑽了五竅。心裡又癢又悶。不住的在廳臺上來回亂

走。玉卿又道。你定了主意。應承不應承。咱好回他話去。人家一個黃花女兒是輕提的。咱回不對。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。說着。翟員外也不答應。遶院子亂走。住一回。翟員外道。畢竟得多少財禮纔完得事。玉卿道。哥。你嫖了一世。還等人說。你風月兒那件不在行。來問道小弟。只估估他這家人家。可是輕開口的。倒不如就推件事。早早辭了罷。員外笑了笑。搖一搖頭。往院子裡又亂走。全不言語了。玉卿故意要去。下臺子來。翟員外又拉回去了。把玉卿拉在一個小小書房裡。道。依他口氣。實指望多少。玉卿笑道。小弟愚見。這樣大眼的科子。騙過朝廷的人。你我些小如何動得他。就極省費。也得二千上下使用。他也得千金的陪送。咱就費了些。我還尋出個法來。叫他倒貼出來不難。翟員外忙道。怎麼樣倒貼出來。玉卿道。等下了禮。成了親。你說要娶回家去。他定然不肯。你就依着他說。放在他家裡。少不得你是女婿。他是丈母。一家大小。那

三個亂走絕妙筆法

如環之筆

全是自爲之地以便偷情

個敢不來服事你的。你這些飲食茶水。跟隨的人役。少不得他應承管待。就小弟們到了。少不得他供給。一年半載(4)和銀瓶熟了。他家裡古董玩器。你那件取不了來。這李師師錯算了。枉是個積年。若是小弟。情願不肯娶過門來。我只在他家和招贅的一般。弄犯了這老鴇。隨着我手轉。他連身子都屬了我的。甚麼一千二千兩。都要貼出來纔罷。幾句話說得翟員外眉花眼喜。怪肉麻起來。道。你說得中聽。只怕小弟沒有這個造化。玉卿又道。世上有福的事。偏尋上門來。平白的得人三五萬家事。和兩個美人。這是件小可的麼。玉卿見翟員外有幾分依從的意思。又催促道。李媽媽昨日要我午間回話。常言道。提姻親如救火。只一歇手。他前後打算。不得咱的便宜。就不依了。如今只講就財禮。立了婚單。一等盤秤過去。再改不得口。翟員外道。小弟這裡也沒有這許多。若是一千銀子。別的金珠尺頭打算個千五之數。還勉強的來。玉卿搖頭

妙

前後繚繞

道。成不上來。還要添些好。一面說着。往外又走。翟員外又拉下了。玉卿道。我替他算來。你去下禮完婚謝親。還有他家的親眷。添箱的。道喜的。也得十數席酒。這些賞錢喜錢。也得一二百兩銀子。再替他全包了。添上二百兩。共湊一千二百兩之數。他若不依。小弟跪着央也央他允了。咱破着花這些銀子。到底有回來的日子。說得翟員外依了。就忙叫取曆頭。定個下禮的吉日。一總去說成了罷。恐怕更改了。取了曆頭。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。二月十五日完婚。花朝大吉。不寒不暖的。玉卿還道日子近了。說着話往外走。道。我去探探。還怕不依。大踏步去了。不題。却說李師師自那日收用鄭玉卿。見他伶俐乖滑。又在子弟行裡透熟。風月頑耍。無一不妙。因他天明早去。不等梳頭。免了外人看破。十分在行。那半夜裡入花園偷了銀瓶。他那裡想得到。過午以後。纔梳洗停當。鄭玉卿早在客位坐下。丫頭來說。鄭二哥來回話了。喜得師師忙叫。

請進書房來罷。自家人還傳甚麼。玉卿抖抖衣裳。忙作揖謝。昨日大擾。費娘的情。說着。兩個涎眼看着師師。只管笑。師師也着袖子掩着口。笑道。二哥。你嘗着滋味了。來的好勤。不一時。吃了茶。玉卿挨近前來道。銀姐的事。有幾分成了。把翟員外許了一千兩銀子。五百兩的穿戴。說了一遍。又說道。娘若嫌輕。兒子再使他包席面。添上二百兩。也是我一點窮心。借花獻佛。不枉娘擡舉我。咱如今沒有胳臂往外折的。說得師師喜了。道。這個不許過門的話。講過了不曾。玉卿道。娘你不消先說。兒子和他說過。着他來求着。咱還要扯硬弓哩。師師喜道。多累哥哥。還叫過銀瓶來。說他知道。即使丫鬟叫姑娘去。說道鄭二哥來提親了。却說銀瓶昨夜破瓜。睡到午後才起來梳粧。聽見叫是鄭玉卿來了。又喜又羞。忙忙匀了臉。下樓來書房。相見已畢。坐下了。師師先說道。你謝謝鄭二哥提了親。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。二月十五日過門。銀瓶害羞。把臉扭

着笑了笑。不言語了。師師又要留玉卿吃飯。不肯住下。道。我回他話去。師師送至外廳。銀瓶回去不提。話不絮煩。到了正月二十八日。翟員外安排僕馬齊整。衣服華麗。請的官客是張都監。吳春元。及一班兒幫閒子弟鄭玉卿。王三官。孫寡嘴。張斜眼。都借得鮮明衣服。叫了兩班吹手。將着食盒。羊酒茶食細果。一樣簪花結彩。大吹大打。上門兒去。師師家大廳備了六席。請了李武舉奉陪。取過禮帖。擡過食盒來一看。却是二十個大元寶。金釵金鐲。裙帶揲領。珠箍環佩。一件不少。外有散錢二百兩。用一書匣捧着。爲席面之費。衆人也自心驚。誇員外揮金如土。這才是個子弟。師師把盞。安座已畢。去收禮。這鄭玉卿賣弄他的慇勤。不住的往後亂走。替銀瓶收簪環。抱尺頭。上來下去。往閣上亂走。俱送在銀瓶櫃箱裡。故使師師不疑。以便來往。師師安席而去。這些來客見此大禮。原要盡歡。先是家樂巫雲兒六人唱畢。又有四個小優兒。也❺唱了

一套錦堂月。

繡幕紅牽。門楣綠繞。春色舊家庭院。烟霧香濛。笑出乘鸞低

扇。似朝陽障袂初來。向洛浦凌波試展。

合 神仙眷。看取千里紅絲。百年歡燕。

幸然。王母池邊。上元燈半。縹緲銀鸞光現。一歛瓊漿。藍橋試

結良緣。吹簫侶。天借雲迎。飛瓊佩。月高風轉。

合前

兩下笙歌簇湧。衆侍女扶出銀瓶來。席前鋪上紅絨大氈毯。朝上拜了

四拜。打扮得天仙相似。不消說金釵玉珮。銀瓶拜畢回去。員外捧出一

對大紅麒麟金緞。紅絨繫着白銀二十兩。做了拜錢。前廳唱鬧飲酒。點

起滿堂燈燭。把個翟員外醉得似泥人一般。衆人們替他簪花打喜。鬧

成一塊。天至二更。那裡肯散。那鄭玉卿知道東角門一條衚衕。直至花

園。推去淨手。悄悄推開銀瓶閣子。正然夢臥。把兩脚高擎。就着床褥。這一次比前番不同。情竇已開。排闥而入。銀瓶知道此味。也不做客。正是。❻

春水溶溶月一塘。中含豆蔻似蓮房。
溫泉欲漱玲瓏玉。瑤柱中分細碎香。
絳蘂難容雙蛺蝶。白波時泛兩鴛鴦。
也應細柳風前怯。無奈嬌鶯喚阮郎。

玉卿洩過一次。忙忙趦至前廳。衆客歡鬧不休。師師出來送了大杯。方才起席。翟員外又費了許多賞賜。正是。歌時花近眼。舞罷錦纏頭。不覺到二月初旬。李師師着鄭玉卿過來。要講過在京師買下宅子。才許過門。一時無宅。且在師師家住。翟員外俱依了。師師家也打造了許多珠翠。裁剪了半月衣粧。書房東邊原有一座退廳。中間打上木壁子。安床糊壁。十分潔淨。翟員外做了臥房。二門外邊開個角門。使他家人出入。

俱不許進師師內宅來。那園中小閣子。原是銀瓶內室。依舊自已住着。外人不得到的。一一安排停當。到十五日。翟員外自已催粧打扮。錦上添花。坐着轎子。吹打。燈籠。擡着酒禮。和親迎一樣。還是一起幫閒的陪着來。李師師家依舊設得大席。鼓樂喧天。吃到天晚客散。才扶出銀瓶來入帳。這些幫客怎肯早散。鬧至初更。掌起燭來。玉卿推淨手。往後直走到師師房中。假說翟員外明日謝親。問問娘娘要甚麼禮節。他好治辦。看見銀瓶穿着大紅縐紗底衣兒。銀紅比甲。緊緊抹胸。坐在床上。使巫雲一班丫頭。那裡開面修眉。見了玉卿進來。忙躲不迭。師師笑道。眼前就做新人了。這腼腆甚麼。玉卿說完了話兒。師師手忙脚亂的收拾箱子。取頭面。看首飾。他就丟了個眼色與銀瓶。銀瓶早知。見玉卿去了。不一會。裝去閣下洗浴。洗浴已畢。自己把園內角門開了。却開放外廳的角門。嗽了一聲。玉卿有心聽着。趁衆人鬧裡。走過角門。用手牢關。這

銀瓶方才浴畢。穿着抹胸。繫着紅紗褲兒。兩人熟了。也不答話。依舊弄起來。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。不比桃源初入。漸近自然。不敢久貪。一洩而出。已替翟員外掃開鳥道三千里。先到巫山十二層。銀瓶道。今夜沒有新紅。如何是好。只見玉卿笑嘻嘻袖中拿出個白綾汗巾來。是用新雞冠血染了三四塊上邊。叫聲。姐姐。我已預備多時了。銀瓶喜之不盡。玉卿忙忙入席去了。到了前廳。大叫道。這些人通不在行。再不起身。各人罰一碗涼水。那有這些酒。明日來驗紅吃酒罷。才去了。單表這銀瓶開了角門。自已去到師師房中。打扮已畢。穿一件大紅金麒麟紵絲袍。繫一條錦欄邊豆綠花綾裙。腰束着玉玲瓏嵌寶石瑪瑙金鑲女帶。下垂着金要孩倒垂蓮的裙鈴。擯領披肩。宮粧錦繡。頭上鳳釵高髻。足下鳬舃輕挑。眞是姑射仙人。飛瓊青女。這些十個女樂。濃粧艷服。各執簫管笙篌。吹打擁至。與翟員外交拜了天地。才送到東書房。擺設得錦

趣　　客句

帳紅紗。燈燭瑩煌。銀瓶上床端坐。燈下細看翟員外。見他寬額凹鼻。鬆鬢大口。生得腰如垂瓠。面如黑棗。可憐我怎麼嫁到他手裡。虧了鄭玉卿哥哥和我成了親事。把這廝當做個外入流罷了。只今夜怎樣和我同寢。思想起來。不覺淚下如雨。那翟員外見銀瓶落淚。只說是個新人怕羞。那知他三過其門。別有正主。員外上前溫存。用手一摟。被銀瓶一推。險不跌倒。員外見他不喜。勉強替他解衣。還要細看。被銀瓶把燈吹滅。連衣而寢。銀瓶生怕覺(決)撒。待員外纏到四更。略一放手。被他按住。勇往難當。原來老翟陽物原大。就是少婦。常不能容。況銀瓶天分緊縮。玉卿原不敢狂放。此番幸有殘瀝在中。可以少寬。那員外情濃意渴。直入重門。那得不痛叫起來。員外只道是金珠眞寶。那知已是破罐子。吃了些殘盤。做個玉卿長班罷了。到了天明。這些幫客早已到門。大喊要喜酒吃。師師也差人討喜。只見銀瓶藏着一方汗巾在袖中。再不

□　妙絕　酷

肯放。被巫雲來奪了去。大家婦女笑成一塊。那裡知道這等巧事。翟員外出來。讓李師師行禮。受了他一拜。前廳擺酒。留衆客驗紅。酒至三巡。只見巫雲姐用一個螺甸漆盤。捧出紅來。員外來奪。已被玉卿搶在手裡。衆人觀看。但見。

海棠着雨。新紅亂點胭脂。杜鵑隨風。夜月啼殘口血。燕語聲嬌。假意兒粧成門面。鶯啼舌怯。眞情兒另有相思。吃殘蝴蝶麵。借你羅篩。醉倒杏花村。勞君賣酒。

衆客驗紅已畢。把翟員外罰了三大碗。說他無情太甚。員外又封了二兩銀子。賞了巫雲。這裡連住了三宿。銀瓶只推來了月水。就退入內閣。再不出來。等鄭玉卿去了。正是。東園載酒西園醉。摘盡枇杷一樹金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鯉」原作「魚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忺」原作「忉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❸「値」原作「置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❹「一年半載」原作「一半年」三字，據務本堂本改補。

❺「也」字原缺，據務本堂本補；影抄本作「共」。

❻「正是」二字原缺，據務本堂本補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四

紫陽道人 編

湖上釣史 評

淨行品

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

詩曰。

休話諠譁事事難。山翁只合住深山。

數聲清磬是非外。一個閒人天地間。

雲破月來花簇簇。草香花發水潺潺。

無人肯與羣公道。岩桂高枝正好攀。

前說衆生色界癡貪淫妄。流轉輪迴。因是凡根邪種。自然墮落苦海。若

是修行人。自然聖有聖根。仙有仙骨。從生天下界。已有幾分出世的因緣。在那骨性裡。就如那蓮花生在泥裡。到底是染汚不了的。單表那吳月娘因好佛法。懷胎時就講經聽道。後來生下孝哥。就有些胎教。因此天戒不吃葷腥。時常敬奉菩薩。從四五歲偏要買個泥佛來燒香。也學着和尚們行那五體投地的拜佛。閒常去把土泥做個寶塔頑耍。偷把月娘的數珠帶着念佛。月娘小玉常笑他道。是個和尚托生的。那知他實實的做了和尚。在觀音堂出家。雖是大亂。母子拆散。被應伯爵掠賣。原是他命該成道。不遇了大難。誰肯把兒子送入空門。單表他八歲爲僧。遇着長老收爲徒弟。起了法名了空。這長老不是別人。就是吳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燒香遇見的雪澗禪師。曾慧眼觀見孝哥是羅漢一轉。後日該主持正覺。化他出家。月娘曾許口爲願。因此雪澗禪師乞化到此庵中。接引孝哥。一住了五年。纔得遇合。這是西來大事。因緣不同小

照應前集

一部綱領

可。自那日收了空爲僧。就教他念經識字。拜佛焚香。到了三年以外。了空經法俱解。教典全通。教他習學戒行。或是村市乞化。挑柴掃糞。灌菜汲水。開地鋤田。了空年紀雖小。隨力苦行。歡喜受教。這雪澗禪師就知他是內外圓通。戒慧具足的一個羅漢善果。後因金兵刦殺。觀音堂在大路旁。不得習靜。就領着了空習學行脚。且說這行脚二字如何參解。有東山演禪師語錄。

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。不可受現成供養。等閒過日。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頭額上。每日十二時中。裂轉面皮。自已討個分曉。若只隨行逐隊。打閧過日。閻羅老子打算飯錢。不是要處。要時時檢點。那是得力處。那是打失處。走遍天涯。自有到家時候。不可向蒲團死坐。雜念紛飛。轉起轉興。須要猛着精采。提起一個無字。晝夜參詳。此處解免不下。誤了一生。纔有

着眼

煩惱。即是煩惱魔入心。纔有歡喜。即是歡喜魔入心。種種禪病。說之不盡。偈曰。

瞻風撥草離家時。　細雨長途好護持。
一鉢千家飽飯後。　脚頭到處着便宜。
方丈前頭掛草鞋。　流行坎止任安排。
老僧脚底無南北。　肯把骷髏在此埋。

行脚一年。了空因念母親月娘沒有信息。未知亂後生死存亡。雖是出家。不可忘母。要拜別師父。回清河縣來探信。就如目連救母一般。不盡人倫。怎能成道。雪澗禪師因了空年幼。今年纔十二歲。如何出得門。只得再回錫杖。使了空擔負衣鉢。一路又到了本庵。那知大兵屢過。燒得大殿皆空。把一尊大士風雨淋浸。蓬蒿二尺餘深。成了一片荒地。可憐。

瓦礫堆殘。香爐欹倒。大佛頭燕子啣泥。好似雪山巢灌頂。菩

薩面野烏啄粉。誰言紫竹任逍遙。路傍野菊綻空花。牆下葛藤盤夜露。

那城東有一善居士王杏庵。專好行善濟人。修橋建寺。他因捨了地與薛姑子建毘盧庵。梅檀佛的功果未成。經着大亂。這些尼僧支持不住。薛姑子死後。妙趣妙鳳俱各處散了。香火全無。又招不出個僧來。那日。雪澗禪師和了空挑着衣鉢。到他門首化齋。王杏庵正在門首。見禪師雙眉垂雪。一頂光圓。領着個小頭陀。赤脚挑着經擔蒲團衣鉢。來得有些道氣。就請進客廳備齋。問道。禪師自何方來。禪師說。無來無去。不定何方。王杏庵見長老說話不俗。有些來歷。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飯。兩個大油餅。四碟小菜。甚是精潔。禪師盤膝坐於蒲團之上。二人用畢。又是苦茶淨口。正待問訊作別。王杏庵請問。佛法從何入門。雪澗長老合掌當胸而說法曰。凡學佛者。先參戒定慧三❶學。

一。受持戒法。迷心爲惑。動慮成業。由業感報。生死無窮。

二。受持定法。欲除苦果。先除苦因。業分善惡。功無起滅。

三。受持慧法。塵去鏡明。天空月照。業盡惑除。情忘性顯。

長老說三學已畢。居士又問。何爲四變。雪澗禪師又爲合掌而說法曰。

釋氏之門。以衆生廣度爲報佛恩。而說四變。

一。佛之慈悲。變衆生之暴惡。

一。佛之喜捨。變衆生之貪吝。

一。佛之平等。變衆生之寃親。

一。佛之忍辱。變衆生之嗔害。

長老說四變已畢。居士又問。何爲漸次。長老答曰。從漸入頓。從頓入圓。功到自成。瓜熟蒂落。又問。何爲四斷。答曰。

不去淫。斷一切清淨種。

不去酒。斷一切智慧種。

不去盜。斷一切福德種。

不去殺。斷一切慈悲種。

長老說四斷已畢。居士又問。何爲坐禪。長老合掌而說偈曰。

心光虛映。　體絕偏圓。　金波匝匝。　動寂常禪。

念起念滅。　不用止絕。　任運滔滔。　何曾起滅。

起滅既無。　現大迦葉。　坐臥經行。　未嘗間歇。

禪何不坐。　坐何不禪。　了得如是。　是號坐禪。

長老說坐禪已畢。居士又問。何爲心觀。❷長老合掌而說心觀曰。

楞嚴云。諸法所生。惟心所現。一切因果。世界微塵。因心成體。

欲言心有。如箜篌聲。求不可見。欲言心無。如箜篌聲。彈之即響。不有不無。妙在其中。又說偈曰。

諸佛從心得解脱。　心者清淨名無垢。
五道鮮潔不受色。　有解此者成大道。

長老說佛法已畢。居士五體投地。願拜弟子。受羅漢戒。因說。此處有一毘盧庵。自經兵火。無人居住。情願留師供養。就在村前大樹林邊。請老禪師隨喜。這雪澗長老仗錫前行。了空後隨。出了村。不上半里地。果然一座草庵。但見。山門倒鎖有雲封。香積荒殘無月照。王杏庵居士取鑰匙開了門。只見前殿韋馱。中殿毘盧佛檀香像還沒完工。前廚後園。菜畦井水。十分方便。雖方丈燒毀。尚可整理。王杏庵說。如果弟子有緣。老師肯住。情願把家財捨了修完佛事。那長老方肯住錫。向佛前韋馱竈神參拜了。居士又替長老問訊皈依。也是了空的舊願。月娘捨了那一百八顆胡珠在此。該了此善緣。❸自然佛力護持。韋馱接引。還來毘盧庵修行。這王杏庵傳起舊日檀越。衆善信男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的

前後照應

高僧在此。那舊日住的妙趣。因庵上無人。往城裡王姑子庵去了。正愁無人看守佛事。一聞此言。大家送米麵油薪。又招了一個道人做火頭。這長老和了空不消三日。打掃得前後潔淨如新。開園種菜。掃地焚香。閒來和了空講法傳宗。有華嚴綸貫詩借咏。

一百由旬摩頂歸。片心思見普賢師。
堂堂現在紅蓮座。落落分明白象兒。
沙劫智悲方滿目。微塵行願正圓時。
佛功德海重宣說。愁見波濤轉淼瀰。

却說這玳安自東京尋月娘不見。回來了。又到臨清閘上。問這汴梁來的官船。全沒有信。過了一日。纔知是金兵從山東下來。要截船搶這宮人。因此改了路。上小河口。由湖蕩上淮安去了。想是大娘在船上不得下船。又隨着官船上了南京。又沒個音信。往那裡找。等幾時問問這官

船的信。幾時到淮安。好往南一路找將去。且在宅子裡打混着。東也問。西也問。再不得個眞信。那日要尋妙趣。去問問大娘幾時和他分手。走到毘盧庵來。進得山門。只見個老和尚在地下曬些乾菜。一個小沙彌了和尚。不知妙趣那裡去了。見了長老問訊了。問道。這庵上原是尼姑。❹殿上掃地。收拾得光光淨淨。一根亂草也沒有。纔知道這庵上另招如今那裡去了。長老回道。俺是新到的。沒見甚麼尼姑。只是個空庵子。說着。曬菜。全不理他。玳安走得乏了。在前殿臺基上坐着。要口涼水吃。長老叫了空。取碗水來。與走路的居士。那了空用盤子捧著碗水。送到玳安面前。玳安接來吃了。了空着眼上下看玳安。像有些認得。玳安也看這小和尚有些熟。認不出來。問道。老師父原是那裡人。這小師父說話。倒像俺這裡人聲音。長老說道。貧僧是西川人。在泰山後石洞住了四十年。來這城東五十里外觀音堂捨茶。俺這徒弟就是這裡招的。玳

令人淚下

安又問道。他是那裡人。了空在旁笑着道。你管他做甚麼。長老道他也是你縣裡人。從前年金兵搶城。和他母親失散了。着個人送到我庵上來。再不記那個人是誰。他年紀纔七歲。那裡記得去。常說他母親姓吳。父親是個千戶官。不在了。是大人家。今年十一歲。常要去找他娘去。只這一句話。纔提起西門家官職。失散的原由。玳安上前一看。道。你不是孝哥麽。❺了空失散時七歲。玳安日日背他。也還略記得模樣。上前一看。道。你不是玳安麽。兩人抱頭而哭。這纔是主僕相逢佛力大。亂離重遇世間稀。有詩記之。

世間萬事似風箏。乍斷還連亦有情。
自有暗中來湊巧。機緣無處用聰明。

長老見他主僕悲泣。甚是慈悲。喜他骨肉重逢。高聲念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替他焚了一炷香。了空玳安拜佛已畢。就問母親小玉的信。玳

安細說一遍。說。往東京去找你不見。又回不得家鄉。在給孤寺住了二年。幸遇翟大爺送了盤費。搭着送太后的船上來。不料金兵要截船。不敢到臨清。只半路上就上小河口。進淮河往南京去了。這又是半年。打探不出個信來。我正來問信。這是薛姑子家。你就沒在這方丈住了一月。那了空道。俱不記得了。只記得你背着我躲兵。和那走路的人。不知姓甚麼。你不見了。他就把我送在庵上。這裡各訴衷情。悲而且喜。不題。天色已晚。忽然狗叫。有兩個人來投宿。都是背着褥囊雨傘。遠行的光景。長老問他是那裡來的。原來是兩個南兵的打扮。從南京下文書要上山東去。因來村裡訪朋友。不在了。天晚沒處去。來庵裡尋個宿處。長老道。俺新到的。不敢留衆。沒有甚麼款待。權在這韋馱殿裡罷。兩人說道。俺自有乾糧。只吃口熱水。這裡宿極好。就住下了。玳安和他坐着。閒問道。這皇帝在南京。不回汴京了。那人道。如今還嫌南京近。怕金人過

江。要上杭州建都哩。還敢回東京哩。玳安又問道。東京孟太后不知幾時到南京。這裡金人立的皇帝張邦昌。還回東京來麼。那人道。一到就貶了。押解着往江西去。還怕不得乾淨。將來有拿問的意思。我們就是張老爺座船上的兵。如今俱發在鎮江水營裡。是都統制韓世忠老爺鎮守。好不利害。如今奉將爺的令。來山東下文書。又聽得金兵有過江的信。不知虛實。這玳安纔想起月娘的信。此人必定知些去向。忙問道。那東京送太后的船上。宮人們極多。還有許多帶載的婦女們。後來到南京麼。那人道。只到了清江浦關上。把官船上宮人們點了名冊。一切閒人俱趕下了船。怕帶過奸細去。那裡肯容他上南。多是在淮安府。各人另寫載船罷了。只這幾句。玳安和孝哥喜之不盡。道。這是實信麼。那人道。我們奉將爺的令。親上船。把這些搭載男女們都趕下來的。怎麼不眞。兩人各自宿去了。這裡玳安孝哥商議。要上淮安府探信。不過一

千里的路。如今哥又出了家。我帶起個道士包巾來。和你帶木魚。那裡不化了去。只化着飯吃。就找出信來了。大家歡歡喜喜。都道。今日天賜相逢。又有了眞信。要稟辭長老。定日南行。不知將來母子何日相見。正是。世亂年荒。有路但來憑夢寐。蓬飄梗斷。無家何處問庭幃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三」原作「二」，據下文及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心觀」原作「坐觀」，據下文改。

❸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❹「瀰」原作「泥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❺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五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戒導品

第二十五回　美償美兩場大棍　債還債一葉扁舟

詩曰。

秦淮明月楚江秋。往事空悲碧水流。
啼鴃自鳴三月柳。飛花常送五湖舟。
誰家羌管梅先落。何處秦箏雁不留。
忍向鍾情桃葉渡。香風片片過溪頭。

單表這翟員外因迷戀銀瓶姿色。不惜千金結歡了李師師。招在家中。

說子弟獃處刺骨

每日花攢錦簇。醉舞嬌歌。常言道。佳人有意郎君俏。紅粉無情子弟村。這子弟行中。鴇兒愛的是鈔。粉頭愛的是情。假如潘驢鄧小閒。一件不全。也不是嫖客。何況這翟員外只有了兩個字。那銀瓶少年。喜的是風流乖巧。翟員外幾個憨錢。那裡看得上。雖是勉強陪他來坐坐。不住的往後園裡走。或是過夜。到了床上。就推是心疼。把臉回得朝裡睡去了。常是這等睡到夜半。就走進去。不出來了。要是別家巢窩裡。就好罵鴇子。打粉頭。做些硬勢。好使他怕。這李師師是有名花魁。養就的門面。誰敢往下看他。況這翟員外使過千金財物。偏要在人面前支架。賣弄是銀瓶怎樣和他抓打拿情。就死也不肯說是嫌他的話。常言道。子弟使了昧心錢。又道。年久子弟變成龜。他就明看出幾分破綻。和鄭玉卿勾搭。也只道是幫閒的來襯趣。先拜認的姊妹。一字也不疑。只落得別人吃饅頭。他管燒火。後來鄭玉卿見銀瓶辭得他不像體面。到了後園閣

插科妙絕

大金世界。張邦昌世界。那容得有此極樂世界。

子上。勸銀瓶道。你還俯就他個體面。咱好行走。弄得他淡了。生起疑心。醋起來。咱倒不便。那銀瓶是沒壞心的女兒。那知窩巢裡拿犯孤老的手段。他蹙着眉兒道。看他那個臉彈子。生砢磣煞人。一個嘴唇不知多大。常來人臉上怪毛瞪瞪的。一口蒜氣。倒着人惡心半日。隨他怎麼。我去睡不成。到了七月初八日。是翟員外生日。李師師家設了四席酒。叫了一班小優兒。請的是這些幫閒子弟。叫丫頭們先陪着斟了酒。到了月出時候。李師師和銀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。纔出來把盞入席。把大門鎖了。把桌面移在堂前。另有添換的酒果。先是銀瓶送了客的酒。到了翟員外的酒。他偏不送。就送師師的酒。玉卿一齊揷口道。這纔是兩口兒。偏俺們是外客。師師笑道。熟不講禮。姑娘到房裡下個私禮兒罷。大家笑了。那小優兒一個是箏。一個是胡琴。唱了一套繡帶兒。

繡帶兒

金盞小。把偖大閒愁向此消。多情常似無聊。暗香飛何處青樓。歌韻遠一聲蘇小。含笑。倚風無力還自嬌。好些時吹不去。彩雲停着。

白練序

虛囂。那年少。曾赴金釵會幾宵。如天杳。江南一夢迢遙。酒醒後思量着。折莫搖斷了銀鞭碧玉梢。從誰道。兀的是渭水西風殘照。

絳黃龍

心憔。難聽他綠慘紅消。爲他半倚雕欄。恨妬花風早。倩盈盈衫袖。倩盈盈衫袖。灑酒臨風。按住了英雄淚落。還勞你把玉山扶倒。恁多情似伊風流年少。暮雲飄。寸心何處。一曲醉紅綃。

文心趣絕

直吃到三鼓。衆客方散。翟員外餘興未盡。指望移席到他臥房。和銀瓶挨肩疊膝。倚着偎着。一遞一口兒。親近頑耍。也不枉了我費了這些鈔。誰想銀瓶陪完了席。只想着鄭玉卿沒得和他敍舊情。心裡悶悶不足。一直的走了後園閣子。開放月窗。拿起琵琶來。唱一套憶阮郎。

玉交枝

燭花無賴。背銀釭暗擘瑤釵。待玉郎回抱相偎愛。羣娥掩袖低回。到花月三更一笑回。春宵一刻千金債。挽流蘇羅幃顫開。結連環紅襦襖解。

前腔

鸞驚鳳駭。誤春纖搵着香腮。護丁香怕折新蓓蕾。道得個豆蔻含胎。他犯玉侵香怎放開。俺尤雲殢雨權躭待。吃緊處花香幾回。斷送人腰肢幾擺。

翟員外獨坐燈下。長嘆一聲。覺得好沒滋味。因房裡沒人伏侍。師師撥了櫻桃來伺候姑爺。就來替他鋪床。翟員外問道。你姑娘那去了。櫻桃道。姑娘身上不淨。向後房裡洗浴了纔出來。這員外慾火燒身。淫心四溢。看見櫻桃雖沒甚姿色。打着個髻兒。頭髮剛到口角兒。穿着青羅衫兒。月白縐紗裙兒。小小紅鞋兒。一時興動。把櫻桃按住。那丫頭又不肯依。當不過那翟員外粗大有力。掙不起來。就剝下底衣。分開玉跨。直搗中間。那櫻桃原被銀瓶擁撮上。着玉卿偷了二次。不曾經大創。不覺哀痛告饒。怎禁得他恣情抽送。弄得暈了半日方洩。櫻桃怕銀瓶知道。又不敢說。只得抹了血迹。一溜烟走了。正是。張生不得鶯娘意。借着紅娘且解饞。原來鄭玉卿和銀瓶約下。叫他在後園等他。因此銀瓶不肯出去陪翟員外。彈着琵琶通個信兒。玉卿伏在河崖柳樹下。聽那琵琶聲。知道銀瓶在閣子上等他。踅到園邊。有個短牆兒。跳過來。悄悄到閣子

妙絕

實實可恨

上。見銀瓶還沒睡哩。上得胡梯。就咳嗽了一聲。銀瓶知道。忙把燈吹滅了。上得樓來。二人同心密約。再沒別話。把銀瓶抱起。自後而入。覺鬆美異常。知道深夜無人。因此慢送輕迎。各人盡興不止。却說櫻桃被翟員外弄怕了。走到師師院子裡。還沒睡哩。師師問道。你姑娘在前頭和姑爺吃酒哩。櫻桃把嘴骨突着。道。沒在前頭。往閣子上去這一會了。他不出來。叫人家麻犯我。師師道。一個大生日下。不陪他前邊。却來自己睡。不惹得姑爺怪麼。說着話。往園子裡走。到閣子邊。見把門掩着。有人在上面說話哩。師師站住了脚。只聽見銀瓶道。咱兩個的事。休教媽知道。要知道。你就不好進來了。你也來得勤了些。鄭玉卿道。你放心。不妨事。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狀了。那一夜在他書房裡。把他弄了個死。哄得他進去了。我纔來你閣子上來。他就知道。也不相干。又誇師師的床上好風月。怎麼樣頑耍。師師聽到此處。不覺傷心大恨。心裡想道。

天理人情報應因果俱少不得此一頓棍棒打得妙

好聰明人

這小廝把銀瓶要了。還拿着我賣風。就悄悄的回來。叫起七八個女人。拿着大棍門栓。藏在園裡。纔大叫。閣子上是誰說話。諕得玉卿穿衣往外走不迭。纔待扒牆。被這些女人們上去一頓棍棒。沒頭沒臉。打個鼻青眼腫。方放條路。越牆去了。從此分付家人。再不許鄭玉卿進宅子了。師師纔上得閣子來。把銀瓶大罵了一頓。還要拿鞭子來打。諕得銀瓶跪在地下。不敢言語一聲。師師道。我這樣擡舉你一場。還背地偷漢子。拿着我墊舌頭兒。好不好我剝了你的衣裳。叫你和巫雲一班兒去站門子。不拘甚麼漢子。給我掙錢養漢。銀瓶只是哭道。娘教我知道了。師師罵到四更時候。纔下閣子去。使兩個丫頭守着銀瓶睡。不題。到了天明。嚷得滿院子知道。說是園裡有賊。虧了知覺。趕散了。翟員外雖不做聲。也放在心裡。從來說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不爲。這玉卿和銀瓶勾搭了一年。這些粉頭們也都看破幾分。玉卿和師師有些連手。誰敢說他。

好悟性

又見銀瓶把頭上赤金簪子和珠子。成包家給他裝在荷包裡。也都不平。那日合該有事。翟員外八月十五日又請他幫閒的弟兄吃酒。見鄭玉卿淨手。一個紅葫蘆兒金線結的。原在銀瓶抹胸前的。怎麼在他腰裡。十分疑惑。翟員外因銀瓶不奉承他。也久有不快。揪起玉卿裙子。裝看荷包。輕輕的一手揪下來。只吊了根繩兒在裙帶上。玉卿忙來奪。只是不放手。玉卿怕翟員外心疑。就放了手。道。哥。你明日不還我。管情拿你件好東西來准了。大家散了。員外回到臥房。見銀瓶不在。使櫻桃叫兩三遍不出來。員外十分不快。着櫻桃去稟媽媽去。這銀瓶從犯事以後。也不敢十分拒絕翟員外。自知自愧。出來幾遭。只是勉強。全無實意。那翟員外得了紅葫蘆。在燈下看着銀瓶道。我一件東西。是一個人送你的。銀瓶不知道。只道是好話。問是甚麼物。翟員外取出紅葫蘆來。道。你的物兒。怎生送了鄭玉卿。你家拿着我裝幌子。你可養漢。把那紅葫

蘆照臉一摔。銀瓶道。一件東西。就沒有一模一樣的。怎麼就執着是我的。翟員外惱了。把抹胸掀起來。道。這不是繫這個的去處。因甚麼沒了。把銀瓶打了兩個巴掌。險不跌倒地下。拿起一根拴門小棍子。一把採倒。打了百十下。虧了櫻桃拉開。銀瓶哭着往後房去了。翟員外怒沖沖的叫開大門。和小廝往他家睡去了。不題。從來說。樂極生悲。甜中生苦。人無千日好。花無百日紅。世間都是這等變化不常的。月明到了十五。還要漸漸缺了半邊兒。何況這世事人心。那有吃沙糖到底的。世上有三件美事。偷情。燎肉。臨明睡。怎麼講。這五更天將明了。多是睡得甜甜兒。怕人驚醒。肉在火上炙得香香兒的。在旁看着。定是流涎。恨不得一時到口。只有偷情更美。拿着別人的老婆。動自己的興。或是佳人遇着才子。曠婦遇着鰥夫。兩意相投。湊在那星前月下。比那自己妻妾。自己的丈夫。偏是有趣。只有一件。到頭來終不長久。不是着本夫殺了。就是

中間另續了別人。爭姦害命。告到官都是斬罪。大禍自此而起。所以說。
賭生盜賊姦生殺。有詩奉勸世人。
參透偷情二字禪。好姻緣是惡姻緣。
既傷天理還傷命。壞了聲名又使錢。
樂久到頭終有散。情濃畢竟結成寃。
何如偕老梁鴻婦。舉案齊眉到百年。
却說這翟員外走到他宅子裡。尋思着惱了一夜。纔知道鄭玉卿串通
鴇子。着我使憨錢。他做了闞客。這不是俺賣酒。他先醉了。次日。請了孫
寡嘴來告訴。要着他上李師師家說話。我賠着一二千銀子。不得和老
婆睡一夜。倒貼了別人。我當着個不要宿錢的忘八。不如看了日子擡
了我家裡來罷。再不容見客了。如今弄得又不像婊子。又不像良家。倒
不如我明明教他接客了。一面去說。李師師因漏出馬脚來。也沒話說。

大聰明

有悟性有見識

只推道。姑娘年幼。不知好歹。着姑爺生氣。等慢慢的你京裡修起個宅子來。齊齊整整的。有些體面。人也好看。孫寡嘴回了翟員外。李師師這裡又請將鄭玉卿。要央他和員外說話。玉卿使性子不來。請了兩次。玉卿有心要看銀瓶。怕扯脫了。忙忙來到客廳內坐下。只見櫻桃來掀簾子。道。姑娘有句話。叫你到二更天過來說。聽着我喚貓就過來。一言未了。巫雲出來。驚得櫻桃走了。李師師請進玉卿。去書房說話。道。你好個人兒。小小的年紀。裝瘋撒漫的。一句話也藏不住。和這些孩子們驢囉狗喤的。有一點老成氣兒。俺這門戶裡好容易裝得體面。你件件不細密。如今着人看破了。甚麼道理。當初說過銀瓶不許過門。是你講的。有寫的婚單。今日翟員外着孫寡嘴來。要使轎擡過銀瓶家裡住去。也要講過口亮。不着些大大的財禮。也難道就使頂轎白擡了去罷。好個鄭玉卿。見李師師又動了財心。就順口道。這個不大緊。翟員外當初的禮

眞是巧舌

物。不過是包身的光景。今日要一手兩開的營生。他也惜不得費。娘這裡甚麼口氣。兒子好去說。他昨日從洛陽販了五千箇青白布來。營裡官兵們出不上價。還沒賣哩。一時無錢。就兌過貨來也罷。說得李師師喜了。纔問道。這紅荷包的事。他把銀瓶打了幾下。都是你惹的。我看你甚麼臉兒見他。說着。笑了。玉卿道。我們小人家好頑。那日問銀瓶討了這個樣子。要家裡照樣去做。誰想他動起這個疑心來。一向不來。也就爲這個嫌疑。常常遠着些。人沒得說。師師道。這風月機關上說道。章臺路不是容易走的。偷寒送暖。全要把口兒放穩些。到處裡就容得了。說着話。拿茶來吃了。着玉卿晚上來回話。玉卿謝了茶。起身去了。原來光棍巧嘴。只哄得人一遭。今日翟員外吃了橄欖。曉得回味了。那有還聽鄭玉卿話的理。他因李師師動了財心。順水推船。哄他個笑臉。好來走動。那翟員外就十分呆了。那有驚魚還來上鉤的。因此玉卿出了門。不

出題

尋翟員外。到了自己家屋裡算計。如今翟員外看破了。決不肯把銀瓶放在他家裡。我又有這一番破綻。連翟員外家不便行走。可惜一段好姻緣。半路裡做了個露水夫妻。又想起銀瓶的情來。生死難開。兩下難捨。不如尋個機會。如此如此。這般這般。好個妙計。只今夜就與銀瓶算計定了。趁此機會。李師師求我說話。不提防這一着。教他終日打雀兒。被老鴉嗛了眼。等到黃昏。捱到二更時候。換了黑衣裳。踅到河遍。(邊)在李師師後園牆下。伏在柳樹影裡。只聽見櫻桃在牆上露出臉來喚貓哩。當初李瓶兒接引西門慶成姦。原是喚貓爲號。今日又犯了前病。有貓兒山坡羊一首。

貓兒貓兒。你生得十分甚妙。幾日不見葷腥。就嬌聲浪叫。你生得掛玉金鈎。雪裡送炭。實實的稀罕。又會那上樹扒牆。輕身的一跳。老鼠洞裡。你慣使眼瞧。紅綾被裡。親近了我幾遭。

舊本中那得此詞來

細筆

幾個哥哥看句法之妙從出師表連出先帝二字變來

你有些毛病兒。好往人家亂走。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門。錯走了路道。昨日裡餵得飽了。不知往誰家去也。你休去竊肉偷雞。惹得王婆子家吵吵。貓貓。你口裡念佛。偏喜這點腥臊。貓貓。你早早來家。怕撞着那剝皮的去賣了。

這玉卿聽見喚貓。順着柳樹。往牆上下來。牆原不高。櫻桃使個杌子接着。銀瓶半卸殘粧。倚門而候。這一時。把角門關了。櫻桃原是一路的。又梯己賞了他些花粉戒指兒。買得不言語了。只落得兩個人放心說話。上得閣子。把窗上雨搭兒下了。望不見燈光。銀瓶倒在玉卿懷裡。眼淚簌簌。只不敢高聲啼哭。玉卿也自傷情流淚。銀瓶道。如今翟家要擡過門去。我的哥哥。咱就再不得一面了。我當初原爲你纔許了他。既然咱兩人拆散了。我死也不肯嫁他。我的哥哥。今夜見你一面。辭了你。我明日一條帶子就吊殺了。我的哥哥。你還來送我送兒。他這巢窩裡有什

麽情。不知給口棺材那沒有。說到這裡。和玉卿二人抱頭痛哭。連櫻桃也在旁揩淚。玉卿看着櫻桃道。我的姐姐。央及你下樓去替我聽着些動靜。怕那院子狗咬。我好早走。休再做了那一夜。險不打殺了。哄得櫻桃下去了。玉卿道。姐姐。你且休哭。我有個心腹話兒。單來和你商議。如今咱在這裡已是做不成夫妻了。你花朵的人兒。難道就死了罷。如今只有一計。這後園就是汴梁河。南船極多。賃下一隻小船。來這河裡接了你去。我又沒有爺娘家事。沒有妻子。戀着甚麽。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。在鎮江水營做把總。有了咱兩口。那裡掙不出飯來吃。肯在這裡干死了罷。銀瓶聽說。把淚揩乾。道。哥哥。你這個法兒十分的好。只怕你沒錢。那裡去湊去。我這臥房有五個大箱。都是盛的翟家來下的金子釵兒。珠子挑鳳。纓絡罩面兒。翟員外的大元寶。李媽收去。還有他包席的銀子。封在這箱裡。還有好些整尺頭。不曾剪的。也還值八九百兩

銀子。你早早安排停當。我這裡度日如年。知道那廝幾時來撬我。只得二三日裡。雇下船。趁月黑頭。好接這東西。連衣服被褥。我的鏡架銅盆。好少兒哩。你平日打得好彈弓。把個彈子打在我這樓上來。是個信。我好安排。連櫻桃都拐了去。路上好服事。說完了話。二人如何肯罷。就在床沿上勉強相親一度而別。銀瓶取出金鐲二副。零銀一大包。交與玉卿。依舊過牆去了。到了明日。玉卿叫家人進喜。同到汴河口。賃了一隻浪船。是蘇州來的。因送人的家眷坐下來。急要回南。只使了十五兩銀子。雇到揚州。立下契。交了五兩銀子買神符。說是家眷船。他把家下心愛的物件。隨身被褥。先下了船。分付進喜在船上守着。他挨到日晚。到那河邊。裝打雀兒。照着銀瓶閣子。不過數十步。一個彈子輕輕打在樓板上。內有一條紙兒裹着。不敢多字。只寫了三更二字。銀瓶時刻在房等信。久已把箱籠包裹停當。見了泥彈。不勝之喜。和櫻桃久已說通。要

文人之筆無縫

出去從良。在這巢窩裡終來不是個常法。講成一路。等到二更夜靜。玉卿早把船泊在後園柳陰下。哄得艄公睡下。叫進喜園外接着。他是熟路。進得園來。櫻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牆根。使一張桌子擱得高高的。玉卿件件運過牆去。纔扶銀瓶過牆。把櫻桃抱在牆上。小進喜接下去了。俱進了艙。那船家是個蠻子。只道是夜裡纔搬了家眷到了。正是順風。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。到了天明。不見櫻桃過院子來取洗面水。李師師起來得又晚。等到日午。角門還不曾開。叫了半日。沒人答應。把門掇開。看了看。那裡是個人影。樓上拾掇得空空的。一地都是紙。連琵琶箏都拿去了。只撇下一個馬桶。西牆根下一張桌子。報與師師知道。嚇了個立睁。這纔是強盜的東西被竊盜剜去。即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尋。報與翟員外騎馬去趕。貼帖子說報信的五十兩。那知他風高水路三千里。帆掛揚州幾日程。不說氣睁了翟員外。活惱殺李師師。要告

狀打官司。不題。却說這玉卿一路長行。過了淮安高郵湖。順風到揚州關上。泊下船。銀瓶甚喜。見了些山水人烟。一路上鮮魚美酒。手邊不少銀錢。大吃大弄。強似那汴梁風景。或是玉卿吹笛。銀瓶吹簫。櫻桃管頓茶酒。到夜來。一床而寢。好不快活。正是。從來好事不堅牢。彩雲易散琉璃脆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五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正法品

第二十六回　薄倖郎貼金易色　癡心婦喪命償冤

詩曰。

汴水隋堤柳線長。繁華勝地閱興亡。
烏因舌巧多移樹。花爲心多少定香。
洞外白猿常盜女。溝邊紅葉誤逢郎。
隔江日暮行人遠。紅蓼白蘋易感傷。

單表這揚州城有一鹽商姓苗名青。家資有十萬之富。當年夥了水賊。

禍機到了

世上無此快事可常之理

賣弄生事

曾劫殺主人苗曾。以成巨富。揚州人稱他爲苗員外。爲人心高好勝。吝財重色。在這揚州鈔關上專做鹽過引。新娶了一個妓者董玉嬌兒。在他船上。日日香浮醽醁。醉擁鮫綃。自誇他的富豪無人可比。那一日。鄭玉卿和銀瓶到了揚州。把船緊綁在大船邊。這玉卿從幼年沒出外的後生。見了這繁華烟火。即時下船。沽了一罎三白泉酒。和些鮮魚螃蟹荸薺風菱之類。使船家整了一席酒。和銀瓶行樂。到了入夜。各船上燈火輝煌。笙歌齊奏。銀瓶沒見這光景。出到船頭。看見水天一色。綠柳垂堤。那畫橋上簫聲不斷。喜得個銀瓶忙把紫簫取來。和着鄭玉卿唱曲相隨。無數的客人倚舟而聽。這苗員外和董玉嬌彈唱了一會。怎比得銀瓶清楚。如鳳泣龍吟。游魚出聽。待不一會。鄭玉卿吹笛。銀瓶琵琶相隨。到了三更。二人猜枚行令。抓打拿情。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。那船上董玉嬌道。這一套吹彈。不像揚州。一似京師來的。但沒見這個人甚麼

樣兒。苗員外道。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。問他個來歷。看他這光景。不像個良家。要是婊子。就見見何妨。一個鄰船。左右沒人看見。你過去訪他訪兒。看是個甚樣的人兒。過了一夜。苗員外寫個通家侍教弟帖子。着福童過船來。說道。俺員外聽得相公吹得好簫。着實仰慕。特要過來相訪。鄭玉卿初到江湖。要賣弄他的絲絃。聽見朋友。如何不喜。道。快請來相會。那苗員外從大船上走過來。匾巾盛服。生得凹目黃鬚。鷹鼻蛙口。富態中帶些凶像。玉卿使銀瓶迴避。請在前艙。銀瓶忙着櫻桃送過一盞松仁泡茶來。員外接茶。先看見捧茶侍女生得清雅。打扮得內家腔調。就知主人是個大方家了。員外問玉卿道。老兄從何處來。玉卿答道。小弟自東京來。因舍親在鎭江。有字相招。昨日到此。這艄公講過到這裡換船。明日還有一日住。天幸遇兄。先蒙枉顧。員外道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因兄爲人高雅有趣。天涯相會。也是有緣。還要扳教。說畢。去了。鄭

有心誇富

玉卿即時也就回了拜。見船上拿着兩三架天平兌銀子。纔知是個鹽商。玉卿越發感仰他下交之意。待不多時。那蘇州艄公替玉卿另賃了一隻大浪船。越發齊整。玉卿這裡先使櫻桃過去。把皮箱行李一一運過。那苗員外見玉卿移船。料銀瓶出來。要打從大船邊過去。把船窗半開。睁睛久等。見銀瓶從小船過來。扶着跳板。上那浪船。好不嬝娜。

花有嬌香玉有情。　淡描輕染自盈盈。
世間多物皆堪畫。　止有風流畫不成。

苗員外一看。纔知道曾經大海難爲水。看過巫山不是雲。這不枉了是個美人。空自揉脂抹粉。亂唱胡彈。堆千積萬。只好替這人提鞋罷了。回到艙中。尋思了一會。我看看這人來得古怪。就是巢窩裡也沒有這樣絕色。敢是在那王侯府拐出來的。也不可知。即寫一❶請柬。是翌午奉扳雅會。過了船。投與玉卿。謝了。明日赴席。玉卿恃着手藝。要在揚州子

才人着眼

擬獃

弟行中奪萃。又見朋友敬奉他。如何不喜。到了次日。穿了一套新衣。過這鹽船上來赴席。苗員外早已筵開錦繡。褥列芙蓉。船上好不齊整。揚州繁華所在。何物不有。擺得響糖八仙。甘蔗獅鹿。果面杯盤。行了安席禮兒。苗員外見玉卿年小面嫩。漸漸逗他。說。這簫和琵琶不是這裡傳授。玉卿誇道。汴京王一娘是大內裡樂師。小弟學了十年。還趕不上他的指撥。家房下是李師師府裡的傳授。記的大套數多些。玉卿又吃了幾杯。心裡發癢。就討琵琶彈了一套。那苗員外贊之不絕。道。小弟從不曾見此妙彈。如老兄不棄。肯同一拜。即兄弟一樣。小弟出妻獻子。還替兄做得些事。不枉今日一會。鄭玉卿那知是局。見他是鹽商。結得這個朋友也不枉了我江南的事業。就起身來道。小弟極有此意。只不敢高扳。既蒙不棄。小弟執鞭隨鐙。亦所甘心。即斟過一鍾酒來。放在苗員外面前。納頭便拜。問了年紀。苗員外三十八歲了。玉卿十九歲。理當爲弟。

受了一拜。即叫船上小郎二十多人。俱來給玉卿磕頭。玉卿感激。甚不過意。苗員外又傳董玉嬌來。叔嫂行禮。這玉嬌纔二十一歲。打扮得艷粧花面。從後艙出來。玉卿忙忙下禮。苗員外攙手扶起。兩人平拜了。即取椅來。橫頭而坐。玉卿偷眸一看。好色心邪。偏看着別人碗裡饅頭是大的。心裡算道。銀瓶到如今和良家一樣兒。不會奉承。怎麼比得此人。一雙秋波斜視。定是風月高強。又不好正看。只得彼此送情。原來董玉嬌故意要勾搭鄭玉卿。好看他的老婆。苗員外叫玉嬌讓一杯酒。取琵琶來領領鄭賢弟的教。他東京是宮院裡傳授。着他點撥點撥。這玉嬌先滿滿奉了一大銀鼎杯。取了琵琶。唱了一套。

江兒水

則道是淡黃昏素影斜。原來是燕參差簪掛在梅梢月。眼看

見那人兒這搭遊還歇。把紗燈半倚籠還揭。紅妝掩映前還

怯。手撚玉梅低說。偏咱相逢。是這上元時節。

前腔

止不過紅圍擁。翠陣遮。偏這瘦梅梢把咱相攔拽。喜迴廊轉月陰相借。怕長廊轉燭光相射。怪檀郎轉眼偷相撇。

六犯清音

他飛瓊伴侶。上元班輩。迴廊月射幽暉。千金一刻。天教釵掛寒枝。咱拾翠。他含羞啓盈盈。笑語微。嬌波送。翠眉低。就中憐取則俺兩心知。少甚麼紗籠映月歌濃李。偏似他翠袖迎風糝落梅。恨的是花燈斷續。恨的是人影參差。恨不得香街縮緊。恨不得玉漏敲遲。把墜釵與。兩下爲盟記。夢初回。笙歌影裡。人向月中歸。

唱畢。玉卿誇之不盡。因說道。小弟既蒙不棄。先來取擾。容次日具一個

入殼了

薄酌。請二位兄嫂到了小舟。也是天假良緣。使弟婦拜見。苗員外費了這場心。原求這句話兒。忙道。老弟客邊。廚下未必有人。倒是小弟攜一席過去領教。玉卿笑道。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。叫包席的安置停當奉候。只是褻尊些。說畢。又讓了幾杯。玉卿有酒了。取過簫來。賣弄他本事。吹了一套關山秋月。眞有穿雲裂石之聲。董玉嬌兒也贊不絕口。苗員外使了個眼色。董玉嬌已知其意。把脚輕輕一勾。玉卿瞧着苗員外回頭。燭影裡也就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董玉嬌把一個三事汗巾兒。挽着同心結香囊。悄悄送與玉卿袖中。苗員外故意推醉。任憑他二人猜拳飲酒。玉卿飲至三鼓纔過船來。銀瓶還點燈相待。斟了茶給他吃了。誇這苗員外義氣。拜交兄弟。使他令夫人出來相陪。原來也是個妙人兒。咱明日也備一席酒回他。少不得你出來也回他個禮兒。銀瓶道。人生面不熟的。怎好出去。玉卿道。他江南的風俗不同咱北方。多少做

生意的。都是堂客掌櫃。大等子和人秤銀子。極大方的。那似我北方縮頭縮腦的。倒叫他笑咱不老成。說畢。宿了一夜。乘着酒興。又在艙裡。床上床下都是平地板。玉卿儘着滚上滚下。三人魚貫而寢。只因得了董玉嬌的汗巾。借着銀瓶發的興。在董玉嬌身上纔覺有味。到了天明。忙去叫廚子備了一桌整齊的席面。自己上大船上來請苗員外夫婦。日色平西。苗員外意在夜飲。燈燭之下。好玩弄銀瓶。❷因此晚晚的過來。先使一個丫頭送一紅帖。上寫。忝盟妹苗門董氏斂衽拜。說道。俺奶奶先過來拜了鄭大娘。另來赴席。這都是苗青定下抛磚引玉的計。待不多會。只見董玉嬌從大船頭搭着跳板。過鄭玉卿小船上來。原來是積年揚州瘦馬。又在門戶裡出身。苗員外使四百兩銀子包他一年。甚麼事不精乖。不消說衣裝人物。只這幾步走。顯出那一點金蓮。就是柳下惠也要開懷的。上穿一件月下白透地春羅。襯底是桃紅縐紗女襖。繫

一條素白秋羅湘裙。剛露那絳瓣弓鞋。一點凌波。扶着跳板。做出那一種嬌態。輕輕過去。銀瓶迎進前艙。也換得鬆鬢平頭。一身淡色衣服。不消二日。學成了揚州打扮。

尤物

這玉嬌一看。眞是渾身是俏。世上無雙。彼此相讓。都平拜了。讓到後艙。櫻桃捧上茶來吃了。董玉嬌問道。姐姐貴庚。幾時生。銀瓶道。妹子今年十八歲了。七月十六日生。又問。姐姐貴庚。玉嬌道我今年二十一歲了。十二月初四日生。比姐姐癡長了三歲。那件比得姐姐。又問道。爲甚麼事兒上江南來。都一對小小年紀。鄭叔叔就是個老江湖。吹彈絲竹。滿揚州也找不出個對來。

章臺口角

銀瓶老實。不曾出門。那裡答應得來。東一句。西一句。說是隨着玉卿探親。問道是甚麼親。又答不來。說是從小兒定的親。問道公婆幾時不在。又答不來。鄭玉卿在外艙聽着。生怕決撒。連忙進來作揖。替銀瓶接話。待不多時。只見苗員外換了一套新衣。把臉上肥皂洗得光光的。玉卿迎入前艙。彼此又平

談色入微人不曾道

拜。行了酒禮。安坐已畢。掛起那琉璃羊角一枝蠟燈。照得浪船上紅紗亮槅一片硃紅。玉卿怕船在關口上。不好頑耍。忙叫艄公將浪船放出西岸柳蔭之下。繫了纜。東方月出。玉卿纔請董玉嬌來入席。銀瓶後隨。鋪氈讓員外行禮。苗員外已是酥麻了半邊。那裡肯受。玉卿不依。只得二人平拜已畢。俱安坐入席。董玉嬌在苗員外肩下挨坐。銀瓶和玉卿相挨。櫻桃斟酒。却是四個小金蓮蓬鍾兒。李師師箱中之物。苗青見此。就知來路不明。把眼燈下細看銀瓶。又比白日不同。看官聽說。大凡世間尤物美人。俱是天上的光彩。生下來。就如名花異卉。有一種寶光在面上。綽約閃爍。忽然是紅。又忽然又是白的。他如不笑時還好。只一笑之間。非紅非白。就如菩薩放光一樣。實實的認不眞他。所以唐明皇沈香亭一枝牡丹。變成五彩。青黃紅紫。一時變化不定。謂之花妖。應在楊貴妃亡國上。大凡尤物。不妖其身。定然妖人。這銀瓶才色絕代。那有個

有態

平平過到一世的理。苗員外一見銀瓶。看了個飽。纔知世上的人不曾見女色。抖起他這垂鈎下餌神奸計。打虎抛羊絕戶心。有詩單說這美色不可輕見淫人。不但女色。就是古董字畫。多有取禍處。

物因奇怪皆成害。　色有嬋娟易作妖。
不向人前爭巧艷。　免教他日恨餘桃。

那時飲酒添換將畢。明月初上。照得滿船如水。揚州關上絲竹諠譁。那銀瓶聽得吹彈不在行。把口捂着微笑。玉卿道。等我吹吹笛。和他們船上比比。叫銀瓶取出一隻西洋老血兒。是皇上賜李師師的物。滿滿斟上。送與苗員外。他却取箏來。安在小几上彈起。眞是雁唳長空。龍吟秋水。驚得那些船上人都不彈唱了。員外飲畢。也斟了一杯回敬。玉卿却取出一面鏤金螺甸琵琶來。那是民間之物。又叫銀瓶彈。銀瓶因沒人合着。不去接。苗員外使個眼色。董玉嬌知道了。早接過琵琶來。彈了一

眞方假藥

套清商。也是揚州有名的清彈。銀瓶又要奪勝。早接過來。叫櫻桃斟酒。勸大娘一杯。彈了一套漢宮秋。員外說起江湖上事。艄公不可輕信。你小小年紀一對夫妻。又有這些行李。該到店裡另寫大些的船。萬一這艄公不小心。哄得你們睡了。撑到湖蕩裡。還不知是那裡。說得鄭玉卿害怕。苗員外道。小弟有一隻浪船。正要鎭江去。自家的艄公。叫他服事也便些。倒像骨肉關切的話。玉卿謝了又謝。許着明日移船。飲至三更。把船依舊回到關上泊了。如此你來我去。不止一日。那日。苗員外進城和衆商人見鹽院去了。一些小郎都跟了去。玉嬌兒將船窗取開兩扇槅子。故意把手一招。玉卿積年子弟。勾搭熟了。踰窗而入。閉上艙門。忙把玉嬌摟定求歡。那玉嬌受了苗青秘計。十分奉承。即說嫌苗員外粗醜。一見你這樣知趣。(恨)不得和你同生同死。說到熱處。兩人幹夠多時。果然玉嬌風月狂淫。水氣交湊。弄得玉卿快不可言。就說。銀瓶雖

該死

說入無痕

美。年小不知滋味。但得咱兩人長遠相交。我情願把銀瓶嫁了。玉嬌道。你要肯時。我管慢慢和員外說。你休改了口。玉卿道。我有假話。就掉在揚子江裡。說畢話。仍舊過船來。把槅子閉了。銀瓶那得知道。至晚。苗員外回來。董玉嬌如此說了一遍。不勝之喜。另治了一席。請過鄭玉卿來。道。老弟。你我同盟生死的人。不該說假話。你這婊子是那裡拐了來的。那有良家女兒這樣一手絲絃。賢弟不知。這揚州番捕拿賊的公人極多。這二日。來我這船上打探得好不緊急。一把套住你到官。就完不得事。如今這金兵大亂。東京來的人不許收留。好不嚴謹。說得鄭玉卿沒有主意了。道。隨哥怎麼樣。小弟敢不從命。苗青道。你實說這女子是那裡來的。我替你安排。那鄭玉卿只得略露出幾分。說是東京娶過的婊子。原不是良家。苗青道。既是婊子。何妨明說。小弟這董玉嬌。也不過是娶的門裡人。我們風月中的浪子。不過是興個新鮮。那個是三媒六證

娶的老婆不成。說到中間。叫董玉嬌出來。和鄭玉卿猜枚豁拳。故意頑成一塊。玉卿還不敢放膽的頑。這苗青叫他輸了的叫誰親娘親爹。一味皮混。他也要如此如此。飲到樂處。董玉嬌要請過銀瓶來吃酒。請了二次。推說睡了。兩句話激得鄭玉卿跑過艙去。也不管他殘粧半卸。一把扯着往大船上來。銀瓶掙着不肯。險不掉下水裡。這裡重整杯盤。說破是婊子了。行了一個令。大家講就。誰輸了把婊子送到誰懷裡。苗青故意先輸了。董玉嬌斟上滿滿一杯酒。倒在玉卿懷裡。一遞一口吃了。第二擲。鄭玉卿輸了。該銀瓶送酒。他却不肯去近前。只遠遠送了一杯。又回來坐在玉卿身邊。董玉嬌惱了。道。鄭叔叔全沒有男子氣。難道人家的是婊子。奉承了你。你家就是自家老婆。也要送過去。激得玉卿把銀瓶一把抱起。輕輕送入苗青懷中。苗青要他口口相還。銀瓶羞容滿面。只不好哭起來。從此大家混鬧。不題。那日。董玉嬌和鄭玉卿說。我和

獃子中計

可憐良心不壞

天生殺才

又作態

你這等相厚。離不開了。夜裡哄苗員外。說是你要嫁銀瓶。他說情願出一千銀子。要多添財禮。他也依了。如今咱兩下定個計。你只說是換婊子。再貼上一千銀子。你只去了一個銀瓶。有我頂着他的窩兒。咱還白得了一千銀子。有了咱兩人。那裡去不得。你要肯了。我好再哄苗員外。這鄭玉卿原是蕩子。有甚正經。看着銀瓶舊了。又要新鮮新鮮。滿口許了。道。早說定了。一面兌銀子。一面過船。我自有個法兒。教他不覺。到了次日。苗青請過玉卿來。道。闞客換婊子。也是常事。老弟。你教我添多少。明說了罷。依着玉卿要二千兩。董玉嬌把臉揚着道。要換就不消爭多爭少。俺們那個是牛是驢。說着。哭去了。講了一會。苗員外添上一千之數。彼此不許帶箱籠。明日只說移船。午後各人開船。銀瓶那裡知道。飲到月下三更。苗員外取出二十錠元寶。放在一個箱裡。擡過玉卿船上來。只說盛的家伙。要往南帶了去。到了明日。有一隻大浪船。另一個艄

該死

公來把船上箱籠物件俱搬下船去。可憐銀瓶全不疑心。只道是換船。

那知是換人。將船搬畢。先使櫻桃過來看行李。玉卿到船上和銀瓶說。

你不過去謝謝他苗大娘。和咱頑了這幾日。親姊熱妹的還不得如此。

他苗大爺又不在船上。你們說兩句話兒。就來接你。那知道董玉嬌先

已上了浪船。裝是先看銀瓶。他却使銀瓶去看玉嬌。兩不照面。哄得上

了大船。丫頭接進後艙。不見了玉嬌。丫頭道。俺奶奶纔去望大娘去。想

就來了。哄得銀瓶坐等。全不見到。玉卿又不來接。早已割開皮肉消前

債。又抱琵琶過別船。

花香曾借錦纏頭。　轉眼花飛樂已休。

白璧擲來因賤售。　黃金散去爲輕投。

酒闌月落羞瑤瑟。　水盡魚空冷釣舟。

自是情緣容易斷。　堪憐棄婦泣箜篌。

出題

當初你也負心如此

看官聽說這段因果。當初李瓶兒盜了花子虛半萬家財。貼了身子給西門慶。今日花子虛又托生做鄭玉卿。索他的情債。那銀瓶欠他情債。一一還完。還不足原數。因此又添上一千兩買身的錢。完了債。花子虛因氣而亡。尚欠他一死。却說銀瓶在苗員外鹽船上邊。許久不見玉卿來接。好生疑惑。待不多時。只見苗員外進來。朝着銀瓶作揖。道。我的冤家。你怎麼也到了我手裡。纔把鄭玉卿受了一千銀子。換了董玉嬌。說了一遍。這銀瓶纔如冷水澆臂。毒火燒心。放聲大哭。連罵負心賊不絕。這裡苗員外忙排花燭。擺上家宴。那銀瓶哭個不休。揉頭髮。抓臉。又要跳江。把苗員外慌了。那時金兵信急。兩岸俱有巡兵。他怕銀瓶喊叫。弄出事來。不敢留在鹽船上。忙使一頂小轎。哭哭啼啼送往城內鹽店去了。原來苗青老婆極是妒的。他家妓妾常是打死一兩個。苗青做不下主來。一向知道苗青包占董玉嬌。久在船裡。見轎子進來。只道是董玉

趣

嬌。忙忙走出。拿一根鐵火杖。一把採着頭髮好打。那銀瓶正不知是那裡的帳。一面啼哭。碰頭撞額。渾身是血。打畢了。纔知不是先包的那老婆。纔住了手。可憐銀瓶受屈不過。到了半夜。解了白綾脚帶。自縊而亡。這纔完了李瓶兒情債。直到了無情。完了李瓶兒財債。直到了財盡。不知這鄭玉卿得了財。又得了色。這一夜過了瓜州。船上開宴合歡。兩情已熟。何等快樂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。有分教。鴛鴦陣中。倒鳳顛鸞千種美。虎狼隊裡。人離財散一場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一」字原漫漶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補。

❷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五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妙悟品

第二十七回　淮安城月娘問渡　清江浦嫠婦同舟

詞曰。

滿庭芳

世事浮雲。行踪飛絮。天南地北悠悠。似春花秋燕。落葉與孤舟。任造化顛來倒去。一憑他行止沈浮。江湖杳。歸期難定。白了少年頭。　韶華能幾日。山長水遠。到處牽愁。看白蘋岸上。紅蓼磯頭。垂楊外數聲橫笛。驚起沙鷗。何處問。三閭漁父。

盡付與東流。

單表那世上離合悲歡。人生不定。到了亂世。越發是飄蓬斷梗一樣。忽然而聚。忽然而散。偏是想不到處。又有機緣。即如月娘。原爲尋孝哥。誤聽了信上東京。流落在給孤寺中。幸虧翟雲峯念舊。資助盤費。又與他搭了大船上的艙口。順路到臨清碼頭上。回清河縣來。算得是極停妥的。那知這金兵從山東搶下來。要截船上的宮人。只得改路。由黃河口上淮安去了。月娘在那大船上。如何敢下來。只得隨船而去。眞是由不得人。一個寡婦領着一個使女。雖是還有翟雲峯送的幾兩銀子在身邊。知上那裡去好。獨自沈吟。在船上不多二日。過了黃河。是淮安地方。到了閘口。只見江南一道旨意下來。說是金兵有信南犯。恐有奸細過河。只將東京送的宮人點名上船。一應帶的閒人。不論男婦。俱趕下船。不許放過一人。使官兵過船。把月娘一起搭載男女一齊趕逐。幸虧那

管船的太監認得翟雲峯。把月娘包袱都送下來。其餘別人。還有空身趕下來的。好不苦楚。這月娘和小玉下了官船。守着個包袱。孤孤悽悽。却往那裡去好。又沒個熟人問問路。如何往山東回臨清去。母子二人河上坐了一回。天色漸晚。那些大小船隻上人都坐滿了。月娘羞慚。不敢近前去問。使小玉。你去河岸邊。問有小漁船。咱賃一隻罷。小玉走到河口。要包一隻船上山東。那有去的。只見河梢頭停着一隻小浪船。一個七十歲的老艄婆。在船頭上補破襖。小玉問道。你這船可上山東去麼。婆子道。這船上有人雇下了。淮安李衙裡奶奶雇下。上東海燒香的。你要那裡去。小玉道。俺也是兩個女人。上山東的。婆子道。沒有男子人麼。小玉道。沒有。只我娘兩個兒。要有艙口。多多的謝你些船錢。不拘是誰家雇下的。就在後艙裡也罷。原來小玉隨着姑子妙趣上東京。坐了一遭船。外邊走了二年。也就有些江湖的老氣。道。就是糴米。都講在一

處罷。婆子道。我家老公上城裡去接李奶奶去了。等他來商議。說不多時。只見一個老船家。領着一個後生。挑着一擔行李。望船上來了。近前見小玉和婆子答話。問是做甚麼的。婆子道。是雇船的。我說李衙裡雇下了。他說是兩個婦人。要順路回山東去。好不好帶在船梢上。也多賺幾錢銀子。添着好糴飯米。老艄公又問小玉道。你只有兩個人。帶在後艙。做三兩銀子罷。還添上一斗米。小玉道。多了。帶米做二兩銀子罷。說了半日。小玉怕天晚了。道。添上五錢銀子。到那裡下船。艄公道。過了海州。是青口地方。起旱是雇脚。水路有船去的。小玉回來和月娘說道。是一個奶奶雇下。燒香上東海去的。又沒個男客。咱一路搭着他。好不方便。只講了二兩五錢銀子。咱今夜就宿在船上。老艄公兩口兒倒老實哩。月娘歡喜。即同小玉擕着包袱被囊上了船來。原來一個席棚。搭着四艙。後面是鍋竈。艄公白日在岸上拉縴。黑夜在船頭上睡。這小後生

針線

詳細

守着行李。收拾了後艙。給月娘小玉安置包裹。一宿晚景。不題。却說孟玉樓從那年嫁了李衙內。陞在嚴州府。後來陳經濟去拐騙他。被李通判將衙內趕回原籍眞定府。因遇金兵大亂。不敢北回。後來李通判故了。只得在淮安府典了一處宅子住下。一亂三四年。孟玉樓生了一子。叫做安郎。不幸衙內去歲感了時症。五日而亡。止撇下玉樓和安郎。年已五歲。因許下海州清風頂三官殿去還願。賃了船在淸江浦等候。那知天緣相湊。月娘在此相遇。也是月娘平生賢惠。待衆妾有恩。該受此一番接濟。這都是他的積德。絕處逢生。到了次日天晚。只見一頂小轎。一個丫鬟騎着驢兒。孟二舅抱着安郎。從岸上來。這小後生接着。下了轎。搬上行李。玉樓進艙。下了前艙的簾子。天已昏黑。後艙使蘆席隔斷。彼此不得見。這月娘只道是秋水片帆孤雁宿。那知道月明千里故人來。到了第二日。這小後生纔和玉樓說。這船上艄公又搭了兩個婦人

筆力如畫

鐵人淚來

在艙後。不知是那裡人。也要往山東去。玉樓也沒言語。這船由淸江浦閘口到了安東縣。水又寬。風又大。拉不得縴。到夜裡。大雨如盆傾一般。上邊蘆席濕透了。下邊船板透水。把墊船的草都濕了。到了三更。點起燈來。婦女忙成一塊。只管往外舀水。這月娘後艙高叫。小玉。起來看看包袱。休要漏濕了。玉樓半夜聞聲叫小玉。好像大娘的聲音。早已把艙後的蘆席揭起。方纔見面。忙叫。大姐姐。你怎麼來到這裡。月娘諕了一驚。細問。方纔認得是孟三姐。不覺抱頭大哭。正是。一葉浮萍歸大海。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世亂年荒逐亂蓬。佳人流落思無窮。

繁華過眼容全改。兒女牽腸恨不同。

海畔難期帆影外。天涯重聚雨聲中。

誰言歧路愁歸處。猶有孤雲伴塞鴻。

我也要哭

涙來

玉樓和月娘哭罷多時。纔問道。怎麼沒有孝哥。月娘聽說。放聲大哭。纔把金兵進城。母子拆散。上東京找了二年不見。翟雲峯家送我回臨清。不料官船又不走臨清。由黄河進了淮安。因此要趁船回山東去。姊妹們得遇着一處。這也是天幸了。月娘又問道玉樓因何穿孝。玉樓纔把李衙內父子俱亡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叫了安郎來給月娘磕頭。月娘一見。想起孝哥。涙如泉湧。想道。有兒的沒兒了。沒兒的倒有了兒。世上的事那裡想去。這裡姊妹同艙而宿。不則一日。到了海州板浦口。月娘要雇船上山東去。玉樓苦留。不肯住。恨不得一步到了家找兒子的信。那顧得荒亂。使孟二舅先上崖去問問山東的路。那店家說。如今金兵得了濟南府。立了劉豫爲王。不日大兵南侵。休說是兩個婦人。就是一隊軍也不敢走。說得月娘面面廝覷。一聲兒不敢言語。只是揩涙。這孟二舅也在傍力勸。說道。姐姐休錯了主意。如今人家還往南躲亂。你兩個小

女嫩婦的。孤另另要走一二千路。兵慌馬亂的。把身子保不住。今日遇見。就是一家了。回去淮安城裡。兩個寡婦一處做伴。南北大路上。少不得❶有了東平府的人來往。捎信給玳安來接。你在這裡。還只怕孝哥和玳安不知在那裡找你哩。正是遠的隔一千。近的隔一磚。將來母子相逢。和今日一樣。一個船上。不着下雨。還認不出來哩。玉樓也勸月娘道。他二舅說的是。不如咱一路進了香。回淮安去。等等安穩了。常有山東人來往。先捎個信去也好。月娘萬萬無奈。只得依言。道。只是打攪了你。你如今也是一灣死水了。玉樓道。姐姐說那裡話。想着那時同起同坐。一個鍋吃飯。從來不曾錯待了我。我就是到了李家。也沒忘了姐姐的恩。今日天叫相逢。着咱姊妹們做伴。這淮安湖嘴上還有幾間房子。每月討着租銀。公公和他爹的靈柩寄在湖心寺。還有兩頃水田。夠咱姊妹們用的。只這等還尋不出個伴來。說着。把船灣在黑風口裡。過了海

埋伏　天生好人　埋伏

州城。一路上雲臺山清風頂來。雇了兩乘小轎。幾個脚驢。孟二舅抱着安郎。早望見雲臺山三官大殿。好不巍峨。但見。

高峯突兀。巨海汪洋。黑風口浪捲千層雪。人度孤帆。白石渡潮湧幾家村。僧歸古寺。倒座崖。觀音名刹。延福觀。元始天宮。蒼松古柏。掩映金闕銀臺。瑤草琪花。恍惚蓬萊閬苑。南北磊古洞幽深。十八村。賢人隱迹。四面靈山福地外。千家烟火蜃樓中。

原來三元大帝。天官主福祿官位財星。地官主壽夭功罪幽冥生死。水官主四瀆五嶽風雨雷電之事。解厄消災。增福懺禍。叫得響應。上元中元下元爲他降生之日。原是兄弟三人。在此出家成道。得了天仙之位。因此四海九州來進香火不絕。這玉樓和月娘上得山來。先參了伽藍。討了脚力。上得南天門。只見密層層松竹雲烟。仙人採藥。老衲翻經。鐘

聲香氣飄出林外。眞是洞天福地。上得大殿高臺。俱是白石玉柱。雕作盤龍。法身高大。有二丈餘高。前後兩層迴廊圍繞。經樓香閣高出雲霄。二人不敢擡頭。拜畢。焚了香紙。玉樓道。請姐姐討籤。月娘捧籤筒在手。暗暗祝誦。若是母子再得相逢。求個上上。跪下纔搖一搖。早有一籤跳在地下。小玉拾起來。是上上第十一籤。

君是人間最吉人。由來陰德可通神。
明珠會合終須有。紫竹灘頭一問津。

玉樓也跪下討一籤。是中吉八十二籤。

月冷霜寒楚水涯。飛花已過五侯家。
平生積善無人見。一炷心香對法華。

兩人謝了籤。就有道人請去雲堂。齋飯已畢。捧過緣簿。求二位娘子布施。玉樓留了二兩香資。不肯叫月娘另費。月娘不肯。留下了五錢銀子。

下得山來。買了幾個鬼頭兒。紅棒槌兒。貨郎鼓兒。給安郎耍。❷又買了兩張雲臺山十八村出賢人的圖兒。那鋸樹留鄰。耕牛護主的故事。件件俱有。依舊上了原船。回淮城來。不則一日。到了淸江浦。因閘口不開。船走得慢。換上兩乘小轎。飛也似到了淮安。原來住在竹巷一帶河邊。進去五間門面。三層房子。後面住房傍一個小小閣子。上供着觀音菩薩。月娘進去和小玉拜了佛像。即收拾了閣子下一間。給月娘宿臥。姊妹二人同心一氣。過其日月。孟二舅自去湖上做小買賣。討租錢。不題。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見。正是。天長地遠誰能盡。明月蘆花無處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得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❷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五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戒導品

第二十八回　蔣竹山官星妙藥　苗員外賣富没誠

詩曰。

盡道該休不肯休。能消幾日下場頭。
饑烏飽肉貪猶喙。浪蝶尋花舞更稠。
適口味多因作疾。快心事過漸成憂。
三迴九折瞿塘險。安得灘灘遍歷遊。

前表過感應篇所說苟富而驕。不外個貪字。又説見人美色起心私之。

度世說法

誰肯

不外個淫字。且講這苟富二字。俗說無故而得千金。謂之不祥。多有暴富暴亡的。一似鬼神愚弄人一般。到了那擁着厚資。踞着高位。財大勢大。只覺天上地下。獨有他尊。誰看在他眼裡。忽然冰山崩倒。如雪點洪爐。那郿塢❶金谷之富。一霎冰消。求做一個平安乞丐。也不可得。總因氣高膽大。福過災生。因此這君子不輕受不義之財。不肯食無功之祿。不但沽名。也爲遠避些禍患。那小人如何捨得。所以個個不得長久。單說這蔣竹山。一個草頭庸醫。原因死裡逃生。忽然遇見金兵擄住要殺。全無生路。因搜出賣藥的鐵響虎撑來。知道是賣藥醫人。饒了不殺。先治好了斡離不的愛妾。又治好了金兀朮四太子。一時封了韃官四品之職。即如中國武職游擊將軍一樣。因此得寵。不離左右。替揚州鹽商說情。又賞了一船鹽。約有八百包。那時金兵初入中國。只道是官鹽。沒人去賣。賞了蔣蠻子做賣藥的資本罷。那知那鹽商汴梁行鹽。遇着大

難事

亂。要逃回揚州。把本銀暗打在鹽包裡。約有十萬金銀。那兀朮那得知道。蔣竹山平白地得此天大的財寶。那裡想起。從來說。福從此起。禍也從此起。當時蔣竹山因賞了鹽船。就在營裡開了一座鹽店。叫人發賣。先賣了頭一層鹽包。足得了四五百兩銀子。也是合該發跡。那日因家下沒鹽吃。擡下一包來。要倒在磁缸裡。只聽響了一聲。險不把個磁缸兒打破了。原來鹽裡埋的都是五十兩一錠的大元❷寶。每包裡十個。疾忙報與蔣竹山知道。又連夜取出幾包來。都是一樣。把元寶堆了兩大垛。諕得個蔣蠻子又驚又喜。就放在船上。不敢動了。若論正理。蔣竹山一個窮醫生。要有些正道。就該想起這等大財。日後享受不起。照舊進奉與兀朮太子。必然厚賞。還把他做個好人。從此得幸。加到大官。也是有的。這蔣竹山一個賣藥的窮光棍。如何有此見識。喜得沒天沒地。便認做他是一個大財神。合該得此橫財。白日黑夜算計着要享用這

十萬銀子。把舊婊子韓金釧兒聽見擄在營裡。使了三百兩銀子贖將來。做了渾家。又聽得臨清關上兩個粉頭彈唱得好。一個叫做李翠。一個叫做月娥。在藍旗營裡。也使了六百銀兩銀子買了來。一時間。好馬好鞍。前呼後擁。在家中吹彈歌舞。鬧個不了。每日價大酒大肉。吹打做戲。賭的嫖的。都來幫他。滿營裡只道他賣了鹽得的官錢。那曉得這暗中一股大財。正是。

人生禍福在機緣。命也無憑數也偏。
誰信衛青還尚主。安知石崇送空船。
雞蟲得失原成幻。魚鳥飛潛各自然。
喚醒塞翁成一夢。始終生死只空拳。

看官聽說。這個財字。貝傍邊加個才字。分明是有才的人纔享用得他。似那等窮人。只為無才。所以替那財主使喚。勞苦了一日。纔掙得那兩

說法　大慈悲　婆心醒世

餐飽飯。這個利字。禾傍邊加個卓刀。分明是有利的所在。就有人執刀伏在傍邊一般。似那等貪心害理。有利不能享受。多有傾家喪命的。也是爲個利字。錢字。金傍加兩個戈字。分明是有錢的人。就有兩層干戈在側。人所必爭的一般。似那等小人爭長較短。打官司。傷天理。也只爲個錢不肯捨。所以說。有萬金之福。必有萬金之才。纔享得來。纔保得住。如今小戶人家。有上幾貫浮財。不肯學好。就要心高膽大。不消幾年。官司人命。盜賊水火。必到破家纔住。也只因他沒有這福量。或是得之不義。水裡來還要水裡去了。或是福量限定。三升的鍋。容不下四升的米。也要滾將出來。因此這個銀錢有命。是貪不來的。只是有這君子賢人。纔曉得知命。省了多少心機。那小人行險。冒死求將利來。到底守不住。只落得一場好笑。那蔣竹山如何享得這等一個富貴。就是十萬金銀。叫他尋這一塊樂地去享受。如今兵慌馬亂。到處裡賊打火燒。也沒有

安身的去處。那宮室妻妾。衣服飲食。能用得多少。可見這件東西。少也少不得。多也沒處用。只有勤生儉用。安命樂天。極是便宜的。却說蔣竹山自得了十萬金銀。一時用不盡。又不敢搬下船來。晝夜憂思。反添上了三件大病。第一件。怕日久隨營。沒處安頓。被人知覺。稟到四太子營裡。從前追出來。不是福。倒是禍。第二件。太子爺原說只賞這鹽。還要這船載兵。不久要來封船。這些銀子可在那裡堆垛。第三件。這些營裡韃官們。個個知道蔣蠻子賞了許多官鹽。大家要來擡幾包去用。幾番來取。蔣蠻子自己知道鹽中有物。不敢送人的。這些金兵只道他慳吝。白白得了許多官鹽。一包也不肯捨。常發狠要來平搶些去。難道是你蔣蠻子用錢買的不成。因有此三件憂愁。弄出一件怪病來。像是氣蠱。又像是酒脹。其腹彭彭虛脹起來。又有三個相厚的嬌滴滴青樓。晝夜盤弄。那蔣蠻子有一件春方。是金鎗不倒。夜戰十女的。只求一個海狗腎。

要進與四太子。是無價之寶。那日就有一個醫人找將來。要騙他的。你道是甚麼東西。

草本名稱膃肭臍。一雄能御一羣妻。

纔來水底同魚戲。又到沙邊似犬棲。

性本發陽能下壯。力堪縱慾使陰迷。

只因好色心無厭。借狗爲人亦可悲。

原來這海狗腎出在東海文登膠萊地方。一雄能周百個雌的。因此在羣母狗中。打不出個雄的來。況他靈怪多力。只在海島中石上眠臥。再不肯上岸來的。如何拿得他。因此那捕他的漁人。看那島中有狗的踪跡。即便撒下密網長繩。套住他的脚手。便釘鈎鈎住。先儘他走個極力。我這繩上倒鬚鈎越扯越緊。漸漸扯到皮裡。疼痛起來。然後用力一收。海狗護疼。慢慢攏將來。扯到岸上。那些百十個狗子。都走下海裡去了。

絕倒

所以打的眞狗。斷斷得不着個雄的。只好將女裝男。以眞作假。騙他百十兩銀子。使油浸透。那裡認去。又有兩件假東西可以當做眞的。一樣是海貓。比狗一樣。只是嘴略平些。一樣是海豹子。比狗一樣。只是皮上有些花斑。此二物極易得的。雖是眞⿱髟巳⿱髟八。却又不如狗的中用。總是有眞⿱髟巳⿱髟八的。偏是假狗。有眞狗的。又是假⿱髟巳⿱髟八。那醫者急於取利。只得把那些陽起石。海馬。蛤蚧。肉蓯❸蓉一般發陽熱藥。齊齊做起。奉承那眠陽的老先生。略一舉陽。就說是海上仙方。從此再不軟了。那知此一服熱藥。便做西門慶的胡僧春方。久久力盡精竭。陽枯火虛。無不立死之理。今日蔣蠻子得了這個假狗。如異寶一般。慌忙走入營來。見四太子在營裡踢毬。站在一邊。不敢驚動。四太子見蔣蠻子進來。拿着一個黃油絹紙包着個甚麼東西。打着番語問道。甚麼物件。蔣蠻子跪下道。是海狗腎。前番王爺要找來合藥的。今日纔尋得來。原來金兵取了東京。

得的婦女萬千。恣情行樂。只要這個春藥。今日見此至寶。如何不喜。就賞了一個大元寶。留他飲宴。打着緊急鼓兒頑耍。因說。不日要往南攻打揚州。過了鎭江。直取江南。聞說揚州富庶繁華。怕兵一到。發火燒壞了城池。先發一枝大兵去招撫那些鹽商們。恐怕驚走過江去。沒人助我的兵餉。只這一句。把個蔣竹山提醒。也是他官星有助。即跪稟說。王爺如要招撫鹽商。醫官有一個絕好的相知。是鹽商苗員外。有百萬之富。但得前去叫他爲內應。可省十萬大兵。但小人不知用兵。只好做得文官。須得一大將同往鎭守。催辦糧草。接濟江南。纔可進兵。兀朮大喜。即時申請金主。先把蔣竹山使領揚州都督之印。明日即發你同阿里海牙領兵三萬。從旱路同行。兀朮自和斡離不一路攻打淮安。到瓜州會齊過江。蔣竹山起來磕頭如搗蒜。謝了又謝。那鹽船上十萬銀子纔有了着落。這些憂愁病腫。被喜氣一沖。就如吃了一帖大黃湯。一時消

散了。一出營來。傳聞他陞了揚州督撫。誰不尊敬。早有營中的南兵們投見的手本。不下幾千。那蔣竹山眞是富貴一齊來。想了想。這十萬金銀隨營南去。何等妥當。一到揚州。不知還得鹽商的多少珠寶。如此潑天之富。豈不是天送將來。正是人心如此。天意不然。總是造化愚人。無所不至。這蔣竹山一面大弄起來。做得二品服色。蟒袍金帶。執事旌旗。每日家吃賀酒。大吹大擂。金鼓喧天。準備點兵南下。那營中原有揚州兵丁。發了百十人先做奸細。去勾引鹽商爲內應。不題。

每笑天公罔善民。常將財色賺愚人。
蛾因投火偏張焰。魚爲貪鈎更設綸。
惡貫滿盈仍遂惡。身名奢泰始亡身。
明明慈母容驕子。暗使功曹報鬼神。

這蔣竹山潑天富貴。不求自至。安排南伐。不題。原來當日替汴梁鹽商

畫出奸狀

說情時。有一人姓王名敬宇。是徽州人。自失了鹽船。逃回揚州。還有些帳目在汴梁。使他親弟王二官人改名王文舉。在水營裡充一兵丁。聽得蔣竹山陞了揚州督撫。不日過江。情願來投一細作。上揚州傳與哥哥王敬宇。勾搭衆鹽商們內應。希圖保守身家。還望得些衆人的外財。即時寫手本。見了竹山。細說揚州城還有百十家大鹽商。金銀財寶如山之積。小人先到城裡通知。這起鹽商們眼見得南兵軟弱。敵不過金朝兵馬。誰敢不降。先把投誠的名冊彙報上來。也免得殺害性命。說得蔣竹山大喜。就賞了一張把總箚付。不一日。候阿里海牙整兵前進。却說這王文舉率領衆細作。扮作逃難南人。從清江浦由淮安去一半。從汴梁由河路上揚州去一半。王文舉先從水路到了揚州。見了哥哥王敬宇。找尋苗青員外。備說詳細。苗青喜之不盡。自己心裡想道。這富貴出在這裡。揚州城多少富商。今日俱在我手裡生死。這幾年多少嫌疑。

多少仇恨。今日都要在這件事上報復。尋思了一夜。怕開報不明白。請了一個爲行檢革退的生員。綽號王起事。因他平日好告人打官司。慣於開單捏款。賴債興詞。人家有爭訟的。就是他的買賣。專一兩下挑唆。只有弄起事來。再沒有消滅下的。又且書柬四六都是明白。自從革退衣巾。奪了衙門前的飯碗。全靠着苗員外鹽店裡作個記室。因苗青筆下不明。時常代筆。做了門下晚學生。早晚和店裡小郎們串通。得些小利糊口。因此苗青想起來。忙請王起事相公來。又怕他走漏風聲。許他五十兩銀子。也使他列上一個名子。日後金兵下了揚州。俱有陞賞。那夜至二更。悄悄商議。彙名具册。先使人在路上金兵營裡報了。定個日子。以何爲號。好做內應。這王起事又是個害人利己的。兩意相投。喜個不了。連日將揚州富戶行家大小鋪面。金帛子女。併養瘦馬。開雜貨。走蘇杭之家姓氏門面。坐落處所。分作上中下。和報審戶册一樣三本。又

把城中兵馬錢糧。將官姓名。虛實強弱。各造一冊。城上垛口門兵。某處有備無備。各造一冊。密討個暗號。在城上準備接應。背了衆人。使一的當心腹。同王文舉打扮作客商。把冊子打在貨裡。沒人知覺。沿路迎將來。不日。阿里海牙同蔣竹山率領三萬人馬。由汴梁水旱兩路進發。但見。

氈幕重重。帳房密密。弓刀簇簇。駝馬紛紛。黃沙漫漫起邊塵。黑氣層層迷日月。但行處。角聲振地。下營時。部落遮天。旗分五色。千里鳥雀投林。陣按八方。萬户人烟屏迹。打草搶糧。哨馬先行百里外。殺人放火。屠城常在一時間。

前軍行至睢州地方。王文舉認得蔣竹山旗號。跪在路傍。早被哨馬捉住。口稱是報揚州的機密軍情。傳至營中。見了元帥阿里海牙和蔣督撫。呈上冊籍。看了大喜。賞了酒飯。使他帶回空頭劄付一百張。任憑苗

員外分散。又給一枝番字白旗。藏在身邊。使他挿在城頭。即在此處攻城。又怕他有間諜。使來人先回。將王文舉留在營裡。以防有詐。那苗青的奸細和原差去南兵。依舊扮作逃難的客人。潛行去訖。這一路先取了天長六合。淸河桃源不戰而降。直殺到淮安地方。那時南宋高宗正在南京商議戰守之策。每日與汪黃二相商議。怕金兵南犯。要建都杭州。又被那一起南渡功臣苦留。要提兵江北。以便恢復汴京。那一時。李綱趙鼎張浚張所久已貶謫在外。要與金人講和。情願納幣稱姪。求還二帝。因此那些名將岳飛劉錡吳璘吳玠。俱分守各方。止有淮安是一個文官同一個參將鎭守。兵分汎地。一時城內空虛。聞金兵三十萬直到淮揚。百姓先逃了一半。那些殘兵敗將。原是汴梁殺破膽的。那個敢出戰。因此直至揚州。如入無人之境。那苗青在城。眞如望穿餓眼。恨不得一刻即到。他便做起大官來。指望封侯封王。一似把個揚州城就是

他家送的一件大禮一般。好不重大❹得緊。但不知兵到揚州。蔣竹山的富貴和苗員外的身家。果然如何。正是。金山沖北斗。愚人無福也難消。泥佛上西天。呆漢有心終不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塢」原作「鄔」，據務本堂本改，下文或同。

❷「元」原作「兀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❸「蓯」原作「菴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❹「大」原作「人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五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妙悟品

第二十九回　董玉嬌明月一帆風　鄭玉卿吹簫千里夢

詩曰。

江南自古鬪妖嬈。無數烟花上翠翹。
百寶不辭粧舞帶。千金何惜買春宵。
海棠過雨胭脂冷。岸柳經風眉黛搖。
東去伯勞西去燕。玉人何處憶吹簫。

單表這人生世上都爲這個情字。生出恩愛牽纏。百般苦樂。就是聖賢

佛法
仙道
聖道
一折入題

英雄。打不破這個牢籠。如何脫得輪迴生死。即如來佛的大弟子阿難。被摩登淫女所迷。幾乎破了戒體。幸虧如來天眼解救。度他成佛。那道家以女色叫做革囊。說是血布袋裏的一堆白骨。雖是這等說。古來求佛求仙的人。不知被個色字壞了多少。許旌陽祖師見弟子大道將成。不知何人可傳眞丹。將爐中煉丹的炭。化作美婦十餘人。夜間遍試弟子。無一人不被點汚的。至今江西有一地名炭婦鎭。可見一點情根原是難破的。大學講正心誠意。開首頭一章。就講了個如好好色。從色字說起。纔到了自慊的地位。可見色字是個誠意之根。仙凡聖賢這一念是假不得的。即如倩女離魂。尾生同死。纔滿得個誠字。與忠臣孝子的力量。一樣滿足。只分了邪正兩途。因此講理學的不可把色字抹倒。如今做小說忽然講理學起來。分明可笑。只爲好色的人還把良心壞了。併好色也沒有點實心。豈不可恨。❶即如鄭玉卿一個浪子。初時與銀

瓶如魚似水。生死難開。只爲兩人情厚。把千萬金粧奩寶玩。捨死從他。連夜逃上揚州。誰料玉卿見了董玉嬌。變了初心。又貪財負義。得了苗員外千金。把銀瓶輕輕棄了。以致銀瓶自縊而亡。天下負心人到此。你說可恨不可恨。他便說有了董玉嬌一個名妓。又騙了銀瓶櫻桃一切粧資。財色俱足了。可知道他能享不能享。那日換上苗員外家浪船。移過箱籠物件。把銀瓶哄上苗青大船。說去別董玉嬌。却使玉嬌從後艙上了自己浪船。一篙點開。順風南去。也不管銀瓶死活。捧擁着玉嬌。船上作樂。早已備下完親喜酒。那櫻桃不解其意。還想是銀瓶在苗員外船上。一定後面趕來。又只見董玉嬌坐着要茶要酒。不似個生客。叫了幾聲櫻桃。便奴才長奴才短罵起來。似家主婆管家的光景。好不疑惑。聽了半日。見他二人相偎相抱。說是兩下換了。那櫻桃纔知道。楊花風送無歸處。燕子巢空少主人。大叫一聲。也不斟酒。也不煎茶。倒在船艙

裡。有哭山坡羊爲證。

癡心寃家。一場好笑。大睜着兩眼。往火坑裡就跳。實指望說
誓拈香。同生同死。誰承望負義絶情。把恩將仇報。嬌滴滴身
子。空貼戀了幾遭。沉甸甸的金銀。乾送了他幾包。轉葫蘆子
心腸。誰知道口甜心苦。蜜甜般舌頭。藏着殺人的毒藥。蹊蹺。
纔見了新人。把舊人丢了。聽着。只怕那舊人的樣子。新人還
要遭着。

那鄭玉卿纔方發興。要與董玉嬌盡歡。叫着櫻桃不應。又被玉嬌激了兩句。道。你家的奴才。也沒見這樣大的。鄭玉卿跑到後艙。揉出來一頓拳脚。打得可憐。沒奈何。艄公叫個後生送酒來。兩個人勉強成歡。一夜順風。直過了瓜州。泊舟金山之下。鄭玉卿從不曾見金山光景。但見。

長江萬里。天風浩蕩接青霄。高塔九重。海日蒼茫開翠壁。突

又來了

兀是佛頭。一片粉牆籠竹樹。周圍如螺髻。千家金碧出烟波。

江間隱現。遙聽兩岸鍾聲。石勢參差。依稀中流樹影。郭璞墓

前碑不沒。伍胥關上月常圓。

玉卿觀之不盡。正要上岸一遊。艄公說妙高臺中冷泉許多妙處。恰好有一個浪船先在岸邊。繫在寺門石邊松根之上。內有少婦二人。不上十八九歲。艷粧對坐。在船上圍棋。見了玉卿。偷目掩口而笑。全不迴避。玉卿舊病又發。上得岸來。有一少年領着一個家僮。早在寺門相候。深深一躬。問老兄要上金山。畢竟是有趣的。可以同往。玉卿喜之不盡。攙手而行。早有僧人接住。讓到經樓後面一座方丈。甚是精潔。經卷繩床。古爐名畫。清雅異常。方纔坐下。就是一盞泡的岕茶。隨後便是小菜。十香豆豉。斟上三白泉酒。入口異香撲鼻。早已辦齋留飯。齊整非常。玉卿一看少年。生得眉清目秀。齒白唇紅。不上二十一二歲。戴一頂片玉羅

巾。紗袍朱履。一團和氣。見了玉卿好似同胞模樣。十分親熱。玉卿忙問。仁兄貴姓尊表。鄉貫何處。少年便道。小弟姓吳名友。字虛舟。本府京口居住。家君是前朝蔡太師門生。官至開封府尹。止生小弟一人。因好頑耍。略曉些音律。以此教了這一班女戲。費有萬金。每日只與江湖上朋友飲酒做戲。傾家結客。小弟又性好揮霍。一時興發。就是千金一擲而盡。這些心愛的家樂們。也常常贈與朋友。一邊贈人。一邊又去揚州買幾個瘦馬來頂補。不消半年。還教唱得一樣。以此人起做小弟一個諢名。叫做吳獃子。又號做撒漫公子。小弟其實不獃。看的這些金銀美色。不過是供我們行樂的。何必認作己有的物件。今日船上兩個女子。是裝正旦的。兄如有興。可呼來侑酒。這僧房中不便。咱將氈移在妙高臺上。使他酒家送上酒餚來。看這江天一色。萬里風帆。倒是助興。說到妙處。把個鄭玉卿弄得骨軟心麻。暗中尋思。我小鄭這一路風光。好不助

興得緊。這兩個美人。又有幾分了。看這個憨公子。比苗員外又是傻的。
休說是白白送人。如肯再換。就貼上這董玉嬌。我情願捨一得二。口中
不言。心裡喜得沒縫。那寺門前酒家早已移上席來。擺在妙高臺上。四
面窗開。江流在底。望見焦山北固江南一帶。城郭烟雲。往來舟楫。眞是
畫圖。看之不盡。吳公子斟上一杯酒。送在玉卿面前。方纔問。仁兄姓字。
下次好約到寒家。往上一年半載。結個生死之交。也不枉了今日相遇。
玉卿答道。小弟姓鄭。賤字玉卿。汴梁人氏。因到鎭江訪親。不期今日相
遇。容小弟明日登門奉叩。說得入港。家僮斟酒數巡。那酒家上來送酒。
問道。今日是要席要飯。那位相公作主。小人好送上來。吳公子便道。有
好酒好菜。鮮魚筍雞。只管照常添換。倒是飯不大緊。這些菓碟酒菜。俱
要精緻些。來問甚麼誰是東道主。忒小覷了我們。一言未盡。腰間掀起
紅綾搭膊來。拿出一個錦幅。解開是四大錠銀子。外有散碎的三十餘

兩。又是半截金子在裡面。吳公子取了一錠銀子。約五兩重。丢在酒保面前。說。你拿去總算罷。酒保欣然去了。玉卿見他慷慨義氣。甚不過意。道。小弟也有小舟在此。自該作主。如何敢先取擾。這等。明日小弟回敬罷。飲得半酣。那吳公子又向水紅襯衣腰下。取出一枝紫竹簫來。品出那穿雲裂石之聲。那個小後生腰間取檀板。和着簫聲。唱了一套念奴嬌。

江海狂遊。二十年。再問廣陵花柳。邗水吳山明月裡。忍向東風回首。嬌鳥啼春。名香籠玉。半露纖纖手。朱欄綠水。是處有人消受。

那知潘岳頭白。沈郎腰減。歸興濃如酒。歌舞樓臺人散後。城上時聞刁斗。北地胡笳。南中烽火。非復江都舊。庾樓如昨。人在樓中知否。

不一時。酒保添換新席。八碗大菜。是一盤新出水的白魚。一盤燒的肥

鵝。一盤飩(炖)的香蕈和水晶豬蹄。一盤金華火腿。薰的臘肉。紅白透亮。一盤豆豉炒的麵筋。拌着銀絲餅鮓。又是一盤紅糟蒸的帶鱗鯽魚。又是一盤鎮江燒鼈。剝得琥珀似圍裙。軟美如脂。入口而化。又是一盤蘇州油酥泡螺。兩大盤糖酥水晶角兒。每人面前一碗雜湯。無非是新筍蛤蜊。海粉蛋膏肉丸。又有桃仁瓜子。打扮得紅白清美。其實可愛。各人面前換個大杯。纔飲到熱處。那僧人又送上中冷泉的新茶。領着個白淨沙彌。一個雕漆盤。四個雪靛般雕磁杯。俱是哥窰新款。二人讓僧同坐。茶畢。斟上酒來。那僧也不謙讓。就橫頭坐下。看他兩人發興划拳。將茶杯斟滿。鄭玉卿連贏了吳公子兩拳。吳公子稱獎道。兄這拳高得很。小弟全伸不得手。待小弟吃乾這兩杯再划。玉卿却要與僧人划拳。這僧綽號月江。原是篾片出身。住在金山前院。因見這玉卿和吳公子俱是美少年。在妙高亭飲酒。想來幫閒助興。見鄭玉卿興發。就連贏

奇想

肉麻痛快

了玉卿兩拳。玉卿吃得高興。見吳公子吹得好簫。即忙取過來細看。誇道。好簫。吹了一套楚江秋。甚是清亮。飄渺之聲透出雲霄。引得這吳公子船上美人。在山下吹笛管相和。眞是鸞鳳和鳴。玉卿誇之不盡。吳公子便道。這兩個家樂。是揚州上年使了五百兩銀子買來的。學了這一年。纔略開得口。家下還有一樣的八名。和他們打十番鼓兒。倒也好聽。因有一個相知金員外。十分愛那正旦。小弟即時送了他。至今還少一人項補。老兄如不嫌他們醜陋。叫他們上來侑酒。十分愛他。就是相贈也不難。這月江和尚。兩個涎眼睛。如餓鷹一樣。恨不得兩個美人上得山來。暖暖眼兒。在旁攛掇着說。吳公子這纔是高人。玉卿心裡十分指望。却口裡謙道。初會取擾。已是過情。如何敢勞盛使們趨走。只是這個笛和管子吹得十分妙。要和簫合起來。倒也有趣。吳公子便叫那小後生道。你快下去叫他兩個上亭子來。一個笛管連提琴都取來。那後生

纔待要走。月江道。天色晚了。這亭子上不便點燈燭。倒是小房近些。茶水方便。不如移席到小僧樓上去好些。吳公子道。極妙。即便起身。隨月江過了半山堂。往塔前來。那小後生飛也似下山去了。吳公子也囑咐快些上來。怕夜晚了。山上不好行走。後生去訖。這玉卿和吳公子攜手相扶。扳肩而行。到了禪堂。正面一座觀音。琉璃點着。❷月江忙叫徒弟取水來淨了手。吳公子便向玉卿道。兄如不棄小弟愚拙。情願八拜爲兄。與兄爲生死之交。明日接到舍下。同住幾時。月江在旁道。從來說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爺們天生得如親兄弟一般。小僧就是主盟。玉卿大喜。問了年庚。玉卿長吳公子一歲。就分左右。向佛前拈香八拜。又和月江也拜了。大家起來。進了方丈。上得望江樓。小沙彌點上蠟來。又是新茶。擺上素食。滿桌都是異品。南果糖纏。十分有味。茶罷。纔是酒來。月江取出些糟蕈。醃豆腐。十香水菜。下酒之物。件件稀奇。吳公子要與玉卿

瑣碎文字昌黎馬記耶

冷點

細

對棋。月江取出一副雲南棋子。花梨木棋盤來。燈下對賭。公子說。一個子一兩。就是明日的東道。現帳還算一大杯。玉卿棋原不高。輸了四子。吳公子讓了先。又對下一盤。却是公子輸了十一子。准了四子。還欠七子。又該是公子的東道。即忙斟上。該七大杯酒。公子一飲而盡。只斟上兩杯。煩玉卿月江賜陪。十分豪爽。這時約❸有二更天氣。江中煙霧不明。等了許久。全不見後生和二女子到。吳公子十分焦燥。罵這些人無用。月江道。只怕不曉得這裡。又錯走到山頂上。倒遶了許多路。少不得還走到這裡來。忙叫沙彌取個燈籠兒去接接去。一個沙彌取了個燈籠。油紙糊着。上寫月江二字。飛也似去了。這裡又斟了一大杯。送在鄭玉卿面前。要他行令。取了一個龍泉窰豆青骰盆來。擺上六個紅綠象牙骰子。玉卿取在手裡。只管滾骰。却不記得個好令。叫吳公子行令又決不肯。讓了一會。月江道。我有一個舊令。是雙生趕茶船會蘇卿的故

冷景

好筆力

事。用四個骰子。那蘇卿是個美人。算一個紅四。雙生是個才子。算一個六點。兩人對擲。有了四六。便算趕上了。湊成多少點數。如沒有紅六。也是一杯。有了。趕不上點數。也是輸。只要趕上數。纔罷了。玉卿和吳公子對擲。吳公子擲了一個四。一個六。又有一對五。共算二十點。玉卿連擲了三色。先有了四。沒有六。罰一杯。又一擲。有六沒四。又罰一杯。第三擲。有了四六。却是一個二。一個三。止湊成十五點。比吳公子少了五點。算趕不上。連輸了五杯。又擲了一回。到底趕不上。吃了十餘杯。天有三鼓。那後生全不見到。吳公子大怒。發燥道。這些奴才們。船上不知幹的甚麼勾當。待小弟自己下山去叫他。忙呼沙彌又點一個燈籠。苦留不住。下山去了。公子去後。月江與玉卿對擲。到底趕不上月江。也輸了幾杯。天將三鼓。蠟換了三枝。只聞得江口南風大作。那江潮之聲。振得山下石根如戰鼓相似。月落江心。滿天黑霧。玉卿凭樓一望。夜深又不能回

此夢是眞是假

伏後案

到死情癡

船。如何是好。月江便道。這山有兩條路。一路通到山後。一路直到寺前。多是去的人不知路徑。如何小沙彌也不回來。待我下樓去。再使一人點着亮子接他。說畢。月江也下樓去了。只落得玉卿一人。孤孤悽悽。在樓上乘醉而臥。忽然一陣異香飄來。却是櫻桃來。喚起玉卿道。俺姐姐來了。玉卿醉眼朦朧。只見銀瓶走到面前。把玉卿拍了一把。道。寃家。你閃得我好苦也。指望和你同生同死。背井離鄉。一路南來。誰想你被苗員外賺哄。把他的賊船換了我去。又要謀害你的性命。我今在上帝告了寃狀。把他問成凌遲處死。我還了你的欠債。托生了男子去了。今日趕來送你過江。快快走過江去。不久金兵到了。我的寃家。你有家難奔。誰是你的親人。說畢。抱頭而哭。推了一把。玉卿醒來。纔知是夢。看見桌上燭已將殘。聽見隔岸雞聲報曉。忙叫方丈裡沙彌。通沒一人答應。只落了一枝好簫。玉卿下樓來。只見旁一小門關着不開。天已將明。玉卿

又是做夢　眞是虛舟

叫了半日。有一老僧出來。問道玉卿。那裡的香客。起得好早。玉卿把月江讓他上樓飲酒。同吳公子下船去接美人的話。說了一遍。老僧全然不省。只道。這個樓是接待官客的去處。先一日。有個僧人定下請客。給了五錢銀子。我們不知甚麼人。只聽見樓上吃酒。我們不管這些閒事。說畢。關上門去了。玉卿好生疑惑。只得從舊路而回。江上大霧。又不知船上董玉嬌和櫻桃這一夜如何盼我。那曉得我和朋友在樓上耍了一夜。或者吳公子和月江都在他船上。見天明了。不肯上金山來。今日他輸得七兩銀子東道。少不了還樂這一日。再過江去訪他。定然有些妙處。一面想着。一面走下山來。走到山門前。那裡有隻船影兒。諕了一驚。疾忙走過江口上岸的去處。自己的船也沒了。那江上風浪大起。黑霧迷漫。石勢橫空。飛濤捲雪。鄭玉卿獨立岸邊。好一似。

風飄斷絮。水泛浮萍。孤另另。喪偶的鴛鴦。冷清清。失羣的孤

點題

雁。金屋屏空。往事一朝成幻夢。玉簫聲斷。不知何處覓秦樓。烟花化作空花。慾海總成苦海。錦簇花攢。説巧嘴的朱門蕩子。酒闌人散。吃蒙藥的白面憨哥。翻巧弄拙。依舊赤手空拳。財散人離。只爲負心忘義。水裡得來水裡去。被人欺處爲欺人。

看官聽說。只因人心機巧乖猾。百般要貪人的便宜。到底來弄巧成拙。如賭博一樣。偏是善賭的。到頭來輸個精光。沒有一個成起家事的。如使蕩子騙了妻財。強盜造起家業來。又講甚麼天理。說甚麼報應。只因這李瓶兒欠下花子虛前世宿債。托生了銀瓶。拐帶家財。與鄭玉卿勾消這本舊帳。完那些情緣罷了。豈有鄭玉卿一個浮浪子弟。到處裡就有騙了美色橫財的理。因他認眞是個花花太歲。見人家色。就恨不得弄到手裡。因此把自己的本錢。反被別人弄去。這樣翻使了演鎭法兒。

本 玉卿不曾折

火燒了自己衣裳。往往都是有的。豈不是現前報應。原來苗青換船時。就把自己慣走水的賊船。換上鎮江去。要水裡謀害殺鄭玉卿的性命。依舊把董玉嬌和櫻桃。金珠寶玩。全全得了回來。先使一班梨園。叫着兩個妓女。裝成吳公子和僧人。接引他入港。哄他醉了。要吃板刀麵。抛在江心。做粽子樣去祭屈大夫的。誰想天憐這鄭玉卿是個傻心子弟。不叫他死。只把他這些浮財了帳。還他一個精光棍罷了。因玉卿與吳公子上山吃酒。倒還騙得一場大醉。一夢醒來。做了個飄瓦虛舟。落得個玉卿在岸上走來走去。一似尋針的模樣。那江船上客人看見玉卿。道。這個人眞是有趣。倒像得了山水眞景。苦吟敲句的光景。又不知是等甚麼親眷。這等守株待兎。望眼將穿。可不作怪。那知道董玉嬌和艄公約就在今夜裡害他性命。後因他金山飲酒。入夜不回。纔將船連夜放開。把櫻桃家事寶玩古董一船載回。正是。抛將明月爲鈎餌。留得長

江與客囊。但不知後來玉卿作何結果。苗員外何等快樂。正是。比翼鳥被風吹散。故巢不定幾時歸。合歡花冒雨摧殘。別院未知誰是主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 此段眉批「一」字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❷「着」下原衍一「着」字，據務本堂本刪。

❸「約」原作「天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卷五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莊嚴品

第三十回　瓜州渡櫻桃死節　潤州城鄭子吹簫

詩曰。

欲向江南作酒傭。　菊殘荷敗付秋風。
難容西子歸湖棹。　安得王嬙老漢宮。
鳴鳥有情來榻上。　飛花無限過牆東。
聊將世外烟波意。　亂寫風雲問碧空。

世間繁華富貴。轉眼間即成幻境。因此佛道二門只講個空寂。省却無

限淒涼。看破了酒闌人散光景。把那錦繡笙歌。實覺沒趣。即如忠孝節義的事。那豪傑丈夫。偏是爲身家二字。敗了名節。反不如那愚夫賤婢。一時間決斷。不肯失身於人。做出英雄的事來。話說這苗員外要騙銀瓶。故使他慣走私商的大船。換與鄭玉卿上瓜州去。用的那個艄公有名。叫楊鐵篙。極是一個積年的水賊。專一在江上打劫客商。後同一夥強盜。俱是竹竿長鎗。被一個山西水客慣使長刀。把竹竿砍斷。不曾得手。後來把長鎗撓鈎。俱鐵裹了半截。專一打聽船上攬下寶客。就勾將一路水賊去做生意。或是把客人殺了。或是綑成粽子樣。丟在長江裡去。因此渾名叫做鐵篙子楊艄公。當初苗青夥通打劫他家主人苗曾的。就是此人。一向投在苗青手下。賊船有百十餘隻。或販私鹽。做水面生意。苗員外使他將船換了董玉嬌去。要他江裡殺了鄭玉卿。把他家事和使女櫻桃一總拐回來。那鄭玉卿一個少年浪子。那裡曉得他先

又點題

天理賊

使了幾個戲子。領着兩個粉頭。在金山寺下。假裝吳公子和那和尚假名月江。弄的是沒底的筋斗。那裡猜去。也是鄭玉卿命不該死。連夜在金山飲酒。不肯回船。那楊艄公在船上等候多時。想了一想。我與此人何仇。不過員外爲得回董玉嬌和他的家私回去。今日行個天理。趁此人上岸。把船放開回去罷。料鄭玉卿也沒處來找尋。當日二更天氣。南風大起。卽時起了錨。扯滿蓬。渡過江。來到了瓜州。不上四更天氣。這董玉嬌情知是苗員外賺虎離山之計。點着燈也不肯睡。只見楊艄公走進艙來。看着玉嬌。笑嘻嘻道。咱二人今日天假良緣。這場富貴那裡想得到。忙叫櫻桃。不肯答應。卽喚水手李小二打開員外送的一罎豆酒。原有的下程。雞魚筍藕之類。安排下過夜的。和董玉嬌促膝而坐。飲了一回。恐夜深了。卽叫櫻桃來床上同寢。叫了半日。那肯答應。只在後艙嗚嗚的哭去了。楊艄公發狠道。這奴才。想你家主子。明日叫你受受。一

面取出一口尖刀來。放在面前。那董玉嬌門戶出身。何分彼此。歡歡喜喜。脫了衣服。兩人抱頭而寢。一夜雲雨無度。那玉嬌口裡無般不叫。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。楊艄公儘力盤桓。兩意相投。不在話下。那櫻桃因銀瓶被騙。哭了三日。飯也不吃。忽然見鄭玉卿下船。全不回來。楊艄公進艙和玉嬌同床睡了。就知他落在人手。再沒有出頭的日子。哭到四更將盡。聽見他二個淫聲浪氣。搖得船也是響的。恐天明了受他的打罵。不如尋個自盡。做了鬼魂。也好尋尋我姐姐銀瓶的下落。合眼矇矓。只見銀瓶上船來叫道。我的姐姐。我已是死了。你不快來。和你回去罷。醒來。又不見了。恰好天將五更。船上人都睡得和死人一般。櫻桃起來。把衣服鞋脚紥得緊緊的。推開船窗。只見滿江黑霧。那分東西南北。嘆了口氣。道。這就是我的結果了。猛身一跳。又早飄飄玉腕淩波去。滾滾香魂逐浪浮。後人因贊他死節一段孤貞。詩曰。

休把鬚眉問丈夫。丈夫無骨轉成愚。
每因巾幗成忠烈。翻覺綱常愧大儒。
一怒自能存血性。三思反使惜微軀。
莫言溝壑尋常事。多少英雄遜不如。

却說楊艄公和董玉嬌一夜風情。如膠似漆。兩人摟着商議。問道這鄭玉卿箱籠物件。玉嬌細說了一遍。楊艄公道。咱有這些寶物。又有員外送他的一千兩銀子。還愁甚麼過不得日月。倒把你送回揚州去。天下也沒有這樣阿獃了。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當。還打不着這個大魚哩。今日肯把自己的兎兒不打。倒送與別人吃去。如今湖廣楊么反了。佔❶個湖泊。八百里地面。他用的都是咱一班水船上朋友。如❷今和你從蕪湖上去。圖個大大的富貴。又說甚麼苗員外。玉嬌只得相從。到了天明。叫了幾聲櫻桃。不應。纔知他投江而死。按下此事不題。那鄭玉卿

在金山岸上。找不見原船。走一回。想一回。天已漸晚。那寺門首酒保來算席上酒菜。該銀四兩八錢。先收的吳公子那一錠銀子。都是精白銅。如今吳公子去了。又不知是那裡人。既然是一席的。少不得還我。鄭玉卿上岸時。不曾帶得銀包。原是空身下船看景。不料逢見吳公子一夥神騙。赤手空拳。那裡湊銀子還他。酒保道。我們小本經紀。不過是城裡借些酒本來。趁些遊客的錢。這四五兩銀子。那裡包得起。先是好說。後來見玉卿全不承應。看了看玉卿。雖穿着一身時樣衣服。也沒有船。又沒有管家跟隨。就道。你這個人分明是騙人的搗子光棍。白白的吃了酒食。不肯還帳。難道就干罷了。就要拿繩子拴起來。說着。圍了許多人。鬧了半日。也有說好說歹的。玉卿無奈何。脫下一件玉色縐紬直裰來。算了三兩銀子。還欠一兩五錢。又脫下一條白線羅裙來。算了一兩。酒保見他實沒有分文錢鈔。嘆了聲晦氣。一直去了。玉卿餓了半日。那有

癡哥

口飯吃。尋思一會道。這金山寺有甚生意。不如到城找一找吳公子。或者遇見也[3]不可知。搭了個人載船。上得江南岸來。那有一分錢。只得解下身上帶的銀瓶一個香囊來。算了三分銀子船錢。纔得進城。黃昏入夜。到甘露寺前歇息。比及掌燈時分。餓得眼裡黃花亂滾。肚裡腸子亂叫起來。好像蚯蚓之聲。其實難捱。玉卿四顧無親。那裡去宿。看了看甘露寺前有一座土地廟。且宿一夜。明日再作道理。纔待進廟安身。只見一個老和尚打着燈籠出來關門。道。這天入夜了。還有閒人在門外坐着。見玉卿一個年少小官。穿着兩截短衣。在門首站立。忙問。是尋房的。訪客的。如今金兵取了東京。不比太平年景。城裡二三更還酒樓上唱戲。滿街燈火。如今關得門晚了。這些營兵就來查。去報韓世忠老爺。指着門上告示。印得有拳頭大字。道。你看看。玉卿擡頭細看。

欽差守禦江南兼管淮揚兵馬都統制韓。爲嚴防奸細事。照

定理

得金人犯順。襲取東京。鎮江爲南北要衝。奸人不時窺伺。近因塘報緊急。江上戒嚴。恐防河北商旅内藏奸細。伏禍不淺。今後凡有寺觀廟宇。不許容留行客止宿。如有面生可疑。係東京語音者。即時報本鎮審驗過江。無論僧道村坊。敢有私留。以軍法連坐處斬。決不輕貸。特示。

大宋建炎三年三月　日

諭衆通知

鄭玉卿看畢榜文。諕得面如土色。那老和尙見他說話蹊蹺。不像行客。把門一關。孤另另關在門外。幸得江南三月天氣不冷。在石臺上坐了一夜。又怕巡夜兵丁看見。伏在一株槐樹邊。又饑又睏。這個浪子一向受用得過了。也該折算他折算。這一夜好難捱。有詩一首。單說少年蕩子不可輕走江湖。

爲少年人說法

莫道江湖容易遊。　少年常落下場頭。
花明楚館人先醉。　金盡秦樓歌未休。
千里抛家空作客。　孤身失計悔停舟。
提防陌路交情惡。　覆雨翻雲何處投。

這首詩單說少年輕浮子弟。仗着有幾貫浮財。自家有些小才藝。浪迹狂遊。沒有那豪傑的本領。或是遇着那些下流匪類。引入嫖賭一路。不是誘你一擲千金。說是豪傑的本色。就誘你偎紅倚翠。說是才子的風流。把手中有限的本錢。大家弄淨了纔肯罷休。這等一起朋友。專一白手騙人。在江湖打憨蟲。北方人叫做幫襯的。如鞋有了幫襯。外面纔好看。蘇州叫做篾片。如做竹器的先有了篾片。那竹器纔做得成。又叫做老白鲞。那④鲞魚。海中賤品。和着各色肉菜烹來。偏是有味。因此這種人極是有趣的。喜的是趨奉諂佞。不好的也說好。不妙的也說妙。幫閒

又出題

敗子眞相

熱鬧。着人一時捨不得他。如今蘇杭又叫做伴堂。如門客應伯爵。謝希大。活活的把個西門慶奉承死了。還要嫁賣他的妻子。你道人情惡也不惡。這鄭玉卿自小生在武職官家。做個小後生。那曉得江湖上人情險惡。因此被苗青一夥大棍騙光。把個萬金的資囊。送與別人受用。在土地廟前地上睡了一夜。次日早起來。越餓得慌。這頓飯可是省得的。沒奈何。把頭巾上玉結兒賣了二十文錢。上店裡買了一頓點心。且救救急着。不一時。把二十文錢單單買了兩個上等的燒❺賣。幾口吃盡了。這午飯怎麼處。到晚來那裡宿。尋思一會。看了看金山寺裡拾的這吳公子的紫竹簫在身邊。何不走上酒樓。且吹簫求些銀錢度日。以救一時之急。即將簫取出。擦磨光淨。看見城門外臨着大江。有一座酒樓。上寫一聯。天地有情容我醉。江山無語笑人愁。門面齊整。新油得紅綠丹青可愛。那樓上士客坐滿。也有凭欄看江的。也有猜枚行令的。玉卿

走近席前。把簫吹起。正面座頭上坐着一個老官人。有六十餘歲。穿着鴨青布直裰。幅巾雲履。生得巨口長鬚。對面坐着兩個客人。一個是武官打扮。三十歲年紀。一個是秀才打扮。二十多歲。老官人看着玉卿年小。生得白淨。不像個梨園。又不像個客商。問道。你這個人戴着項巾子。沒有長衣服。不像個貧人。因何吹簫乞食。決有個原故。玉卿不好細說。只道。江上遇盜劫了。財物一空。無可奈何。平日略知些絲竹。暫且糊口。等找尋着親戚。再回故鄉。說畢。淚落如雨。也是玉卿絕處逢生。老官人便道。你親戚姓甚名誰。做甚麼勾當。玉卿道。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。字是震宇。汴梁衞裡千戶出身。聽得在鎮江水營做把總。不知住在那裡。又不知生死存亡。今經大亂。離鄉十五六年了。那時小人纔七八歲。記得他出差江南催買弓箭。因亂後不回家。說在京口住。又投了水營做官。老官人看着那武官打扮的道。這說的可不是你令尊麼。那武官道。

你莫不是鄭二叔鄭珮麼。玉卿道。在下就是。只不認得尊駕是誰。那人起來。纔說的就是家父。指着這老人道。這就是家岳李次橋。這秀才是舍妹夫李仰之。原是換親的。如今幸得相遇。忙忙讓坐下。知道不曾用飯。即叫酒保先整四個麵來。麵罷。就送上酒菜來。玉卿飽餐一頓。這纔是久旱逢甘雨。他鄉遇故知。四人酒罷下樓。打發了酒錢。和鄭玉卿一路而行。進得城來。走了幾條大街。到一小巷內。是一小小宅院。內裡三層。纔待叫門。只見徐把總出來。不認得鄭玉卿。問是那裡的客。那老官人纔說。在城外酒樓上遇見。說是找親戚的。問道了一會。纔說道是親家的表弟鄭親家。今日送上門來。也是天假其便。不然。令表弟少年出門。遭着不幸。不知怎樣流落了。徐把總纔讓進去。細問了一遍東京的親友存亡。家產俱罄淨了。大家淒然。取出一件紫花布直裰來。給玉卿穿着。留下衆人吃了飯。散去。打掃一間外耳房。與玉卿安歇了。看見他

好貨

生得乖覺。就安排他在門前做些小生意。那知久慣油猾。不安生理。那消數日。依舊品竹彈絲。看見江南走的婦女。不覺舊病發了。連他表兄家裡也要磨起光來。這徐把總是個忠誠人。那裡曉得。直到玉卿後來沒有歸結。纔知道。無義之人不可交。不結果花休要種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佔」原作「在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如」字原漫漶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補。

❸「也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❹「那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❺「燒」原作「稍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（卷六）

紫陽道人 編

湖上釣史❶ 評

廣慧品

第三十一回 汴河橋清明遇舊 法華庵金玉同鄰

詩曰。

彩雲開處見仙人。莫把仙人便認眞。
柳葉自然描翠黛。桃花原自點朱唇。
手中扇影非爲扇。足下塵生不是塵。
如肯參禪乾屎橛。須知糞溺有香津。

這八句詩單說做書講道的人。借色談禪。看書的人休得認假作眞。那

先爲看書者說法

今名仍是金梅

金瓶梅前集說的那潘金蓮和春梅。葡萄架風流淫樂一段光景。看書的人到如今津津有味。說到金蓮好色。把西門慶一夜弄死。不消幾日。與陳經濟通姦。把西門慶的恩愛不知丟到那裡去了。春梅和金蓮與經濟偷情。後來受了周守備專房之寵。生了兒子。做了夫人。只爲一點淫心。又認經濟做了兄弟。縱慾而亡。兩人公案甚明。爭奈後人不看這後半截。反把前半樂事垂涎不盡。如不說明來生報應。這點淫心如何冰冷得。如今又要說起二人托生來世因緣。有多少美處。有多少不美處。如不粧點得活現。人不肯看。如粧點得活現。使人動起火來。又說我續金瓶梅的依舊導欲宣淫。不是借世說法了。只得熱一回。冷一回。着看官們癢一陣。酸一陣。纔見得筆端的造化丹青。變幻無定。却說那第一回上說潘金蓮春梅舊情不斷。一靈眞性。一個托生與黎指揮家。改名金桂。一個托生在孔千戶家。改名梅玉。陰淫一氣。依舊化成女身。偏

說破

又生在一搭❷鄰舍之家。當初在京。武職官們做了乾親家。不上五六歲。俱已定了婚姻。金桂許了劉指揮之子。梅玉許了王千戶之子。後來徽宗靖康年間。金兵搶進關來。童貫上了一本。把京營武職官兒都調在邊關上把守。做了營頭。一時間。各攜家眷。領兵起身。各守汛地去了。黎指揮是山西居庸關參將。孔千戶是眞定府游擊。原是京營官兒。每日當社飲酒。婦女們鄰牆同住。好不親熱。一時各有官職。上任分路。兩個女兒。如親姊妹一般。臨去時哭得當不得。人只說是兒女們常事。那知道他是前世的情根。又來還今生的業債。話不絮煩。過了靖康六年。金兵斡離不直到汴梁河上紮營。那時宋朝兵馬無一人敢出來遮擋。休說兩個世襲武職官兒。那個是拿起弓箭來的。平日裡擊鷹走馬。飲酒宿娼。件件都會。及到金兵進了居庸關。黎指揮奉着延安府經略种師道的令箭。管西路紮營。不消金朝大軍進來。只前哨就殺了個淨。衆

軍望風而走。黎指揮自刎而亡。不消說河北一帶。自北京直到了天❸雄。如風捲殘雲一樣。那孔游擊守眞定府。只有守城的老弱兵馬。不上一千。先一次到城下就降了。不料金兵受幣講和退去半年。被种經略查失去城池。把這降將正了軍法。一概斬首。他兩家武官人亡家破。流落在本管地方。寡婦孤女。一貧如洗。或是績麻紡線。日不聊生。原指望平定了。雇輛車回汴梁來找尋舊日家業。❹誰料金兵得了中原。宋高宗南渡。一亂就是八九年。女兒漸漸長成了。又不知那公婆女婿存亡下落。就是孔黎兩乾親家。隔了河北山西。數年間那得個信息。兩家在外。窮苦無依。如飄蓬落葉。不消細講。到了建炎二年。宗澤守汴京。立下營寨。拜曲端爲大將。收了王善百萬人馬。招撫逃民。開屯復業。這些在外窮民。盡回東京。如水相似。却說黎指揮娘子。因丈夫不在了。嫁了一個將官叫李守備。是汴梁人。年紀七十了。因有個十二歲兒子。纔喪了

有情節

妻。沒人看管。聽得說黎指揮娘子是汴梁人。要娶他續絃。黎家娘子纔四十三歲。也愁外鄉難住。揀擇不得年紀。沒奈何。就接了首帕。胡亂成了夫婦。這金桂姐年已十四歲了。生得比花花解語。似玉玉生香。原是京城打扮。又纏得山西大同的小脚兒。眞是風流絕代。因家貧沒甚麽粧束。天然雅素。

面皮兒不紅不白。身段兒不肥不瘦。紅馥馥的朱唇。香生春色。碧澄澄的青眼。光轉秋波。動人處。天香國色。只堪雅淡梳粧。照影時。月魄冰心。不厭尋常包裹。盤頭水作油。浮水游魚沈不見。對面花爲鏡。採花蝴蝶見還疑。

這李守備聞得宗元帥招撫逃民。稱(乘)此機會。就雇了二輛鬼頭車兒。載着這十二歲的兒子。和這隨娘改嫁的女兒金桂姐。一路回汴梁來。說不盡風餐水宿。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。找尋他的子姪。不知搬

曲折如畫

大關節

在那裡去了。一口舊房。被官改成造盔甲的廠。那裡還有家哩。沒奈何。賃了三間房。在花園營裡。臨着汴河。使家人李小乙開個冷燒酒店。老守備在門首坐着上帳。黎金桂自和母親在屋裡做些針指。替人縫衣做鞋。得些錢來度日。李守備這個兒子年已十二歲。甚是癡呆。吃飯穿衣。不知道東西南北。屙屎尿溺。也要人領他去。順口叫做憨哥。黎家母子好不嘔氣。這裡按下不題。却說這汴梁自宗澤安下營寨。整練軍馬。不消半年。兵馬錢糧件件俱足。城池寨堡整舊如新。把金人連敗了十三❺陣。拔營而去。不敢近河北來。宗澤連連上本。要定日過河。與金兵決戰。恢復失去城池。以報二帝之仇。不料朝裡汪黃二相。力勸高宗要與金人講和。怕宗澤過河。惹動金兵再開了江南邊釁。屢疏不聽。收的王善人馬。請旨封賞。俱不准行。把士氣大沮。宗澤憤氣。生出背疽。一月而亡。臨死大叫過河三聲。其氣方絕。因此人心解體。幸得東京大將曲

妙句

畫出清明上河圖

端鎭守了幾年。人民歸業。略有太平光景。這汴梁原是繁華之地。士女極是奢侈。好遊春看景的。雖經了大亂。那風俗到底不改。遇着佳節。都要出城外汴河之上。一般走馬賣解。品竹彈箏。打彈抛毬。擎鷹架犬。弄百般雜戲兒頑耍。那一時是建炎三年二月清明佳節。但見。

重重烟靄。淡淡風光。輕寒輕暖。佳人初試薄羅裳。乍雨乍晴。

蕩子共遊芳草地。綠楊外鞦韆對對。紅粧雙跨鳳。青林邊獵

騎紛紛。錦襖亂飛鷹。彈棋蹴踘。五陵豪俠藏鈎。撥阮調箏。百

斗狹斜博醉。柳外青樓皆繫馬。車中紅袖不垂簾。

那黎金桂年已十六歲。不消說容顏嬌艷。又且絕世聰明。看着那陽和天氣。柳葉兒半青半黃。杏花兒半開半落。汴河上的遊人婦女。俱是香車寶馬。巧樣的釵梳。異色的綾羅。滾滾香塵如雲霞相似。自己却穿着一身粗布衣服。淸水梳頭。連油也不見一點。懨懨春氣。又沈又困。想到

鄰家去打打鞦韆。又沒件衣服。怎麼去得。又想到。從小的公婆女婿不見個音信。倚窗默默無言。不覺掉下兩行珠淚。正是對景傷春。有浣溪沙詞爲證。❻

燕蹴新泥墮畫梁。海棠紅艷妒羅裳。日斜無事暗思量。
柳線春眠無限恨。桃花春暖不成粧。難將心事寫紗窗。

不消說這金桂姐年少懷春。是女兒家的本等。却說他母親從着黎指揮時。在京城和這一搭女客們當會遊春。何等風流富貴。耍笑風騷。夫婦二人原是一對京城裡在行的妙人兒。一時沒奈何。嫁了個老守備。吃的是粗茶淡飯。到晚上的床來。這老官兒倒下頭。一個鼾睡。直聒到天明。再叫不醒的。就是一月間勉強來奉承兩遭。一似那殺敗的殘兵。望着城門先抛鎗棄甲。弄半日還是根折鎗桿。通是進不去的。纔用手扶得有些氣兒。又滾出來了。改不了他的本色。這黎指揮娘子今年四

傷春寫出女兒光景

守備本色

應前

好對兒原不易

冷景幫襯有趣

閒想何來

十五歲。是經過大風大雨的。守了一年活寡。見這些春色。想起富貴時節。在嶽廟林下多少妯娌姊妹頑耍。今日到了這個盡頭日子。看見女兒落淚下來。一面勸道。我兒。你有了這般人才。怕沒有好對兒。因甚麼悽惶。說着。不覺也掉下淚來。娘女兩個正自悲切。不題。却說鄰舍家一女。也有十五六歲。他父親是吳銀匠。亂後起家。開個小當店。常過來與金桂說話兒。上得牆來。探着半截身子。道。姐姐。你不出去河上耍耍。今日清明。河上柳林裡有三個會。一個是走黃河九曲的會。紮下了九層門。隨人進去。再走不出來。一個是團鞦韆會。只用一個車輪兒。這些婦女扳着短繩。用個滑車。團團轉將起來。飛也似和花蛾一般。打得好不愛人。到了半天裡。膽小的還有諕出尿來的。又有一個香孩兒會。旗旛竹架紮在半天裡。把人家好俊孩兒。扮做八仙過海。童子拜觀音。蟾宮折桂。唐明皇遊月宮。各樣的故事。擺十數里路。這時節。誰肯家裡坐着。

我母親着我來問問李奶奶。一搭兒好去走走。一路也好回來。說着話。
金桂姐揩揩淚眼。道。就是去。我娘們也沒有衣裳。那裡借去。那女兒道。
俺今日要請個兩姨妹子。他送了衣裳來。因犯了心疼病不來了。現放
着衣裳兩三套。店裡當的簪子。珠冠兒。環兒。都戴不了的。你肯同去。我
就送過來。桂姐點了點頭。那女兒牆上下去了。過不多會。只見又上牆
來。送過一個包袱。打開看看。包着四套衣裳。一件大紅縐紗襖。天青縐
紗對襟衫兒白綾灑線裙兒。又是一件玉色羅衫鵝黃綾裙兒。又是一
個匣子。盛的是釵環。幾枝翠花。稀稀珠子箍兒。金桂母子看見。不覺笑
上臉來。便道。爲沒衣裳穿。不得出去踏青。哭得眼也紅了。怎麼天假其
便的。就有姑娘來請你陪他❼去走走。說不及話。吳銀匠媳婦也過來。
道。李奶奶。你也忒煞拘緊姑娘了。這樣節令。誰家不出去。女兒家只管
死坐着。憂煎出病來。看看金桂。道。這樣一表人材。出去着人家看看。也

說透人情

正是浪時

好來提親。常言。有珠不露。誰知是寶。你老人家也還是半老佳人。咱在這河崖上走走就回來。也是一年一個清明。這樣大亂年景。知道要上幾遭。說畢。李守備進來。說道。你娘們走走去。大家早回來。我在家裡看門罷。也只爲不得已。借着遊耍。安他久曠的心。老人娶了少婦。多是如此陪罪。說畢。李奶奶替女兒梳了頭。揷上珠翠。把衣服件件穿得可體。一似照樣兒裁的一般。李奶奶也穿上一件舊紫羅衫兒襯着這玉色衫淡淡的。戴上兩枝花翠。看來不上四十歲。且是面嫩典雅。和吳銀匠媳婦。領着。兩個女兒出門。上得橋來。過河一帶酒館歌樓。都是些翠袖紅裙。在柳陌花街。或是倚門賣笑。和郎君攜手。或是在樓頭彈唱。與蕩子偎肩。好熱鬧得緊。金桂❽姐久靜思動。從不出門。見這些男女交雜。調箏奏曲。心上不覺跳起來。過了大橋。上得岸來。一座大林子裡。杏花開得一片粉紅。柳陰之下。都是羢氈細毯。有就地上芳草擺設下矮桌

三跳

出題

香爐的。有就樹下亭臺鋪下雕盤牙筯的。處處都有佳人在傍。笑成一片。這桂姐斜着眼偷看。不覺心又跳起來。走過林子。入了大寺。遊人更多。那些少年浪子。白面郎君。和那遊山的少婦。拾翠的嬌娘。挨肩擦臂。彼此顧盼。又有那光頭標❾致沙彌。涎眼好淫的賊禿。見了婦女入寺來。恨不得有百十個眼睛。穿透那酥胸玉乳。直通到一點靈犀。口裡念佛。却心藏着風月。這桂姐從不見此等光景。應接不暇。不覺心又大跳將起來。先是又羞又愛。後來又喜又饞。不覺心裡跳得肉也麻了。其實按納不下。就是黃花女兒。到了這個男女混雜處。還要想到那個滋味。何況金桂的前生。是那鑽透過骨髓。刻畫就風騷一個潘金蓮。他一靈不昧。怎麼不現出本相來。走了幾處。又有那些走馬的。唱戲的。打團鞦韆的。走黃河的。天色過午。只得路傍坐在一座亭子上。走得香汗津津。花心吸吸。見了一輛小車。搭着蓆棚。載着一位婦人。約有四十多年紀。

布景

又一個女兒。有十分姿色。車夫也來林子裡歇涼。買了兩個燒餅。兩碗粉湯。送到車上去。給這婦女吃。這吳銀匠媳婦有些話長。問道車夫是那裡來的。車夫道。來得遠着哩。從眞定府走。直到了汴梁。有半個月了。說話畢。見車上婦人探出頭來。看了一回又看。問李奶奶道。你不是黎孀子麼。怎麼坐在這裡。李奶奶一看。纔認得是孔千戶娘子。我的十年前乾親家。在這路上相遇。不是你看見我。就當面也不認得了。婦人連忙下車來。扶着女兒梅玉出來。拜見李奶奶母子二人。原來梅玉金桂六歲上分別。今日十年相會。兩不相識。彼此拜了。想起前因。不覺俱流下淚來。正是。

十年曾是同林燕。　此日相逢故國花。

再返舊巢難識面。　初移新夢尚無家。

帆隨春草迷江上。　雲送孤鴻過海涯。

翠袖天寒倚修竹。 不堪閨怨寄琵琶。

一起婦女六人。坐在林下。前後說了一遍。細問這孔千戶娘子。纔知道死了丈夫。也是個寡婦。趁着這東京上眞定府賣棗子的車子。一路走將來。如今沒了親人。還不知道當初的房兒在不在。李奶奶道。如今咱的營裡圈占了。一個熟人親戚也沒有。你娘兒們且到我家宿了。我如今嫁了個李守備。倒是個老實人。明日尋個房安下。咱姊妹們一處做伴。他姊妹兩個也好做些針線。說着話。天色漸晚。把空車子隨後推着。一群婦女回汴河橋來。這李奶奶又在僻靜處。與孔千戶娘子商議。咱如今認做兩姨姊妹。我好留你住兩日。李守備不疑心。除非這般纔得長遠。那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城生長的一路上人。點了點頭兒。起身走上路來。到了家門首。吳銀匠家娘們拜了兩拜家去了。李守備見金桂娘們領着兩個婦女進門。問道來歷。李奶奶說是兩姨姊妹。今日從眞

細密

京城熟路

晦氣　不漏　尋死

定府回來。留下住二日。好尋他的房子。李守備看見一個半老佳人。又領着個絕色女兒。又沒個男人。連忙讓進屋裡去。也就動了個不安本分的心腸。借色圖財的惡念。想了一想。如今金兵亂後。料他沒有親人。我又添上一個女兒。少也得幾十兩銀子財禮。喜喜歡歡。去買了些小菜下飯。讓他母子坐下。大家飲酒吃飯。久別相逢。歡喜非常。車夫將他娘們的被囊皮箱搬下來。找完了車價。去了。金桂姐把衣服首飾送還吳銀匠家。不題。原來李守備住的兩進房子。一間門面賣酒。後三間。中面供着佛像。他兩口兒住了東間。桂姐住了西間。沒有閒房安歇。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間支起兩根凳子來自睡。把臥房讓了孔千戶娘子和渾家宿歇。兩個女兒同去一間床上去了。這一夜。李守備也吃了幾杯燒酒。不合動了些邪火。睡到半夜裡。那陽物有些生氣。只推起來淨手。悄悄的摸進房來。用手一摸。見兩個婦人睡在兩頭。把渾家捏了一把。

有趣　甚苦　又說正論

醒來。推下床坐馬桶去了。守備扒上床來。見孔千戶娘子皮滑如脂。只推睡着。可要作怪。不知怎麼把陽物一挺。就進去了。抽了兩抽。孔千戶娘子久曠如火。慢慢相迎。誰料陽老不剛。一舉而洩。⑩甚覺有趣。甚愧無情。只得親了個嘴。下床自睡去了。想了一夜。怎肯教他母子別尋房住。恰好牆西有個尼姑庵兒。叫他母子暫借他房住上幾日。再作理會。一夜歡喜不盡。那知道京城娘子慣幹這個買賣。原是他渾家定下一計。要添上一條繩子。打發老守備的催命索。自然上了他道兒。不知金玉姊妹二人這一夜如何親熱。正是。老陰遇老陽。瓦罐不離井上破。魔女逢妖女。熟油同向鼎中燒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史」原作「叟」，據各回改；第三十二回、第六十回亦然，逕改，不贅。

❷「一搭」原作「一答」，據務本堂本改，下文或同。

❸「天」原作「大」，據影抄本改。

❹此段眉批「凌」、「手」二字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❺「十三」原作「二」，影抄本、務本堂本皆作「三」，據下文（第三十四回）改。

❻「為證」二字原缺，據務本堂本補。

❼「他」原作「你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❽「金桂」原作「桂金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❾「標」原作「嫖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❿此段眉批「甚」下原衍一「甚」字，據影抄本刪。

紫陽道人 編

湖上釣史 評

遊戲品

第三十二回　拉枯樁雙嫗夾攻　扮新郎二女交美

詩曰。

說到風流浪不禁。老人空有少年心。
牙稀漫羡膏粱味。耳塞難聽絲竹音。
藥裡欲求青鬢寵。花枝誰贈白頭吟。
止堪林下尋仙侶。細問參同水裡金。

單說人生到了六十。合着大易坤卦。六爻俱是純陰。尚要保合太和。求

此回專爲老人說法眞是當頭一棒

復那一點孤陽出來。還不可得。如何當得群陰剝削。如今人富貴有才情的。偏是要末年講些抽添。以人補人之法。多有早送一程的。說到此處。不可不怕。即如李守備。年已七旬。娶得一個四十五歲黎指揮娘子。已是敗軍之將。不可言勇。日夜點卯不到。也就罷了。因何引將一個孔千戶家娘子。又領着個美貌的女兒。留在屋裡。和他勾搭起來。住了三四日。弄得個李守備添上了四件寶。

腰添上彎。　腿上添酸。

口添上涎。　陽添上綿。

尋思了幾日。要留他在家裡。沒有住處。隔壁有個法華庵。姑子叫做福清。也是亂後初出家。原是京城劉大戶家的妾。極會鋪絨挑繡。被金兵擄去半年回來。沒處歸落。在這庵裡落髮。不上二年。他師父死了。招了兩個徒弟。法名叫做談能。談富。住着法華庵。有幾間閒房子。常有❶奶

奶們來往着。借他二三間來。可以安得他母子。來往也便些。省了人的口面。李守備到了福清庵裡。問下了三間淨室。連門面四間。講了五兩房租。孔千戶娘女兩個搬在間壁。只隔着一牆。時常往來。這梅玉姐一手好針線。替人做些鞋面。母子們將就度日。或是白日過來和金桂頑耍。連夜晚了。就在金桂房裡同床宿歇。孔千戶娘子比黎指揮娘子小三歲。生得白淨面皮。描着兩道長眉兒。原是風流的。又守了二年寡。因和李守備勾搭上了。常常過來。和李守備夫妻兩口兒一張桌上吃酒吃飯。以姐夫稱之。通不迴避。李守備時常送些小菜菓子過去慇懃他。和他在屋裡。白日也幹過幾次。只是老陽不舉。用手搓揑半日。再起不來。略一昂頭。即完了帳。婦人甚不快意。這黎指揮娘子從嫁了李守備。守了活寡。一向倒也把心冷了。因見孔千戶娘子來。和他常在隔壁屋裡坐着。半日不回家來。只說他有心到別人身上去。晚間上床。偏要他

老人細參

來點卯。原是井繩扶不上牆的。又被孔千戶娘子弄枯了。越發是稀軟的。纔一撮弄。反怯戰羞敵。縮到皮袋裡。不知那去了。有詩爲證。❷

細似蜂腰已斷筋。　逃形無計問花神。
前身定是爲中貴。　後世還當變女人。
作繭春蠶傴半縮。　垂頭冬蚓屈難伸。
可憐夜半虛前席。　水滿桃源少問津。

原來這婦人再嫁。過了中年的。專要在枕蓆上取樂。一些羞恥也沒有。就是窮也罷。富也罷。吃的穿的俱是小事。上床來這件東西是要緊的。如果不足其意。到明日把臉揚着。一點笑容也沒有。摔匙打碗。指東罵西。連飯也不給男子吃。先是因淫生出恨來。後來因恨越要想出淫來。看着這老厭物。一臉皺紋。滿頭白雪。整日價眼裡流着冷淚。口裡吐得臭痰。兩根瘦骨頭。連一身皮也乾了。那個是你糠糟夫妻。來給你送老。

救命菩提到了

暗應前集胡僧

睡到半夜裡。倒枕搥床。不住的嘆氣。想道。早死了。還各尋個生路。一頓臭罵。李守備只得推聾裝啞。全不言語。從來說。佳人有意郎君俏。紅粉無情子弟村。這李守備也是無奈。那一日。遇了個故人。賣生藥的王軥子。有名的好春藥。顫聲嬌。琉黃圈。鎖陽環。夜戰十女不洩方。固精丸。興陽丸。一套兒的淫方。獨自開個小鋪。做些香茶耍藥。廣東羊角騰津。在市上哄這少年子弟們的錢。拿着五錢銀子。取堆花好燒酒十斤。要煮蝦米做藥酒賣。李守備讓到屋裡。問他買燒酒何幹。王軥子誇了一遍。喜得李守備讓坐不迭。先篩了一壺五香酒來和他吃。細細問他。這藥可效麽。王軥子笑道。我這藥若不效。家裡這些老婆們肯依麽。吃到一月上。這陽物發得粗。大出二寸來。連青筋都是暴起來的。這是個海上方。又不費錢。只用些大蝦和海馬煮了。埋在土裡三日就用。那個婦人當得起。李守備是個老實人。就把自己敗陽的眞象。哀告了一遍。要求

如今都擡不起頭來

趣

波瀾萬轉

一則以喜一則以懼

他的妙藥。錢箱裡有賣酒的錢。儘力一倒。還有七八百文。一齊串起。送給王輞子。只要求個擡頭當差的法兒。王輞子道。我有好藥。先放在馬口裡。臨時洗了。任意行事。如要完。只吃一口涼水就解了。即時解包。取出一封興陽不洩丸來。有三十多粒。又取一包揭被香。放在爐裡。使婦人發興的。李守備連忙退回道。他們發興。我越發❸了不成。這樣不使藥。我還當不起。又送了他一枝騰津。可以代勞。笑嘻嘻的出門道。等煮了酒。還送二斤來。李守備拱了拱手送他去了。心裡又喜又怕。喜的是我有了好方。再不怕這兩個人笑話我了。怕的是萬一不效。弄得進退兩難。又是一場受氣。又想道。把他二人哄醉了。大家胡混一場。有些難打發處。還有這根假東西。使個替身法兒。好歹要賣一賣老手段。❹難道我就罷了。等不到晚。先把藥放馬口裡去。買了一隻燒雞。兩碗燒肉。兩段豬灌腸。一盤熟魚。又是點心蒸糕。買了一大盤。擺在床前一張桌

怕人

上。要請孔千戶娘子過來吃酒。黎指揮娘子已是知道他和王輞子吃燒酒。討了藥來。只推不知道。你待請誰。李守備道。這些時沒請孔二姨來坐坐。今夜無事。恁姊妹們敍敍。他的酒量大。好歹讓他個醉。娘子道。他這幾日不耐煩。等我自己去拉他去。說畢。放下針線。過牆去了。原來兩人商議就一路。也有個打發老厭物的意思。趁這個機會。正好順水行船。試試這藥靈不靈。一到了孔二姨家。見他坐在炕上。和梅玉納鞋哩。一雙紅綢紗鞋。娘兩個每人鎖一隻。把孔千戶娘子拉在一間空房裡。說李守備今日求了春藥方來吃了。又買了好些東西。來請你吃酒。要安排試藥的光景。如今咱兩個把他試試。好不好打發他上路。有了咱姊妹兩個。還服事家好人家。休說兩個女兒花朵一般。就守寡也吃碗自在飯。如今兵慌馬亂。有甚麼正經。休說是兩個寡婦。那裡不是吃飯處。說得停當。孔千戶娘子道。姐姐先走一步。我洗洗澡就到。只怕你

使人發興

筆下細密

趣極

吃起醋來。我就了不成。黎指揮娘子笑着過去了。孔千戶娘子原是京師積年做過暗巢的。一向不得盡興。也指望過來試試李守備的藥。即時燒水。用香肥皂洗得屁股白光。穿上一套半新不舊的月白羅衫。紫羅裙拖的裙子。一雙小小紗綠高底鞋兒。梳得水鬢長長的。也不搽脂粉。略使綿子打個紅腮兒。只好似三十歲的。又老成。又俊俏。笑嘻嘻的從門裡走過來。道。打擾得恁兩口兒也夠了。天長日久的。又要來請。也不當人子。李守備也換了一套新衣。忙來接進去。道。咱家裡五香酒熟了。胡亂請二姨來嘗嘗。有甚麼你吃。敢言請麼。夫妻二人安下座。李守備橫頭。他二人對面坐了。守備自己篩酒來斟。要請他小姊妹二人。都過那邊院子裡耍去了。一面用了三個雕漆茶杯。滿斟過五香酒來。孔千戶娘子道。妹子量小。誰使得這大東西。李奶奶道。大不大。姐姐收了罷。再換個杯。姐姐又嫌小了。頑成一塊。只得接杯在手。又取壺去還敬

李姐夫。守備不肯送過壺來。自己斟了半盅。陪着坐了。吃了幾巡。李守備用筯取將菜兒。揀好的送在二姨面前。孔千戶娘子也取將瓜子來嗑了。送過瓜仁兒來。吃到熱處。俗說道。酒是色媒人。漸漸說話俱是嘲惹姐夫。各帶些罵趣。李守備道。我有個笑話。說與二姨聽。有一家和他姨娘住在一處。常常來往。這個姨娘極善剃頭。剔得人渾身快活。這大姨的兒子們都不叫他娘剃。只是央姨娘去剃。把個兒子剃得頭光光的。極是好看。他父親回來。問道。兒子這頭是誰剃的。他母親說道。二姨剃的。明日見了二姨。謝了又謝。道。原來二姨這樣善剃頭。二姨戲這大姨夫道。姐夫。你要愛我剃。我也給你剃剃。大姨夫道。我倒不消剃。你替替你姐姐罷。原來說着孔千戶娘子該替他姐姐。剃與替同音。嘲得甚趣。二姨起來斟了一盅酒。送在李守備面前。道。姐夫吃這杯酒。我也有個笑話回奉你。有一個斑鳩和一個燕子。常被那林裡鴿鷹欺負。他二

鳥商議。他一個來欺我不大緊。生下雛兒。還要來奪我的窩巢。好不利害。身小力薄的。又鬭不過他。不如拜認做個親罷。那斑鳩就認了個姪兒。叫道。姑姑。姑姑。燕子就認了個外甥。叫道。親姨。親姨。忽一日。有個餓老鴟飛過來。也要討大。要他叫一聲。這斑鳩燕子不肯叫他。道。我和你非親非故。該叫個甚麼。餓老鴟道。我和你姑姑也差不多。我和你親姨也差不多。以後只叫我聲親娘罷。原來罵着李守備。喜得個李奶奶在床沿上笑得沒縫。道。我也有個笑話。恁二人吃一盅。我纔說。忙把孔千戶娘子面前斟了一滿杯。李守備自斟上半杯。二姨不依。奪個壺來。斟得流了一桌子。李奶奶道。一個人。極孝順他母親。因家寒沒甚度日。每日賒些酒來。去賣幾貫錢來養母。一日賒了一瓶漿酒來。這人極是好酒的。一口一聲只叫做是酒娘。那一日要搬家往山前去住。取了一擔筐來。一頭挑着酒瓶。一頭挑着他八十的老母。行到山坡裡。這人又饑

趣極

又渴。取出木杓來。走一步。吃一口。叫聲好娘。不料他母親在筐裡只道是叫他。翻一翻身。把個擔兒滾下來。把酒瓶打得稀爛。滿石崖上都是酒。這人慌了。捨不得這好酒。趴伏在石崖上。就地去吃。亂叫道。好酒娘。好酒娘。他母親跌在山坡下。見他兒子全不理他。罵道。沒良心。不孝的畜生。顧了你那個娘。就忘了你親娘了。一句話罵着李守備。大家笑成一塊。三人都有七八分酒。李守備有事在心。不敢多飲。天已半更。那藥在馬口裡還不見發作。那件東西。依然垂頭而睡。搖之不醒。又見這二位臊冤家。乘着酒興。歡喜爽快。比往日更覺顛狂。這藥力不發。如何應承得下。出來推去淨手。用溫水把馬口藥洗去。手托着。央不動。叫不醒。裝醉推死的臭皮囊。長嘆了一聲。唱一個駐雲飛。

堪恨皮囊。舊日英雄何處藏。好似殭蠶樣。弄着全沒帳。嗏當日忒瘋狂。何等昂邦。今日裡縮頸垂頭。不敢把門來上。死狗

伏祈二字尊之極矣

着眼

誰能扶上牆。

李守備想道。這藥不效。或是用得少了。又將王輌子的藥。取出三丸。用口嚼碎。使唾津塡入馬口。只見那東西眼淚汪汪。滴出許多津液來。越發不起了。又嘆一口氣。第二個駐雲飛。

朽物堪憐。伏祈擡頭聽我言。略裝些虛體面。休使人輕賤。嗏

枉自口垂涎。委曲難前。二指窮筋。變了根皮條線。一滴何曾

到九泉。

從來這春藥扶強不扶弱。濟富不濟貧。少年的人用了。不消半日。隨着人的陽氣。一時就發。這七十的老人。休說眞陽枯竭。就是膀胱內邪火也是冷的。一時間。這一點熱藥放在馬口裡。就如餵死狗的一般。那裡有點熱氣兒。虧了後來吃了半日五香燒酒。又將溫水將陽物一洗。內外相助。這三丸藥一時發作。眞個是。有脚陽春花再發。無油枯焰火重

細□

明。一時間。那個東西昂頭跳腦。就有老將行兵。縱橫如意的光景。李守備大喜。尋思道。此時不乘機行事。等得藥力發盡。悔之晚矣。連忙進得屋來。孔千戶娘子要回家去。怕梅玉女兒一人在家害怕。守備道。天已晚了。恁姊妹兩人在房裡。我還在在（這）外面。天已起更了。還回去做甚麼。依着我說。咱大家打個官鋪。混上一他夜罷。孔千戶娘子故意罵了一句。道。老汗邪了的。就說下路去了。我們在這裡。撇下他姊妹在隔壁。也不放心。李守備道。一發叫到這邊來。他姐兒兩個睡在一房也好。說畢。孔千戶娘子纔走起身叫過金桂梅玉過來。把房門鎖了。院子門倒關着。原是一家人。從牆上走熟了的。說着話。房裡點上燈。見他姊妹二人。俱是中衣。不穿裙。從短牆上過來。上西間房裡去了。這李守備還要讓酒。孔千戶娘子吃得桃花上臉。浪眼涎瞪上來。也有些春心按不住的光景。推是醉了。李守備也就不讓。各人安排上床。換鞋使水。心

裡明白。黎指揮娘子。要和孔千戶娘子兩頭睡。怎當得孔千戶娘子是個頑皮。又有了半醉。單單爬過來。和他一頭。笑道。咱姊妹兩人今夜做個乾夫妻罷。脫得光光的。一口先把燈吹滅❺了。李守備那等的四平八穩。那陽物又粗又大。十分雄猛。也就脫得精光。挨進房門。往兩人被窩裡一滾。孔千戶娘子摸了一把。見直挺挺一件東西。罵道。好老沒廉恥。哄得我住下。可是要小姨子麼。說不及話。拉在床沿上幹起。那婦人玉足高蹺。丹心外吐。先已十分熱火如燒。不覺水淹了七軍。把個❻李守備圍困攻打。不一兩陣。那水火齊來。燒的燒。煮的煮。那點藥力使完。又是怯敵。又是量小。不覺一陣酥麻。從腦門直到湧泉穴。順流而下。早已力盡筋輸。夾破了腦子。抱頭而走。又被熱水湧出。汩汩有聲。把這李守備的半截折皮條。漂出門外。再休想還有擡起頭的日子。這婦人嗤的笑了一聲。道。這藥還要錢麼。沒得砢碜殺人罷了。黎寡婦聽了半日。

自作死

已是難捱。摸了一把。見濕漉漉。軟丢當的。縮進皮袋裡去。不夠二指的根軟皮條。又是臊。又是恨。道。快刀子你打發了誰。留着這鈍刀子鋸黜我。李守備怕他吃醋。別人又吃了頭湯。十分過意不去。只得勉強奉承。那裡擡起頭來。被黎寡婦一把按在床上。把帛子擦乾。先使手揑。後便口吮。弄了半日。纔得昂頭。這婦人淫心酒興。一齊發動。扒在身上。把那物用手塡了一會。纔進得外層門。就如軟蝦相似。只是打躬不進。婦人用身一伏。也就進去七分。又如火燒赤壁。那消兩三陣。把個李守備弄得似落湯雞。骨頭皮毛都是稀軟的。這老人家一陣昏迷。渾身冰冷。大叫一聲。罷了我了。沒奈何。取出一根三寸長的騰津。替他放在腰裡。這婦人還在身上亂搖亂湊。興不可遏。見了這個光景。方纔下來。自己用手抽弄半日。險不把一床被濕透了。方纔住手。且不說李守備氣喘口張。兩眼緊閉。生死不保。却說這黎金桂。從那日汴河看見男女行樂。已

是春心難按。幸遇孔家妹子梅玉回來。兩人每日一床。眞是一對狐狸精。到夜裡。你捏我摩。先還害羞。後來一連睡了幾夜。只在一頭並寢。也就咂舌親嘴。如男子一樣。這一夜見他兩個母親吃酒醉了。和守備勾搭起來。吹滅燈。就把房門悄悄挨開。伏在門外聽他三人行事。只見水聲自床沿流下來。搖得漬漬亂響。淫聲浪語。沒般不叫。兩個女兒連腿也痲了。險不酥透頂門。跳開地戶。到了孔家大戰以後。黎家品咂。二女疾回。掩上房門。脫得赤條條的。金桂便道。梅玉。咱姊妹兩個。也學他們做個乾夫妻。輪流一個裝做新郎。我是姐姐。今夜讓我先罷。梅玉道。你休要弄得我像我媽那個模樣兒。倒了不成。金桂道。他男子漢有那個寶貝。咱如今只這一隻手。要個快活罷。說畢。把梅玉兩腿擎起。將身一聳。平塌塌的。嗤的笑了。忙把身子伏下。替他吮奶頭兒。怪癢起來。纔去按納寶蓋三峯。眞是珠攢花簇。一個小指也容不進去。用了唾津。剛剛

容得食指。略作抽送。早已叫疼。摩捏了半日。纔覺津津有味。着梅玉叫他親哥哥。金桂便叫姐姐妹妹。也學那淫聲一樣。梅玉用手把桂姐腰裡一摸。那知他先動了心。弄着梅玉。自已發興。那花心香露。早已濕透。流了兩腿。梅玉大驚。道。你如何流出溺來了。金桂道。這是婦人的臊水。見了男子。就常是這等流的。你到明日。我管弄得你如我一樣。弄了半夜。身子倦了。抱頭而寢。如此夜夜二人輪流一人在身上。後來使白綾帶塞上綿花。縫成小小袋兒。和小陽物一般。每夜弄個不了。不知李守備死活何如。二女淫奔下落。正是。穿花蛺蝶。雙雙春日入房來。點點蜻蜓。款款迎風隨浪滾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有」下原衍一「道」字，據務本堂本刪。

❷「證」原作「記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❸「發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❹「手段」二字原無，務本堂本誤作「年段」，據文義改補。

❺「滅」原作「殺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❻「個」原作「李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〔卷六〕

紫陽道人 編

湖上釣史 評

淨行品

第三十三回　風雨夜淫女奔鄰　琉璃燈書生避色

楞嚴經曰。

佛告阿難。如汝所說。眞所愛樂。因於心目。若不識知心目所在。則不能降伏塵勞。譬如國王爲賊所侵。發兵除討。是兵要當知賊所在。使汝流轉心目爲咎。因而起惑造業。遂成顚倒。顚倒之法。略識有三。一心顚倒。二見顚倒。三想顚倒。内勾外連。劫盡家寶。如或識賊。賊無能爲。今見色者。眼根見耶。眼識

見耶。空明見耶。空明之中。各各無見。亦無分別。和合因緣。生出眼識。眼識因緣。生出意識。能見於色。而生貪着。如是觀時。無眼無色。亦無見者。亦復不見男女等相。當知受者。畢竟空寂。故眼對色時。則無貪愛。

摩訶止觀曰。

女有六欲。謂色欲。形貌欲。威儀姿態欲。言語音聲欲。細滑欲。人相欲。觀此欲心。爲從根生。爲從塵生。爲共爲離。若從根生。未對塵時。心應自起。若從塵生。塵旣是他。於我何預。若共生者。應起兩心。若無因生。無因不可。四句推欲。欲無來處。即無來處。亦無去處。無來無去。畢竟空寂。

今講金瓶梅報應。全爲戒淫。因何又說入淫詞。裝出穢態。也只爲這淫根不淨。流轉了第二世。還有習氣宿根。因此從他淫處。纔說到報處。那

文殊度善財五十三參。有親嘴咂舌。內藏禪棒。今與俗人說話。只得如此引導。寫得淫穢。叫人肉麻。纔露出病根。又叫人冰冷。因此大闡邪魔。以歸正覺。引證楞嚴止觀兩經。以見成佛之人。先從色字生滅。請看這不迷色的好人。又怕甚麼摩登淫女。却說黎指揮娘子和孔千戶娘子。把李守備一夜夾攻。七十老人如何敵得兩口飛刀。連洩二次。昏暈不省。次日。遂成了癱瘓。不消兩月。中風不語。嗚呼哀哉。兩個寡婦原是一路。要打發他的。胡亂買口壽器。送在郊外埋了。纔得乾淨。只撇下一個癡子憨哥。隨着當奴才使喚。兩個寡婦商議着。就着這個酒店。咱兩家同居。一個鍋吃飯。同金桂梅玉一處居住。省了費錢。又好作伴。因此兩個寡婦占了一口房。打開福清庵的壁子。使兩個女兒各人住一間。白日黃昏做針線。頑成一塊。也不像良家。打扮得油頭粉面。窄袖弓鞋。就是門戶烟花光景。梅玉雖伶俐。還略老實些。只有金桂姐。十分油猾。口

裡學得街市上情詞浪曲。沒一個不記得。整夜價和梅玉頑着。叫親漢子。親羔子。滿口胡柴。不害一星兒羞。這法華庵後面。鄰着一個書房。原是一個老學究訓蒙。後來有一個年少秀才。姓嚴名正。字好禮。因貧窮。家內無處讀書。和這尼姑是個親戚。隔家不遠。就借了一間房。在韋馱殿東裡。緊間壁。白日讀書。連夜裡也不家去。家貧無油。時常也來佛燈裡借油去夜讀。至三更還不睡。是一個有志氣的正人。未逢時的君子。此人生得面白唇紅。年方一十九歲。尚無妻室。每日不出書房。有朋友和他嘲戲的。連面腮都紅了。日夜以讀書爲事。念的書聲。且是好聽。到了半夜。悽悽楚楚。如泣如訴的。常念到好處。雙淚俱下。這個書房和金桂姐臥房。緊鄰着屋山頭。一邊是習靜好學的書生。一邊是妄想求夫的淫女。這屋壁年久漏了雨。把牆漸漸的欹斜。使一根朽木撐着牆根。又裂了一條斜縫兒。那邊使紙糊了。常常透過燈光來。這金桂時常用

個竹籤兒通開紙縫。窺看這秀才。見他生得一表人材。白生生的。和美女一般。恨不得摟在懷中。免得我半夜三更叫着名兒。胡思亂想。指頭兒不得歇息。白日間聽得這邊說話。常悄悄的先丟過瓦片來勾搭。後來見他不理。又將自己帶的一個紅紗香袋。連一隻睡鞋兒。隔牆丟去。指望這秀才鑽隙相窺。或是踰牆相從。那知道這讀書人。專心只在誦讀上。並沒這個閒情。就是見了香袋睡鞋。也只道是那個朋友撇下的。再不想到鄰家有婦女勾引的事。因此每夜金桂背了梅玉。常常在牆縫裡窺看。見他好似泥塑木雕的一個書生。並無邪視。又伸將一根細細竹竿去撥弄他。嚴秀才不提防有竹竿在背後撥他。只道是有鬼。諕得把被窩床帳俱移在中間來。把這一間白日做書房。又把牆縫用泥來塞了。從此後。金桂姐只好聞聲動念。害了個單相思。再不能夠半夜隔牆窺宋玉。西鄰擲果向潘安。也只好在枕頭上被窩中。悄悄叫幾聲

風流哥哥。心裡想着。口裡念着。指頭兒告了消乏。纔罷了。不則一日。那姑子福清常常來孔千戶娘子這邊來。央梅玉做些針指。因佛堂石榴花盛開了。姊妹二人要往庵上去看花。金桂有心要細細端詳這嚴秀才。恨不得撞個滿懷。那日同梅玉過來。到了姑子房裡。炕上放桌兒。吃了茶。走到韋馱殿傍一個小門進去。見大紅千層石榴花開得火也似紅。姊妹二人每人折了兩朶。插在髻子上。纔待要走。只見嚴秀才從書房走出來。方巾幅衣。一個臉兒白光光的。看見兩個少女。慌得忙忙走回。不敢回頭。一直進去了。這金桂姐倒只管留戀。拈着花兒頑耍。見秀才不出來。各自回房。不題。從來有機會相湊成了好事的。也有空有機會不相干涉的。總有個緣法。況夫妻二字配在前生。有月老繫定。豈是淫奔得來的。世間沒巧不成話。那時❶五月。天氣漸漸暄熱。也是久旱了。忽然連連大雨。就下了三晝夜。先是細雨。後來風雷大作。汴河水長

全不作客

甚是方便

(漲)起來。把人家小房破屋倒的倒。漏的漏。常是半夜裡大家不睡。預備着倒屋。怕有壓死的。誰想這嚴秀才住的書房。俱是亂後破爛草房。又沒烟火薰着。上漏下濕。到了二更時候。聽得忽刺一聲。好似天崩地塌一般。把那堵破牆從根下直倒在地。恰好與金桂姐臥房倒通了。桂姐忙起來穿衣不迭。那時天熱。只穿得個紅紗抹胸兒。連一條中衣也找不見。白光光的。赤着身子。正然害怕。只見嚴秀才在房中間裡看書。還點着燈哩。正忙不迭把燈盞拿起來。照着收拾被窩。這桂姐在黑影裡看得分明。不覺淫心忽動。想起白日間折花遇着他。幾番勾搭。再不上手。今半夜無人。姻緣湊在這裡。趁着他燈影半暗不明。往秀才屋裡。直走到床前。道。哥哥救我則個。嚴秀才見一女子忽然走到面前。光着雪白的身子。嚇了一跳。道。你因何這樣來。甚麼道理。一面說着。這金桂早鑽入秀才的床上帳子裡去了。嚴秀才見他如此。慌忙把燈放在

一部金剛經

細參

桌上。一直走出屋來。外邊大雨如注。那裡站得下。看了看韋馱殿裡琉璃燈還點着。忙忙走入韋馱殿來。以避這夜半男女之嫌。走到韋馱面前。可霎作怪。只見那琉璃燈大響了一聲。似爆竹相似。燈光一晃。好似個明月放光。金盆獻日一般。

非黃非白。如月如烟。圓陀陀一點靈光。明朗朗滿空瑞彩。濁垢掃開。千佛影中懸寶杵。琉璃普照。八功德裡湧蓮花。無生無滅。牟尼頂上白毫光。爲淨爲明。舍利珠中金梵塔。

單說這佛法中不可思議四字。概盡一部法華。世上的事。人人思議到的。都是聰明機巧。伎倆權術。總因妄想。生出揣摩。以此去測天量海。那有窺見一斑的。這嚴秀才爲金桂淫魔。在半夜無人暗室之中。略有些邪念。豈有不動之理。那少年輕薄子。正要窺鄰竊色。還妓傾家。何況美色女子脫得赤條條。一個現成茶飯。那有不領受的。只因嚴秀才一點

方寸佛光

正氣。這些女色從不曾看在眼裡。又有那聖賢的詩書養成的浩然正氣。和那關雲長秉燭達旦。柳下惠坐懷不亂一樣的。因見金桂淫奔進他臥房。裸體相親。不敢久留。竟出門走入韋馱殿來。那佛法光中照見幾萬由旬。這一點靈光。就是個聖賢的根基。仙眞的力量。只見殿上琉璃燈忽放出光來。照得滿殿上如明月一般。豈不是不可思議功德。這書生又是羞愧。又是驚惶。只得在燈光之下。孤孤站立。諕得戰戰兢兢。一似那女子還趕將來一般。幸得大雨盆傾。一宿不住。又怕屋倒了。打死此女在我床上。不能自明。心裡一上一下。眞如春杵相似。後人有詩贊嚴生正大不苟處。

暗室欺心有鬼神。　功名原不付淫人。
青蠅未可污全璧。　明鏡豈容點片塵。
慧劍誰能除妄想。　慾河常見陷迷津。

久慣牢頭

暗想便知

雞鳴風雨沈沈夜。　纔信光明大法輪。

却說這金桂見秀才去了。只在床上倚枕而臥。春心如火。慾水如澆。還指望他去去就來。起來把燈一口吹滅了。今番回來。一把拿住他。定不肯輕輕放空。怕他向人前賣風。可不有名無實了。等到半夜。大雨不止。直到天將五更。雨中雞叫了三遍。沒奈何。走下床來。只見秀才被窩裡。不知是雨是水。險不濕透。自己道。有緣千里來相會。無緣對面不相逢。嬌嬌細細的唱了一個詞。名鎖南枝。

思罷了想。想罷了焦。現成成的人兒那裡去了。薄命人閃得俺沒着落。俺也曾潛窺燈光。俺也曾搖動花梢。癡宪家笑也不笑一笑。俺又不是吃人的狐精。俺又不是殺人的飛刀。見了俺謊得心窩跳。拿住你怎肯干休。好歹要鳳友鸞交。只落得手兒裡揑着花心叫。

聖賢心在此

這裡金桂回房。不題。那知道風雨深夜。正是鬼神出沒時候。那半空中夜遊神和雷公電母。風伯雨師。各樣神靈。看得明明白白。誇道。好個嚴秀才。眞正見色不迷。一點陰騭。一宅之內竈君五道。一坊之內土地神祇。次日奏知城隍。申報陰德司去訖。後來中了金朝狀元。在後案。不題。却說嚴秀才在韋馱殿下。坐到天明。雨略住了。纔叫了福清師徒去看看。破牆倒了。書房門首見一雙小脚踪兒。在泥裡走得橫三豎四。他心中自明。口裡不好講得。那福清姑子也有些疑惑。說嚴秀才書房如何有婦人脚踪。各人懷心。都不言語。看了破牆和李奶奶家通成一處。甚不方便。等天晴了。叫幾個閒漢來快砌起來。省得兩下不便。這嚴秀才趁此機會。就把那書桌床帳。一時間叫人都搬回家去了。只說是屋破難存。把淫奔之事。一字不肯提起。恐壞了人家閨門。失之刻薄。又恐此女所求不遂。不是懸梁就是投井。連人命也是有的。因此默默無言。別

去尋師取友。讀書去了。晁文元公嘗作七審以代三省。鄢陵韓秋巖拈出警人。

第一審。妄念能息否。

第二審。外緣能簡否。

第三審。觸境能不動否。

第四審。語言能不妄否。

第五審。黑白能分別否。

第六審。夢境能不亂否。

第七審。方寸中能自樂否。

大凡學者須從不欺屋漏四字打得過。纔是個丈夫。又說甚麼成仙成佛。今把這淫女私奔。志士避色一段公案。說到佛燈現彩。不是做書的敷演空談。當初阿難被摩登淫女所迷。以淫躬撫摩。險不破了戒體。被

又點題

好悟頭

大轉法輪

照應

佛眼一觀。纔得解救。這金桂是潘金蓮托生。還來造此惡業。只爲一點淫根不能斬斷。因此今日爲女。還是那葡萄架下的前身。翡翠軒中〔的〕習氣。引誘書童的見識。勾搭經濟的行藏。改了身子。改不了心。這嚴秀才一個正人君子。天生的玉潔冰清。一塊無瑕白玉。那肯受此點汙。因此走入韋馱殿前。佛燈忽然放出光明來。就如那佛救阿難時。天眼一觀。那些邪魔自然消滅。今日這光不是琉璃光。又不是韋馱的光。也不是如來佛的牟尼光。這光從何來。就是秀才一點良心放出智慧光。義勇光。仁慈光。大力光。就是佛經上說的那光明藏。以我的光對了佛光。因此佛光而成我光。把一片淫邪變作琉璃光明世界。也不見佛。也不見我。那得有那金桂淫女。總化成一尊金光明佛。如此不可思議。纔了得這一段爲淫女說法。貞士傳宗的公案。此是做續金瓶梅的主意。後來金桂的淫孽。自然災禍難逃。志士的清白。自然功名大起。且

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時」原作「是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（卷六）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正法品

第三十四回　排善類重立黨人碑　殺忠賢再失河南地

圓覺經曰。

一切衆生。種種幻化。皆生如來。圓覺妙心。猶如空花。從空而有。幻花雖滅。空性不壞。衆生幻心。還依幻滅。諸幻盡滅。覺心不動。眞妄同源。初無二體。倘得實心。即妄皆眞。觸處融通。隨機解脱。

單說人心原號太虛。生來没有一點障礙的。能將太虛心不受那欲心

忽出正論古今有此小說否

不意小說中有此大文章大議論

邪心。妒忌心。執着心。狡猾心。貪愛心。怒殺心。種種解脫。自然成佛成聖。今按太上感應篇中說。陰賊良善。暗侮君親。貶正排賢。妄逐朋黨。分明說在朝廷。有位君子做金瓶梅因果。只好在閨房中言語。提醒那淫邪的男女。如何說到縉紳君子上去。不知天下的風俗。有這貞女義夫。畢竟是朝廷的紀綱。用那端人正士。有了紀綱。纔有了風俗。有了道義。纔有了紀綱。有了風俗。纔有了治亂。一層層說到根本上去。叫看書的人知道。這淫風惡俗。從士大夫一點陰邪妒忌中生來。造出個不陰不陽的刼運。自然把禮義廉恥四個字。一齊抹倒。沒有廉恥。又說甚麼金瓶梅三個婦女。即如西門慶不過一個光棍。幾個娼婦。有何關係風俗。看到蔡太師受賄推陞。白白的做了提刑千戶。又有那蔡狀元。宋御史。因財納交。全無官體。自然要綱紀淩夷。國家喪滅。以致金人內犯。二帝北遷。善讀金瓶梅的。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學西門大官人的心。天

下婦女都要學金瓶梅的樣。人心那得不壞。天下那得不亡。所以講道學的。要看聖人著經的主意。因此前二回講了淫女醜狀。今❶只得說正論一番。使正人君子知我做書的不是邪說。單表這宋高宗南渡。建炎三年。立了汪國彥黃潛善爲相。因見高宗懼怯金兵。力主和議。恐建康只隔一江。不能自守。要走到杭州建都。改名臨安。不日渡江南去。那些文官李綱張浚趙鼎張所。武將岳飛韓世忠劉琦吳玠等。苦苦上疏。勸留北方。恢復舊地。俱爲汪黃所阻。因恐這些大臣們不服。就上了一本。重修神宗哲宗實錄。把那元祐黨人碑。從新印行天下。把王安石蔡京章惇呂惠卿一班奸臣。說是君子。把司馬光蘇軾程頤劉摯等一班。指爲黨人。凡係黨人俱是黑字。凡係奸人俱用朱字。就說李綱等一起忠臣。是沽名釣譽。專權誤國。因與金人講和。把李綱練就兵馬錢糧。盡行停止。謫貶往江西去了。凡係講恢復的。指爲黨人。一切不用。把王安

石的新書。頒行天下。依舊要配享聖廟。那些王安石蔡京門下小人。漸漸出來用事。着諫官上了一本。將謫貶的。正法的這些奸臣們。一個個追封的。加謚法的。復職的。謂之講和。又可笑這些邪人們。也不講朝廷軍機大事。也不管金兵將到江北。依舊這個一本。那個一本。某人該封蔭子孫。某人該加贈某官。終日在朝內。晝夜講修恩怨。各立門戶起來。彼此拜賀的拜賀。日日掛匾送屏。忙個不了。又用了許多新人。充京營都督等官。各領劄付。並無銜門兵馬。眞是一張告身。不能博得一醉。大家上下胡混。這些爲國家的正人。明知無益。也就退位藏身。一憑汪黃二人主張便了。古人說。這個黨字。貽害國家。牢不可破。自東漢唐宋以來。皆受門戶二字之禍。比叛臣閹宦。敵國外患。更是利害不同。即如一株好樹。就是斧斤水火。還有遺漏苟免的。或是在深山窮谷。散材無用。可以偷生。如要樹裡自生出蠹蟲來。那蟲藏在樹心裡。自梢吃到根。又

一部史漢抵掌而談從來無此小說

自根吃到梢。把樹的津液晝夜吃枯。其根不伐自倒。謂之蠹蟲食樹。樹枯而蠹死。奸臣蠹國。國滅而奸亡。總因着個黨字。指曲爲直。指直爲曲。爲大亂陰陽根本。這個黨字。也是聖人說過的。只是黨有邪正。自然分了恩仇。君子說小人是黨。小人也說君子是黨。那孔子也說道。吾黨之小子狂簡。又說。吾黨有直躬者。人之過也。各於其黨。君子羣而不黨。先從東漢說起。先有一班君子。陳實荀淑李膺陳蕃竇武黃瓊劉寵范滂郭泰等。俱是一時大賢。只因羣賢附和太衆。互相誇獎。成了風氣。每一會葬。常有七八千人。編出個口號來。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廚八及之號。那時見宦官專權。羣賢匡扶漢室。剪除了幾個宦官。後來十常侍專政。奏說大臣鈎黨。非毀朝政。把這些范滂一等賢人君子。捕的捕。殺的殺。株連鈎黨。不下千家。到了靈帝。黃巾賊起。鈎黨不絕。因何進要全誅宦官。借兵邊外諸侯。董卓曹操進來。乘亂纔亡了漢家天下。這是第一個

黨根不絕今日

黨字。喪了漢朝。到了唐憲宗時。朝內李吉甫與李絳各有朋黨。後來李宗閔對策。每每譏刺李吉甫。至吉甫之子李德裕進位宰相。遂修恩怨。因降了吐蕃。牛僧孺忌德裕有功。上了一本。說待四夷以信。不可收吐蕃的降將。遂還與吐蕃。分裂而死。因此兩相水火。叫做牛李之黨。藩鎮分權。唐室衰微。李德裕李宗閔黨禍不解。因此說。去河北賊易。去朝中黨難。後來朱溫篡位。白馬清流。殺了士大夫千餘人。只爲這黨字。到了宋神宗朝。正人君子不少。元祐年間。又立起黨人碑來。王安石蔡京爲首。把司馬光一班正人。貶盡殺盡。纔有了金人之禍。直到高宗南渡。還有這個黨的根在人心裡。只因士大夫做秀才時。便自依門假托。認了各家門戶。所以到做官時。全不爲朝廷。只以報復爲主。這個黨字。可不是累朝的禍根。到了高宗建炎五年。宗澤守汴梁死後。曲端爲大將。守着宗元帥的規矩。略有進取恢復的光景。不料張浚聽信汪黃之言。說

曲端靡費了國家錢糧。久不進兵。把曲端一個忠臣賢將斬了。這些舊時招撫的王善一班名將。一時盡行散去。那些各營人馬。逃的逃。叛的叛。屯田的也不屯田了。守堡的也不守堡❷了。數年苦心收拾的殘局。一朝而盡。用了一個不清不渾的杜充。係汪黃門下。來項曲端的缺。一到了汴梁。先把軍兵的月餉尅減了一半。又要加派錢糧。使百姓養馬助餉。弄了一個稀爛的。後來因宗澤曲端盡忠而死。有詩曰。

自古孤忠獨立難。誰能一手障危瀾。

女媧欲補天仍破。精衛空啣海未乾。

楊柳風輕爭向暖。松杉冰冷不知寒。

拍床呼渡終何益。父老傷心血化丹。

却說這金營裡兀朮四太子。斡離不。粘沒喝等。只因宗澤守住汴京。河上立下營砦戰車。件件有法。又且足智多謀。幾番河上大戰。金人大小

敗了十三陣。不敢再過河來。只在山東地方侵掠。攻取了許多府縣。劉豫是濟南府知府。原是一個生員。爲行檢革了前程。在京原（援）例做了監生。乘着大亂。先鑽營了一個知縣。到了徽欽北去。中國無官。就謀幹了濟南知府。原是無恥的小人。見金兀朮兵到濟南。開門迎降。即時剃頭垂辮。學起番語來。又遇見金兀朮營裡得寵的個材官韃子。名喚劉安。原是他叔伯兄弟。自那年金兵入關擄去了。如今做個小材官。在兀朮左右。把劉豫的本領。投北的誠款。細細在兀朮面前幫襯他。有一日。兀朮傳進劉知府。要問取汴梁之策。劉豫忙跪下稟說。天兵一到山東。不戰而降。已知天意了。這汴梁已在掌中。今聞宗澤已死。曲端被張浚殺了。除此二人。南朝再沒有可以守河南的人。正好乘機暗取。攻其無備。可不戰而得。只是一件。不愁汴京難得。只怕汴京難守。這汴梁雖係殘破。原是歷代帝王建都之地。又接連太行山寨。千里不絕。還有

正論

百萬人民。如不得一個中國之人在此屯守。只以殺伐爲威。這些三河的豪傑。一面順了。一面又反。金朝兵馬雖強。時去時來。又要專力圖取江南。得了汴梁如不能守。反爲心腹之病。首尾不顧。把金朝人馬隔做兩截。腹背受敵。大爲不便。畢竟以中國人治中國。立做金朝行宮。存下一枝大兵。方可長久。是爲萬全之計。兀朮大喜。就即時上了金主一本。使劉豫暫署河南。封他爲齊王。即領粘沒喝人馬襲取河南。刻期渡河。有詩單說漢人可笑。

莫道生爲草莽臣。受恩深處結成親。

宋人學得金人語。還替金人罵宋人。

又。

破船渡海不同心。宋失中原反爲金。

自古舟中多敵國。一家人害一家人。

話說劉豫領兵襲取汴梁。恰遇着宋朝刻印元祐黨人碑的時節。把一班忠臣良將。人人解體。個個離心。汪黃二人專以逢迎皇上。要日日南奔。這些將士有忠義的專以志在恢復。想日日北伐。後來把趙鼎張浚一班人。或是謫貶遠州。或是調任閒地。這些忠良武將岳飛吳璘等。分往各路。全不把汴梁在意。一似全全捨了河北與金人。免他來爭這江南一塊土的一般。早有人將南朝信息打報與金營。兀朮知道汴京無人鎮守。武備懈弛。金粘沒喝原是得過東京。擄徽欽北去。走過幾番熟路。不消用嚮導的。指日從燕京大兵十萬。明說是攻江南。却暗地裡改路。晝夜兼行。一日夜走三百里。到了汴河。如入無人之境。原是金兵殺破膽的。又因宗元帥亡後。兵馬錢糧一概廢弛。誰敢來與金兵爲敵。連夜過河。早到汴梁城下。這些城裡城外百姓婦女們。拋家棄子。也有往山裡逃的。也有往城裡躲的。總是在城的要求出城。在外的又要求進

城。這村裡往那村裡躲。那村裡又往這村裡躲。母哭兒啼。金兵逢人就殺。好不可憐。有詩單說離亂人民遭這大劫。沒處逃這條性命。多少佳人才子。圖書寶玩。死的死。燒的燒。把個文明世界。一時草味起來。不免有陵谷變遷❸之感。四詩爲證。

故王宮殿夕陽多。田竇傾移勢易過。
漢喜功名迷甲第。唐遺詞賦弔山河。
花明繡嶺疑苔珮。鳥喚邙原送薤歌。
常嘆袁晁寃險似。郭門東市路如何。

這一首詩單說宋朝因這黨人起禍。專以門戶修復嫌怨。致令今日國破家亡。自家身命不保。

椒房紫禁帝王宮。楚炬焦烟夜火青。
太廟金環爭出市。玄堂玉椀永辭陵。

障泥亂割芙蓉錦。　綴甲羣分珠翠屏。
不信罘罳容走馬。　秦庭漢闕昔曾經。

這首詩單說金兵進了汴梁。把宋家陵寢發掘了。原有宋太祖傳至徽宗的九廟神主。雖然孟太后移去江南。那九廟不忍毀廢。春秋隨舊設祭。今被金兵焚盡。把太廟黃綾錦帳。都割做馬上障泥。珠翠圍屏。分了釘成衣甲。

廣陵洛浦蕊珠仙。　沈水薰香伴茗煎。
畫裡明妃啼馬角。　笳中蔡女咽狼烟。
風飄蝶舞渾無夢。　水泛桃花不記年。
青鳥已歸瑤浦冷。　林深月黑叫鴟鳶。

這一首詩單說金兵一入汴京。把這良家婦女有名娼妓。凡係美貌少年。一概收入大營。那絕色的獻與兀朮。富貴之家叫他傾家取贖。如沒

人贖的。或嫁在娼門。或配與兵士。那些佳人不知死了多少。

周篆秦蝌古玉光。　爛然文彩裹縹緗。
琴鳴魯壁經仍化。　虹隱豐城劍亦亡。
劫火再經重入土。　物緣將盡自爲殃。
蘭亭舊本人間失。　何處風雷護秘藏。

這一首詩單表汴京既破。數朝典籍法器。圖書古畫。商彝周鼎。寶劍名琴。俱被焚燒一空。不止人物遭劫。就是古來相傳的寶玩。也是有個定數。要毀滅的。這粘沒喝兵到汴梁。那留守的杜充和開封府尹俱是一起新人。從何抵擋。只得開門出降。進得城來。那城內外已殺死人民無數。劉豫進得宮來。那有皇都氣象。高宗去後。孟太后領宮人宦官將宮中寶器久已空虛。只有些粗重不堪的龍床御座虛虛陳設。還有幾個年老內監不能南去。在宮中住着兩間破殿。艮岳花石久被軍拆淨。各

樣奇花名樹取來燒火。眞是金粧玉釘琉璃殿。化作野火寒螢瓦礫場。劉豫一面使人修整。不題。唐人有詩。

梁園日暮亂飛鴉。極目蕭條三兩家。
庭樹不知人去盡。春來還發舊時花。

劉豫出榜安民。重修宮殿。再整城池。把那投降各官照舊職留用。粘沒喝留下三萬金兵。使大將軍粘罕鎮守城池。輔劉豫坐了河南。這劉豫接了金主旨意。也就弄了一頂交天兩叉的金帽子往前歪戴着。穿上一件禿尾龍的草獸四爪的蟒袍。繫上條金鑲玉玲瓏盤胸寶帶。綠斜皮錦沿邊的麂皮戰靴。京城還有殺不盡的毛實。裝成內監。造了半朝的鑾駕。擇日設朝登殿。本京文武各官也聚集了五七百人。都來朝賀他。也是他該有此不義的富貴。正是。臺上扮成花面淨。人間不識草頭王。俗說。一日爲君。勝似一世爲民。不知他應在那個紫薇星。金人巧於

扮得丑淨有趣

花面草頭巧對

思無邪匯寶

愚弄漢人。其妙如此。那劉豫也只說我命中定有些帝王的福分。那知是戲箱裡唱曲的。扮出那周氏辱齊的愍王來。這個帽兒可是戴得長的。後來把妻兒女兒都奉承了金人。還把本藩殺訖。眞可一笑。劉豫一面招撫百姓。安頓軍馬。粘沒喝自領人馬。會同兀朮南征。不題。那宋朝君臣那一個敢來問一聲呢。只爲君弱臣邪。忠佞不分迷國政。因此民逃地削。乾坤一半屬金朝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今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❷「堡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❸「變遷」二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續金瓶梅後集（卷六）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廣慧品

第三十五回　清河縣李銘傳信　齊王府銀姐逢時

汴京詩。

幽薊烟塵入九重。貴妃湯殿罷歌鐘。

中宵扈從無全杖。大駕蒼黃發六龍。

粧匣尚留金翡翠。暖池猶浸玉芙蓉。

荆榛一閉朝陽路。唯有悲風吹晚松。

單表富貴無常。滄桑多變。麋鹿蘇臺。尙作館娃之夢。杜鵑蜀道。空聞望

帝之呼。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。邯鄲才人。嫁作厮養卒婦。況復改朝換代。剩水殘山。魏國江山。半是衰草夕陽。漢家宮闕。但見荒烟流水。前八句詩是南宋趙子昂所作。此人姓趙名頫。字子昂。本係宋朝宗派。因南宋爲元所滅。不堪流落。仕元爲學士。傷故宮離黍。又有一詩。

露下碧梧秋滿天。　砧聲不斷思綿綿。
北來風俗猶存古。　南渡衣冠不及前。
苜蓿總肥宛騕褭。　琵琶曾没漢嬋娟。
人生俯仰成今古。　何待他年始惘然。

前後二詩。總言汴京大亂二十餘年。自金人擄二帝北去。高宗渡江以後。中原淪没。河北流移。軍民無一日之安。或是朝屬宋朝。暮又屬了金國。村落絕烟火。一望千里盡是蓬蒿。家家枵腹。處處反叛。不是徵兵。就是加餉。不消說。那些大家久已逃亡。可憐在北方無可常住之地。在南

方也非久樂之鄉。漸漸金兵南侵。宋朝微弱。上下偷安。宗元帥收拾的汴京殘局。一朝盡失。金朝立劉豫爲王。日日整練兵馬南侵。這汴梁爲東漢以來五代宋朝歷代建都之地。所存的百姓不過十分之二。隨是甚麽大家。這幾年俱已空虛流移去了。只有這些行戶娼妓人家。隨地楊花亂滾。不管天下大亂。況且東京風俗淫奢。亂一番。安頓一番。也有被兵火劫掠的。也有通些線索。和金兵往來。反得些白財的。因此妓女們這一行人。倒還有些氣色。這劉豫奉着金主之命。做了河南齊王。原有一位夫人。生得美貌。被金兵先搶去了。就有這些臭爛的毛賓。和那趨時的兵將。勸他册立王妃。選取宮女。也要三宮六院。恨不得把那汴梁舊宮。一時間充滿。做金兀朮的行宮。一面出榜。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。俱要赴開封報名。娼妓三十以下。俱要赴宮中親選。這汴梁人民諕得手脚無措。按下不題。且說淸河縣勾欄裡。李銘吳惠原是有名的樂

戶。因李嬌兒在斡離不營裡做了夫人。時常想着吳銀兒一個好心性兒。還是當年一個美人。如何教他流落了。使李銘傳信。上清河縣叫吳惠上東京來住。如今汴梁宮殿做了四太子的行宮。凡係北方大都督們。俱有私宅在東京。安頓家眷。把舊日王侯國戚的大宅花園入了官。依舊修得整整齊齊。朱門綠戶。好不齊整。叫吳惠上京。好歹帶攜他個出身的去處。那吳惠在清河縣裡遇了大亂。連他妹子吳銀兒也不敢接客。怕金兵擄去。連性命都不保的。藏在鄉村裡。和賁四老婆一搭裡住着。連年來極窮。也是合該發跡。吳惠因上城來買菜。那一時。山東六府已盡屬了金朝。聽劉豫的號令。各處安了官。金兵時常到清河縣養馬。這吳惠纔進得城來。被一個番兵拿去餵馬。一條繩子拴起來。不容分說。叫他挑了弓箭鎗刀。隨身行李。弄了一擔。大刀背打着。在馬頭前飛跑。吳惠那裡敢分辯。只得隨行。到了察院官廨門首。纔然放下行李。

又叫他擡馬槽。煮馬料。忙到二更天氣。吳惠又沒碗飯吃。那裡尋法逃走。正然切馬草間。只見一個兵進來。問道。你這蠻子是那裡人。姓甚麼。吳惠答道。小人姓吳。本縣人。在城東村裡住。因上城來。遇見老爺們。如今行李已挑了來。馬草俱已切完。望老爺放回小人去罷。家裡有八十歲的娘。要不回去。餓也餓死了。說畢。跪在地下放聲大哭。那兵道。你叫甚麼名字。吳惠答道。小人叫做吳惠。那兵笑道。你可是吳銀姐的哥哥麼。正沒處找你哩。遇得正好。如今有東京幹將爺營裡李舅爺寄個字兒與你。你可是他不是他。吳惠驚疑不定。待說出眞名來。又怕是金兵着落他名下。要追出他家妹子來。不是要處。待不說出來。又見說話有些來歷。萬一有件好事。透出財星來。不肯招認。反打開財神。豈不是當面錯過。尋思一會。纔答應道。小人的哥哥就是吳惠。那兵道。既是你哥哥。這裡有封書。你捎去罷。吳惠問道。這李舅爺是那裡人。怎麼認得小

人。這兵道。他是你清河縣人。前次破城時。在斡老爺帳下收用的李奶奶的姪兒。叫做李銘。如今我家老爺待他極好。現吃着旗下一個守備的俸糧。還有一個妹子李桂姐。也做了夫人。老爺愛他一家。時常叫進李舅爺去。炕上一個桌兒吃飯。好不敬重。說一聽十的。滿營裡人誰不尊他。這吳惠聽了半日。纔知是舊日勾欄裡一同當小優的李銘。號李日新。知他得了地。我早該去投他。誰知他倒不忘舊情。捎信與我。今日這個機會。定然有個好光景。說不及話。這兵早去他腰裡取出個皮荷包來。一張油紙封着一個小護封紅帖兒。鈐着紅圖書。拆開一看。俱是幾行大字。就有個官宦的氣象。上寫。

久別仁兄。不覺數載。常念同聲一氣。各守門戶。樂有十分。今忘其八矣。不料亂中家姑舍妹得遇大將軍斡老爺收爲側室。弟叨光武職。暫寓汴京大街舊楊尚書宅中。如兄肯同銀

句法皆妙

姐入京。自有際遇。有此資本。何憂窮乏。今托營兵粘木寄信。

臨書拭目望之。字寄

祥宇吳老賢兄下體

眷弟李銘頓首

吳惠原因學曲。略識些字。見他來書端整。打着兩個圖書。一個是李銘之印。一個是別號日新。俱有核桃大字。便知是有了官腔。喜個不了。忙放在袖裡。問這兵道。李爺如今甚麼官職。那兵道。老爺看他一眼。本上帶個名字。不怕不到大官的地位。現如今吃着守備俸。十數匹馬跟隨着。好小體面哩。吳惠點了點頭道。他叫我去投他。那有這些盤費。那兵道。能用多少盤費。俺這營裡擺撥得閒馬。不住的直擺到東京。到了河上。又有哨船。六把槳。晝夜三四百里。你如肯去。要馬馬上去。要船船上去。李爺托我捎信來。知是他親戚。誰敢不送。忙叫一個餵馬的人來。取出一壺酒。一大塊牛肉。與吳惠吃。叫他該去時。到我這裡來。管幫扶你。

吳惠吃了酒肉。滿心歡喜。辭了金兵。走到家中。將書與銀姐看了。大家說李日新不忘舊情。打點上京去。好一似梅花香冷全無信。柳葉春生又有情。即如李銘這行戶倡優至賤之人。知道甚麼道義。到了富貴。還想起舊日一班朋友。要來提攜他。何況這一等正人。想起世路交遊。又該如何。

雁有同行雞有儔。　呼羣共食各分憂。
如何反學烏龜法。　一得頭時更縮頭。

到了半月以後。吳惠和銀姐商議。這窮村裡也沒有出頭的日子。既然李日新得了時。叫咱去投他。不如上京圖個進步。把家裡粗重家火一頓賣了。多少換三五兩銀子。和吳銀兒穿上幾件粗布舊衣。扮成夫婦。先到城裡會了那個金兵。說是要同他妹子上京。只怕女人騎不慣馬。得個小船上去更便些。那兵道。這是小事。隨即去稟了他的將官。當時

撥了一隻夜行哨船。又送他二兩路費。兄妹二人連夜上東京而去。不則一日。到了汴梁。在城外先尋個飯店兒。安下吳銀兒。自去城裡問信。找斡大將軍的新府。和李舅爺的住處。找了半日。有人指着道。駙馬街中心門首有兩個大石獅子。就是當初尚書楊戩的舊宅。吳惠初到京城。諕得探頭探腦。那敢亂走。直到了新府門前。好不齊整。但見。

三間滴水朱門。百尺凌雲畫棟。門前排棨戟。十萬貔貅聽號令。堂中喧鼓吹。幾羣粉黛列笙歌。垂楊繫馬。銀鞍錦帕拴幾多異色驊騮。絳臈❶開尊。玉碗冰盤。説不盡千般水陸。階下健兒懸錦繡。懷中稚子揷金貂。

吳惠到了帥府前。不敢高聲問人。遠遠站在門首一個小茶館裡。那店主道。老客是吃茶的麼。請進來坐。吳惠故意走進去。坐在側首一副座頭上。那茶博士送了一壺茶。一盤蒸糕。又是四盤茶食時果。吳惠吃了

一鍾茶。一塊糕。問茶博士道。這帥府可是斡將軍家麼。那人道。正是。大將軍從北京由山東回來。正在路上。不久進京。前日中軍官領了十隊披甲的迎接去了。吳惠又問道。這府裡有個李舅爺。你可知道麼。那人道。不知甚麼李舅爺。他府裡人多。時常來我小店裡吃茶。莫不是一位李爺。極會彈唱的個俏人兒。有三十歲了。白淨面皮。像是山東聲音。你找他做甚麼。吳惠道。這正是我的親戚。不知他住在那裡。那人道。他時常騎着馬兒街上頑耍。一手好琵琶。沒有半日不到府門前的。你只在這裡等候。不久也就來了。吳惠等了一會。又將茶和糕吃盡了。只見茶博士走進來道。這不是你問的那李舅爺來了。吳惠出得店門。從東一人騎馬。跟隨着十數個青衣。俱是軍官打扮。大帽罩甲。也有拿着琵琶胡琴的。也有拿着彈弓氣毬的。一路上人俱起立兩邊。這少年揚鞭仰面。甚是氣勢。正是。❷

好詩

春花春草自春風。何論深紅與淺紅。
綠幘從來誇董偃。錦堂常是狎秦宮。
每嫌資格尊文士。免較勳勞列武功。
一曲琵琶登上座。鄧通曾也列侯封。

此回大主意在此

原來這八句詩單說人無定位。物無定價。世無定情。事無定理。那漢朝公主收了賣珠兒董偃。漢武帝這等一個英雄。不加罪他。反封他爲官。以悅公主之意。霍家奴秦宮擅了霍夫人房幃之寵。樂比王侯。那唐人李賀有詩曰。秦宮一生花底活。就是衛青大將軍。也曾做那平陽公主家奴。後來位極人臣。公主駙馬亡了。即以衛青配他舊主。看官到此。你說世間的人還講誰該是貴的。誰該是賤的。今日有權有勢。前呼後擁。粧點出許多威武。一時失了勢。那前日奉承我的。佯佯不睬。好一似不識面的模樣。那小人賤役一時僥倖。得了權位。就把那眉毛豎起。鼻子

一腔落落不平即史記貨殖傳主意

朝天。那些逢迎人的。又去逢迎他去了。休說這小人的眼孔原是淺❸的。就是豪傑到此也要眼裡起火。即如漢朝兩個國戚。竇嬰封了魏其侯。田蚡封了武安君。只因武安有寵。那魏其侯求他來一飯不可得。因而成仇。借灌夫使酒罵坐。以致滅族之禍。只因眼裡有個武安君。心裡口裡放不下他。那李廣因行軍失道。貶謫了將軍之職。在灞陵打獵。回路夜晚。那灞陵有一守門小吏輕他失勢。便關了城門。不肯候他。又奚落了兩句道。如今時勢。只有新將軍。那有舊將軍。到底不肯放他進城。李將軍在風雪中。立於城門之下。後來李廣起用。纔誅此小人。以正軍法。因此說。物無有一定的價。也沒有一定的情理。只論個遇時不遇時便了。即如李銘吳惠兩個小優。在西門慶家下答應。只因李銘遇了金將斡離不。納了他家李嬌兒李桂姐爲妾。把他頂了一個營官。做起偌大體面。小人志滿氣高。自然要誇大起來。誰去查他的根脚。却說吳惠

還是舊日關目脚色

官腔

大勝時交

望見李銘來得氣象。與往日大不相同。也就不敢提起那舊日行藏。當官的生理。只得走到馬前。用那膝蓋兒一彎輕輕跪倒。稟道。李老爺。小的吳惠來投見了。那李銘在馬上仰着臉。正看天。忽然看見吳惠跪在馬前。十分過意不去。滾鞍下馬。一手扯起道。吳祥宇。何必行此大禮。忙拉入茶館中來。方纔作了揖。吳惠又跪謝了。茶博士慌忙擺上了一桌茶食。換一壺新茶伺候。李銘擺擺頭。把左右迴避了。纔問。銀姐今在何處。吳惠說。還在城外飯店裡。李銘即使人擡一頂小轎去。迎了家裡來。今日晚間就到府裡和太太說知。老爺不日將到。管取你一場大大的富貴。牽過一匹空馬來。叫吳惠騎了。❹先使兩個軍漢送他。往家裡吃飯去。只怕你餓了。李銘自入府去見李嬌兒李桂姐。正在後堂裡彈琵琶。打點下飯。迎接斡離不到家慶賀筵席哩。見了李銘進來。問道。可知老爺幾時到麼。李銘說道。只在早晚。有中軍去接去了。就把吳惠和吳

銀兒到了京。悄悄說了一遍。依着李嬌兒。要等老爺到家商議。李桂姐道。甚麼大事。一個自家的親戚來投。叫他進宅來。打點幾件衣服頭面。收拾打扮一二日。好叫他見老爺。一時間人生面不熟。進得府來。一脚高。一脚低。這吳銀姐平日忠厚。這幾年不在勾欄裡。只怕更村魯了。答應不出話來。還得咱指教他纔好。依着我說。就叫他今晚進府裡來罷。府裡養着多少閒人。何爭他一個。即時就對太太說了。是山東一個親戚兩姨妹子。上來投親。要見老爺的。也是一手好彈唱。叫他給太太磕頭。太太允了。即時叫人往李舅爺處快搬了來。只說太太要見他哩。李銘即時回家去了。却說吳惠騎着馬到了李銘宅子裡。門面五間。住着兩層高樓大廳。四面垂簾。擺設得桌椅鮮明。往來人役奔走不暇。即時擺出飯來。中間安一張八仙桌子。都是銀杯牙筯。按酒果盒。鮮魚燒肉。雞鴨螃蟹。十分豐富。家人斟上酒來。恰待舉筯。李銘從外進來。從新又

官了

言外可想

扶了座。安席坐下。一面使人城外去請吳銀姐。吳惠飽餐一頓。也不敢久停。連忙同轎夫出城去了。出得城外飯店裡。算還了飯錢。吳銀姐上了轎子。吳惠隨着。進得李銘宅子裡來。原來李銘新娶了一房妻小。也是營裡擄來的臨清一個粉頭。叫做劉翠兒。從帥府裡賞賜下來。與李銘成了家。還時常進去答應。兩三夜不得出來。聽得吳銀姐到了。連忙迎出來。讓進屋去。炕上安桌兒吃了飯。看吳銀姐將有三十年紀。生得溫柔典雅。一身粗淡衣服。李銘進來。和銀姐見過禮。說道。姐姐這一路風塵。你還在咱家裡將養二日。換換衣服。好進府裡去見老爺。銀姐說。這幾年不敢在城。通是在鄉村裡躲着。誰敢見個人兒。就是幾件舊衣裳。都在典當鋪裡擱着哩。這幾件衣裳還是臨上路纔做的。李銘道。這不大緊。衣服是有的。只怕姐姐嫌不可體。即叫渾家連忙放開箱子。取出兩套衣裳。珠花翠鈿。又是兩根金鑲玉的橫簪。珠子嵌成的。一套是

行家光景活現

玄色綯紗衫兒。淡鵝黃比肩兒。一套是葡萄色女衫。白綾花比肩兒。都是織金沿邊有拖的裙子。吳銀姐道。這玄色老氣些。我借穿了罷。一個大老爺家。穿得紅紅綠綠的。不是個禮。一面說着。丫頭盛了水來洗面。就是桂花香皀。鏡抿刷牙油盒。粉撲胭脂。一弄兒打扮得粧臺鏡架。李銘的渾家疾忙取出牙梳。替吳銀姐梳頭挽髻。李銘吳惠自在外廂去吃酒去了。不題。却說斡離不元帥同兀朮太子。在山東安撫軍民已定。一路由汴梁來。有汴京的文武各官。都接百里內外。那劉豫率領軍官太監。五十里外迎接。隔着半日。前哨早到。那時汴京初下。以防有變。金兵十分嚴肅。整隊入城。兀朮傳令不許妄殺平民。那百姓纔得安業。把那些驚走的漸漸回城。兀朮一到汴京。就親入大內故宮。要在艮岳前紮營。把這些帳房暖幕張掛在內苑。搜取舊日宮人。一個也沒有。因宮殿空虛。傳下令來。仰齊王劉豫選取女子婦人。不論良家敎坊。入宮打

掃。那知兵馬未到前。衆百姓怕有選取之事。所有婦女盡逃出城外附近州縣藏躲去了。落下的窮破落戶。又沒有好女兒。劉豫慌了。只得把自己的女兒粧梳齊整。先使十名有顏色的女子。隨着送入宮中。以求幸用。要圖個勳戚國丈。那知劉豫的女甚醜。兀朮大怒。將送女太監穿箭遊營。只留了一夜。把女送回來了。只得滿城中遍選歌妓一百名進宮灑掃。那得個好的。按下此事不題。却說李桂姐先使人將吳銀兒擡進府去。打扮得粉粧玉琢。和當初一樣嬌美。到了天晚。❺斡離不送兀朮進了宮。回家歇息。一班兒女妓們都來磕了頭。斟上酒來。同太太炕上坐。這些人彈的彈。唱的唱。琵琶三絃。胡琴羯鼓。一弄兒奏起。唱了一套詞。

記神京繁華地。舊遊踪。正御溝春水溶溶。平康巷陌。繡鞍金勒躍青驄。解衣沽酒醉絃管。柳綠花紅。　到如今餘霜鬢。

筆力好針線

嗟前事。夢魂中。但寒烟滿目飛蓬。雕欄玉砌。空餘三十六離宮。塞笳驚起暮天雁。寂寞西風。

單說斡離不❻元帥因衆妓歌曲飲酒。說起四太子兀朮搜括宮人。要選取良家女子一百名入宮。一時倶湊不出來。那得有個會彈唱的服事得來。況王爺帳裡婦女不少。就有些顏色的。怕選不中意。太太便說起。今日有李奶奶的親戚。從山東來投他。要見老爺磕頭。只說他會彈唱。也是教坊裡出身。我看他倒好個人兒。年紀有二十四五歲。生得細細的個身子。只像是二十來歲。好不嫩少哩。斡離不忙叫。快請過來相見。那吳銀兒在李桂姐房裡梳頭勻臉。伺候要見。因他們唱到熱鬧處。悄悄聽他。忽聽一聲叫他來見。少不得做出那幾步引人的腔調。從左手院子裡走出來。嬌嬌滴滴。窈窈亭亭。花朶兒一般。到了跟前。揷燭也似磕下頭去。斡離不一看。道。好個妙人兒。來得正好。但見。

裙拖六幅湘江水。　髻挽巫山一片雲。
貌態止應天上有。　歌聲豈合世間聞。
胸前瑞雪燈斜照。　眼底桃花酒半醺。
綠綺隔簾挑不得。　春風人似卓文君。

斡離不元帥看了一會。原是個臊的。不覺淫心欲動。忙叫上得炕來。偎在身邊坐下。取琵琶叫他和桂姐合唱。兩人原是熟的。幾年來不得聚首。一個琵琶。一個三絃。又唱了一個金落索北曲。

新愁無計除。意中寃孽如何處。鎮日苦熬煎。這離情誰與我傳一句。恨雲鴻個個高飛。我爲你怕待理琴書。我爲你百事的無心緒。想當初。似水如魚。你無情。負却了海神盟。俺有眼。錯認做荊山玉。終日裡短嘆長吁。大睜着兩眼跳黃河。強支持弱體捱白日。可罷了我了。實實的着迷癡心腸。淚點兒流

不住。

斡元帥大喜。連連斟上酪酥蒙古老酒。不覺一飲而盡。唱到濃處。摟到懷中。和銀姐一遞一口兒吃酒。用手摸他胸前。只見香滑如玉。這太太看見。先已下炕去了。李嬌兒李桂姐不消說。是久幫襯知趣的。也去了。夜至二更。留吳銀姐陪宿。那一夜。把個斡將軍帥字旗連敗了二陣。吳銀姐是風月中老手。弄得個元帥喜歡不盡。說。我將你進奉與四太子。做我的個幫手罷。你萬萬休忘了我的恩情。那吳銀兒又做出百般的嬌態。把個將軍弄得酥麻了。早晨起來。就賞了兩套錦緞。叫裁縫做徹底衣粧。都照金人婦女打扮。弄了三日。用一頂花藤大轎。自己騎馬。進與兀朮去了。這吳惠押轎而行。豈不是忽然富貴自天而降。斡將軍到了宮中。見了兀朮。因說。有個會彈唱的婦人。送來答應王爺。兀朮傳令叫進來。吳銀兒打扮得更是齊整。織金紅錦宮粧。窄靴長袖。挽的平頭

髽髻。與番婦一樣。兀朮甚喜。又賞了兩疋緞子。留下吳惠隨營吃錢糧。和斡離不踢氣毬。至晚方散。原來兀朮隨營婦女有三四百人。俱是河北燕京臨清濟寧擄的良家名妓。這吳銀兒一時間那得就到得兀朮身邊。到了夜宴。那些常常在前的美人們。人人妒忌。個個爭妍。休說一個吳銀兒。就是王昭君。也叫你不得見面。因此吳銀兒只見得一面。就派在閒房裡管縫衣服去了。過了一月。再不得兀朮一見。也是他有幸。該出頭享這一場富貴。忽一日。金兀朮傳劉豫入宮賜宴。飲到樂處。要賞齊王名馬一百匹。美女十人。這些衆妓們怕吳銀兒進來得寵。就將他爲首。添上九個平常的。湊了十人之數。兀朮每人賞了兩疋緞子。俱用紅織錦搭着頭。騎上馬。往齊王府裡去了。這吳銀兒也只說道和在兀朮宮裡一樣。那知道劉豫奉兀朮太子之命賜的美人。那敢輕待。就和公主招了駙馬一般。又怕是四太子疑他二心。使女子來監守的一

樣。因此不敢不尊。將爲首的吳銀兒立爲宮妃。錦袍珠帶。金屋銀床。和皇后相似。又因沒了嫡夫人。就以充正寢。那吳銀兒立時尊奉起來。滿府中俱稱爲娘娘。也是吳銀兒一生心腸極好。雖在烟花。有此善報。一時高入雲霄。李銘夫婦認作兩姨兄弟。送禮設席。滿東京都來趨奉。那知道他二人是個二搭六。一❼羣衣錦榮歸。因此說得個人無定位。顚倒無常。不知後來如何歸結。正是。落花無定。黃鶯啣入合歡宮。飛絮有情。紫燕營巢華屋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臈」原作「熉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正是」二字原缺，據務本堂本補。

❸「淺」原作「時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
❹此段眉批「交」字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❺以上五字原漫漶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❻「不」字原無，據上下文及務本堂本加。

❼「底」本以下至回末（含眉批），刊本缺佚半葉，係後人配抄。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戒道（導）品

第三十六回　翟員外伸冤元帥府　李師師官配馬頭軍

詩曰。

節當寒食半陰晴。花與蜉蝣共死生。
白日急隨流水去。青鞋空作踏莎行。
收燈院落雙飛燕。細雨樓臺獨轉鶯。
休向東風訴恩怨。從來春夢不分明。

東坡在徐州登燕子樓詞。

天涯倦客。山中歸路。望斷故園心眼。燕子樓空。佳人何在。空鎖樓中燕。古今如夢。何曾夢覺。但有舊歡新怨。

單表古人詩詞多因故國傷心。閒愁惹恨。歎韶華之易盡。則感寄春風。悲陵谷之多遷。則魂消秋月。拈就鴛鴦。寫出江淹離恨譜。飄來蝴蝶。編成杜牧斷腸詩。也只爲托興遣懷。萬(寓)言醒世。眞却是假。假却是眞。自有天地古今。便是這個山川。這個歲月。這個人情世事。這個治亂悲歡。笑也笑不得。哭也哭不得。看到一部莊子透徹。纔許讀得我金瓶梅後集。那些俗儒淺夫。沒有打破輪迴手段。句句着相。便說是風流罪過。罵世春秋。豈不負此婆心俠骨。這回直接上段。汴梁爲歷代建都之地。自經五代改號東京。宋太祖登基。直傳至太宗眞宗仁宗神宗哲宗。到了徽欽。相傳八主。享國太平日久。朝野豐登。車馬輻輳。風俗淳厚。士女繁華。何等的富貴。一旦中原失陷。盡爲金人所有。自徽欽北狩。兵火

相連。戰爭不息。有二十年大亂。那些金碧宮殿。盡化爲蓬蒿瓦礫之場。文物典章。俱變成戎馬干戈之地。佳人才子。富室貴官。不知化做冷烟衰草。白骨寒燐。那裡去了。所以行人感慨。過客傷悲。有詩曰。

山圍故國周遭在。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汴水東邊舊時月。夜深還過女牆來。

說不盡這興亡之感。單表這士女的淫奢。現前的因果。可見這富貴繁華。眞是眼裡空花。玉貌蛾眉。盡作生前孽債。即如徽宗末年留心女色。嫖了一個烟花李師師。弄得國滅身亡。豈不是亡國妖孽。女色中尤物。因此把李師師擡得如天上仙姬一般。享的那富貴尊寵。不下於玉堂金屋。除了朝廷宮禁也就數是李媽媽家了。媽媽二字。是河南開封府的土音。如娘娘太太相似。因此東京風俗。止稱一個李媽媽。並不敢說師師二字。後來徽欽北去。這師師生得手眼乖猾。門下弟子又多。串通

好明白人

金營將官。把個金桶般家業。護得完完全全。不曾耗散一點兒。在城外汴河橋邊。蓋起樓房穿廊。花園書房。比舊日一樣齊整。又養着十數個能彈會唱的粉頭。只爲銀瓶賺哄了翟員外千金的聘禮。後來鄭玉卿騙拐了銀瓶去了。李師師實不知情。這翟員外人財兩空。又是疼錢。又是惶愧。各處找尋不到兩三個月。四下裡貼招子。騎着快馬追趕。只道是旱路上去的。那知他一篷風上了揚州。也弄做一場春夢。這是前案。說過不題。那時翟員外不肯干休。使孫寡嘴張斜眼子兩個幫閒來和李師師家說話。道。收了他一千五百兩財禮。外有金珠繡緞。揷戴釵束。羊紅表裡。上下使過三千多金。指銀瓶爲名。白騙了我做個沒老婆的烏龜。擡不起頭來。如不退還原物。要在開封府尹處告狀。揭他私通金朝。暗打朝報。窩隱奸細的款。有四十餘條。各處印刻遍貼。李師師先也着忙。使人央翟員外且休張揚。兩家都沒體面。情願把侍女巫雲賠他。

還送過些釵束來。把財禮退一半回去。先着孫寡嘴去說了。次後使巫雲打扮得嬌滴滴花朵一般。坐着轎子過去。裝是賀翟員外生日。兩隻燒鵝。四尾糟鯽魚。兩大罎麻姑酒。兩大盤壽桃。雇了一擔盒子。使人挑着。來看翟員外。巫雲進門來。使銀紅汗巾捂着口兒。笑嘻嘻的進來。望着員外磕下頭去道。這些時連影也不見你一面。俺太太道。就是銀瓶着人騙去走了。拐的俺家金珠古董。也值二三千兩銀子。是誰藏了他。不着他出來不成。知道員外着惱。許多日子不肯上門走走。俺太太爲這件事。氣了一場大病。一個多月全不下床。着我來看看員外。一來是賀壽。二來是解惱。俺們就比不過銀瓶。也來和員外做幾日伴兒。好歹請過去看看。俺太太也不肯教員外惹氣。一面說着。一面撒嬌撒癡。做出許多情態。直引得翟員外笑了。同到後書房裡坐下。連忙自己收下禮物。打發盒擔和轎子回去。他却脫了衣服。拿起鏡子來梳頭勻臉。打

門戶光景如見

扮得別樣風流。見書房牆上掛着一擔牙軸頭紫檀絃子。就抱在懷裡彈起。翟員外見他來得知趣。又是舊日婊子。只得留他吃飯。待不多時。孫寡嘴王三官張斜眼子一班兒進來幫襯。俱滿口誇讚巫雲姐。出落得越發典雅風流。不似門戶人家。到底是內家粧束。就是銀瓶姐。也不過這樣。

畫出幫閑口角

還是銀瓶沒有造化。這鄭玉卿一個毛頭娃子。領着一個年小婦人。從來沒出京門。到了路上。定然有禍。不是逢着盜賊劫個罄淨。連命丟了。就要被做公的盤詰。送官拿訛頭。將來還有解回東京的事。幾句話。說得翟員外不惱了。

寬心藥

又見巫雲慇懃。衆人誇獎。把那些惱。不知走往那裡去了。正是員外過了生日一日。叫做添壽。即忙放開桌子。擺上酒來。說着話。天色晚了。東方月出。照着院子裡花竹如畫。

布景如畫

那紫薇花開得噴香。即叫家人把桌兒擡在院子裡來坐罷。孫寡嘴年高坐了首席。王三官張斜眼子對坐。巫雲姐和翟員外橫頭。打開麻姑酒。添換了十

妙口

二大殺。吃了點心蒸飯。把大殺撤下賞人。就是圍碟小酌。細果海錯。擺了一桌。換上大杯。孫寡嘴道。空說雲姐彈得好絃索。我們再不曾聽見。今日員外補壽。就沒一聲兒。怪得員外不惱。這是銀瓶姐在席上不知唱夠多時了。巫雲瞅了一眼。道。怪汗邪的。叫人唱就說唱罷。偏有這些寡嘴。衆人都笑成一塊。巫雲取過紫檀三絃來。定了絃。把酒都換上大杯。頓開喉嚨。唱了一套一半兒詞曲。

錦重重。春滿樓臺。經一度花開。又一度花開。彩雲深。夢斷腸臺。盼一紙書來。沒一紙書來。染霜毫。題恨詞。濃一行墨色。淡一行墨色。攢錦字。砌迴文。思一段離懷。織一段離懷。倩東風。寄語多才。留一股金釵。寄一股金釵。

唱到此處。巫雲姐纔待歇手。孫寡嘴道。你家只爲留下一股金釵。鄭玉卿纔連人都拐得去了。正是吃着碗裡的。還看着盤裡的。巫雲急了。道。

怪汗邪。行貨子。你見俺家是吃一半留一半來。只怕你們全吃不下去。張斜眼子道。你着雲姐唱個西廂一半兒罷。百忙裡唱到好處。你只鬼混。雲姐取過絃子來。又唱道。

冷清清。人在西廂。喚一聲張郎。怨一聲張郎。亂紛紛。花落東牆。問一會紅娘。調一會紅娘。枕兒餘。衾兒剩。温一半繡床。閒一半繡床。月兒斜。風兒細。掩一半紗窗。開一半紗窗。蕩悠悠。夢遶高唐。曲一半柔腸。斷一半柔腸。

孫寡嘴又道。你家把鶯鶯走得那去了。今日拿着紅娘頂缸塡陷。這一半柔腸。還不知是那一個知心的纔和他續上哩。雲姐急了。趕着孫寡嘴。使扇子打了一下。這席上。王三官和翟員外豁拳。擲骰子。行令。鬧個不了。吃到三更天氣。纔衆人散去。翟員外和巫雲枕設鮫綃。被翻紅浪。再敍舊情。曲盡奉承。直到日上三竿。二人方纔下床。這翟員外原是個

師師好手段

膿包東西。李師師怕他氣憤不過。打起官司來。今日使巫雲先來試路。還要騙他個爲政第二。果然一見巫雲。連連睡了幾宿。窩盤得一句閒話也沒有了。巫雲枕邊言。說着翟員外留下他。情願借這個名色贖身。出了苦海。和你一心一計。服事你到老。我一片眞心。只在你身上。從今後一個客也不見了。替你理家上竈。死也不辭。說得翟員外十分歡喜。說巫雲不曾壞心。雖在李師師家。比門戶裡粉頭還高一等兒。也就同心應允了。到了次日。叫孫寡嘴去和李師師說。既然送過巫雲來。還做親戚兩下走着。把我那財禮只退出五百兩來罷。李師師又不肯退。翟員外又不肯依。正調停不來。世間沒巧不成話。恰好有一個茶客。叫汪引之。汴梁久住開茶店。平日認得鄭玉卿。那一日在揚州鈔關上。望見玉卿在船上拜客。到了東京。聞知翟員外貼招子爲拐帶人口許多財物。報信者許謝銀五十兩。就來李師師家說信。李師師急急傳將翟員

又是做手

外來。細問是八月中秋在揚州遇見。今已半年。那裡找去。汪蠻子說。我管去過江跟尋。這李師師家也許了個謝禮三十兩。因此銀瓶有信。翟員外又得了巫雲且項着缸兒。李師師使孫寡嘴來說。日後銀瓶回來。我也不要巫雲了。就做了銀瓶的陪嫁罷。因這一個瞎信。翟員外不好來追討財禮。只得大家聽聽信再講不遲。到了一年終。汪蠻子又來傳信。說。鄭玉卿在揚州和鹽商賣鹽。有人見他在苗員外船上。翟員外聽此信。不由得不惱。又是想人。又是想錢。去開封府遞了失盜姦拐呈詞。領了兩個做公的。要同汪蠻子親上揚州。必定要拿回鄭玉卿來。消這口氣。看個出行日子。雇了一個長行騾子。同兩個家人。無非添財進喜。和汪蠻子起身去了。這巫雲在家。秘秘叫將李師師家人來。把他開的布店內青白布五六百箭。開放箱籠。金銀酒器。綾錦尺頭。連夜俱擡在師師家來。師師却尋了一個現管京營的參將雲離守來。講着和巫雲

此着太狠無恨老翟之不甘矣

包一年身錢。一頂轎子暗夜裡擡去。還要先告他害了巫雲人命。和他鬼混。好遮這銀瓶的事。原來雲離守是淸河縣人。與西門慶是親家。因淸河縣亂後在汴梁做武官。現管緝捕提刑。因此李師師靠着他。第二次騙了翟員外。假使汪蠻子報信。把翟員外調虎離山。好盜他的家財。你說這衍衍人家巧也不巧。總因翟員外一生使憨錢。知道是個死狗。與他這個絕戶計。未免太狠了。自然要奸巧生出禍來。天無不報之理。却說翟員外到了揚州。訪問半月。那得個鄭玉卿的影兒。汪蠻子說的話似眞似假。通不認帳。只說在船上見他拜客。又說是或者人有面貌相同的。只怕我錯認了。一時間兩三樣話。眞是捕風捉影。反盤費了二三十兩銀子。大家回汴梁來。翟員外有守店的家人早來接着。說。巫雲把樓門開了。布疋銀錢家事盜個罄淨。往李媽媽家夜去明來。如今不知走到那裡去了。李家反來咱家要人。和咱打官司。要在衛裡提刑雲

畫出光棍乖猾

參將案下去告狀去。翟員外聽說。險不氣破五葉連肝肺。衝透三毛七孔心。氣得滾下騾子來。一聲兒不言語。醒了半日。纔進得汴梁。進門一看。只見樓上皮箱一個也沒了。使人去叫孫寡嘴。這一班幫閒光棍怕李師師家有手眼。明知道要打官司。俱躲在外縣。訪賭博討抽頭去了。這邊李師師知翟員外回來定不干休。一面把巫雲送到雲參將衙門裡。先遞了一張謀殺人命事的狀案候着他。等得翟員外到家次日。雲參將使四個緝捕的。一條繩子拴去。不由分說。問了幾句話。說他姦覇良家女子。謀殺人命。匿屍無迹。先責了二十大板。打入囚牢。罰了五百斤硝黃。軍前使用。翟員外反使了百金。央上司的情來。共費了三百餘金。纔完得一場官司。李師師每日使人上門要巫雲。只得忍氣不敢提起。又是兵馬時候。各衙門不准詞訟。翟員外事因嫖起。先自不正。那裡敢去告狀。到了次年。金人襲取汴梁。這宋朝的將官逃的逃。殺的殺。劉

豫爲王。俱換了一班番將。那一時是金將粘罕管緝捕盜賊。爲城池的事。好不利害。略有些罪過。不是抄家。就是斬首。這一時李師師家越發裝起門面來。大開着巢窩。買了十四五個丫頭。叫人串戲演習吹彈。那些番兵營將。成群往來不絕。後因兀朮太子選取宮人。齊王劉豫奉令各處搜括。李師師偏是抗法。先與這金營大將軍斡離不府裡娶的這些太太們。秘通了線索。把他收在御樂籍中。不許官差攪擾。大番字告示門上貼起。誰敢來問他一聲兒。也就是個九尾狐狸三窟兎。七十二變的女妖精。翟員外受了兩次坑騙。吃了一場屈官司。到底氣受不過。寫了一張盜國娼妖通賊謀叛的狀。細開單款八十餘條。將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私通叛黨的事。備細條揭。說他匿宋朝秘寶。富可敵國。通江南奸細。實爲內應。先將金營粘罕標下的中軍。送了一百兩銀子。說這李師師寶物金銀。得的宮裡庫藏。原該入了朝廷的。這金兵人人貪

老翟也通得

二次不知正是心滿處

此處描寫富貴見筆力頓挫

寶。又見李師師家這些婦女們。穿綾着錦的。久已垂涎。暗將此事打着番語通知粘罕。那李師師家一字不知。只道翟員外日久甘心。沒有告狀的話說。那知天不容奸。罪貫已盈。故使翟員外以發其惡。翟員外假作秘報軍情。托中軍打作公事。將狀封進。內有許多單款。俱是盜取國寶暗通奸細。這金將軍粘罕。正尋不出這樣題目來。況又不是良民百姓。一個娼女家。先占了個淫奸生盜的名色。即時點了一隊人馬。披掛整齊。傳進轅門。不肯洩漏一字。原來金朝軍法甚秘。行兵出門還不知去向。只看着大旗往那裡走。直至臨陣往前廝殺。纔知道是甚麼事。因此李師師全不知覺。却說李師師正是生日。許多官客在前廳飲酒唱戲。十數個粉頭打扮得天仙玉女一般。吹的吹。彈的彈。到了黃昏。掌上蠟來。把各樣花燈點起。衆人纔敢請師師出來舉賀。這師師穿着大紅通袖麒麟袍。鵝黃織錦拖邊裙子。玉帶宮靴。翠珠鳳髻。眞似王母赴蟠

串插之妙眞
無聲妙戲

桃的光景。來到席前。衆女樂笙簫絃索引導着。唱了一套花詞。

風雨替花愁。風雨罷。花也應休。勸君莫惜花前醉。今年花謝。

明年花謝。白了人頭。　乘輿兩三甌。任溪山好處尋遊。但

教有酒身無事。有花也好。無花也好。問甚春秋。

唱到此處。衆人迎出廳來。舉起大葵花金杯來。滿斟一杯。李師師伸出一雙玉腕。戴着兩個金鐲。纔待去接。只聽得街上走的馬一聲裡響。把前後門一齊圍了。早把大門打開。只見這些金兵一湧而入。諕得些子弟們走投無路。先把李師師剝個罄淨。頭上金珠。手上鐲釧。亂分亂搶。只留下一件貼身小襖。好一似雨打梨花。風吹桃片。把這些浪子遊神也都一套兒綁了。也是金朝軍法。也有翟員外手段。即時封了內外門。留三十個兵守把。連夜解往粘罕衙門來。因夜晚。一時不便審問。俱發在開封府倉監。以待明日發落。正是。樂極生悲。貫盈禍起。詩曰。

人間天上兩茫然。　雨鎖雲收散暮烟。
秋雁書空終自滅。　春蠶絲盡不成眠。
已無梧葉題長恨。　空折梅花報可憐。
彈盡琵琶和淚語。　黄昏青塚叫啼鵑。

又詩曰。

浮漚聚散豈爲期。　零亂花魂風雨吹。
繡枕餘香春夢影。　檀槽流韻斷腸詞。
難將白雪留蘇小。　誰借黄金鑄牧之。
我亦多情題恨譜。　傾城何必恨蛾眉。

到了次日。粘罕將軍進了衙門。排下一堂軍校刑具。提出李師師和這些妓女子弟來。滿東京誰不知一個李媽媽。看的人挨肩擠臂。眞是人山人海。俱道這李媽媽也因享過了福。經這幾番大亂。不曾失他一點

字字鬆活不肯說煞妙手

時態如生

體面。今日這一件事。畢竟他久有手眼。到底還不相干。也有說這個老狐精迷惑了朝廷。把宋朝江山都滅了。他還打着旗號養漢。享盡了富貴。今日定是天報他。那有還叫他清淨無事的理。外人議論不題。却說這金朝的法度。沒有甚麼六問三推。況是一家樂戶。有甚麼大事。粘罕在堂上一株槐樹下盤膝而坐。先叫上翟員外。問他起禍根由。翟員外細說了一遍。說借銀瓶騙去三千餘金。又使巫雲來假說賠人。使汪鑾子報假信。又偷了家資二千餘兩。說得粘罕一班兒番將大笑起來。指着員外道。看你這個嘴臉。還要嫖他。只好當個膿包忘八罷了。叫上李師師來。看了又看。這等一個娼婦。還要接了宋家的皇帝。他如今在五國城。你也該替他守守情兒。纔是婊子的體面。如今大開着巢窩。連如今王爺抽選都叫不應。你好小手段兒。我且看看你這白屁股兒。即令動刑。皂隸剝去中衣。先打二十大板。可憐把個白光光。滑溜溜。香噴噴。

緊緅緅。兩片行雲送雨的情根。不消幾下竹篦。早紅雨斜噴。雪皮亂捲。在旁圍的人先也恨他。到此心都軟了。不免動情傷感。又是一撈四十敲。滚得雲鬢如蓬。面黄如紙。口中亂叫。比那枕上風情。被窩中的恩愛。還叫得親熱。粘罕將軍看不過意。也就分付放了撈子。差人送入女倉。把這些丫頭當官賣嫁。並家私籍没入官。以充軍餉。這些子弟們不合昏夜宿娼。每人十板。一面追了供狀口詞。申與四太子王爺。文書房做起勘語。

勘得娼妓李師師。蛾眉不肯讓人。因而蠹國。狐性偏能惑主。

遂至傾城。以章臺爲御苑。有黎遊夏廷之淫。指輦路作私巢。

甚烽舉驪山之罪。乃至恃六賊爲門户。通四寇作腹心。盜内

帑之金珠。僭倡優而禕珮。誠九尾之狐。迷人白日。千尺之蟒。

肆毒青丘者也。久宜藁街明誅。姑以原赦减等。遵依新律。入

天理因果

官配軍。家私充餉。其一應妓女。分散爲奴。以備軍賞。

大金　年　月　日爲盜國娼妖事一案

粘罕將勘語口供。一一申報了兀朮王府。李師師將養了一月。喚出監來。同一起粉頭過了刑部。卽時有一番軍因看馬有功。當堂批了領狀。領去爲妻。往遼東大凌河養馬去了。將那所住的秦樓捨爲佛寺。其餘女子分入各營。也有教他做戲的。也有番婦毒狠叫他拾糞拾草的。也有擔水放鵝鴨的。抄沒了家財。一一入官。不下二十餘萬。把一個錦繡花叢。不消幾日。化爲瓦解冰消。眞是繁華一夢。

楊柳絲絲弄春柔。烟縷織成愁。海棠過雨。胭脂零落。花事都勾。　而今往事難重省。歸夢遶秦樓。相思還在。汴河西路。御苑東頭。

這李師師悽悽惶惶。身無寸絲。手無文錢。隨着一個七十歲的番軍。往

營裡去了。原來這個番軍。先有一個老婆。是西番回子家女兒。嫁了七八個兵。纔嫁這個老軍。生得一臉黑麻。鈎鼻大口。渾身上下都是皮襖。腥臊爛臭。打着兩個連垂。使靑緞子裝着。性如烈火。每日打罵得老兵全不着家。忽然見這老兵領着一個婦人走進門來。打着番語。問是那裡拾來的。老兵說是王爺賞的。這老婆坐在炕上。李師師進來。只得磕下頭去。起來在旁侍立。又不省得他的言語。只見向老兵講了幾句番話。那老兵取了一根擔鈎。兩個木桶。叫師師向井邊打水來做飯與老兵吃。那老婆也不問師師是甚麼人。只得兩眼垂淚。取過木桶來挑起。眞有千斤之重。這李師師那曉得這個滋味。出門來。又不知井在那邊。悽悽惶惶而去。不知終來性命如何。正是。錦屏翠被香猶在。垢面蓬頭事不同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紫陽道人　編
湖上釣史　評

廣慧品

第三十七回　三教堂青樓成淨土　百花姑白骨演旁門

詩曰。

碧雲飛處隔蓬萊。　香徑烟消種綠苔。
夢裡關山何日到。　書中鴻雁幾時來。
團香和就相思淚。　碾玉雕成百艷胎。
莫向人間枉惆悵。　劉郎豈合老天台。

這八句詩單表繁華聲色一過。即變凄涼寂寞。清眞久住。反生趣味。那

綠珠絕代風流。終不免墜樓之禍。張麗華傾城國色。也難逃沈井之災。譬如月缺花殘。酒闌人散。假如月過了十五依舊光明。花過了三春終年開放。休說天地造化不能有此力量。反覺月的光明也沒趣。花的顏色也不香美。所以珍羞美味。一飽即休。妙舞清歌。興盡即厭。天地間事。原是有盛衰聚散。在世爲苦樂相循。在天爲輪廻相轉。今日李師師受過了繁華富貴。該有此災禍。以准折他淫奢享過之福。充配與荒朔窮軍。遠竄在沙漠地方。理當如此。不消說風花柳絮。一霎時雨捲風披。飄流而盡。却說他十萬家私。骨董寶玩。名人詩畫。三代印章。多有大內流傳之寶。俱被金兵一時抄投入官。異寶奇香。不知貴重。俱賞與兵士換酒吃了。只有一座師師府。蓋得秦樓楚館。曲榭廻廊。樓閣亭臺。花園池沼。似小王府一樣。封做官家公所。作了五千官價。沒人肯買。俱嫌是娼優烟花之地。良家子女不便居住。因此閒了年餘。無一人來問。有一個

住大相國寺的月光和尚。要化衆檀越錢糧。情願出二千金來改成準提禪院。大開叢林。懸起鐘板來。招十方賢聖。安禪說法。投在齊王府中軍提督標下。請了劉豫的令旨。不日納官價。就要興工造像。開堂留衆。不料這法華庵尼姑福清。因在金將軍粘罕府裡。時常進宅和太太們宣卷唱佛曲兒。因此結了一會。都是番婆太太。連這斡離不大將軍府裡。李嬌兒。李桂姐。韓愛姐。俱聯了一個大會。每位太太一月出五錢銀子。雖準提菩薩。俱隨着吃準提齋。每日送茶米油麵。常常過法華庵去隨喜。這些金營太太們坐轎的。騎馬的。一個小小庵子通坐不下。商議要另蓋大殿。起造禪房。接引十方。一時間沒有這個落地。後來聽得李師師家宅子入了官。因是在汴河西。與這些行院勾欄相近。不是修行的住處。也沒想起來。因聽得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銀子。投齊王府建寺。福清就想起。既然僧家好住。我們尼僧如何住不得。因此交通了衆位

有線索

女僧倒入得夥

好粧點丹青手

太太。說與兀朮四太子宮裡娘娘得知。說這李師師宅子。是宋朝徽宗遊幸之地。原該入在王府。因何齊王就賣了二千金與僧人建寺。這西河一帶都是娼妓樂戶。男僧也不便往來。倒是尼僧住在此地。還方便些。就做王爺娘娘的香火院。日夜誦經。護國安民。延壽生子。可以長久的。那王爺娘娘一聞此言。因兀朮還沒生世子。即時傳了福清師徒三人進宮來。要捨寺雕白衣送子觀音。與王爺求子的話。那福清領着談能談富師徒三衆。剃得頭光光的。穿了新布茶褐僧衣。各人掛串數珠。僧鞋僧襪。打扮得十分潔淨。到了宮裡。見娘娘是西番回婆。生得面圓如月。髮黑如油。頭上挽了盤髻。打着兩條連垂辮子。使宮錦裹着。俱是珠寶攢成。胸前掛着八寶瓔珞。項下一串珊瑚金珀的數珠。約有核桃大。身穿西洋大紅多羅絨細罽錦衣。盤膝而坐在龍床暖炕上邊。倚着一個大紅錦攢的獅子滾繡毬枕頭上。却鋪着龍文細毯。❷圍着一條

巧筆入細

火浣錦被。露出一雙玉足。白滑如脂。和觀音菩薩一樣。這福清師徒三衆。合掌當胸。問訊下拜。娘娘略笑了一笑。說的番語全不知道。只見一個宮娥。取了三個紅漆泥金杌子。叫福清三人坐了。就是金盤捧上酥酪三盞乳茶來。福清問訊了。接茶在手。見有紅色油花在盞面上。怕是葷油。通不敢用。娘娘又笑一笑。叫了兩個女通使❸來。是中國擄來。久在營的。娘娘和他番了一回。二女子纔講着漢話。說。娘娘勸你吃茶。這是牛乳和茶葉芝麻三樣熬的。不係動葷。西番僧俱持戒。通不忌他。因何不用。這福清又打了問訊。纔吃了幾口。謝了茶。娘娘使女通使說。要將李師師宅做王爺香火院。替王爺求了子。重重賞你。娘娘今要造千佛閣。檀香送子觀音。先捨三千銀子助你興工。等修造一畢。娘娘親去拜懺祈福。福清又謝了。一時間又是異樣香茶。素果點心。俱是一尺高盤。擺在泥金炕桌之上。鋪上錦毯。叫福清在西南炕上坐。原來金人以

三教齊來

點出主意

西南爲客座。又是大金鉢盛着米飯。使金匙分送在龍鳳碗內。福清三人略用了些。起身拜辭而去。安排修造。不題。却說天壇裡王道官。聽得李師師宅舍寬大。僧尼相爭做寺。他也央了幹離不營裡將官來。許他一千銀子。要買做北極眞武殿。前面改作三清元始宮。又有開封府學秀才們。爲頭的兩個學霸。吳蹈禮。卜守分。率領闔學來齊王府遞公呈。要求將此宅改爲集賢書院。請名公在此講學。總是淫房花陌。被這三教中人。無一個不愛在此盤據。作安樂之地的。此中滋味。眞是刼魔塵障。誰得跳得出這個門戶去。詩曰。

門前綠樹無啼鳥。　庭下蒼苔有落花。
聊與東風論個事。　十分春色屬誰家。

後來這大相國寺和尚。天壇裡道官。與開封府學生員。三下告起狀來。都要爭這個地方。全不知尼姑福清暗通了四王子宮裡娘娘。早有一

佳句天成

眞是空中樓閣

文人之妙如此

道令旨。差一內官行到齊王劉豫府裡。說。這個去處。王爺要自立香火院。造千佛閣。誦經護國。不則一日。又有一路文書。行下開封府。借撥河南錢糧三千兩。取州縣匠役。差的當內官一員。監造千佛閣。雕檀香觀音像。不一時。看了吉日。開封府尹親來開土興工。忙得個尼姑福淸師徒三個。挑着經擔衣鉢。連夜搬進師師府來。只見府舍深沈。往內有九進房子。迴廊曲折。與宮禁相似。雖然家器抄籍入官。那些門窗路徑。繡戶朱欄。件件俱全。不消另造的。看了一看。但見。

繡户塵生。朱欄色舊。五間畫閣揷雲霄。堪供金鵄釋子。十丈錦堂垂繡幕。可坐寶杵韋駄。伽藍側殿改東廂。六祖傳經在西室。玉粒天廚。堪稱香積。金磚佛地。無用戒壇。海棠半開半卸。（謝）那知色盡還空。山鳥如笑如啼。正好從聞入覺。❹鋪就金繩原正路。修成梵閣絶旁門。

思無邪滙寶

詼諧中却是至理

原來李師師住着內外房五百餘間。百十口人還住不滿。今日福清得了王爺娘娘的令旨。看守香火。這等偌大一個宅院。如何支撑得來。從來說。窮居鬧市無人問。富在深山有遠親。單說人逢時勢。自然那些幫襯的人不呼而至。就有王姑子。張姑子。劉姑子。李姑子。汴京城出名的寺院庵觀。凡係尼姑女道。都一齊來拜福清。口口稱師太老爺。那消三五日。又有京裡京外大家檀越。王太太。李太太。張媽媽。劉媽媽。遠村野寺的齋公婆婆們。拖男領女。擔米挑柴的。又有岳廟的社頭。大寺的社頭。送佛像的。捧香火的。一一湊攏將來。轎馬車輛。挨擠不開。早懸起一坐大鐘來。每日有一二百做工的匠役土工們鳴鐘吃飯。那一時。汴梁亂後。各寺開叢林的久已斷絕錢糧。把鐘板摘了。通不留衆。就是這小庵子裡。多少有些香火。那有個大檀越捨出幾千幾萬來的。忽然見王爺立了香火院。即時發一千銀子。在開封府修蓋千佛閣。那些善人們

奇想天開

不可思議

都來幫着。有一座護國光明寺。在汴京北門裡。原是古刹大道場。上下房頭舊有六七百僧人。因遭了靖康大亂。金兵進城。燒得精光。把七間大殿燒了。喜得是三尊大銅佛不曾燒化。至今用蘆席搭蓋在露地。經今十年。沒有錢糧修造。因此衆善信和福清說知。啓過王爺。着開封府動人夫擡來。安在後面五間畫樓底下。把前面花窗槅扇一齊打開。周圍砌起供臺香桌。那消幾日。這些僧尼善信男女等衆。上了幾千人。和起佛來。人山人海。把這三尊佛。無非是過去未來現在法像。用三頂大八仙木轎擡起。恰也靈應。這銅佛少也有五七千斤重。一上了木轎。趁着這經聲佛號中。如風行之速。往這汴河西李師師府中來。路旁看的人都手執信香。念佛之聲如海潮雷動一般。安在畫樓中間。掛起幢旛寶頂。蠟燭香花。燒得爐內沈檀香烟❺馥郁。木魚銅磬音聲不斷。即時就成了梅檀佛國。曇花香海。因此把汴梁河南一千里內。行善參禪的

奇想典確

根水滸來

出題

大家婦女。都來進香。沿路車馬不絕。四太子娘娘原是西番韃子女兒。名乾達拉婆。不二三日就來設齋供一次。每人誦經得饅首四個。經資五錢。又賜下宋徽宗鑄的大銅鼎。安在殿門首。別有古銅周彝三尺餘高。漢瓶一對。俱是翡翠硃砂。千年的斑鏽。供在佛前。桌上大琉璃燈。足有一丈餘高。四面八副垂帶珠子寶石嵌的。點起照得滿殿上金光百道。俱是宋朝大內之物。賜了一個匾額。金字朱牌。曰勑賜護國大覺禪林。從此這些士官瞻拜。男女皈依。白米香油。各處供送得如運糧相似。這福清留了各庵上習學經典。善打法器的比丘尼三十餘衆。在殿上誦經拜懺。二時念功課不歇。又立起叢林的清規來。照依大相國寺的執事。也有知客。典座。庫頭。齋頭之類。約三十餘人。分任其事。把一個臥柳眠花魔女地。變做了談空說法梵王天。有詩咏比丘尼清淨修行的妙處。

倒是正理

一鉢即生涯。　隨緣度歲華。
是山皆有寺。　何處不爲家。
笠重諸天雪。　鞋香淨土花。
他年松偃蓋。　風雪護袈裟。

這裡大覺寺興隆佛事不題。後因天壇道官並闔學生員爭這塊地。上司斷決不開。各在兀朮太子營裡上了一個本。說這李師師府地寬大。僧妓雜居。單給尼姑蓋寺。恐久生事端。宜作公所。其後半花園。應分割一半作三教堂。爲儒釋道三教講堂。王爺准了。纔息了三家爭訟。那道官見自己不得。又是三分四裂的。不來照管。這開封府秀才吳蹈禮❻卜守分兩個無恥生員。借此爲名。也就貼了公帖。每人三錢。倒斂了三四百兩分貲。不日蓋起三間大殿。原是釋迦佛居中。老子居左。孔子居右。只因不肯倒了自家的門面。把一尊孔夫子塑在居中。佛老分爲左

却是誠意首章

右。以見貶黜異端外道的意思。把那園中臺榭池塘。和兩間粧閣。當日銀瓶做臥房的。改作書房。一邊是烟花曲巷狹斜。一邊是佛閣比丘天女。這些風流秀士。有趣文人。和那浮浪子弟。也不講禪。也不講道。每日在三教堂飲酒賦詩。倒講了個色字。好個快活所在。題曰三空書院。無非說三教俱空之意。有一名人題詞曰。

閬苑瀛洲。金谷瓊樓。算不如茅舍清幽。野花繡地。剩却閒愁。
也宜春。也宜夏。也宜秋。
酒熟堪蒭。客至須留。更無榮無辱無憂。退閒一步。着甚來由。
但倦時眠。渴時飲。醉時謳。
短短橫牆。矮矮疏窗。忔憕兒小小池塘。高低疊嶂。綠水邊旁。
又有些風。有些月。有些涼。
此等何如。懶散無拘。倚欄杆臨水觀魚。風花雪月。贏得消除。

妙妙

活佛

元順帝以此亡天下通鑑甚詳

好炷些香。說些話。讀些書。

萬事蕭然。樂守安閒。蝴蝶夢總是虛緣。看來三教一空拳。也

不學仙。不學聖。不學禪。

却說這金國喇嘛教中有一胡姑姑。年紀六十餘歲。名號百花宮主。係西番回回之婦。後因老回回歿了。與這些喇嘛往來。皈了邪教。頭上纏着西域毘盧旋螺黃錦佛帽。耳上兩個金環。項掛一串一百八顆人頂骨數珠。胸前纏着西洋火錦一口鐘的戒衣。遮過了雙足。手裡搖着銅鼓兒。念番經。他傳的一個法術。名曰演折揲法兒。又曰大喜樂禪定。專以講男女交媾。爲陰陽秘密之法。又有一種邪藥。男子吃了。通宵行樂不洩。婦人吃了。身體酥軟昏麻。能使人醒了又迷。迷了又醒。一似酒醉相似。又供奉一尊銅佛。俱是二身男女。摟在一處交嘴咂舌。如畫的春宮一樣。號曰極樂佛。因此這金營大小營官。宮裡府裡娘娘太太。敬如

活佛。口口稱做百花姑娘娘。但行動是八人大轎。從着三二十女人。俱是一樣喇嘛僧打扮。也有喇嘛僧在內。吃的是牛肉大葷。宿臥不分男女。自說是大道原無彼此。也有生出兒女來的。在懷抱中就扮做喇嘛模樣兒。自西番習以爲常。他實有一種法術。凡遇毒蛇惡獸。邪鬼魘魅。請到了百花姑娘娘。搖着銅鼓。不知口裡念些甚麼經咒。把那毒蟲伏住。全不敢動。妖魅也消了。因此法術。人人畏敬他。先是番國的官員婦女尊奉喇嘛的教。奉他如神。後來中國婦女也有投拜門下。學這個折楪法兒。拜做徒弟的。那男子漢沒有本領奉承婦人。也有投做徒弟。暗暗請尊佛來。供養在臥房內。要夫婦三更赤着身子。不穿中衣。起來參拜此佛。求子求壽。無不響應。這個道原是人人喜的。況且又不費銀錢。不費工夫。因此人人都道百花姑果有靈聖。某人得了子。加了官。俱是大喜樂禪法的靈驗。聽得說這尼姑福淸在四太子宮裡娘娘捨了師

又來爭此色界

小說中那得禪法淹貫如此

師府做香火院。他就起了一個貪念。要來奪此地做喇嘛僧的經堂。不料滿城士女擡了三尊大銅佛。安了佛座。不消一月。貼起金來。蓋閣修寺。造得個師師府如西天道場一般。但見。

香烟靉靆。旛蓋飄揚。五間佛閣。上安寶藏法輪。四面迴廊。塑設須彌羅漢。粉壁泥金。三十三天畫出菩薩獅子座。畫梁山塑。九千九百移來鷲嶺象王身。說非法非非法。直至萬法皆空。言無如無無如。到底一如不着。又有那三十二應現化身。觀音普度。五十三參遊法界。童子尋師。琉璃高照虛空界。是色非色。那分十萬由旬。栴檀香滿娑竭海。是聞非聞。只在剎那淨上。黃花翠竹盡天機。牆下林檎結果。燕語鶯啼皆正覺。階前薝蔔生花。木魚喚醒利名人。金磬敲回塵土夢。

那日百花姑坐着大轎。簇擁着一羣喇嘛女僧。進得大覺禪林。早有知

客報與福清知道。披了戒衣。迎進禪堂。看那百花姑雖是六十餘歲。粗眉大口。厚臂寬腰。滿臉鉛粉。使胭脂抹得個嘴唇和鸚哥相似。到了大殿上。也不參佛。只將手裡銅鼓一搖。揑了個印訣。彈了三下。走去禪堂講座上坐下。這些衆女僧都來問訊。磕下頭去。他穩坐不動。不知說了幾句番語。那跟隨喇嘛婦人。有帶的大銀提梁的扁壺。盛着奶子茶。斟過一碗來。一吸而盡。那些番婦每人有大鼓一面。即時打起來。口裡念動番經。如鳥語一般。番經念畢。方纔下坐。福清請入師師臥房改成的方丈內。捧上松仁果茶來。就是素果點心。香蕈麵筋。粉湯蒸飯。百花姑不坐高桌。自己鋪下一路紅氈。和這些婦人一帶而坐。方纔用點心。吃畢。又是奶子茶罷。坐着不肯起身。福清不知其意。只見隨的喇嘛婦人。也有汴京人扮成假喇嘛的。言語一樣。傳百花姑的言語。說要收福清做個徒弟。方纔起身。這福清見百花姑人人敬重。是金朝供養的一尊

活佛。必然有些道行。聞知要收他做徒弟。歡喜不盡。忙忙取了戒衣。披在身上。鋪下展具。向百花姑合掌問訊。倒身三拜。這姑姑用手摩頂。搖着銅鼓。揑他耳朶鼻子。上下摟抱。和親女一般。即時取了一串西洋琥珀數珠來。掛在福清項下。起來上轎。口念番經。搖鈴去了。這福清只認做尋常結拜師傅。指望傳他些西方佛法。那知道百花姑要他拜了徒弟。好行他的邪教。把這大喜樂禪定的法兒。先要把福清迷惑了。勾引這些番僧邪女來。佔了大覺寺爲行淫樂地。今日這西洋數珠。做了福清的媒禮。從今再不敢推辭了。可憐一個道場。惹出一夥邪魔。造孽不小。有分教。白蓮池畔。又添上幾丈汙泥。紫林竹中。忽燃出千重烈火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底本以下三回，刊本缺佚，係後人配抄。

❷「龍文細毯」原作「龍毯細文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❸「通使」原作「通事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及下文改。

❹此段眉批原缺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❺「香烟」二字原無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加。

❻「吳蹈禮」原作「吳蹈理」，據上文改。

紫陽道人 編
湖上釣史 評

證入品

第三十八回 大覺寺淫女參禪 蓮花經尼僧宣卷

詞曰。

試問禪關。參求者無數。往往到頭空老。積雪爲糧。磨磚作鏡。誤了幾多年少。毛呑大海。芥納須彌。金色陀頭微笑。無陰樹下。絕想臺前。杜宇一聲春曉。　鷲嶺雲深。曹溪路險。是處故人杳。冰崖千丈。五葉蓮開。古殿簾垂香臭。那時節。識透源流。纔見龍王三寶。

說盡今日禪
家活套

這首詞單說禪宗易誤。佛理難參。休說這些失迷的凡夫。貪淫的死漢。沒處下手。就是那夙學的善知識。傳宗的老和尚。饒你百靈透過。一竅少迷。就是念完了四十八萬卷全藏。只當做老鼠偷佛燈的香油。盲禪瞎棒。與成佛作祖。總是望風捕影。到了上得講堂。說兩句禪宗的語錄。度世的口頭禪。你參我應。打兩個冷哈哈。好似隔靴撓癢。丈母心疼。去灸那女婿的腿。看那參禪熟套。一場好笑。倒不如魯智深吃狗肉。鳩摩什生兒。實實受用。不礙他坐化成佛。今日因師師府改做禪林。正是火池變作蓮池。慾海翻爲香海。宗語上說。百花叢裡過。一葉不沾身。又說。淫房酒寺尋彌勒。滿目青黃知是誰。看官細參。單表這孔寡婦黎指揮娘子。領着兩家女兒梅玉金桂二人。因在汴河橋住着福清庵上幾間淨室。時常往來。甚是親熱。尼姑們喜他寡婦子女替他做鞋脚。縫衣服。這兩個寡婦喜這尼姑們要茶要水方便些。住有半年之外。忽然尼姑

描寫生動

福清奉了王爺令旨。搬在師師府造寺修佛。一時熱鬧起來。把這小庵子撇下。另招了一個老聾姑子看守香火。這兩個寡婦和女兒領着一個癡哥。甚是孤悽。又沒個男子。把酒店本錢都被人賒騙下去。雖是一個院子住着。依舊兩家過活。時常包攬些鞋面花朶。將針指來度日。聽得福清新修起大覺寺來。要去隨喜。兩家商議。不好空手去得。等了半月。湊起錢來。買了一盒掛麪。一盒京棗。一盒白糖素餅。一盒油㸃的蜜糕。使癡哥擔了。又借了鄰舍家幾件衣服。把兩個女兒打扮齊整。母子四人鎖上房門。癡哥引路。和這些燒香婦女。走過汴河橋來。不上二三里路。望見河沿一帶。翠館青樓。幾條小巷穿過去。却是師師府了。正值福清請了白衣庵裡有道行的師姑說法。宣卷的呂師父法名如濟。來宣一卷花燈佛法公案。大門首掛起高旛來。這些各庵的尼姑。吃齋的婦女。把一個大覺寺通擠不開。木魚經聲。百十衆尼僧和着佛號。好不

着眼

熱鬧。孔千戶娘子黎指揮娘子都是老成打扮。只有兩個女兒却是艷粧。脂粉堆滿。金桂姐是大紅縐紗衫兒。藍織金比肩兒。白綾拖地錦裙子。梅玉姐是銀紅宋錦斗綾衫兒。白綾比肩。月下白水紋綾裙子。俱是紅玉一勾。金蓮三寸。鞋尖上嵌着豆粒大兩顆珠子。底高尖小。十分好看。一步步挪進庵裡。那些遊人婦女看的人。湧將上來。眞是天仙並佩凌波出。魔女拈花送供來。到了大殿上。先拜了佛像。早迎着談能和知客。引至方丈。與福清問訊了。纔叫癡哥挑着四副盒子進去。揭開看了。福清道了生受。使談能收了。擺齋在齋堂裡。母子四人吃畢茶食點心。踅到方丈來聽講。在長凳上坐。衆女僧打起鐘鼓法器。纔請升座。却說這呂姑子年將六十餘歲。生得黃面長眉。掛一串金剛子數珠。穿着袈裟。手執九環錫杖。兩個小小尼姑打出一對黃綾旛來。引上法座。離地有三四尺高。中間焚香。供着一尊鏒金觀音。香爐金磬。燒着檀香不斷。

兩邊小桌坐下八個尼姑。俱是白面緇衣。僧鞋僧帽。在旁管着打磬和佛。只見法師上座已畢。這些尼姑女衆俱來問訊參拜。那法師只將鏐金觀音略一舉手。便穩坐不動。把雙眼閉着。搭下眉毛來。做出那坐禪的氣象。得道的威儀。大聲說道。今日堂頭和尚要講甚麼佛法。聽老僧粗講西來大意。便道。

人身易失。佛法難逢。夫妻恩愛。一似同林鳥。大限來時各自飛。兒女情腸。好似燒瓦窰。一水和成隨處去。石火光中。翻不盡没底筋斗。海漚波裡。留不住浪蕩形骸。披毛戴角。轉眼不認爺娘。吃飯穿衣。忘却本來面目。無明火裡。生出貪淫妒狡四大輪廻。無常夢中。歷遍生老病死七情孳債。因此閻羅老子傷心。無法救地獄中餓鬼。釋迦牟尼出世。願度盡閻浮上衆生。三藏八乘。水池處處見蓮花。十地六塵。苦海沈沈流貝

葉。黄氏女看經。寶蓋金橋迎善女。目連僧救母。銅蛇鐵樹報寃魂。持齋念佛。袁盎超幾世沈寃。禮懺齋僧。郗后證三生正果。一失脚成千古恨。再回頭是百年人。因説偈曰。

如是甚深微妙法。　百年萬劫難遭遇。
我今見聞得受持。　願解如來眞實意。

又問。堂頭和尚今日從何處問起。老僧放參。只見首座有一尼僧上前問訊。說道。佛法參禪。先講過行住坐臥。請問和尚。如何是行。答曰。

行不與人同行。　出關兩足雲生。
爲看千峯吐翠。　踏翻古渡月明。

又問。如何是住。答曰。

住不與人同住。　茅屋青山自去。
庭前老鶴吟風。　門外落花無數。

又問。如何是坐。答曰。

坐不與人同坐。　婆娑❶影兒兩個。

雪花撲面飛來。　笑我北窗紙破。

又問。如何是臥。答曰。

臥不與人同臥。　葛被和雲包裹。

孤峯獨宿無聊。　明月梅花與我。

又問。如何是色中人。答曰。

嫫母西施共一身。　可憐老少隔千春。

今朝鶴髮雞皮媼。　當年玉顏花貌人。

又問。如何是人中色。答曰。

花開花落兩悲歡。　花與人同總一般。

開在枝頭防客折。　落來地下有誰看。

闕目安詳可觀

又問。如何是人中境。答曰。

滄海儘教枯到底。　青山直待碾成塵。

又問。如何是境中人。答曰。

翠竹黃花非外境。　白雲明月露全身。

又問。如何空即是色。答曰。

鶯轉千林花滿地。　客遊三月草連天。

又問。如何色即是空。答曰。

萬象全歸古鏡中。　秋蟾影落千江裡。

法師參放已畢。便大叫。堂頭和尚我今放參。並無註脚。你那善男信女。優婆塞。優婆夷等。有善問法參禪的。我今大發慈悲。任憑提問。老僧信心指授。問了半日。講堂上坐的婦女挨肩擠背。沒人敢言語。八個尼僧齊齊合掌。下得公座來。朝上問訊。禀法師說。眾生初學佛道。不識堂頭

和尚深微佛法。請宣法卷。略破愚迷。齊聲和起一聲南無阿彌陀佛。堂上堂下一齊接着念佛。衆女僧把法鼓鼕鼕打起。金磬一聲。法器齊動。雲鑼鐃合。笙管横笛。也有敲木魚的。擊合子的。滿講堂香烟雲繞。梵音潮動。眞叫人骨冷魂消。塵心一洗。那法師方纔開眼而說公案。衆婦女僧尼又問訊。五體投地。請師宣卷。一面送上茶食香果。各人面前俱有香茶。這些聽講的人湧將上來。又是聽講。又是看這些小姑子和美色婦女。何止有一二千衆。於是法師高聲演說。先念諸佛名號。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南無本師阿彌陀佛。

南無金剛不壞佛。

南無寶光佛。

南無龍尊王佛。

南無精進軍佛。
南無寶火佛。
南無寶月光佛。
南無現無愚佛。
南無無垢佛。
南無勇施佛。
南無娑留那佛。
南無水天佛。
南無栴檀功德佛。
南無功德華佛。
南無大慈大慈觀世音菩薩。
南無冥陽救苦地藏王菩薩。

南無虛空藏菩薩。

南無普賢菩薩。

南無金剛首菩薩。

南無除蓋障菩薩。

魔佛相爭不在多。　起心作佛即成魔。

若是見處能忘見。　三界縱橫奈爾何。

和佛已畢。梵音止響。那法師高坐禪床而誦偈言。

六萬餘言七寶裝。　無邊妙義廣含藏。

白玉齒邊流舍利。　紅蓮舌上放毫光。

喉中甘露涓涓潤。　灌頂醍醐滴滴涼。

假饒造罪如山岳。　只念菩提懺法王。

今日宣的卷。是一部花燈轎蓮女成佛公案。單說大宋朝仁宗皇帝年

此卷全為淫女說法

間。出在湖廣襄陽府善樂村。有一善人姓張字元善。娶妻王氏。兩口兒一生持齋念佛。重道齋僧。年過四十餘歲。並無一男半女。家傳的手藝。做些花朵燈籠生理度日。掙得錢財。算足兩口兒一日費用的。略有寬餘。就修橋補路。布施貧人。因此人都叫他做花燈張善人。法當讚誦。大衆宣揚。首座敲起擊子來。念曰。

有宋朝。襄陽府。善人張士。
同安人。王媽媽。在家修行。南無
兩口兒。安本分。持齋把素。
開着個。生意鋪。花朵燈籠。阿彌陀佛
到春來。粧牡丹。桃紅杏紫。
到夏來。粧荷花。萬紫千紅。南無
到秋來。粧丹桂。芙蓉秋菊。

到冬來。粧梅花。枝幹玲瓏。阿彌陀佛
荷葉燈。倒垂蓮。披紅掛綠。
鰲魚燈。戲螃蟹。鱗甲崢嶸。南無
獅子燈。披綠毛。張着大口。
繡毬燈。泊地滾。滿路光生。阿彌陀佛
供佛前。百種花。飛金布彩。
半空裡。長明燈。三界光明。南無
終日裡。念彌陀。口講因果。
雖然是。不思議。無字眞經。阿彌陀佛

張善人夫妻兩口。無兒無女。吃了長齋。每日口念彌陀。要去出家。只因夫妻二人年老。不忍分離。忽一日。驚動了西方我佛釋迦牟尼世尊。佛眼一觀。說他夫妻行善。該生一佛子出世。度他二人生(昇)天。遣了

案下散花天女。化成一白髮婆婆。來下閻浮世界。把妙法蓮華經傳與他夫妻二人。以成其道。果然天女變了一個婆婆。雙目失明。頭白如雪。年有七旬之上。手持瓦鉢竹籃。來張善人門前乞化一齋。手拿木魚。口中高聲誦妙法蓮華經。如流水相似。大衆宣揚。敲磬一聲。又念。

有世尊。在西方。睜開法眼。

見善人。宅門外瑞氣千重。南無

只因他。不識字。難傳佛法。

差天女。化婆婆。口授蓮經。阿彌陀佛

有婆婆。隱眞身。化成幻相。

年七十。失雙目。白髮蓬鬆。南無

手持着。木魚子。沿街乞化。

念蓮經。隨口轉。字字堪聽。阿彌陀佛

有善人。在門前。十分慈念。

喚安人。備茶飯。接待高人。南無

張善人在門首見聖母婆婆。見他口念蓮經。手持竹杖。心中思想。我夫妻二人不得眞經。吃的是迷齋。何日得通佛法。我如今留下婆婆傳此蓮經。情願替他養身送老。與我母親一樣。即時叫安人備了齋飯。請婆婆吃畢。夫妻二人合掌問訊。說。老婆婆。你是那裡人氏。因何失目乞化。想是沒有兒女。我夫妻二人也沒有兒女。正好作伴修行。不知你可依得我一件事。也免去乞化爲生。可以度其日月。婆婆便問張善人夫妻。有何話說。你且說來。首座敲磬一聲。又念。

婆婆便問張善人。　如何搭救我當身。南無

我家王舍城中住。　無陰樹下是家門。阿彌陀佛

也無兒來也無女。　心裡明來眼裡昏。南無

背記妙法蓮花經。 不知春來不知冬。阿彌陀佛

一聲念動靈霄殿。 一聲叫開地獄門。南無

你今留我不中用。 經典不是金和銀。阿彌陀佛

不中穿來不中吃。 口裡嚼得亂紛紛。南無

當下張善人說道。婆婆若肯住下。我夫妻二人情願與你爲兒爲女。晨昏供養。只求你把這妙法蓮經。口口相傳。也不枉我持齋一世。倘若生下一男半女。也是我張元善的後代。日後有人上墳拜土。我夫妻二人報你的恩德。花棺彩木與你送老。婆婆歡喜不盡。首座敲磬一聲。又念。

婆婆當下動歡心。 世上那有你行善人。南無

捧茶捧飯養着我。 只求一卷蓮花經。阿彌陀佛

隨緣度日住幾載。 不知誰是我的親。南無

善人夫妻忙不住。 疾忙接着請進門。阿彌陀佛

廚下燒水先洗浴。換了新布衣和裙。南無
一間淨室忙打掃。佛堂原有佛一尊。阿彌陀佛
香花蠟燭擺在上。夫妻同念金字文。南無
早晨送粥午時飯。一家茶水盡慇懃。阿彌陀佛
初時念經舌頭澀。後來念得十分眞。南無
半夜念經把香跪。天明念到未時辰。阿彌陀佛
不消半年三個月。蓮經口裡往外噴。南無
舌底蓮花生光采。動了金剛揭諦神。阿彌陀佛
開口聞得栴檀氣。合眼就見佛世尊。南無
一住三年無怠慢。婆婆開口辭善人。阿彌陀佛

當下張善人夫妻二人。不消一年。學得蓮花經十分爛熟。如水流相似。

一住三年。捧茶捧水。全沒一點慢意。婆婆一日看着王氏道。我今打攪

你夫婦三年。經已念熟。今晚要辭你還家。王氏便說。媽媽。你今傳經三載。我夫妻受其大恩。不曾報効。原說替你養老送終。因何捨我便去。你家今在何處。甚麼地名。我夫妻好送你回去。時時看望你。婆婆便道。張善人夫妻近前來。聽我細說。擊磬一聲。又念。

張善人。你夫妻。休要掛牽。

我本來。無定住。身在空門。南無

要回去。那裡定。東西南北。

說聲去。就要走。不論行程。阿彌陀佛

無始來。誰是我。家鄉住坐。

撒手去。誰是我。着急親人。南無

一行說。取水來。渾❷身沐浴。

盤着膝。打着坐。合掌歸陰。阿彌陀佛

當下婆婆即時坐化而去。張善人兩口兒不敢啼哭。念經三日。起了一個龕子。化了。供養在西山寺後。不消半月。王氏年四十以上。忽然有孕。到了十月。腹中疼痛起來。王氏臥在內室。張善人念經未畢。眼看見那白髮婆婆笑將進來。張善人大驚。纔待追尋。只見王氏房中哇的一聲。產下一個女兒。生得眉端目正。面如滿月一般。因念經得來。取名蓮女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不覺蓮女長到七歲。生得乖覺伶俐。一見便會。又有一件奇事。口裡背記蓮花經。順念順流。倒念倒流。請了一卷蓮花經來。字字行行。一似念過的一般。天生胎素。口不嘗葷。每日在家做些花朵。略有閒時。即看經拜佛。只有一件不守女兒規矩。見了僧人。就與他參論佛法。纏個不了。聽得寺裡鐘磬❸鐃鈸。法器一響。就要出門去看。有一個能仁寺惠光和尚。登座開講。蓮女疾忙走入寺中。便高聲問道。龍女八歲。獻寶成佛。我今七歲。沒有寶珠。何時得道。把個惠光長老驚

得一句答應不來。張善人聽說女兒走進寺去參禪。甚是惶恐。疾忙抱了回來。過了三五個月。依舊進寺去問長老。還將前言提問。父親張善人又抱回去了。分付王氏。好生看守女兒。叫他張頭露面。惹街鄰嗤笑。因此蓮女日逐做些花朵。不得出門。到了年方二八。生得柳眉星眼。杏臉桃腮。天生不施脂粉。自然有天女的莊嚴。金仙的美貌。因元宵能仁寺上燈。衆檀越約了燈會。懸起千百盞燈來。婦女們燒香的。看燈的。人山人海。都去隨喜。蓮女要去。父母攔擋不住。王氏叫道。孩兒年已長成。不比你七八歲時。去混他的講堂。也惹人議論。同幾個鄰舍老婆婆去能仁寺看燈。早去早回。首座擊磬。又念。

有蓮女。能仁寺。把燈觀看。

密層層。佛塔上。萬盞明燈。南無

又遇着。老禪師。登堂說法。

就該打死

引動了。紅蓮女。去問禪宗。阿彌陀佛
向法堂。講座下。高聲大叫。
問和尚。滿寺燈。何處先明。南無
和尚答。佛殿上。燈光先照。
蓮女說。佛燈外。誰是心燈。阿彌陀佛
老和尚。答不來。蓮女大怒。
走上去。打一棒。要問機鋒。南無

當下蓮女問道。佛燈今在殿上。心燈却在何處。長老一時應對不來。蓮女奪過長老禪杖。當頭就打。慌得這些看燈婦女。一湧上來。把禪杖奪了。推擁蓮女回家。張善人夫妻十分惶恐。埋怨女兒不守閨門。使人嗤笑。連忙叫個媒婆與蓮女提親。有一個李員外兒子。和蓮女同庚。也是一十六歲。且是聰明俊秀。常見蓮女門首賣花。看在眼裡。使人來說媒。

張善人兩口兒只揀擇女婿。不爭財禮。遂結了親。看了吉日良時。把蓮女打扮得如花似玉。三綹梳頭。兩截穿衣。上了花藤彩轎。各處花店。將花朶添箱。點起花燈。前後有百十餘對。都來看蓮女成親。敲磬一聲。又念。

李家男。張家女。門當户對。

許了親。下了禮。酒果羊紅。南無

紅鸞星。擇就了。七月十五。

衆親鄰。來助喜。俱送花燈。阿彌陀佛

有蓮女。打扮得。天仙玉女。

揷金釵。戴纓絡。一似觀音。南無

穿一套。大紅紗。麒麟通袖。

繫一條。遍地錦。裙帶金鈴。阿彌陀佛

李小官。在轎前。騎着大馬。
有爺娘。送上轎。兩淚交零。南無
叫蓮女。我的兒。養得嬌慣。
到人家。守規矩。休要講經。阿彌陀佛
撇得俺。老夫妻。沒有下落。
養了你。多半世。沒個後成。南無
從今去。休要出。三門四戶。
避是非。守禮法。少要齋僧。阿彌陀佛
說着話。上了轎。揚長就走。
有蓮女。全不答。高誦蓮經。南無
走大街。穿小巷。沒有半里。
一卷經。剛念畢。不聽人聲。阿彌陀佛

到門前。放下轎。拜門行禮。
有公婆。接新喜。捧着花瓶。南無
掀轎簾。忙來請。新人下轎。
似木雕。如泥塑。全不答應。阿彌陀佛
半空中。忽聞得。笙簫仙樂。
放金光。天花落。香滿虛空。南無

當下蓮女在花燈轎裡。一卷蓮經誦畢。左脚盤着右脚。小小弓鞋搭在膝上。坐化而去。李家慌忙去請張善人夫妻。只見半空中笙簫仙樂。一道金光。天花亂墜。見蓮女站在空中而說偈曰。

我本西方座上人。　偶將兩脚踏紅塵。
衆生要問蓮經義。　看取燈花不壞身。

後來張善人夫妻昇天。不在話下。法師卷宣已畢。大衆高聲和佛。打起

正教之下即出旁門以見道魔不相離處

法器。送法師下座。這些婦女們聽到好處。也有笑的。也有哭的。只有這金桂梅玉二人。嗑瓜子。吃茶食。不住的亂笑。也不管甚麼經典佛法。兩個寡婦要辭了福清。和二女回家去。只見有兩個喇嘛女僧進來。傳百花姑的師命。要來寺裡同大衆講西番經。教明日打掃一座禪堂。在這裡過夜。封了五十兩銀子。叫福清早早安排齋供。慌得這福清滿口答應。那敢推辭。這金桂梅玉二人要等着看西番講教。就不肯起身。福清留下。在後禪堂法炕上歇去了。不知西番演教如何。有分教。外道邪魔。安下修羅排慾網。迷人淫教。移將阿鼻鬧經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婆婆」原作「娑娑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❷「渾」原置「來」字之上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❸「磬」原作「聲」，據影抄本（第三十九回）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〔卷七〕

紫陽道人 編
湖上釣史 評

遊戲品

第三十九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鬧齋堂貧子逢妻

詩曰。

我本禪宗不會禪。甘休林下度餘年。
萬緣歇盡非除遣。一性圓明本自然。
山色溪光明祖意。鳥啼花笑語眞詮。
開窗自看雲生滅。驚起鴛鴦水上眠。

又。

道高一尺魔高丈。魔道相因有事非。
山鬼自能生伎倆。野狐原不礙禪機。
珠投赤水傳心密。火種青蓮喻法微。
洗臟呑針學得否。牧❶兒騎得鐵牛歸。

這兩首詩。偶因色界參入禪宗。必借色魔。方明本性。從來三教中。仙凡聖果先從魔障裡打得出來。纔成得個大道。如不遇魔頭。即是那不煉之鐵。入不得洪爐。怎做得重寶。華嚴經上說那善財童子。爲修菩薩行。遍參五十三位善知識。然後得證菩提。這三教中。邪魔外道原是和正教相參的。當日如來佛在西域時。有一個外道。名曰申日。因佛道大行。動了嗔恨。幾次害佛不得。假請吃齋。要害如來。這些外道們都在中門外鑿下幾個大陷坑。暗將火池燒起炭來。使一層虛土覆蓋上面。引佛入來墮坑燒死。以破佛教。又將毒藥散在齋供之中。要毒死五百大衆。

以散佛黨。當時我佛世尊憫其狂愚。許來赴齋。申日大喜。佛用天眼一觀。知他如此毒狠。大放神威。天龍八部。一時俱到。將火坑化爲七寶蓮池。八珠俱足。遍地五色蓮花。申日見法不能行。即將毒食供養。散給諸僧五百大衆。但見飲食香美。食者人人充足。外道諸邪驚得一時逃竄。申日稽首皈依。如來摩頂。後來得了羅漢正果。又有一個徒弟。法名提婆達多。佛法已成。只有妒心嗔恨不化。因自己門徒不比佛的大衆盛多。便懷嗔心。破敗佛教。奪去弟子三百餘衆。目蓮設法。弟子復歸。提婆大怒。學得魔法。善能遣山。即推山壓佛。佛遣金剛。用寶杵擲去。擊山粉碎。又生惡心。將毒藥暗藏袖內。假稱禮佛。欲傷佛足。彼時揭地神得知。提婆正行。忽然地裂成坑。現出火車。燒提婆而死。我佛遍遊西域。歷得惡趣。纔證金身。原是佛教的魔。如來且不能免。那仙家的魔更多。呂純陽未成道時。入山苦煉。鍾離祖以十樣魔試其道力。見色不迷。見金不

看到此處魔道同參自然恩怨平等

應前

取。見外侮毆辱不與之較。見強賊劫殺不以爲怒。直到十試。得了紫竹眞君神劍。斷却淫嗔。纔授眞丹。就如吾家儒教。卽孔子聖人被桓魋伐木。危於陳蔡。匡人接淅而行。微服過宋。也只爲外魔相困。無損我的大道。可見這外魔與我正道。相爲表裡。如敵國外患一般。正好借他修省。那得除滅得他。卽如李師師府。以淫房改爲佛寺。豈不是汙泥變作蓮池。那討得一個西番百花姑來。忽然又變成邪地。此乃佛道大處。穢中原有淨根。淨中原有垢種。生生滅滅。隨因現果的道理。那一日。使喇嘛女僧送了五十兩銀子來。使福淸姑子預備齋供。安立道場。原是夜裡演教。白日止念番經。又不肯在方丈講堂上。福淸無奈何。只得把師師東書房取開。原是翟員外住的一帶廂房。上下二十餘間。原有床帳桌椅在內。周圍安下帳幔經桌香燭之類。不消一日。俱已完備。使小尼姑談富去請番姑登座。次日。先有一羣喇嘛和尚三四十衆。來寺裡大殿

上上香。但見。

一個家頭纏番帽。高突起黃錦周圍。一個家腰裹長衣。斜披

着紅綿搊裹。光焰焰。烈火袈裟❷覆到脚面。黃烘烘。鏒金錫

杖高過眉頭。多羅羢織就上下禪衣。伽楠香磨成百八串子。

銅鼓手搖。口中鳥語音難解。金環耳掛。心内蛇行色是宗。

又有那中國的淫僧。無籍的光棍。把頭也照樣纏起來。一樣披着紅布

一口鐘。騎着大馬。混在番僧隊裡。替他詐人錢財。引這些婦女入教。昏

夜在一個單上行淫演法。吃的是牛肉火酒。說他這個教門原是不算

葷的。因此這些番僧們中間。倒有一半假喇嘛在內。動不動稱是王爺

供養的活佛。就是官府衙門也奈何他不得。任他胡亂罷了。到了天將

過午。那百花姑一頂大轎。一對黃旗。一對紅棍。後面騎馬的女僧有百

十餘衆。簇擁❸大轎。左右俱是黃布纏頭。紅錦披肩。一樣的僧鞋。男女

不辨。只看嘴上沒有鬍子渣的。便道是女喇嘛了。那知道女喇嘛裡又有假的。或是中國無恥的尼姑。吃齋的邪婦。也都投做徒弟。打扮起來。隨衆混亂。那裡去辨去。到了大覺寺門。下了轎。這些女喇嘛一湧而入。那先到的喇嘛和尚迎出殿來。打起番鼓。吹着海螺。隨百花姑上殿拜佛。然後走到東邊新安的方丈。早已安下講座蒲團。兩邊聽經的長凳。坐了滿滿的一屋。先是福清來參拜問訊。遍送了茶。茶罷。擺齋。番姑在法座上獨自吃齋。糖食異果都是高簇朱盤。擺上飯來。又是二十大碗。無非香蕈蘑菇燕窩天花各種貴菜。油煠麵筋糖灌鮮藕等物。吃了幾筋。取下去。給衆喇嘛用了。分了兩席。那喇嘛和尚却是一長張桌。另擺素齋。各人面前一盤糖饊。一鉢蒸飯。各樣素菜。十分豐足。那喇嘛打起擊子。不知念了幾句甚麼番經。一齊把齋飯吃飽。取了家器。各人下堂洗手吃茶。日落天晚。番姑纔安排壇場。這些看的婦女和這燒香的閒

俗人口角活現

漢。都主住了脚觀看。有說是請下活菩薩來的。有說是試他法術要拆剝活人的。門裡門外。不知有多少人。等着看這百花姑演教。連這福淸姑子也不知演甚麼法。講甚麼經。到了掌起燈燭來。大殿上擊鼓念晚功課。這百花姑還不見上座。但見。

懸幾盞琉璃彩花燈。畫的是男女摟抱。盤膝打坐。中通二竅陰陽。掛幾行西番神圖像。總是些鬼怪凶淫。扳臂偎胸。傍立着三天侍從。菩薩合眼。便道是極樂世界。修羅努力。全要逞戰機鋒。分明是二十四解春宮。却道是五十三參法相。也有那執刀仗劍。手取人頭。青臉紅髮。號作助兵的神將。也有騎獅跨象。頂開天眼。三頭六臂。稱爲護國的天師。番經幾卷。蚯蚓橫念眞文。法鼓兩行。人皮張成底面。但開壇。嗚螺擊鼓。先要吐火呑刀。一登床。借坎塡離。說是和泥運水。演揲法門

粧點如見

稱外道。醍醐灌頂說西方。

大殿晚功課已畢。只見喇嘛吹起四隻海螺來。嗚嗚之聲。如鼉鳴虎吼相似。待不多時。把二十四面大鼓一齊打起。鬧成一塊。但見喇嘛和尚們❹也不拜佛。也不打坐。擡出一尊烏斯藏鏒金的佛來。有二尺餘高。却是男佛女佛合眼相抱。赤身裸體。把那個陽具直灌入牝中。寸縫不留。止有二卵在外。用一烏木螺鈿九重寶塔龕內安座。使黃綾幔帳遮蓋。不許外人窺看。這就是大喜樂禪定佛祖了。兩僧將佛供在中間。百花姑纔下了法座。遶佛三匝。把手中銅鼓搖起。如今貨郎鼓一般。口裡念着番咒。拜了九拜。却自己先取了一柄大鼓下墜銅環。和女巫端公一樣。把屁股搖着打起。唱的曲兒。嬌聲浪氣。極是好聽。這些女喇嘛。一人一面鼓。齊齊打起。和着番曲。聒得地動山搖。言語全聽不出來。打了一回。只見四個男喇嘛對舞。左跳右跳。下去了。又是四個女喇嘛對舞。

主意在此二女

大菩薩

左跳右跳。下去了。又是男女齊跳。女搭着男肩。男搭着女背。前合後仰。側腦歪頭。備極那戲狎的醜狀。這看的婦女們挨肩擠背。着實的動火。又見那燈上畫的春容。掛的神像。和這龕裡金佛。俱是男女交媾。這些喇嘛們不分男女。顛倒瘋狂。方丈門外看的年長老成的香客。吃齋識羞的婦女。也有散去的。落下得這些淫女邪婦。見這男女相調的光景。也就恨不得混入一夥。貼身交頸。只有這孔黎二寡婦和金桂梅玉二女。看到迷處。在那衆尼姑香客中。險不把個褲襠兒都濕透了。熱一回。癢一回。正自沒有着處。福清送上齋來吃了。只見百花姑上得法座。兩眼矇矓。盤膝打坐。早有一個大喇嘛和尚。四十餘歲。生得黑面鈎鼻。一嘴連腮拳鬍的毛渣。在佛前手持番鼓。舞得團團轉起來。衆喇嘛一齊和佛。隨着亂轉。滿屋裡轉得風車相似。好不中看。這叫是胡旋舞。連供桌上燈燭都舞得昏暗了。胡旋舞已畢。這和尚跳上法座。把百花姑摟

才是大道故曰造端

眞實不虛

在胸前。捏鼻子。捏耳朵。摟得緊緊的。❺用兩腿盤在膝上。入定去了。這些女喇嘛。一個三十歲年紀。生得眼大腮寬。面如赤棗的。纏着紅西洋布。露出胸前錦抹胸來。也手執大鼓。向佛前一左一右。一跳一滾。又一個女喇嘛。生得二十餘歲。白淨面皮。柳眉星眼。唇若塗硃。戴着錦姑姑帽兒。手裡拿起兩面銅鈸。各帶紅繩。撇有一丈餘高。一上一下。一東一西。對着這擊鼓的並舞不止。眞如飛鳳遊龍。看得眼花撩亂。這叫是天魔舞。這等輪流亂舞。到了三更。佛堂上燈燭將盡。昏暗不明。這些男喇嘛與女喇嘛。一人一對。俱上了禪床。放下黃綾幔帳。一個個面壁盤膝。摟臂貼胸。坐喜樂禪定去了。這百花姑合眼入定。把幾個喇嘛和尚。不知入定了多少。纔完了他的大喜樂禪。直鬧到五鼓。這喇嘛也有下床的。出定的。却是大盤牛肉燒酒。每人一盤。是大喜樂齋飯。把這大覺寺裡尼僧們弄得半顚半倒。恨不得也學這演揲法兒。好不快活。却去冷

串插入妙

照應

清清看經念佛。怎如得他們這等禪定。這裡喇嘛收拾了壇場。以此爲常。把個大覺寺開一旁門。做他的喜樂禪林。按下不題。且說這來看喇嘛的婦女們。俱是汴梁城久慣串寺燒香。養和尚。認徒弟。吃邪齋。講外道的。那有正經人家肯容這婦女們燒香入廟之理。就中有指揮營裡舊武職娘子們。雜在人叢裡面。有一個張都監娘子。認得這孔千戶娘子黎指揮娘子。在姑子房裡坐的。倒像十五年前孔奶奶黎奶奶一般。怎麼這幾年在北京地方。却走在這裡來。又有兩個好齊整的女兒。莫非是我當初主媒說他兩個做乾親家的。走進方丈裡邊。和衆姑姑問訊了。上前細認。纔笑嘻嘻的道。我的奶奶。你兩個就不認得我了。黎指揮娘子上前一看。纔認得是張都監家李太太。當初住着一個營裡。結着上東岳廟進香的社。何等親熱。經這大亂。你東我西。險不當面錯過去了。大家拜了又拜。忙叫金桂梅玉過來拜見。道。這就是當初替你兩

逼眞

筆下有含蓄

個做媒的張太太。當下拜了。張都監娘子看了看兩個女兒。如花似玉。和一對牙人兒一般。道。記得分別時。兩個姑娘纔三四歲。今日長出這樣個苗條來。休說我們不老了。尼姑讓到齋堂裡。擺上茶來。看這張都監娘子。比舊日頭盡白了。打扮得老成。穿着紫花布披風。甚是淡素。說些當年舊話。家長裡短的。問個不了。因說起。你兩家的親家。這幾年因大亂。可曾通個信兒。就忘記了是那家的媳婦。二位姑娘也都是該出嫁的年紀了。黎指揮娘子便說。這幾年在北方做個窮武官。又遭着不幸。人亡家破。那裡通個信兒去。指着金桂姐道。我這個業障。從許了劉指揮家。酒席上換了個鍾兒。誰見他根絲麻綿縷兒來。他家公公撥在山西守備。還不知在也不在。都監娘子道。我老了忘事。通不記得你和小指揮劉麻子家做了親。說着話。看了看金桂姐。就不言語了。又問道孔千戶娘子。這位姑娘當初許配誰家。孔千戶娘子道。西營裡王千戶。

從定了親。遭着兵亂。各家分守。只說道日後成婚時行媒禮罷。如今也沒個人影兒來問聲。過着這窮日子。孤兒寡婦的。還不知終來這女孩兒怎樣的打發哩。張都監娘子道。這不是老王千戶王明宇的兒子麽。孔千戶娘子道。正是他。我記得倒是一個好白淨女婿。大梅姑娘兩歲。如今也該十八九歲了。張都監娘子道。你還不知。這是我家外甥。從撥在大同營裡。這兒子死了十年多了。你還想女婿哩。一家人家通沒個影兒。又看了金桂姐道。我本不該通這個信兒。說起來。你娘兒兩個又是一場惱了。黎指揮娘子道。莫非俺親家女婿也亂後沒了。都監娘子道。沒有了倒還乾淨。如今劉指揮夫妻都外喪了。撇下你這女婿。窮得沒有片瓦根椽。又沒人樣。被金兵腿❻上砍了一刀。剛逃出命來。如今只一根腿走得路。人都叫他做劉瘸子。這些時只在營裡親戚家趕飯吃。那裡有個家業哩。今日要隨着我來燒香。因走不動。借了個驢騎着。

奇句

有趣

我後邊不知幾時到哩。說得黎指揮娘子滿眼淚落。金桂姐垂首無言。正在傷心。只見一些男女走進方丈來。叫張都監娘子道。這早晚該家去了。趕得驢來接你哩。就中走出一個十八歲的小廝來。只見。

捌肥拐臉。頭上蓬幾根黃毛。綽口稀牙。身上披半截藍襖。瘸脚雁尋更。三步頂人一步走。癩頭黿下水。縮頭容易起頭難。行動時。左足先仰。好似等打拐的氣毬。立下時。單腿獨勞。又像扮魁星的踢斗。仙客追隨。不日粧成李鐵拐。美人絕倒。何年得見趙平原。

這就是劉指揮的蔭襲。金桂姐的佳婿。天地間事偏是這樣不得班配的。從來說。好馬却馱癡漢走。巧妻偏伴拙夫眠。如是佳人偏對了才子。這古來美女再沒有懷春的心事。蠢夫單遇了拙婦。那田舍翁那有外遇的風情。偏是兩下相左。纔弄成個缺陷乾坤。生❼出些風流話柄。春

忽出正論點題

花秋月。遇景傷心。蝶使蜂媒。幽期密約。只因天不完成好事。所以各覓姻緣。難道月老不是偏心的。姻緣簿就是鐵板刻的。不許各人一點方便。也有古來淫奔之事。留傳作風流詞(話)本。如文君不奔司馬相如。只守了一世空寡。那得傳名。李亞仙不留下鄭元和。後來如何封得汧國夫人。此等男女相慕。成了美事。也有天緣相湊的。豈知天有定命。人有夙因。又講入感應篇因果上去。只因潘金蓮嫌他丈夫武大矮小。淫慾心貪。用藥毒死武大。又弄死西門慶。陰司犯法。與陳經濟❸偷情。閻羅罰他托生一女身。絕他一生的色慾。不得夫星之命。使他折算前世縱慾的罪過。故此番夫星該殘疾貧窮。使他捱那一世的空寡。致成奇疾。以淫奔傷命。這是後邊的話。不題。却說這劉瘸子拐進方丈來。看着張都監娘子笑道。大娘不等我先來了。聽了一夜的番經。如今該回去了。看着孔千戶黎指揮娘女們一處坐着。朝上唱了個喏。道。這大娘

們是誰。這張都監娘子口快。道。你還不給你丈母娘磕頭。今日也找丈母。明日也找丈母。却原來在這裡相遇。劉瘸子擡頭一看。但見兩個好齊整女子。隨着這兩個寡婦身後。也不認得那一個是丈母。把那瘸腿伸開。先趴在地下磕下頭去。羞得個金桂姐轉過臉去。一時沒有藏處。這瘸子看見明知是他媳婦。却認不出那一個是金姑娘。故意問道。我的媳婦金姑娘可好麼。黎指揮娘子惱得答應不出來。張都監娘子好頑口快。拉過金桂姐的手來。道。你看看這等一個媳婦。我看你在那裡成親。劉瘸子擡頭一見。不知魂飛在那裡去了。唬得心窩裡亂跳。好似見了狼的一般。又唱了一個喏。道。到❾明日我到丈母家去磕頭罷。一步一拐。出寺去了。這孔黎二寡婦和張都監娘子好生沒趣。金桂姐十分的春心。不覺一時冰冷。笑不得。哭不得。暗暗道。奴好命苦。遇着這個寃家。倒不如梅玉姐死了丈夫。落得乾淨。還好另嫁。說着。送出張都監

娘子去了。這些尼姑也都嗟嘆。這兩個女兒一表人材。却遇着這個女婿。正是前生修因不全。留下他娘女四人吃了早齋。纔說起舊日庵子上沒人看管。隔得遠了。如今這大覺寺的房頭極寬。不如接上你娘女們來。還是隔壁住着。做些針線。福清道。自從進得寺來。立起叢林接衆。上下有百十餘衆女僧。整日價香客茶水。通忙不了。一雙鞋脚也沒人做。還請他姐兒們來。後面三教堂東邊一所閒房。前後十二間。原是師師家下人住的。如今隔着一個書房。俺出家人不便走動。你們來住着。做鞋做脚的方便些。黎孔二寡婦道。可知好哩。那裡孤孤悽悽的。從你老人家過來了。也沒個人說話兒。連酒本錢都沒了。還戀着甚麼。看個日子搬過來。靠着這寺裡也好做伴兒。一行說着。尼姑送出寺來。分別上路。回家去了。先使癡哥去開了門。兩個寡婦進去坐下。黎指揮娘子嘆了一口氣。向孔千戶娘子道。今日也等女婿。明日也等女婿。如今弄

出這個寃家來了。人不像人。鬼不像鬼。休說窮得一個鍋也沒有。只這個殘疾瘸子。我這等一個女兒。怎麽看着他過日子。倒不如玉姑娘退了親。何等乾淨。說畢。放聲大哭。孔千戶娘子勸住了。金桂姐⑩也自回房嗚嗚咽咽啼哭去了。孔千戶娘子便道。依着我說。這個女婿也還差着個影兒哩。當初你家又沒見個三媒四證。羊紅酒禮。不過是一羣酒鬼們醉了。換了個鍾兒。誰是見來。白白的來騙個媳婦。也何憑天理。幾句話。倒把黎指揮娘子提醒了。說道。你也說得是。休道咱這樣個女孩兒。就是個好女婿。也要和他講個明白。咱就烏毛烏⑪嘴的。一句沒言語。乾貼出一塊肉去罷。這裡安排着。只不認女婿是個主意。也不悽惶了。却說這梅玉姐因自己女婿沒了。先也悽惶。後來見金桂姐女婿劉瘸子那個模樣。好不心裡爽利。暗暗道。要是這樣東西。倒不如早早離了眼。省得躭閣了人的性命。一路上回家。只見一個人。青衣大帽。遠遠

埋伏後案史記文法

的送到兩人門首。又在鄰牆吳銀匠家站了一回。纔去了。正不知是甚麼人。可見女兒家張頭露像。街上行走。自然惹出事來。正是。鰲魚吞却鈎和線。從今引出是非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牧」原作「木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❷「娑」原作「娑」，據務本堂本改，下文或同。
❸「擁」原作「湧」，據務本堂本改。
❹「們」下原衍一「他」字，據務本堂本刪。
❺「的」字原無，據務本堂本加。

❻「腿」原作「頭」，據下文改。

❼「生」原作「有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❽「陳經濟」原作「陳敬濟」，據上文改。

❾「到」原作「我」，據影抄本改。

❿「姐」原作「女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⓫「烏」原作「嗚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改。

續金瓶梅後集（卷七）

紫陽道人　編

湖上釣史　評

遊戲品

第四十回　孔梅玉愛嫁金二官　黎金桂不認窮癡婿

詩曰。

悠悠魚雁別經時。瘦盡江郎兩鬢絲。
天上有星臨薄命。人間無藥治相思。
空餘舊恨歌桃葉。誰識新詞唱柳枝。
十二峯頭多少夢。雨雲翻覆負歸期。

話說孔黎二寡婦領着兩個少女。從大覺寺聽經回來。只見一個人遠

遠在後隨着。進得巷口。直看着一羣婦女進門。纔去了。你道是誰。原來聽宣卷時。寺裡遊客香客有千餘人來往。都看這些上廟的婦女們。有一個金撻懶的二公子。領着一起番漢。拿着氣毬彈弓。遊街走馬。看見這兩個婦人領兩個女子進廟來。有些顏色。緊緊跟了二三日不放。直等他出了寺門。使個伴當跟了這婦女去。看在那條街住。打探是甚樣人家。要來說他做妾。當日這個伴當直送到汴河橋邊黎家住處。問了吳銀匠。纔知是兩家寡婦。只有二女。還不曾許人。問得明白。回話去了。不題。到了次日。寡婦們起來。不免糴米買柴。做些人家沒完的針線。金桂姐愁眉淚眼的。母子們記掛着這件不了的事。未免熬煎。只有這孔千戶娘子和梅玉女兒喜喜歡歡。梳頭勻臉。坐在炕上。看着梅玉納繡一對鴛鴦護膝去賣。過不多會。吳銀匠的老婆過來看他。說。這兩日大覺寺講經宣卷。聽得說女喇嘛姑姑演的佛法。我偏犯了心疼病。去不

得。女兒要去。沒人領着。只在家裡使性子。整日沒好氣。孔千戶娘子說了一遍。大家笑了。道。這喇嘛姑子演法。險不砢磣煞個人。不當花花的。一個和尚摟着一個姑子。坐在禪床上。道是坐禪。要不着念這兩句經。誰信是佛法。若是咱們。不知說出多少是非來了。說畢。吳銀匠婆子笑着過去了。只見街上常走百家門看病。單管做馬泊六的老孫婆進來。拜了拜。坐下。問道。那一位是孔家奶奶。我來提親做媒哩。孔千戶娘子道。只我姓孔。有甚麼人家來提那個女兒。老孫道。就是炕上坐的這位姑娘。不知今年青春多少。從小兒有定親也沒有。孔千戶娘子便道。這是我的女兒。今年一十七歲了。從幼許下千戶營裡王千戶家。如今邊上做官。一家都沒了。纔得個信兒。你來說媒。可不知是甚麼人家。女婿多少年紀。保山說個明白。自然重重相謝。老孫道。說起來。可不是小小的人家。還是姑娘福大。進了他家門。不消說綾羅緞疋。衣服滿箱。穿不

梅玉死心在此一句

了的。金珠首飾頭面。整日價揀好的插戴。怕你還戴不到頭哩。只這個女婿也揀不出來。今年纔二十四歲。花枝般一個白光的臉兒。就和個畫生一樣。不枉了郎才女貌。天生是一對兒。也是前世修因。怎麼湊來。奶奶姑娘。儘你看了女婿纔許他。俺做媒人的口。也不憑信。說得孔子戶娘子喜了。道。端的是那一個。俺如今沒有他爹。不成人家。沒有甚麼陪送。也不敢多討財禮。只揀個好女婿。完了我的心事。托賴着養我老就夠了。端的是那一家。老孫又笑道。這汴京城數一數二的。橫豎小主兒。俺不敢來提。說着話。黎指揮娘子也過這屋裡來。坐在炕沿上。看梅玉納繡。笑了笑道。這來提親的是那家。也要有造化的。纔倩受起這個姑娘。老孫道。如今世界。不着個大大官兒。誰倩受得起。有了這樣好女婿。管你一世吃穿不了。說了半日。纔說出來。是金營左都督府金撻懶將軍的二舍人金哈木兒。也是一個總兵官。還年小。不曾襲職哩。孔千

着眼

史記筆法

戶娘子聽見說是金營裡的將官。諕了一驚。道。我的奶奶。俺只這一點女孩。沒出三門四戶。怎麼敢送了營裡將爺家去。我道是誰哩。聽了半日。着我那裡想去。低着頭。一聲不言語了。孫媒又道。孔奶奶。你說是北朝裡將爺家。咱是中國的百姓。不敢班配。你不知如今天下都屬了金朝。還要南征。取了江南。就是一統。這些將爺們那個不是與國同休。世世享富貴的。如今人拿着銀子還要求進王爺宮裡去的。偏你女兒嫌他是外國人。那家都督府裡不是中國的太太們。一個家穿得花蛾一般。頭上的金簪子插滿了。隨你怎麼打扮。盤着頭也好。梳着鬢也好。如今這年小的太太們。偏不喜得南粧。都學着打連垂。盤平頭。穿着小小紅緞子靴兒。到地的蟒袍子。窄窄袖兒。十分中看。你老人家改不了老古把。有些板腔。這姑娘的姻緣要對着。千里姻緣如線牽。北也好。南也好。還找不出這個對來。說得孔千戶娘子一聲兒沒言語。又問道。這金

層層生發

露題

漸漸點題俱見淺深之妙

儀秦之舌

二官人是娶過親的。是頭婚沒娶的。既是今年二十四歲。一定是娶後婚的了。俺這女兒也做不得後婚。怕三窩兩塊。服事不下來。也是難的。孫媒又道。孔奶奶。你說得又不是了。只要夫妻兩口兒結着緣法。那怕他是前婚後娶。誰是小。誰是大。還有那滿屋的娘子們。偏是看上那一個中意。連那管家的太太還挨不上來。只和那偏房去過日子。說是做大做小。也只圖個名聲兒罷了。只這兩句話。纔引到做妾的路上來。你道這媒人嘴兒巧也不巧。孔千戶娘子還不曉得來路。果然梅玉姐十分伶俐。接過話來道。保山休要半吞半吐的說話。你莫不是來說我去做小麼。一句話。問得孫媒半日沒言語。道。有了姑娘這樣人材。甚麼是大是小。如今說做正頭妻的。多少着二房裡壓下來的。還來二房裡探口氣兒哩。❶實不瞞你說。這金二官人只爲這頭妻不遂心。生得沒人樣。又沒才料。終日只好打在竈鍋門口燒火罷了。實要尋個有才有福

的。去項這個缺。管這大大的一分家事。這金二爺一拳主定。甚麼是大是小。那大娘子只好在旁充着數兒。還不敢問一聲哩。孔千戶娘子道。

初念甚明白

休說這話。到底大是大。小是小。哄進門去。儘着他的斗量。還悔得不成。黎指揮娘子也道。我也見人說做二房來。說得天花亂墜。那一時受氣不得地。那個去告着媒人。也不中用了。兩個寡婦你一句。我一句。說得老孫進不來。出不去。看着梅玉道。

問梅玉妙

姑娘。你心下如何。只有這個金二官人十分班配你。休怪我說。要不俯就這一層。只怕你捱得有了年紀。還找不出這個風流官人來。却不誤了你一世。常言道。事在人爲。你有本領。有緣法。那怕他三層大。兩層小。一個男子漢順了我。滿家裡我就是個主子。誰敢不敬。那正房裡只好打着幌子。還來你手裡討歉哩。還有一件。

頓挫

奶奶姑娘休說我不知事。如今年程。要高門不成。低門不就。單等正門正戶。只怕人又嫌咱們是小家女兒。沒甚陪送。誰肯來提。若要單

可憐

亦是正話

夫主妻。只好招那等窮人。不成樣的女婿。怕姑娘又嫌不中意了。也是閒話。俺那牆東一家女兒。也是今日嫌。明日揀。到了三十一歲。招了個窮人。擔水捱磨。男子日逐在外。替人做伴當。把一世的光景。空自擔閣了。世上事那有揀着十全。纔由人願的。只這一席話。把梅玉說得心肯意肯。先說金官人一表人才。動了一半。又說起不俯就做妾。那有大人家來求這寡婦女兒做正房的。說得實實有理。梅玉見娘全不言語。看了一眼。道。保山說話你聽見了。我想咱孤兒寡婦。一個窮家。那得一個十全。不如依了他。也是我各人的命。天自有安排處。不着餓老鴟吃草。倒不如說個大大的財禮。你老人家過這下半世。隨我的命怎麼樣。我也怪不得別人。說着。眼裡垂下淚來。孔千戶娘子見女兒肯了。無可奈何道。我的兒。只怕那一時你不得地。埋怨做娘的沒有主意。擔誤了你。梅玉道。各人的命。那裡怨得人。終不然我嫁個窮漢。受苦受餓。也來怨

父母不成。黎指揮娘子在旁道。姑娘自己許了。你做娘的也不要拗他。怎見得他過門去。不生下好兒好女。立起綱紀來。也只在各人的命。說畢。買了一壺茶和點心。孫媒吃了。臨出門道。我回了金府的話。再來問財禮的多少。你老人家立個主意。一個既做長遠親戚。也休要口氣大了。使人家說是賣女兒一般。日後沒有光采。千恩萬謝的出去了。不題。却說這張都監娘子。自從大覺寺裡遇見黎指揮娘子和女兒金桂在寺裡聽經。因劉瘸子是他家姑舅外甥。恰好走來寺裡隨人打混。不料遇見丈母渾家。看了金桂姐生得花朶般一個女兒。說是他自幼兒定的親。就是個玉天仙。少不得也是我劉瘸子口裡的一塊肉。難道說我今日窮了。就有了殘疾。誰敢來賴我。說不是我的老婆不成。因此進去見了丈母。作了揖。使眼把金桂姐一看。不長不短的腰兒。又紅又白的臉兒。那湘裙下面剛露出三寸金蓮。眞是一個風流業種。我劉瘸子原

絕倒描畫

俱用虛翻筆法

來有這等造化。不覺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把那一隻瘸腿伸了兩伸。如青蛙跳的一般。也走出兩步俏樣兒來。好不可笑。原來這劉瘸子有兩件毛病。因十歲上遭着兵亂。傷了胯下一刀。砍聚了腿上筋。就把陰囊縮了。如閹割的內官一樣。全不能起陽。略有一片皮囊。纔然尿完溺。就縮上去了。腎囊中只有一個偏卵子。垂下來又是縮不上去的。可憐這髩❷髩該硬。他却是稀軟的。卵子該縮。他却是挺硬的。醫家謂之偏氣毬。終年不收上去。在兩腿中間磨得腫光光。似尿胞一般。又是瘸腿。走一步。跳一跳。就磨一磨。略動走幾步。倒有半日疼痛。總是個提不動的傀儡。略似人形。叫不應的死屍。全無生氣。看官聽講。似這等世界。一樣衆生。單是這個劉瘸子體貌不全。百般苦楚。湊在一身。莫不是天地不公。造物不仁。故意折磨一人。成此缺陷。不曾細看這佛經上因果。感應篇的報應。看官你道劉瘸子是誰。原來前世情根。就是今生孽種。他也

又說正法

反報二字高眼定評

曾。

花洞偷春。撥雨撩雲調岳母。畫樓雙美。眠花臥柳作情郎。裝姦賣俏。章臺慣學風流。色膽包身。地獄還成淫鬼。前生的花債原多。該是今生短少。隔世的情根不斷。撮成一對寃家。舌短難嘗鼻上蜜。眼饞空看鏡中花。

原來劉瘸子即是陳經濟一轉。因他陽世時好色姦淫。在周守備府裡。被張勝殺了。償了他的陽報。到了陰司。與潘金蓮地獄傳情。雖下油鍋。受了陰罪。他一靈淫性。到底不改。又托生來與金蓮爲配。却教他兩人見色絕情。求淫成恨。如餓鬼見了美食不得到口一樣。使他二人恩變成仇。反面不相認識。結怨而死。這是因果的反報。以殘疾窮苦。報前世的姦淫。一定之理。說明這段因果。不題。單說這劉瘸子隨着張都監娘子出得寺來。到了家。和舊親戚們商議。如今有了媳婦。那裡湊出財禮

來。就娶將來家。現今在人家裡吃飯。也沒個住處。商議了幾日。誰肯濟助他。只有張都監娘子道。劉大官。你可親見你的媳婦了。今日這樣窮得一隻鍋也沒有。怎麼着去娶將來。他就是十分賢慧。難道進門來。他就去討飯來養着你一個殘病女婿。依着我說。如今你自己就該退了這門親。憑他另嫁。你只倩財禮得些銀子來。大小做些生意度這日子。果然日後立得起業來。再揀小人家個女兒做親也不遲。你看看黎家那女兒。梳得油頭粉面。畫生一般。可是你的對兒麼。從來說。只有成親的。沒有破親的。我怕你日後娶過門來。成不得人家。還不如早早占個退親的名色。還好聽些。劉瘸子看上了金桂。那裡肯依。望着張都監娘子道。姑娘。你不要管。我人物雖小心裡俏。隨他怎麼樣。我和他是結髮成親。一路來托生的。金剛鑽。鋦雷甕。偏是小能降大。我劉瘸子窮是窮了。也還是束金帶。打黃傘。劉指揮家的舍人蔭襲。就是改了朝代。這些

指揮官兒。那個不知道我是個前程。張都監娘子道。你就是去娶。也得個媒禮。如今赤手空拳。你丈母就肯把個人白白給了你罷。少說也得兩副盒擔。幾對釵挿。幾疋布絹。纔出得門。你一時間那裡湊去。劉瘸子道。如今別沒話說。祖上遺下的這個空宅基。不論貴賤。賣也罷。典也罷。多少湊幾兩銀子。買個盒禮。先去看看丈母。或者他定個日子招進我去成家。我甚麼事兒做不來。還免得我東奔西走的。靠着幾家窮親戚趕飯吃。張都監娘子明知道這親事費口。見劉瘸子說話通不在行。沒心理他。笑了笑道。你說的也是。你自小定的親。料沒有話說。隨你怎麼去。等成了家。我約幾個親戚去賀去罷。說着話。劉瘸子喜着揚長去了。過了幾日。典了一塊宅地。買了一擔盒子。雇個閒漢挑了。自己買了一頂新青氈帽。把臉洗得光光的。借了一件新青布大袖直綴。一條白布短裙。只因瘸腿。借不出鞋襪來。却是一雙舊鞋。左脚的鞋是踏破了前

趣　又一獃子　細

半邊的。借個驢兒騎着。來到汴河橋。問了黎家門首。下驢來敲門。把驢兒拴在一根賣酒的竿子上。黎指揮家娘女在家坐着。正然吃午飯。聽得敲門。叫癡哥❸去開門。問是誰。癡哥走出門來一看。只見一個瘸人在門外。領着一個人擔着四個盒子。問道。你是那裡來的。劉瘸子道。這是黎指揮家麼。癡哥道。正是。那瘸子朝上忙忙作揖道。我是他女婿。劉指揮的兒子。叫劉朝。今年從山西回來。買禮來認親哩。喜得個癡哥往裡飛跑。那人早把盒擔隨進去了。黎家娘女正坐着。見癡哥跑得慌慌道。俺劉姐夫買了禮來看娘了。❹慌得個金桂姐丟下飯碗。往房裡躲不迭。只見擔盒的人把禮放下。揭開盒子。不知是甚麼物件。但見。

臭烘烘無鱗鹹白鯗。隔年陳氣半薰黃。爛嗤嗤破面醃猪頭。帶鹵連烟初發黑。河南紅棗兩三升。已經蟲蛀。山左楂梨四十顆。最是酸牙。更有兩件稀奇。可算十分孝敬。扁擔上一捆

亦是錚錚

蘿蔔菜。❺盒子外兩把葫蘆條。

黎指揮娘子揭開盒子一看。險不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女婿劉瘸子一步一跳。走進房來。原是大覺寺裡見過一面的。不消細說。劉瘸子朝上行禮磕下頭去。原來黎寡婦安排就了。連忙扯起來道。尊駕貴姓。莫非錯走了門了。不是俺這一家。我家小女在外生的。今年一十七歲。還沒定親哩。只這回汴梁城住了一年多。又不曾受人家一根紅線。那裡討個女婿來。劉瘸子行畢禮。起來倚着門站住。道。娘昨日在寺裡同我姑娘張都監娘子見過我了。因甚今日就不認得。我就窮了。倒底還是指揮營裡劉家。還有幾家親戚。誰敢昧了我的親不成。娘休錯了主意。着旁人笑話。黎寡婦便道。你就是劉指揮家兒子。當初誰是媒人。有甚麼婚帖。誰下的紅定。也要有叫有應的。當初一日。酒果羊紅那個到俺門上來。過了十數多年。來要白賴人家女兒去。何憑天理。說着話。跳起來。叫

癡哥把盒擔快趕出門去。一面將擔子推出來。劉瘸子正待發作。被寡婦連推帶打一頓罵。沒良心。沒廉恥的花嘴窮賊奴。推出門來。將門關了。在院子裡。千殺才。萬殺才。頂起屋來的喊罵。孔千戶娘子過來勸個不止。這劉瘸子在門外大呼小叫。說是賴他的親事。對着街坊鄰里告訴。明明是我的丈母。昨日認了我。因我窮了。今日就不收我的禮。要指望賴這親事。我是指揮營裡有名的劉家。我的妻子。看誰敢來提。只好留着屋裡挣錢養漢罷。原來劉瘸子人物不濟。口裡也紛紛會說出來。把過往的人站了一街。也有說。果是你的妻子。沒有賴親的理。想是你不成個財禮。借着話兒說說罷了。也有說。當日豈沒個媒人定禮。一個婚姻。寸絲爲定。到了官也沒有肯拆散人家姻緣的。還要問一個不應罪哩。劉瘸子道。這樣不平的事。我怎肯干休。縣裡告了。還有府裡。就斷不回人來。也要還我家的財禮。沒有個白白就罷的。嚷了一回。大家勸

着騎上驢去了。黎寡婦緊關了門。全不瞅睬。不知後來親事何如。多分是。今世無緣成比目。前生少玉種藍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 此段眉批「儀」、「舌」二字原漫漶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❷ 「髟己」原作「髟巴」，據影抄本改。

❸ 「癡哥」原作「憨哥」，據上文改，下同。

❹ 此段眉批「又」、「子」二字原漫漶，據影抄本補。

❺ 「蓟菜」二字原缺損，據影抄本、務本堂本補。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IIAN II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A Paris, le 19 Sepr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--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豔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(l'URA 1067-C.N.R.S.)
負責人
賈永吉
1994年9月19日

思無邪滙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續金瓶梅　十二卷六十四回／（清）紫陽道人著.
--初版.--臺北市：臺灣大英百科,1995［民84］
冊：　公分.--(思無邪滙寶：31-33)
ISBN 957-8592-43-4(上册：精裝).--ISBN 957-8592-44-2(中册：精裝).--ISBN 957-8592-45-0(下册：精裝)

857.48　　　　　　　　84010644

思無邪滙寶〔叁拾貳〕

續金瓶梅(中)

發 行 人／葉貴英
總 經 理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孫秀琴
校　　對／林潛爲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
電　　話／(02) 7730868
傳　　眞／(02) 7764299
排　　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
初　　版／1995年11月

全套定價：41200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；精裝)
ISBN957-8592-44-2(單册；精裝)

思無邪滙寶。

思無邪滙寶。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